右編補序

前儀曹郎武林黃汝亨撰

士生當世立事業不行則已時異事
舉而措之為事業不行則存
其言載諸冊留而効之于
後夫使言之可為而後取其

効則六籍夫書豈一而身為
之何者古今行藏昌不回轍
其為天地間真實有用之文
章一也唐荆川先生博學篤
古其於文字編纂無不編
摩而稱真實有用之書則多

如君編必之
救危乎是乎
為南司成時
其以翼而板
編予每愛而
塵務玩惕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矣譜醫方策勝
在劉多如先生
復隨代檢閱輯
行焉書宜可我一
手授之然後之
覽且未竟何

殿收遺珠以完全鮮吾受元
素自髫時讀書先歸杜門未掃
一以著書研理為事務在向
居省署公退歷代名臣奏議
中摘其忠讜剴切之當世之
務者以參伍兩先生所未備
而廣之命曰名編補門人
弟達華請授諸剞以與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志達使夫矣參證著
書之傳海內使如面承矣歸醫
者蘭暖對證如響好懿所全活當

不可勝紀余讀江謂留而劾之後犢夫當要世而身為之其為真實有用之書與措諸事業未嘗不也嘗也身死抑子因是而慨夫有宋之代當其盛則韓范富歐晝之相訌以矢

公忠于國家其哀也則君子不勝其憤懣而小人務為險薄傾危之譚以熒惑主聽庸切調停之說以誤之子哀頹綱壞而不可救矣諺醫方具在而敗已相

繼往以資後世之鑑則有
書而不能用者之過也夫有
書而不能用何以貴書隋之
藏書至三十七萬卷唐二十萬
可謂多矣何益治亂之數君覽
是編也不能不為之太息

序姚養谷先生右編補
昔人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
朽之盛事夫言而無補於世用
為者耳奚貴焉小技壯夫不
此楊雄所稱雕蟲
世廟時睠睠陵唐
荆川先生由史

館遍起遞廢至為開府十七山
林具於載籍博覽無所不窺
常葺先代讜言直諫之有裨於
世用者裒為右編取右史記言
而名之也書本詮次而先生亟
淹幾五十年大司成南昌
劉師翁得公遺稿於焦太史稍
稍搜遺品彙為四十卷刻之南
雍一時大夫學士爭覩其書紙
為之貴然不能盡不拄漏於有宋
諸疏則以集之未盡載者而拄
漏之也吾師太僕帝林姬先

生前以都諫謙戶垣蓍中有歷代名臣奏議實文皇帝命儒臣纂輯刻於內府自成周迄宋元長篇短牘綱羅幾盡誠千載之鴻猷一代之鉅典也頃秘書罕見人間而先生得以覼縷伏讀者久之會南雍右編始出取以磨勘異同復得兩先生所佚而切中時務者三百餘首手錄詮次題曰右編補遺兩先生之所未備也其義例一仍奏議之舊自君德下

為治道為法祖以至禦邊夷凡
條凡四十有二對為上書為疏
為論為議為狀為故事凡十自
成周下為春秋為秦為劉子為策
漢為魏為晉為南北朝為唐為
五代為宋為元凡二千五百
有奇一展卷而
犁然可稽上之
文祖求治之弘
南昌博採之未
用大有裨乎乃

不欲傲人以其所未見也會先生來禮亏嶽伸請得蒙先生之秘而與同門二三子謀付之梓以廣其傳昔晰陵之叙右編以奕之局喻世而以奕之譜喻陳言者之謨蓋善喻也故諸先生之繼為序者多取晰陵之喻以為喻至吾師亦稱有宋名臣建議可為今日要着具序具存伸不佞無似竊謂身在局外而論局則其局明身在局中而為局則其局晻何者凡奕之始局常兩

攬而奕之中局常兩分、攬之際識者每雜之我察其形而先握其要夫是所謂制於未成之局、之長勝者也是故西漢之局成於龍、則亂晉東漢之局成於激、則亂晉之局迄其究也不振唐之局僭其究也不掉宋靖康以前其局紛靖康以後其局靡漫漶委於界外之旃裘此又古今機局之一大變矣當其溺於局也已不自覺而人覺之覺而後亟反其局焉無及矣故

曰身在局外而論局其局明身
在局中而局其局昏也今
國家九紘八埏之業視歷代之
幅員愈增而名臣智士處不諠
之
朝矣忠矣謀者至精至密又無
有前代之釁鑄可慮然而治安
長久局勢豈無可窺識者察其
形猶其要以轉移於將成未成
之間則兹兩編百千萬語迺三
先生所輯為譜以禪世誠可為
當事者制勝之一助是在國手

善擇之耳伸殫吏也樸愚而拙於計一民一社貽之安何暇及百里之外第覩是編而竊有感於古今之際也不敢自諱其拙而不一呿其二湏之師方與世左子未盡子之師之道而先有鴻鵠之思其計愈左噫愚則何敢措一詞是役也校閱而分任其樣者為宣城令鮑國忠舊南陵令徐調元令國子助教馬德澧及不佞伸皆先生所舉士也著

歙國子生吳公治吳光瀚是嘗
問業於先生而同職分校之勞
者亦浔附書
眚
萬曆辛亥孟夏吉旦
江右門人劉伸頓首拜撰

右論語
新都黃應淳刻

右編補序余師官戶垣時補右編若干卷補唐中丞之所未備者未示人也余令宣城巳余令宣城師為黃山游歙長劉君發其秘余得而讀之夫陳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滄洲黃氏藏書

惘誠其於文章別自一體
故古人著作率由已意成
一家言至其主德濟時
艱揚搉是非指析利弊不
唯出言者之口要以厭慰
者之心或慷慨悵悒或
婉而諭或隱約從容而進
要于當可濟事而已故古
者今之鑒也不稽古而通
今者未之嘗聞毘陵右編
成自晚年又復晚出搜抉
雖勤其于曩代尚有缺畧

司成劉先生補之余師又
因歷代名臣奏議採掇而
補之凡國史未載志集所
遺尋之百家雜記之餘而
出之殘編斷簡之外猥云
矜所博已乎上自朝廷以
近邊漠歷代興廢得失一
有未備不得為完書是不可不補也
斟酌損益吐納忠謨要之
實有所見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愛君體國惟恐不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索此遺彼挂一漏萬踈矣即得之人人得之事事而失之人而失之一采蓍采菲能無遺憾且士奔走非量而出身天下四方之役唯所入欲以一人

一旦哆口以談千古而前百世而下九夷八蠻之遠無徵不信勿欺之謂何上下數千年間何朝無數陳何臣無獻替當時皆謂鑿鑿可行彌天之網猶恐未

盡今其所行何僅僅也博採而茹其精分類而求其敷什一千百尚忍遺之乎前人有作貽厥方来第令有可遵循固不必加之光盡矣然則法後王揆往牒聞繹而光大之正唯今日之事是皆不可不補也先生補之矣于古則既倫矣雖然徒道古而已乎就古閱今其有合于今者幾何言其可行于今者幾何事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人已為之我讓之功何
必自已出也天下人未嘗
為之責安在矣靜言而籌
寧無有勞人任士之所不
逮可容吾着手者如
陳案而竊庸談右

更益之耶吾師蓋以補是
編者補天下以人集事先
以是編示人經世之深心
有用之實學也劉君師門
首舉士蒞歙未暮政化流
洽方將補歙之缺以比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余于古之循良快覩是編用貽海内然則劉君得代而師所未盡者編已也余辱終之不獨足左右而觀其成余幸矣

西蜀門人鮑國忠頓首

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編補序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武林姚文蔚撰

我明

文皇帝嘗命儒臣輯歷代名

臣奏議自君德治道而至禦

邊夷狄分類數十自有周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 R.O.C.

迄宋元歷載數千天下國家
興亡得失之故方亦大備矣其弛張曆置之
尋究未易而板藏
内府學士大夫罕得見焉余
待罪戶垣署中素儲是書看
詳之暇時取披尋有當余心
及切時務者輒手丹鉛其旁後
得大司成劉公所補荊川先
生右編讀之取以相校于奏
議得十二焉其間論剴旨切
合當世之故者多所遺逸或

者二先生覽是書未竟而古人文集所存無幾史傳不載莫繇攷見故也余惟古名臣嘉猷石畫出之忠誠而研之歲月者湮沒千載始得我文皇帝表章蒼萃成書二百餘年鮮有誦說之者而今右紹之行無復問及是書則從此竟泯滅益可愴矣於是手為校勘凡余所識記而右編所佚者即錄之得十卷其篇目分類一仍秦議之舊而增以標題與右編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經緯令之曰右編補而藏諸笥中余門人輩見而請付之梓曰此經世之書不當為帳中之秘公之于人有四善焉是編所錄切近當世為今日對證之良方一也

文皇帝命官纂輯之意俾學者夫得人見之至于今而始有實用二也是編文字史不盡收世不傳者十九使天下士讀人間未見之書三也右編闕遺補之以劉先生又補以茲編始為大全而無憾

四也余韙其言舉而授之因歎
昔
文皇帝令儒臣輯是書而諭
之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
善言臣能盡言不隱天下未有
不治大哉
聖謨萬世明鑑是編所載何一
非善言乎有能盡言不隱即舉
古人成說而進之
明主可矣唐先生以奕譜喻窮譜
勢多勝算當局有時宜有宋
名臣之宏議則今日當局之要

卷一　君德　治道上
卷二　治道下
卷三　法祖　經國
卷四　用人
卷五　仁民　學校　風俗

著哉譚劣何知請以質諸國手

新

讀書

黄應台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六　求賢　知人　建官　選舉　考課
卷六　去邪　賞罰　戒佚欲　謹名器　求言
聽言　法令
卷七　兵制　征伐　任將　荒政　水利
卷八　賦役　屯田　漕運　理財　學校
經籍　圖讖　國史　律曆　禮樂
禮臣　近習
卷九　災祥　營繕　弭盜
卷十　禦邊　夷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一
君德
宋楊萬里上孝宗奏
陳傅良上光宗劄子
袁甫上理宗劄子
袁甫又進故事
徐元杰上理宗奏
許應龍上理宗奏
許應龍又進故事

卷十
災祥
災異
卷十一
地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洪舜俞進故事
治道上
漢晁錯對賢良策
唐王珪對太宗問
崔植對穆宗問
後唐康澄上明宗疏
宋范仲淹上仁宗疏
張方平奏制策
歐陽脩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脩又上疏
司馬光進五規
保業
惜時
遠諜
重微
務實
司馬光任官信賞必罰疏
王安石時政疏
宋祁邊事疏
尹源上唐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彦博進無爲而治論
包拯條上七事　錄三事
王安石上治亂疏
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
卷二
治道下
秦觀進策三十篇
國論
主術
治勢上
治勢下
任臣上
任臣下
朋黨上
朋黨下
人材
律法上
議論下
官制上
財用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財用下
將帥
奇兵
謀主
兵法
盜賊上
陳次升上哲宗奏
李朴上徽宗奏
江公望乞攬權斷奏
胡安國上時政論三
定計
立政
寬隱
胡寅上奏高宗
林光朝上疏孝宗
陸九淵上奏孝宗
又
楊萬里上奏孝宗
又
又

王十朋上奏孝宗
虞儔上奏孝宗
林栗上奏孝宗
朱熹上封事
任伯起上奏寧宗
楊簡上奏寧宗
李鳴復上奏理宗
又
牟子才轉對
洪咨夔上理宗疏
文天祥對策
牟巘上奏理宗
元許衡上疏世祖
鄭介夫上奏成宗
卷三
法祖
宋劉光祖上聖範劄子
經國
宋李綱上言高宗
宗澤上奏高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趙元鎮上奏高宗
胡寅進萬言書
吳伸上書
王十朋上疏孝宗
陳亮上五論 錄二
執要
政體
亮又上書
楊萬里上疏孝宗
萬里又論國勢
其二
其三
王質上奏孝宗
范成大上疏孝宗
魏了翁上疏理宗
洪舜俞進故事
元郝經進議世祖
仁民
周武王問太公
宋石介上言神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校
宋歐陽脩上奏仁宗
韓駒上高宗論
又
又
風俗
魏和洽上言武帝
宋司馬光上謹習疏
張方平上奏仁宗
蘇轍上奏哲宗

魏丁翁論風俗疏
牟子才上疏理宗

卷四

用人
周武王問太公望
漢李固上疏順帝
唐崔群對憲宗
李絳對憲宗
韓愈論孔戣致仕狀
宋宋祁上奏仁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范仲淹上百官圖
歐陽脩論用人之要
張方平論臺諫官事
呂誨乞親擇御史奏
富弼論辨君子小人奏
文彥博上奏神宗
孫覺論諫官奏
陳師錫上奏神宗
孫覺乞收還新命奏
任伯雨上言哲宗
蔡崇禮論朋比劄子
張浚議任事奏
胡銓上孝宗疏
袁說友論實才
蔡戡論用人不當奏
楊萬里進千慮策論相上
論人才上
論人才下
陳傅良繳奏黃裳改除狀
林大中上言光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葉適上奏寧宗
楊簡上奏寧宗
袁甫直前奏事劉子
袁甫進講故事
劉克莊進故事
許應龍論量材進故事
牟子才面對劉子
洪舜俞進故事
牟子才直前奏劉子
卷五
求賢
宋王巖叟論求賢奏
知人
唐魏徵論臣品奏
李德裕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宋滕元發對英宗問
富弼論辨邪正奏
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
范祖禹辨邪正劄子
范百朋分別邪正條目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陶乞罷言戚奏
張浚論君子小人之辨
陳淵論考實奏
陸九淵劄子
劉黻率諸生上書理宗
又
吳昌裔論君子小人奏
許應龍破朋黨進故事
牟子才劄子
建官
范仲淹上仁宗疏
蔡襄奏神宗
司馬光上哲宗疏
胡寅上徽宗奏
元高鳴上世祖封事
選舉
漢元朔中有司奏議
唐陸贄上德宗奏
宋司馬光上神宗奏
司馬光上哲宗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陶上哲宗疏
王覿上哲宗疏
陳次升上哲宗疏
葉夢得上徽宗奏
楊萬里上孝宗疏
王質上舉賢能論
牟潀上奏度宗
張浩對金世宗
考課
周必大上孝宗奏

卷六

去邪

唐太宗魏徵論對
范獻忠對中宗
裴度上表憲宗
宋歐陽脩上奏仁宗
劉安世應詔言事
楊時論王安石學術
范宗尹乞革欺罔奏
常同論朋黨之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賞罰

宋司馬光之戒
宋張方平上主柄論
宋祁乞專刑賞狀
范鎮上仁宗奏

戒佚欲

宋彭龜年上光宗疏
真德秀上理宗奏
魏了翁上理宗奏

謹名器

宋孫升上哲宗奏
陳次升上徽宗奏
王十朋上高宗劄子

求言

宋司馬光上仁宗劄子

聽言

唐魏徵對太宗問
宋真宗降詔李邈論奏
劉隨上仁宗奏
劉敞論不當排言者疏

司馬光上神宗奏
許翰上欽宗奏
呂頤浩上高宗奏
崔敦詩論聽言疏
蔡戡乞優容言者疏
彭龜年論羣臣進言疏
眞德秀上寧宗奏
劉克莊上理宗奏
金楊雲翼上言義宗
法令
唐李德裕上武宗奏
宋周麟之論禁小報狀
楊萬里上孝宗疏
又
又
卷七
兵制
宋張方平上民兵論
蔡襄上仁宗奏
呂公著上英宗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蘇轍上哲宗奏
李綱上言高宗
綱又上言
李綱乞造船募水軍疏
黃次山上高宗奏
葉適上孝宗奏
袁燮上便民策
征伐
宋蘇軾代滕甫論西夏書
胡銓上高宗奏
李光進裴度平蔡故事
葉夢得論漢高帝劉子
余端禮上言孝宗
衛涇進故事
又
許應龍進故事
任將
魏何曾上明帝疏
宋張方平上仁宗論
李廌上哲宗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廌又上言
韓元吉進故事疏
楊萬里上孝宗疏
又
荒政
宋楊億上真宗奏
余靖論借支常平本錢疏
劉敞上仁宗奏
鄭俠進流民圖狀
韓維對神宗問
上官均乞復義倉疏
趙汝愚乞置社倉疏
水利
宋張洎對太宗問
范仲淹上仁宗奏
蘇軾乞開杭州西湖狀
蘇軾乞開運河置閘狀
軾又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軾又上奏吳中水利
張閣上言蘇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孝宗時臣僚言運河之濟
宋寧宗時臣僚言鹽官海患
衛涇上寧宗奏
卷八
賦役
宋劉摯上神宗奏
蘇轍代張方平奏
陸游上光宗奏
彭龜年進故事
洪舜俞進故事
屯田
宋廖剛上高宗奏
楊萬里上孝宗奏
元虞集上言英宗
漕運
宋張方平上神宗奏
理財
漢劉陶鑄錢議
唐楊炎上言德宗
宋張方平食貨輕重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畢仲游上哲宗奏
葉適上財總論
辛棄疾上光宗疏
李鳴復上制國用奏
劉克莊進故事
崇儒
胡安國論伊川學狀
經籍
後魏江式上宣武帝疏
宋陳淵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
圖識
漢張衡上順帝奏
國史
宋歐陽脩論日曆疏
劉才邵上高宗奏
律曆
晉摯虞駁潘岳議
褒贈
宋喻汝礪上高宗疏
禮臣

宋司馬光上仁宗奏
張浚上高宗奏
陳淵經筵進故事
呂祖儉上寧宗奏
近習
漢朱穆口陳桓帝
唐韓偓對昭宗
宋司馬光上仁宗奏
呂祖儉上寧宗奏

卷九

災祥
魏公子成父對文侯
漢丁鴻日食封事
楊賜書對靈帝問
唐姚崇奏對玄宗
宋張方平上神宗論
崔鷗上徽宗
許翰上徽宗奏
楊萬里上孝宗奏
袁說友應詔上言

牟子才上理宗奏
牟子才因災異又上奏
高斯得上理宗奏
袁甫上理宗奏
營繕
唐徐充容上太宗疏
宋葉夢得上高宗奏
弭盜
宋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奏
范祖禹上哲宗奏
王元澈論弭盜之術

卷十
禦邊
宋張齊賢上真宗疏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表
攻心
伐交
專勝
以夷狄攻夷狄
安民

置兵根本
足食
豐財
備姦
購募
范仲淹西戎攻守二策疏
議攻
議守
范仲淹陝西河北攻守疏錄一河北備策
富弼河北守禦十三策疏
宋祁知定州上便宜奏
宋祁進禦狄論表
篇之一
篇之二
篇之三
篇之四
篇之五
篇之六
篇之七
呂陶上慮邊五疏

李綱上言高宗
葉夢得論防江利害劄子
李光乞措置防江劄子
張守論防秋利害劄子
翟汝文條具虜退利害狀
蔡戡乞脩江陵府城奏
辛棄疾論江淮疏
陸游上孝宗奏
吳昌裔上理宗奏

夷狄

晉江統徙戎論
唐太宗詔群臣議突厥降唐區處
五代晉桑維翰上高祖疏
宋張齊賢上太宗奏
張方平上仁宗劄子
宋昭論女直疏
胡銓上高宗疏
胡銓上孝宗疏
真德秀上寧宗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編補卷之一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歙　令吁姥劉　仲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君德

宋楊萬里上孝宗奏

宋孝宗時楊萬里上奏曰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不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爲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疎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爲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是故人主之有天下如富家之有産也人主之有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也有千金之産而其家主者博奕焉酒色焉與不逞之客狎而不嚴焉則千金之資人孰不視之爲外府耶

耶而其友之忠焉者不先正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之家是故枝其東而西傾富其左而右貧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材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强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君繼體守文不知艱難而敗其國者臣未暇言也請言其創業之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取陳以混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漢以來僅有此爾其賢明何如也唐莊宗與梁對壘於河上不解甲者十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其英

雄何如也二君者創業之難如此然皆身不免於禍而國不免於亡夫與隋者文帝也亡隋者亦文帝也滅梁者莊宗也自滅者亦莊宗也君一君也而興亡成敗之自異也蓋前日之文帝前日之莊宗正其主也其主正則國從而興後日之文帝後日之莊宗自敗其主而已其主敗則國有不敗乎蓋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一變而爲逸慾樂成之心主已敗矣當其惑於女子嬖於伶人二君自以爲無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橫潰決裂而不可救率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二國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存亡者夫豈階於外哉亦視其人主之主如何爾

陳傅良上光宗劄子

宋光宗紹熙三年起居舍人陳傅良又上劄子曰臣頃因奏事妄意窺測以陛下之心務在無爲而厭多事雖蒙矜納不謂遽忤然言之未悉不足感動今請申明之臣聞人主之德當與天同今天生成萬物皆六子之職也而天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爲若夫一晝夜之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則必天德也假如天德不健而一晝夜三百六十五度之

或差頃刻則其始也以早爲晏其積也以春爲秋由是而六子之功廢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矣今夫平治天下皆羣臣之職也而君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爲若夫兢兢業業一日二日應萬幾之煩者則必君德也假如君德不强而二則其始也宜速者遲其積也宜行者罷由是而羣臣之官曠羣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矣天德不健而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君德不強而羣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謂之無爲無乃反多事乎夫將以無爲反以多事其故何也人主不自强而讒間迎合之計中也是故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好名之說中傷忠讜因其憚改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勞績凡若此皆讒間也因其近聲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固結宮禁因其樂燕飲也則有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凡若此皆迎合也甚者諱惡災異雖水旱蝗之變而不以告禁止張皇雖盜賊夷狄之警而不以聞且夫讒間之計中則君子日踈迎合之計中則小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不求於實而眩於無爲之名特姦臣持祿保妻子者之利非有國家

者之福也然則人主果何便於此而墮姦臣之計乎

袁甫上理宗劄子

宋理宗端平中秘書少監袁甫又上直前劄子曰臣近者密侍經帷因論聖人之剛德嘗啓奏陛下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之身羣臣言剛德者多矣而實未識所謂眞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以申棖爲對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夫剛與慾似非對也而孔子必對言之者蓋有慾則我爲物役無慾則我能役物我能役物非眞剛乎有慾則私意橫生無慾則與天爲徒與天爲徒非眞剛乎大易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此也中庸所謂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者此也有毫髮之私喜私怒則鼠隙由此開有纖微之旁蹊曲徑則蟻穴由此啓是故慾忿窒慾謂之眞剛漢高祖唐太宗非無英明雄武之畧然君子不敢以眞剛許之者正以其不知帝王宅心察察之功而害吾之剛德者多也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而漢業以衰文宗虛懷聽納不能堅決而唐室不振嗚呼惟辟作福作威何所拘牽而無斷人主天下利勢何事遑回而不決誠以爲不斷耶可恭顯之奏而殺望之斥堪猛更生者又何其斷歟不斷於去佞

而反斷於去賢此漢之所以衰也誠以爲不決耶擯
李德裕之黨黜李石於遠外者又何其決歟不決於
逐小人而反決於逐君子此唐之所以不振也夫元
帝文宗天資仁厚之主也親近儒生之主也剛德不
足卒至大弊而當時之臣又無以真剛之說啓沃上
心者二君自視吾之資稟決不足以望高帝則
寧守吾之仁厚喜儒不至於失故步耳特不知人主
宰制四海運動六合區區仁厚喜儒所
必有真剛之德而後可也臣竊觀陛下徒有慕漢宣
厲精爲治之名而乃暗
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

是以擇善固執未有堅定之力聽言納諫未有果決
之操剛德不競意愛少偏潛寃於杳冥之中旁睨於
幾微之際希求御劄淩開竊弄之門憑恃寵恩將有
履霜之漸陛下勿謂吾之聰明自足洞照而不必過
慮也罅隙一開皆害剛之斧損德之蠹也臣恐日積
月累淩遥不已勸陛下以所當爲者則蓄縮而有待
贊陛下以非所當爲者則果斷而必行何則王宰不
定意向易移其弊必至此耳古語曰不見其形願察
其景今陛下剛德之未克是必有陰受其病者而陛
下特未之覺耳因景知形防微杜漸勿使之彰著則

善矣真剛在心不在力養剛以漸不以暴撫劍疾視匹夫之勇一鼓作氣再則易衰夫惟奮以大勇而又有積習涵養之功則剛德塞天地矣陛下有堯舜之資而廿與漢元帝唐文宗伍此臣所以憤懣不快而欲一吐其愚也狂僭妄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財赦

表甫又進故事

甫又進曰漢元帝永光五年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端思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太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覩匡衡所陳其戒雖有六而切於漢元帝之身者二條而已一曰無斷二曰後時蓋元帝之天資仁愛温良者也湛靜安舒者也仁愛温良者乏剛明果斷之操湛靜安舒者無奮迅振作之風遂使賢否混淆邪正雜揉漢業之衰端由於此衡不能挈此二戒懇切言之使元帝豁然感悟改過遷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乃混於六條之中以聽人主自擇衡亦不善於格君矣當是時貢禹之徒不力救優柔之失而徒以甘言游辭求合主意此固不忠之甚者劉向上疏慷慨激切其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可謂深中膏盲之病矣然亦有遺憾焉孟軻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當元帝時筦中書典樞機者其人其政大畧可覩然奚必屑屑然較勝負於此哉君心之本原未正而欲挽回於末流固宜戛乎其甚難也獨匡衡能從其用心治性而箴之然所言駁而未純汲而不力嗚呼漢儒病在不學耳使果有孟軻之學何患不能正君而國定哉匡衡劉向號爲名儒吝不能究格心之業使天下謂儒無益於人之國儒果無益於國耶讀史至此爲之掩卷三嘆

徐元杰上理宗奏

宋理宗嘉熙二年校書郎徐元杰上奏曰臣嘗讀易於否泰剝復而知天下之理無有終窮剝極則必復否極則必泰一陽兆於復此生生之基也進則可以

爲三陽之泰矣人主爲天地立心觀否剥已極之象將以新世道復泰之生意在乎反諸一心體復之義而已故有一身之生意則一身泰有國家之生意則國家泰有天下之生意則天下泰反是則剥與否而已茲非亨否爲泰之難不遠而復之難也人主患不知復爾知復則隨寓隨覺有自新之功不知復則隨覺隨迷有自暴之累泰穆殷陵之歸受責如流此過而能復者也漢武末年之詔深咎既往此迷而能復者也梁陳隋唐之君親變異而不悟縱佚遊而不悔終於迷復敗亡而已然則處否剥之世有能自反而復則君德生生日新之功致泰之道其在是乎

許應龍上理宗奏

理宗時秘書郎許應龍上奏曰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一曰君德二曰人心夫天下至大也王業至重也所賴以憑藉而扶持者固亦多術矣而臣獨以君德人心爲先者蓋君德厚薄乃安危之兆人心向背實理亂之基君德苟正則朝廷清明治功振起於寬厚宏博之中而隱然有不可犯之勢人心苟固則尊君親上如手足之捍頭目雖當危疑緩急之秋亦無

解散動搖之患故古先聖人不慮國勢之不強惟慮已德之不修不慮外侮之難禦惟慮人心之未附蓋敵國外患何世無之雖虞朝之盛猶有弗率之苗民周治之隆猶有不服之崇國然舜文之心曷嘗以是爲患哉文德之敷民心之洽既足以致風動之休則蠢茲有苗何慮其不格徽猷之德懷保之恩足以格子來之衆則崇墉言言亦因墨而自降矣漢唐之君雖非帝王比然七制能以公恕統天下而四百年之間舉無二志唐以仁厚結人心雖屢更變故皆不旋踵而定是知君德人心乃國家之元氣而長治久安

未有不本諸此

許應龍又進故事

應龍又進曰仁宗朝丁度等答遡英聖問一卷其序曰自古求治之主靡不欲與理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姦邪廣聰明致功業然行此數事在明與剛斷爾明則不惑剛則有執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爲之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勿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

臣聞赳赳雄斷光武所以再造剛明果斷憲宗所

以中興蓋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特患夫人主無獨
斷之明所見苟明是則行之非則遠之而不爲羣
議所惑用賢則勿貳去邪則勿疑有功則必賞有
罪則必罰振羸奮發凜然有不可犯之勢則令行
而禁止利興而害除顧何事之不可爲哉奈何時
君世主明不足以有臨剛不足以有執非不用人
而人之賢否不能別非不立事而事之是非莫能
辯故讒說者得以容其欺巧言者得以逞其辯悠
悠歲月竟無成緒天下之治將日趨於委靡而不
復振矣吁此丁度所以有自古致治之主在明與
斷之論而司馬光亦曰斷之不疑則姦不能惑彼
不能移者正謂此爾今日總攬權剛雖新政治切
於用賢則旁搜而博采急於求言則廣覽而兼聽
然守邊備塞豈無一定之畫而和戰之議角立建
功立業當有敢爲之勇而遲疑之意未央是以望
治雖勤而成效愈邈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故劉向獻言於漢
而欲其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而後可
以興太平之基者真至當之論也夫所謂斷者非
強明自任之謂也參之以衆論之公酌之以當然

之理是非未明則反覆詰問必求其實若果合宜則守之以堅行之以果不以異議而搖不以小未如意而沮則事無不舉功無不成而中興可與矣

洪舜俞進故事

理宗時洪舜俞進武王之銘曰其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　杌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　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遊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帶之銘曰火滅脩容謹戒必恭恭則壽　屨履之銘曰謹之勞勞則富　觚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逆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勩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勩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先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　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壞　弓之銘曰

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矛之銘曰造矛造矛
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鏡之
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觴之銘
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　机之銘曰安無
忘危存無忘亡執惟二者必後無凶　杖之銘曰輔
人無苟扶人無容此武王聞丹書於師尚父爲銘以
自警也

治道一

漢晁錯對賢良策

漢文帝時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太子家令晁錯在
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
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
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
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夏
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
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
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
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
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七卿

及王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尚之容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臣竊聞古之賢王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于玉版藏于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竊等廼以臣錯克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

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

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慮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而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

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階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庇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憾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無邪辟之行外無驕汙之名事君若此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竝者六國

六國者臣主皆不省謀不戢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隣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省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詮舉自賢群臣恐諫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瀆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宮主斷生殺自恣上下旁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踈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嫉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隔諸侯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賓禮長老愛卹少孤罪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

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王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

唐王珪對太宗問

唐貞觀二年太宗問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爲政皆志尚清淨以百姓心爲心近代則惟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以任用大臣

復井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史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祭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無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崔植對穆宗問

穆宗時嘗問貞觀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壞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教臣日用事以致于敗肅德宗嘗問先臣布前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然臣在童丱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

後唐康澄上明宗疏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

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
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
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
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
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靡惑上優詔奬之

宋范仲淹上仁宗疏

宋仁宗天聖三年大理寺丞范仲淹上疏曰臣聞巧
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
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蓁
言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
萬死無憾況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
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
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
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
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
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
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孳而將落前代之
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

章之薄則爲君子之憂風化之壞則爲來者之資唯
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
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之會借乎不追
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
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諭詞
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
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
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
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
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設
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
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
不慮危大寇犯關勢如兎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于未
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
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
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
畧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
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繫

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
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
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
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
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屬
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
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因細事嘖有
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
至邊並無關險其或恩信不守變端忽作戎馬一縱
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
而無功再叩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
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與大臣
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審舉忠義有謀之人
授以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審舉壯勇出群之士
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
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
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
無殊乃於倉卒戰鬬之間拔卒爲將豺狼競進真僞
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
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

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爲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暨至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殿自爲清華輔相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讎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至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爲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聖意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員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危機口者安以集藥石爲虛言以陳絲髮爲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

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于世大
勳之後立賢爲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
大防一隳頹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
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
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爲典故以至
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
非貪忍之徒絶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
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
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
瑣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礪其爪牙廉者悉
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
一舉廼相奔競至有訟爭而況脩辭者不求大材明
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
戒勸士無廉遜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
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
於下非國家之福也儻爲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
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爲嫌當以治亂爲意此
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
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
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讐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

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
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
典刑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爲
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耻珠玉之玩罷組
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虔僧尼不
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雞鳴而起孜孜
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
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唯一有功者
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
望示天下之公也惟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
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
骨鯁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言
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辯之但日聞美
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
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
古王者外防夷狄内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敗德國
侵則害及黎庶德敗則禍起蕭墻乃知姦邪之凶甚
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致理
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

制動以重爲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覩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邁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爲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又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壞在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爲迂說不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群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

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
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群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
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
然而臣下上言容陳得失未可盡以爲實而亦當深
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
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僞而辯雖聖鑒之下
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正道似此容奏之類更望
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容奏
之言便以爲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諂之人緣
際而進以訐爲直以詐爲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
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者其
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
纖佞恃國恩寵爲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
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爲防慮以存至
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
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

張方平奏制策

宋慶曆八年制策張方平奏凡臣所陳實時要務然
皆事之一節爾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爲陛下言之臣
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其他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

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
敗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
譽利口爲賢天下承風靡然一變又外人議論展轉
緣飾沽激倣傚惟恐不及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内則
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年歲深遠累
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下至吏胥僮奴觀時得
逞敢犯於上揑造辭說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
至故自將相而下至于卿大夫士惴惴危恐莫有泰
然而自安者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也料此以至
陛下宫省左右前後下逮閭巷庶人亦莫不然更相
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心體
爲國立事者哉臣竊詳聖意豈欲人情風俗之如此
歟但以其所由來者漸矣自上及下無不知此者但
莫肯爲陛下深切開陳之也理道之壅無大於此上
下之勢離阻若是則誰與陛下同心一德而深謀遠
慮者哉既無同心一德之人深謀遠慮之士則天下
之務何以致治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
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臣自叅侍從陛降
十年對法座聞德音多矣觀陛下之寬仁矜惻如天
之無不容也英斷明智如日之無不照也彼浮淺阻

詐之人亦何有遁形於天日之下者然臣聞聖人作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欺罔險譎是爲真姦偶虧檢防是爲小疵若陛下察其真姦必正國典寬其小疵以全人用則有臣億萬自當一心隨才大小孰不傾盡此所謂合上下之勢誠君人之大體爲國之大方也願陛下於此特加省納焉

歐陽脩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宋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脩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曰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濂凡有軍國大事及大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取不遠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秘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施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者秘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廷百官踈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

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秘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夷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乆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著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無又於庶官寒賤踈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乆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

百官廷議

脩又上疏乞革時弊

脩又上疏曰臣伏覩方今夷狄外强公私内困盜賊並起蝗旱相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中外臣寮未能爲陛下遠慮謀建長策少濟時事以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縉紳之列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訾傳布道塗飾已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熟視黙然各思

緘默陛下仁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賞罰以戒澆浮伏望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華茲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爲小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筭以康時艱

司馬光進五規

宋仁宗六年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進五規狀曰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漫落而無日前朝夕之益陋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褻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法歷累旬迺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濶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脅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戇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閒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

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衆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疆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漁陽方

廢潰泰隋之季是也惰者沉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疆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

郡兎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内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搆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讐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頹絶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内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内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産猶以爲先人所營

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謹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強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謹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歛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

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
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灋苟不
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語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
夫逸欲以隳之讒語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
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
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于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
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
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矣今不
不爲乃頓足扼腕而憾之將何益矣詩曰我日斯邁
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 歐陽得

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
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
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
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禦冬則儲絺綌彼
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爲編
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
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

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閑暇無灾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贊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救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王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灾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又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閑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薦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日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

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也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之勢方病大癰又苦跛鱉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貴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慎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

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霜者寒之始也氷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鐘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氷至言爲人君者當絶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爲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

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玲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所戒觀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海使徐福有曲突之曄則可以脩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遥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

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巡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脩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彫繢文物脩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殽而鉤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摘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抉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蒞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弃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爲舟摶土爲戲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覩心和厚風俗使人

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讒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眩耀愚俗之耳目哉

司馬光任官信賞必罰疏

光又上奏曰臣聞致治之道無他有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

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群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迺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

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載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進及資序所當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顧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瞽言惟陛下裁擇

王安石時政疏

宋仁宗時王安石知制誥上時政疏曰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趣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禍災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已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叛柬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此

可以不至於此而自不知忽然已至也蓋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脩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

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
于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
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
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徼幸
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
故災稔禍變生于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
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
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
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
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疢疾爲
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備
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
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
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宋祁　變異疏

同知禮院宋祁上疏曰臣伏讀戊寅詔書陛下祇愼
變異不忘元元受愆引咎端自克責延問有位廣謀
于衆推變所自前事立防將欲還威譴於天極答震
眚於坤順雖姒王罪已商宗念德茂以加之群臣莫

不延頸企踵恭聽允令誠使有鹵莽之慮窾縩之詞
咸樂自效納于聰聽益潤渾渾附輝煌煌以成日新
之美臣愚不肖職在吏氏位爲臺郎類非無知不容
自弃輒敢條刺近事上對冲旨詔曰朕躬之闕遺臣
伏惟陛下卽位以來十有六年孜孜翼翼動守先訓
不侈宮室不飾游畋偃兵緩罰愛重人命無他過失
聞于天下雖自謂闕遺愚臣昧死不敢奉詔然有將
來可慮者臣願一二陳其崖略陛下試察之聖慮揆
之人事測之天災質之古義有可行者不以人賤而
廢仁言周臣生死幸甚臣聞賞罰操決天子之權也
奏請可否大臣之事也下陳可否以佐之操決則百
度乂寧一人尊強竊見陛下臨視庶政深執謙德不
自先斷專委大臣人人如皐陶家家爲后稷
尚且不可況有託國威而肆忿寄公爵以樹恩者哉
臣請粗陳其要且如陛下自欲有所抜擢大臣以爲
不可陛下從而罷之又如自欲有所黜去大臣以爲
不可陛下從而任之如此則權常在臣政不在君昭
然可見矣陛下何所忌憚而不畧加裁詰遂使中材
之人料時之如此欲自結於朝者還附於權黨欲自
徇于公者反入於私門威柄寖移人心所繫此將來

可慮一也伏望陛下自今以往審察臣下果有盡忠守正可器用者進擢於朝但論其材勿限資敘陛下以萬幾餘景引入便殿賜以清宴普詢闕漏又以所得參校時政質其是非俾之中外相應更相維糾則彼之投身納賄惟陛下之歸不在他矣臣聞邪之與正譬猶白黑可以立辨今陛下既以此事爲正俄而有以爲邪者因復中止更爲猶豫此最不可之大者夫謀之雖衆決之欲獨劉向曰持不斷之慮者開群邪之門蓋指此也臣願陛下臨事即斷勿復持疑無令浮議熒惑敗亂美政臣聞忠臣之事君造膝而言詭辭而出所以啓心防患也陛下亦宜隱秘其語保全其人倘瀚露主名則爲所嫉刺者皆切齒而思報矣興誹造謗不退不止一旦罹患而後來者傳以爲戒皆苟容偷合背公入黨則陛下雖有盈庭之士朱紫雜襲誰肯與權貴立敵進言而取禍哉此無異挈仇以授奸人自閉其耳目萬事之安危天子不得復聞之矣臣比見茲事已驗於前伏望陛下考大易失臣之義無襲春秋陽處父之枉此將來可慮二也臣伏惟陛下春秋鼎盛皇嗣未立後宮所御當貫魚序進廣求螽斯子孫之福伏望豫示敕誡昭判貴賤使

上下有制不相踰越讒毀間明垂防禁數詔后妃習知謙退和衆之懿無令僭妬得萌其中此將來可慮三也詔曰執事之阿枉臣不足以慮之然所經惟諫官御史本以選進練亮震肅權綱爲天子之耳目也今則不然有勢者其奸如山結舌而不問無援者索瘢吹毛飛文而歷詆未及滿歲已斥宰司希無職而求進秩矣如此則宰司有失諫官御史肯爲陛下盡言乎使言者捨當用而取不急陛下果可聽之乎臣故曰諫官御史出宰司之進援者非陛下之利也夫輕授重責難以得人但賞不罰難以肅下今若令居是官者終歲不言及言而不當坐大[illegible]

私意有所回慝坐縱誅不畏強禦議獄嚴正者陛下自意擢之無令有司得與此亦救阿枉之一也詔曰政教未臻于理刑罰靡協于中在位有壅蔽之人效官有貪墨之吏臣聞傅曰正其本萬事理又曰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苟使天子持柄于上群臣率職于下如臣前所陳者大猷幾務將交脩畢舉矣安有政未臻理刑靡協中乎至於海縣浩繁官不悉善或察廉無狀或貪冒公行或民窮無訴或事紛未治大且抵死小則免官案章一下交手受械事輕人未曷

足應天變而關國體乎要之災異之發政教之本在
朝廷君臣之間耳詔曰擇善而行固非虛飾此誠陛
下勤恁悃愊紬繹下情申啓言路必收治效也臣聞
徒善不足爲政徒濂不足自行天之感物不爲僞動
今陛下偉然日昃已降德音群臣將畢精極慮隨事
納說必有可采伏望朝廷開許施行此則順民心承
天意轉禍爲福聖人銷伏之實也然臣尚有所慮者
今臣下準詔例得獻言不深切則事不明白或恐
有昧儀矩罔識禁忌論安危則便云泰山累卵指宴
飲則直曰酒池肉林伏望陛下納汗含垢一切裁赦
無容博聽以取其長勿令有坐狂言而得罪者則聖
德光大感無還日矣言高位下自知不韙臣無任省
循狂瞽惶恐待罪之至

尹源上唐說

宋仁宗時通判涇州尹源作唐說及敘兵十篇上之
其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
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
也燕趙魏齊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
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
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

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郾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絶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矣黃巢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偉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亾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

安以及後世視太宗由茲而興雖其聖不及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能辯其奸下惑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而臣衆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姦之臣則世有之大聖在上則姦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姦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雖未至於失道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厮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奸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以至于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卽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豈不有失道乎于時天下非無賢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失道之主其興其亡皆自取之此係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興其亡皆自取之此係乎臣者也則亂而亡此係乎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之爲也

文彥博進無爲而治論

文彥博進無爲而治論曰臣頃因奏事親聞德音謂古稱無爲而治者必當先有爲致無爲臣雖卽時仰

狠治水無功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茲所謂去邪不
而罰當其罪也於是詢四
衆賢明四目達四聰以
以平水土棄爲后稷以
皐陶作士以典五刑垂作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
宗以典三禮夔典樂以
惟允既命以官因戒勑之曰各恭其職乃能立天下
之功然後三載考績三考
謂任賢勿貳而官得其人也夫明四目達四聰去四
凶命庶官共勤至矣得不
爲乎及夫庶績

對曰虞舜垂衣而治者亦皆先有爲而後無爲誠如
聖意臣退而伏思曰陛下有堯舜求治之心而愚臣
無皐夔致君之術夙夜慚懼啓處不遑又以奏對之
際謇訥未周謹尋前典所述虞舜之德著於簡牘仰
塵鑒觀庶幾愚忠上裨聖政仲尼曰無爲而治者其
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先儒之解以謂
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考於虞書則舜之始也流
共工於幽州以其心狠貌恭足以惑世也放驩兜於
崇山以其掩義隱賊黨於共工也竄三苗於三危以
其貪冒食貨崇侈不才也殛鯀於羽山以其頑嚚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GOV.TW

熙天下服垂衣裳正南面而已得不謂之後無爲乎
臣究觀經史之載舜之至德也有大功二十舉十六
相去四凶也十六相謂八元八凱稷契皐夔之倫去
四凶則朝廷無姦邪之黨舉十六相則左右皆賢哲
之輔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后世聖帝明
王莫不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勞於求賢則先有爲
也逸於致治則後無爲也恭惟陛下紹祖宗之丕基
行堯舜之至化黜邪遠佞去四凶之志也求賢審官
舉十六相之意也然而一日萬幾尚勞聖躬乃臣
愚不稱職之効也臣以庸常備員近侍仰荷
之成法使爵賞刑罰不失其當升黜審而
功者不敢僥倖而希進刑罰當則貴近有罪者不敢
請求而苟免紀綱正而朝廷尊號令行而天下服如
此則陛下高拱穆清之中無爲而與虞舜比隆而下
視三代之盛矣

包拯條上七事

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包拯上疏曰臣非材備位諫職
忠所以爲補報者惟言責而已然言不激切則不足
開宸慮而補聖政謹條上七事皆當今之要務詞理
鄙直惟陛下留神省察

一事臣伏以陛下天縱寬仁海納謀議是者取而
施用非者存而掩覆群下見聖度閎博不以是
非皆能容受故姦邪敢肆矯妄持難明不然之
事巧飾厚誣使人無由自辯而默受排斥之禍
致陛下明有所蔽疑貳忠良率以此也夫忠良
見疑則忠義之臣欲竭節盡忠補報陛下者皆
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國家之事矣由是陰姦
得計滋長弊病不維不惟有虧聖德致害時政一旦
緩急乏才賢以備
陛下聽納群臣
際鴻神深察如有持難

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於人者請付有司責其
明辯使真僞不雜是非較然則忠邪自分天下
庶幾於理矣

二事臣伏聞近歲以來多有指名臣下爲朋黨者
其間奮不顧身孜孜於國奬善嫉惡激濁揚清
之人尤被奸巧誣罔例見排斥故進一賢士必
曰朋黨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黨相嫉遂使正
人結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勸戒此
最爲國之大患也夫聖明在上未嘗聞有朋黨
朋黨之來大抵起於衰闇故漢之黨錮始安靈

而極於桓靈唐之朋黨由穆宗而甚於文武是皆衰闇之際以陛下用心圖治功同堯舜詎可如漢唐衰闇之際而致有朋黨乎斯乃臣下務相傾軋自快其志加諸人不顧破壞陛下事業者也在昔劉向進諫於漢元帝曰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又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臣謂劉向之言垂千餘年談者以爲至當臣誠學向者也不忍以熙洽之朝有朋黨之說虧損至德蔽塞大明臣實痛傷不能已也臣願陛下踰慮以臨下推誠以格物循名以核其實因迹以照其心使忠者邪者情僞畢見勿以朋黨爲意則君子小人區以別矣

三事臣伏聞頃歲大臣專政頗惡才能之士有所開建則譏其近名或云沽激欲求進達遂使才能之士莫敢自効縱能不顧忌諱指陳事理固亦因於沮撓無得而施用矣且名者聖賢之所貴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烈士徇名人不顧名何以趨善聖人所以貴也

夫群下雖衆然士有志於國家之急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圖報於上又困於近名之說是則志士仁人終無以奬進矣豈陛下之心哉此誠頃歲大臣之罪也臣願陛下但顧其所否臧而亟行之勿以近名沽激求進爲念則人得以盡其心矣

王安石上治亂疏

宋英宗時王安石爲著作郎無國史實錄院檢討編脩官嘗上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爲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易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於朝則治歸內廷則亂閒百辟上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汚小臣貪則亂

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

宋神宗熙寧三年直史館判官誥院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曰臣切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德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

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切悲之夫科塲之文風俗所係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詞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詔詵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詞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於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策曰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衷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爲之謀亦

無自入矣而況於踈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

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顚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着癮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若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郎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敘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

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柝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惟其不成乎禮曰

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賕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

之人豈如嬰兒鳥獸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斃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斃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唯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唯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乃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率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錫智勇此萬世一時也群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兎首瓠葉可以

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法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

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
則欲致刑此又群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
荀卿荀卿者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
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
而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
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
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
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又安陛下將變今
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
濯者已衆矣臣不意舉朝說惑悞陛下至於如此

有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
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耶所以誅群飲者意其
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
不知其詳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
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于此
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
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
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
立事之本在于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
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

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强而能唯知人之明不可學必由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于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胃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其與於操刀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其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

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
悞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
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
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
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
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
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
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
之方各因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
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維顯思命不易
哉又曰稽於衆舍已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
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畧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
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
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大宗以仁義而封倫不
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陛
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此等歟臣願考二人
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
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
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
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

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悅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
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云譬彼舟流不知所
屆人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誠
麻死上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編補卷之二

明南京大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歙　令玕姚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吳光胤　同校
吳公治

治道下

秦觀進策三十篇　錄十九篇

宋哲宗元祐初蔡州教授秦觀舉賢良方正進策曰臣聞春則倉鶊鳴夏則螻蟈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脩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踈賤條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裁擇焉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橫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委曲而誓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

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脩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恣言又未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即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弃姦臣投寘刻吏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能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刋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煑海冶鑄之事他日吏緣以爲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爲詆欺之言悖亂群聽以爲先帝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爲大養口體次之其殁也繼志爲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爲蓮孝秦皇漢武皆以蓋世之氣開闔宇宙之材并吞

諸侯攘却胡粤若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爲暴王稱武帝爲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繼其志不述其事又況親承於末命乎臣願陛下具以意作爲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祓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而已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理萬物宰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辯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夔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

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奈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踈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奈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瞶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爲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爲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爲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爲相十有九年專政用事補闕杜璡上書斥爲下邽令由是諫諍路絶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辯論大臣數詘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而已此

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群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皆從中出輒爲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即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政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祖宗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決行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失而爲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爲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主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强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強非弱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而無術者聖人之至術也雖然御强勢者必以寬而强之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

之弊實生於猛何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蹀血之餘除非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東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粵大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亟蠲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而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強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薦興思明復起代宗深鑒其事舍脅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於封豕長蛇盜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蓋基

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即是救弱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崇猛之日夫強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訒將去頼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款之獄果如訒言以訒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爲定論文王之時闕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闕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推此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

之勢而爲之者也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久亂俱欲無爲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縣之心削平僭僞之威足以逆折姦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氣在乎混淪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祐之後習安玩治爲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故

先皇卽位之始大講法度作而新之數年之間辟攘夷狄以布威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此眞得所謂以猛政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鈎距以爲法術任惠文以取愉快上下迫脅民不堪命故陛下卽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忠鯁於謫籍平寃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眞得所謂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者告訐欺詆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爲守而國論未央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隱

恐羈縻冀其自罷而天誅未迄也推此言之天下之
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渾於冥冥之中矣夫致先
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者
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
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
焉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
身緩而救之以猛猶鬬焉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
解之以寬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
以已矣平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鬬焉不通再加涌泄
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
知也臣願陛下遵述慢之原杜解弛之漸明語內外
一乎中和使天下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
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矣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
嫌疑之事皆出於緩急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
能以至誠相期而已九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
者而其君不以爲疑其臣不以爲嫌者何哉以其所
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

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
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爲國尉祈奚曰午也可君
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祈
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
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爲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
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郤
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
被荷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其姪者也崔貽孫
爲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
[illegible]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
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知其實此所謂有舉其
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
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
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
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之小嫌
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
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即位以來
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
力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
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奇材異行

實爲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輩相隨而至矣臣以爲此風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奇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爲三公父子爲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建功立業號爲名臣者蓋不可勝數奈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爲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爲嫌諫下之奇才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所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

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
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
侯倪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
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
略橫出則不如王文僖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
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
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正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
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由理一
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即位未首下
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賢良直言極諫無有餘
人其見用者十數人其選擇既精人頗自重皆毅然
有伏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欲攘擊奸惡如
報私讐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
敏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
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
省爲之一空臣愚疎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惟陛下何
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有龜不無過誤顧
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鄺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
鄭公有縱葬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
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者也猶有

非繆過失如此又況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棲楚者參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爲剴拂之迹陰肆脅制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其人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令病因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脩短大抵縉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棲楚之徒欺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鳴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贄之論盡矣

朋黨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爲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陽之生則爲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爲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爲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爲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爲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上爻下也以此見小人之黨亦必有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以陰陽相與消長而爲悔吝爲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爲盛衰爲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矣臣故曰人主御群臣之術不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鈎黨之

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脩朱並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刑竟討捕鋤及五族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脩並者乃節覽相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日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劒彼此相笑蓋書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爲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霪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卽位以來虛懷久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

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恂恂作爲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爲小人一切指以爲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名八犯十六子之號巧爲標榜公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閒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察與臣聞唐

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爲執政從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爲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爲黨人而

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窒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爲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閎而風節厲問學博而治行純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才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群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可紀又無顯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充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厲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左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成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能事不材者

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在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楩楠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爲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爲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撓必以爲徂猿之杙稍脩則以爲榱桷甚短則以爲侏儒至於枹樠軸解亟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楩楠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撓之故遂并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名在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苦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欲歇歷落頴脫絶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孽其短者固已圍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常苦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怪也昔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裨諶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皐陶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虛刑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邛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泰山龕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即位以來屢下明詔舉諫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不可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勿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大義所當黜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寫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榮危辱之所從長久承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誥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

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覇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爲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收司連坐告姦之法而棄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僞語者棄市而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爲新語用叔孫通之說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於是蕭何攈摭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爲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詘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帝王之謀可謂知所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惟其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絕而已蓋詩書者所以崇德其事皆孝悌忠信人之所欲其效爲安榮長久亦人之所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奸其事皆鞭

笞斬艾人之所惡欲以報所惡之讐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讐亦其理之然哉賈生曰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敎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之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知治體矣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二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爲迂闊尚義理者以級文爲輕浮好爲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爲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十篇以發天人之奥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真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由起也及其衰

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儒之陋有曰
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粵若稽古
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獎也古者民有恭敏任恤者
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德行
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考之於州長興之於鄉老
大夫而論之於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之士
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及
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亾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
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僞行之人乘車竢馬竄伏巖
穴以幸上之爵祿故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

之季或號嵩少爲仕途捷徑此德行之獎也是三者
莫不有獎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
至者爲賈馬班楊學賈馬班楊而不至者爲鄴中七
子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爲謝靈運沈休文休文之
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武帝雅不好
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
根柢之學或以不合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
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
間此楊館李德裕之徒所爲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
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

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踰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爲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鬼奇雋偉之人或拘格而遭阨卽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謬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

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爲祭終之芻狗雨後之土龍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舉動勸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驊騮騏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貍狌言殊技也鴟鴞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襲詩賦遠乎棄本而趨末舍一科則變於取人而求備爲

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爲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爵祿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爲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所爲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爲非則數十萬室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爲郡守而仕宦再爲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當再爲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危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遞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

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當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祕常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爲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晡伏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鹽鐵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搉

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箕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
皮幣省酎金以侵牟封君甚者至令吏坐列肆販物
以求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
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侈灑削而鼎食貨脯而連
騎馬醫而擊鐘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
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吏常嫉夫無幷之民所謂
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昌足恠哉本朝至和嘉祐之間
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爲寶貢賦經常之外殆
無一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爲限量衣食器皿靡有
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充盈侈心自動於是
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劒以武斷於鄉曲畢弋漁
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
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
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
區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
臣析秋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息閩蜀則倍摘山之
巖青徐則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
取額外之求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太半歸於公
室矣陛下卽位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
者一切罷去吏嘗以掊尅進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

而弛連負大出廩廩以振乏絶於是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而有大獘者士大夫矯枉過直邈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利之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蹙可爲寒心此正人臣揚榷斂散以究虛盈以濟用

度之秋也而恥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爲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爲此乃姦人故爲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顏閔言錢不害爲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爲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冶鑄桑弘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所爲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爲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財用下

臣嘗以爲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闔闢斂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爲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於隣國非治水之善也橫賦強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爲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爲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矣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況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晦益三升不勤亦如

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爲代田一晦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又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溉纔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之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勤何止晦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無勸農之事而例爲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爲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爲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爲副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而罰其游惰不

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閼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多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兩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邸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截長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王之

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損車馬毀池觀滅騶馭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令雖有儀制之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爲今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至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倣典禮而爲之度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隆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尚敦樸以爲之率棄難得之貨卻無用之器罷不急之務以爲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賊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強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焉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坑於

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乘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扳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玄德之視陸遜北於雝鼈而蜀師衄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絕兵服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於已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閫外之事將軍

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者有摩而敭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爲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爲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耶夫廟堂議邊事則主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閒矣之也臣以爲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爲之凡有軍事陛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以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驥犬有盧畜之奇也鷹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烏喙堇葛之毒草之奇於藥繁弱忘歸奇於弓矢鶡鷄莫邪奇於刀劒雲爲山奇濤爲海奇陰陽之氣怒爲風交爲電亂爲霧薄而爲雷激而爲霆融散而爲雨露凝結而爲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盛輜重傳檄而出計里而行剋期而戰此兵之正也

提百萬之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縱山航海依叢薄而匿伏乘風雨而夜起悅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創此兵之奇也兵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凡用兵之法必以正兵爲主以奇兵爲輔一不備而出者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入而未嘗困絶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鬬單于於漠北而無他將援之其捐宜矣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技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爲敵破則精者卽自然之勢也善將者

怯以爲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爲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衆爲奇之勢長短相補强弱相資則寡者亦爲衆冗怯者亦爲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泝都江而上以扼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破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捨番禺而盧循破李勗越文戎殲張栅夜襲蔡州而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能乘變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强將勁卒不得盡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臏曰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

鬬者不搏激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爲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刀遇大軱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双於空虛而礙然已解矣奕者之鬬棋也諦分審布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解牛奕鬬事也有奇技則無與抗者況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士狃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寡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爲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揲策灼之而辨兆朅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況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脉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

也心之統臟腑摠脉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攘於人事內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饑飽勞佚之過漫然而不知寒暑温清之變寘然而不察胃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脉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雖修車騎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昔張繡以精卒追魏師

然耶昔楚漢之强弱固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者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爲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楊雄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群力楚憊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昔張繡以精卒追魏師

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爲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當用矣而棄之者亦敗當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違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者蓋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閣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傳於呼咤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所宜窕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法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爲棊刓革爲鞠亦皆有法況於帥無罪之人披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

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
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
最吉因以爲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
巫臣教吳以車戰吳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
祿山賊投劒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
豈非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乎
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於
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
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
夫鏃金羽鶚以爲矢傅膠合漆以爲弓天下所同也

守魂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
以使形者亾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
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
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
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事同而功異不
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
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
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
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先遣奏間卷甲而趨之二
日一夜至秦軍書公孫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

而幷爲善射服在箱驂在旁制以衝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爲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爲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爲幷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矣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亾命是聚勝則鳥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

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强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蚯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蠱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蚯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

捕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蚯鼠以艾薰而水注蚯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絶之爲難平而不絶其獎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討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禄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

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
疎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汙者必
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鋼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
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
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
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幸則損威威惠兩失而
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
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
赦則足以奪豺雄之氣脅從汙染不治而許其自新
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捨生之

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宋哲宗元祐八年殿中侍御史陳次升奏曰臣竊觀
易以龍名乾以馬名坤蓋龍者能變能化不制於物
者也有君之象焉故以乾名之馬者地類行而承順
者也有臣之象焉故以坤名之乾剛位乎上故能制
物坤柔位乎下故制於物剛柔既立而君臣之分正
矣是以古之聖王黜幽陟明惟先蔽志彰善癉惡斷
出於已賢否既辨邪正自分彼雖欲崇私黨尚朋比
何緣而致哉後世之君間或昧此主威不立權歸乎

下終底危亡者以其失乾剛之道也臣試論之漢武帝外勤師旅內耗黎元非有厚德以結民心也五十年間中外無事特以威德歸上姦臣不敢專國命爾唐明皇初無失德非有甚過惡也卒有播遷之禍者以李林甫專權故也以此知主威不可不立明矣主威不立雖欲去邪而失在於不斷雖欲任賢而失在於不果邪不去則害忠良忠良進則邪自消二者勢不兩存治亂之原實辨於此唐之開成陳夷行極言奸臣干權文宗依違不決卒陷正人此失於不斷者也漢成帝欲用劉歆斷出於不果而問王鳳鳳終止之此失於不果者也去邪既疑任賢不果權臣所以執國命同已者陰相結納寘之權要以為已助與已者則去之曾不旋踵王鳳之於漢李宗閔牛僧孺之於唐是也夫朋邪萃於朝則人事失於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近者正陽之月天多陰晦採之輿議咸謂姦邪蔽國之應也考之漢書元帝時鄭朋楊興等往來讒毀交關陰附是歲夏寒日青無光衆以謂陽蔽則明有所掩小人用事之兆恭顯反歸咎於更生等元帝不能察漢祚由是衰矣唐代宗初元載為相內結宦官外乃紿帝令羣臣奏事先白宰相顏

真卿極論其非蓋欲尊君而卑臣故也以此推之威福之柄宜在君不宜在臣收威福之要不在乎他在乎果斷而已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致治之本其在茲乎恭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好惡一遵於王道正邪悉判於淵衷巍巍乎二帝三王之上漢唐之君何足爲陛下陳之然興亡之事足爲鑑戒以舜之爲君禹猶納言曰無若丹朱傲愚臣區區敢效古人引此以獻狂瞽伏願陛下作威作福念箕子之惟辟勿貳勿疑稽伯益之戒禹察言邪正以別忠佞斥去奸回以破黨與則大平之基可指日致矣

李朴上徽宗奏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李朴上奏曰臣又聞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此三者人主之要道也臣請爲陛下別白而言之所謂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者何也臣聞自古有道之君不敢失一夫之心以天下者一夫所積耳是故爲其欲壽則與之輕刑爲其欲富則與之薄斂爲其欲逸則與之緩力凡上之喜怒取舍惟恐一不當於天下之欲惡是以天下亦相與安之而已也後世有若韓非商鞅者始導其君以勝天下之事

其言曰權勢法制者人主之操術彼天下者必於我而聽命者也而屑屑若是是以天下爲匹夫役也故或勝之以擊斷或勝之以哀剥或勝之以戰鬬安忍自恣仇讐其民民不勝其害則相與合天下而勝之矣臣故曰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一也所謂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者何也臣聞人主勢能生殺禍福人而不能變天下之公議堯舜三代之時則公議用於朝廷之上以賞功罰罪進賢退不肖而行於天下至其亂則廢於朝廷之上而竊竊然發於閭閻之間又其甚而設誹謗之法以杜天下之口則又不發於閭閻而鬱於人心最甚考其若秦也立誹謗之誅則欲併求其在人心者而去之也然且獨能禁於一時而卒大肆於後世何則所謂公議者其本與天地並立而是非出於人心之同然不可得而變者也知其不可得變而使或發於閭閻或鬱於人心或肆於後世孰若舉而用於朝廷之上行之天下乎臣故曰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二也所謂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者何也臣聞人主者天下之本也心術者人主之本也養之以道德仁義則終身而未足以爲功動之以回邪淫泆則一朝不可勝其

患是何歟道德仁義難全而回邪淫泆易溺也古語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彼小人之欲禍天下必先敗壞其君之心術而後可以得志是故吾欲尚恭儉彼則攻之以驕奢吾欲本仁恕彼則攻之以煩苛吾欲務厚下彼則攻之以佞柔彼其所以攻我者紛起並至人主又惡能以一心而保其所難全勝其所易溺者哉必主之以平照之以清持之以誠恐恐然若寇盜之將至而爲社稷覬覦之漸也不然使之乘吾徘徊猶豫之時一爲隙隙而得以自售則浸淫敗壞而終以不悟矣

臣故曰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三也知此三者而大本立矣臣愚不勝惓惓之忠惟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

江公望乞攬權斷奏

宋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臣竊以一池四監未知其孰守十羊九牧莫知其孰從在朝之臣盈庭之議未知其孰是非仁不足與謀非智不足與明非勇不足與斷仁智勇天下達德操大物者其可忽諸不容於岳牧而有四罪之誅後世不以仁智爲不足而以勇稱舜者以善斷故也捨已而從人可謂仁而

謀矣不徧物而急先務可謂智而謀矣不資於仁智未有能勇者也非勇未有能斷者也非斷未有能成天下之務者也舜以是傳之湯故伐桀而斷之以從士朕必往湯以是傳之周公故誅二叔而斷之以從士夫之哲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其於少正卯疑若無顯過也斷之以七日之必誅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信乎當斷不斷其蹈後艱也必矣先王知其然也故以衣服器用著以法象俾朝暮起居見而知之故天子之服十二章而黼居一焉王之四飲三酒九巾皆黼焉天朝諸侯於明堂其負必斧扆焉黼之爲斧如

以其有剛斷之才過物必決邁理必斷取之以爲法象其意亦深矣施之於服用之間雖不以言其丁寧告戒亦至矣此君天下所當參聞也昔高宗舊勞于外故能知小人之情漢宣帝上下諸陵周遍三輔故能知閭閻奸邪吏治得失陛下在潛邸時天下利病民間疾苦以至於人臣之忠佞當熟聞而周知矣及臨御以求日見羣臣日聞輿議躬攬天下之事不爲不衆矣以潛邸之所聞陳于前以臨御之所知操驗于後深等靜計精閱詳講無一不宜故獨斷之權正在今日此臣所以汲汲爲陛下道實機會之不可失

也伏望陛下不牽於左右之論不膠於衆多之口不以先入已信之言宿於心不以未信遽告之言拒於耳從善有走阪之易去佞無拔山之難決事如析薪從理如破竹本在上末在下要在君詳在臣若以本付下無異持大門而付人以鎖鑰者也以要與臣是猶振千狐之裘而不得領以綱畀人而欲舉萬目之網者也不太疎哉箕子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老聃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以示人此言本必在上要必在君也伏望陛下攬威福持利器濟之以必行之斷龍見而雷聲風行而火馳不以芒刃嬰髖髀而取衄不以梁肉理疾而喪人之軀漢元帝不知出此以柔仁革法吏持刑太深之獎而牽制文義優衆不斷天下機務浸弛矣伏望陛下以仁智勇行大舜成湯周孔之事以優衆宰制鑑漢元帝之失於衣服器用之間深思黼黻之爲義朝夕起居未嘗怠忽雖萬幾之叢湊日進于前不足治也黃帝曰日中必熸操刀必割以言乘機會之不可緩如此伏望陛下少留神

胡安國上時政論三

宋高宗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時政論其定計曰臣聞自昔撥亂興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有舉

必成大功可就脩內政張四維率師不遣上卿伐國不動大衆教民懷生示信討貳此齊侯晉文前定之計也取關中據河內大封同姓以懲孤立滅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將帥保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計也斬高德儒叱宇文士及以遠佞人賞孫伏伽禮王魏以開言路宣示好惡使民嚮方薄賦輕徭選用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計也其成霸王之業宜矣陛下總師履極于今六年而謀議紛紜計畫未定以建國都則未有一定必守不移之居以討亂賊則未有一定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事則未有一定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吏則未有一定必信不疑之臣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立國而不定乎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拾今不圖悔後何及惟人主廣覽兼聽而不可以自專惟宰相擇材使能而不可以自用伏望特命大臣條具方今撥亂興衰之策各盡底蘊畫一進呈先示臺諫從臣許令疏駁仍集九百執事議于朝堂詢謀僉同靡有異論然後斷自宸衷定爲國是頒諸中外以次施行申飭攸司各嚴遵奉堅如金石勿復變移庶幾觀聽有孚一新耳目可見中興之兆矣

其立政曰立政者人主宰臣之事而必先明其所職
然後政可立也選擇忠賢以爲輔相委任不疑者人
主之職薦進人材布列中外賞罰不私者宰臣之職
唐太宗既黜封德彝邪說任房喬杜如晦爲宰相矣
又勑尚書細務並屬左右丞而責二公以廣求賢人
隨才任使此委相臣以其職者也陳平既不知文帝
決獄之問自謂所主佐天子理陰陽矣而召河南守
吳公爲廷尉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其能致民無冤
可知此使九卿各得其職者也而政有不立乎陛下
即位于今六年念宰相不可數非其人也而特有選
任置諸左右可謂得人主之職矣然而政事未立者
竊恐責宰相以其職異於太宗之不以吏事勞之也
宰相之所以自任未若陳獻侯之能使九卿各得其
職也昨者雖并東西二省而宰臣依舊受接詞訴判
決獄訟終日營營孅精力於簿書之末而進退人材
布列中外賞功罰罪或有未加察焉則失其職矣政
何由立乎夫審於音者聾於官明於小者暗於大天
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於此願
陛下特降指揮自今以往宜令庶事並決於六曹仍
命六曹官長皆得專達並如元祐大臣所請自非事

關大體更不咨白則宰相之事簡矣然專責以慎東
六部長官及其貳以舉中臺之職則又專責以慎東
諸路帥臣及部使者以舉外臺之職則又專責以慎
東諸郡守臣及上縣令宰以舉郡邑之職此乃周公
立政有司牧夫之大意也昔者冉有退朝而晏以爲
有政仲尼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夫諸侯之國大夫與政而陪臣與事爲天下者其可
不使宰臣與政而侍從治事乎惟陛下明詔宰臣各
行其職則政之大經立矣

其寬隱曰自昔創業與衰與增光洪業之君待遇臣
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爪牙介胄之夫以
折其悍驕難使之氣衆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
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材表正風俗
漢高帝立能召齊王田橫於海島中而自憾終身不
能致四皓世宗踞見大將軍衛青至汲黯奏事或時
不冠特走避帳中使人可其請光武制御功臣不相
假借而招延處士如會稽嚴光足加帝腹辭其爵位
山陽王成使者再聘不肯就車太原周黨陛見帝廷
伏而不謁雖范升有誇上求高之奏不以爲然各從
其志夫此三君者內平四海外讋百蠻可謂英雄之

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暴秦强楚而不行於匈奴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兩越東夷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能行於隗囂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君而不行於嚴光周黨惟公孫述獨行之述招聘蜀人李業之流或劫以兵或迫以酖或械其妻子業等皆死疑若最能行其威令矣然述之威能行於李業等而不能行於吳漢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强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之禍矣陛下尊德樂道如古賢王屢下詔書詳延遺逸而群臣有不能欽承美意

以增盛德之光者凡所宣召或有未至不原情實略見寬假即肆讒謗以謂違於君命召不俟駕之義被之以偃蹇之名而欲加之以不恭之罪雖陛下大度并包不從其說而造此謗者亦云甚矣夫召而不至者其本心豈樂貧賤惡富貴哉其必有以也或其齒早衰而不能至或其身負疾而不能至或其志氣已經沮傷而不能至或其才力不足以當任使而不能至或其所見與時不同而不能至若聽順所守寢息恩命下全隱居之操上有好善之美兩得之矣乃欲施雷霆之威於一介之士何也渡江以來四月八日

所下赦書首欲上遵仁宗法度謹按康定間嘗以詞館招張俞矣辭而不受至于四五其後又以脩起居注用王安石矣辭而不受至于八九皆從其欲又優奬之以勵風俗未嘗加以雷霆之威而權剛不緣此而不立命令不行威加於西則臣服元昊知所用矣此其所宜遵者也侍從近臣不有忠言奇策上動聖聽奮揚天威殲滅狂虜顧請施於疾病退藏之臣其意安在伏望特降詔書申明此旨凡被召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強致之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戎內掃貪殘之賊與惇驕不可使之將讒說殄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矣

胡寅上奏高宗

宋高宗時胡寅又上言曰臣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成位乎兩間則與天地合其德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春秋謂一爲元元卽仁也仁人心也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則百官萬民莫不正而治道成矣堯舜禹傳心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謂利欲之私也行乎利欲則背於義理豈不

危乎道心謂義理之公也公與私在一念之間耳私欲蔽之雖離婁不能自見也豈不微乎惟危故安之爲難惟微故知之爲不易是故三聖研精審擇而懼其雜致一不二而懼其放不雜不放本心昭然然後能執守中道無所偏倚猶鑑明水靜於人之美惡無不知也猶權輕重度長短於事之舉措無不當也以此爲元后而仁覆天下矣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首明此心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法更秦絶學異端並作言黃老者以虛無爲心明申韓者以慘刻爲心好攻戰者以權謀爲心毀倫類者以寂滅爲心心體既

差其用隨失學士大夫謂誠不如詐謂正不如譎謂道德不贊於術數謂教化不捷於法令遺經雖在而帝王之迹熄矣陛下淸哲文明性與道合舉天子之事傳仲尼之心使斯文不喪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夫源淸者流澄本端者末正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必有其功今士風陵夷四維未張惟利是從不顧義理利在粘罕則欲以釋怨悅其心利在劉豫則欲以釋友邦通其好利在迷國之宰輔則欲爲之羽翼以助其飛利在怙權之將帥則欲爲之疽囊以厚其毒姦邪回遹民之所惡者相與封殖之使不搖守道秉節

天之所好者相與傾擠之使不立邪說爛漫人心不正未有甚於此時聖人所爲懼春秋所由作也今陛下於仲尼百世以俟之意聖性既自得之若夫體元居正端本清源力行所知以收撥亂反正天下歸仁之效更加聖心焉則何畏乎女寘何憂乎叛賊何難乎中興之業哉

林光朝上疏孝宗

宋孝宗乳道甚秘書省正字林光朝又上疏曰臣聞天下有雜然功利之說有仁義根株不可易之論所謂功利之說僅可以集事而不暇爲他計也孟子生於戰國縱橫離合之際不肯爲一毫功利之說而其所道者是皆生民日用之事此所謂仁義根株不可未易曉江淮百物如澗壑之積唐人每藉此以支西北今以江淮所自出且無轉輸飛輓之勞然嘗患其不給何耶晏之治財賦在當時無異說及其最後晏之故吏有憤切數語然後知晏之本意蓋得夫孟子仁義根株之說開元中天下戶口以千萬計至德以來十耗其九及晏充使天下戶纔二百萬於是罷無名之斂而又不加調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增天

下戶三百餘萬晏之本意以爲戶口日羨則人力所成就者衆田萊日闢紵纖日多而貨財日廣也晏之治財賦其原出於此是以斂不及民而用度自足非世之所謂功利偶然之說也功利之說施之於戰國孟子猶以爲不可況今天下無愛南北而江淮帖然其他方隅曾無更遞之戍此仁義根株之說不可不早定也臣願陛下通計天下戶口取其豐耗多寡之數爲州縣殿最內而版曹外而部使者必有能推明晏之本意者此孟子之所謂王道而晏嘗用之矣非臣之空言也

陸九淵上奏孝宗

宋孝宗時陸九淵上奏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皆趣之差議論之決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壞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日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不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日氣即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愚知皆知

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眞所謂懲羹吹韲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厖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絶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願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亾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當時之

宗

陸九淵又上奏曰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皐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無于庶言庶獄庶慎厥德宗親擇吏宰幾邑擲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理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伏惟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皐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皐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苟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

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奸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之所謂有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願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

楊萬里上奏孝宗曰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御蓋天子以一身立天下之上其力爲至孤立而不失其立則治而興否則亂而亾其勢爲至危然以至孤之力而天下附焉以至危之勢而天下憚焉附焉則不離憚焉則不抗不離故孤者强不抗故危者安孤轉爲强而危反爲安則神與威在焉故也神去則天下離之矣威脫則天下抗之矣天下離與抗而後孤危之形始見聖人之神與威獨可

頃刻脫而去之而不執而留之戛然則其孰爲神孰爲威聞之曰表無當於裏而裏非表則不存右無當於左而左非右則不全物固有聚而合殊而同二而一者是故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於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在於山何也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狎則龍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箠矣故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歟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上觀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寵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否此非人主之柄歟是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已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惑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爲非敵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爲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

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判然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焉一人之明以合天下之明合天下之明以爲一人之明一人之明者天下之公明也以一人之明廢天下之明者一人之私明也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曷爲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詢而陰求衆問而獨決顯詢而不陰求則奸不昭矣衆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用而天下不以爲察故曰明用以公舜有焉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恃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不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恃者以明出於己爲矜而明出於人爲媿疑者以親臆爲可信而以公卿大臣爲可防以明出於人爲媿則舉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爲可防則舉朝不敢有爲非不爲也爲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於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收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

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徧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倖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爲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爲陰可以助已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已之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宦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梁無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於唐少師亂隋子輩弒隱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於唐少師亂隋子輩弒隱祿産危漢朱异亾蕭奈之何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卽顯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卽叔文也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已也臣願聖天子以古而察於今蓋當石顯王鳳裴玄齡王叔文用事之日元老大臣之廢退蓋有出其意者矣奸邪小人與夫戚里佞倖

蓋有介其援而至宰相侍從固結而不解者矣蓋有忠臣義士排之不勝而反被其禍者矣此天子之柄所自移而天下之亂所自出者也陛下聖學高明洞視萬古讀之至此未嘗不廢書而歎思漢唐羣小之禍而以此數事默觀而深省焉今日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已植之根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遠邪杜而親正士則自宰執至於侍從經筵臺諫館閣之臣孰非聖天子之腹心耳目哉政事也人才也號令也賞罰也疑焉則以問之是焉則以行之非焉則以詰之欺焉則以罪之不一從不衆遣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疎千萬人而獨信一親暱小人也哉爲孰爲重爲孰爲輕必蛇履霜必冰臣不勝忠憤

楊萬里又上奏孝宗

萬里又上奏曰臣聞爲國者其患在於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不固而應之不詳也不固而其應也不詳非立之於詳也何也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鬬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田者操兵以耕而守者被介胄以卧休息之日少故

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曰之明萬物者昔也而生明者非昔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然則和也者戰之暇也歟雖然爲國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此用其暇者也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盤樂怠傲是自求禍此安其暇者也越王會稽之役謨成於吳以爲真請也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勾踐不恥也輸以寶器玩以女樂勾踐不愛也惟不恥故有以復其所大恥惟不愛故有以保其所甚愛會稽之栖恥之大也社稷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恥無所愛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埋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賞罰物備吾得以審平馬兵甲吾得以具夫是數者得以盡而吳固在其股掌矣彼夫差者方且疲於伐齊之行驕於黃池之會而不知越

人固已制其死命蓋越得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而吳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福人之國北齊與周不兩立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爾而齊主恃周寇之小息若臣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至有無愁天子之號周帥之克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是常事故齊亾陳之與隋不並存也非陳併隋則隋併陳爾而陳主恃隋人之交聘若臣謂王氣在此敵何能爲至於縱酒賦詩而不輟隋師之濟江也陳主尚醉守江者亦醉故陳亾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今天子即位五年於此矣頃者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雖支持強寇一事而已至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興而起太平者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解既成邊候不驚是猶謂之無暇歟有暇也而廟堂之議所謂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又不及焉臣不知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何等事耶將以講解而偷朝夕之安耶將未忘中興之計而猶有意於堯舜三代之治也若曰偷朝夕之安則齊陳之禍可以懼矣孟子之言可以儆矣若曰未忘中興而有意於太平之治也則臣不知其未忘者

何策而有意者何議也臣但見今日出令日申明條
法而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不知天
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否耶抑亦深詠密議天下不
可得而見耶臣甚懼焉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
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畧何曾知其必亂王導辟王述
爲掾既見首問米價君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今
日之施得無與談常事問米價者類耶夫無服出憂
有暇則休天下之事百變如雲萬轉如輪一旦敵人
又動則又曰無暇臣不知郊紀[illegible]教化期政之具
所以開中興起太平者何[illegibl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WAN, R.O.C.

岸隘則有畔今欲治而莅無畔岸臣欲不懼得乎

楊萬里又上奏孝宗

萬里又奏曰臣何以知人多而不任責人之情固有所欣有所憚宅清顯而享豐腴此其欣也應紛擾而當危難此其憚也天子者執天下之所欣以招天下豈以苟悅天下之私哉捐之以所欣蓋將屬之以所憚而今之士大夫自許以勇於所憚以邀其所欣既得其所欣則避其所憚無事之時服章煌煌步武虛徐天子出而臨之雖虞之野無遺賢周之濟濟多士未足喻也然寺監者曰吾曷不臺省也郎曹者曰吾

曷不侍從也侍從者曰吾曷不宰執也宰執者曰吾曷不二十四考中書也階陛俾以進名曰捷徑挾諂曲以進名曰稱旨擯黨以進則名曰客聚斂以進則名曰才朝攘夕爭患失而憂不得一何勇也至朝廷卒然有一意外之事天子呼其人而問之則曰臣何足以知之又呼其人而委之則曰臣何足以奉明詔貪者求免事而不求免官長者求免官以遠避其事又何怯也惟其勇於彼是以怯於此而朝廷不悟也

王十朋上奏孝宗時著作郎王十朋上奏曰厥今天下之弊安在哉在乎中外小大之臣各居其官而不知其職而其官食其祿因循苟且曠職不脩欲望政事之革治道之興可乎臣請言其大者夫進退百官者大臣之職也獻納論思者侍從之職也爲天子之耳目正朝廷之紀綱者臺諫之職也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莫不各有其職焉比年以來爲大臣者果能盡進退百官之職乎臣見其進百官不見其退百官也今日召某人赴行在明日除某人爲某官是固能進百官矣其所進者未必皆賢才率一二歲或半歲或踰月類皆遷之初不問其職事之脩與否耶其或有

罪必待臺諫論列然後從而黜之或人主之意有所不悅則諭之使去而大臣未嘗自退百官居進賢退不肖之職而所進者未必皆賢其不肖者又不能自退之臣知其故矣是已欲收恩而不敢任怨也先正王曾有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爲大臣而不敢退不肖寧不媿王曾之言乎此大臣失職也爲侍從者又果能盡獻納論思之職乎臣見其各司其局而未聞獻納論思也熙寧初司馬光以論新法不從力辭副樞之命神宗曰樞密兵事也不當以他事辭光曰臣未受命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是則居侍從者事皆可言是謂獻納掌封駁爲尚書侍郎者又不止於給事中者不止於封駁爲尚書侍郎者又不止於各事以獻納論思爲越職寧不媿司馬光之言乎此侍董六官之屬也今之居是官者以各司其局爲了官從之失職也爲臺諫者又果能盡其所以爲耳目正紀綱之職乎臣聞歐陽脩有言曰天子曰是諫官曰非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又聞蘇軾之言曰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今之爲臺諫者果能爭是非於殿陛之前如脩之言否乎又果能批人主逆鱗而使之改容如軾之言

否乎臣往歲備員館職竊聞臺諫有論事不行者而同列不爲之助乃曰我自有體又有緘默不言者聞侍從百官言時事則怒而逐之臺諫之職果如是乎祖宗時臺諫論事或一章不從至于十餘章而未嘗但已言苟不行則繼之以去趙抃爲御史言陳升之不當除樞副凡十有六章於是乞郡而得廣司馬光爲諫臣論刺義勇及乞降黜凡十有三章今之論事者或一再不從遂不敢復言寧不媿光抃等乎此臺諫之失職也至若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其失職之弊有不勝言者臣竊謂欲盡革今日之

宜首詔大臣脩進賢退不肖之職次之倚從[illegible]

執事執爲賢爲才拔其尤者一二人而斥退之外之監司愚爲不肖亦取其尤者一二人而進用之執[illegible]

郡守執爲賢才而稱職者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之於朝執爲愚不肖而爲民害者亦取其尤之一二而寘之於罪詔下旬日之間必責大臣以進賢退不肖而必欲其當如是則進一二人而中外莫不勸退一二人而中外莫不懼是則大臣之職舉矣於是又詔侍從宜脩獻納論思之職凡朝廷闕失知無不言而不止於各司其局又詔爲臺諫者宜盡所以爲耳目

正紀綱之職拾遺補過糾肅官邪凡有論列不可但已宜以祖宗臺諫爲法而痛革前日緘默不言之弊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陛下不可以不知一曰任賢二曰納諫三曰賞罰

虞儔上奏孝宗

太學博士虞儔上奏曰臣聞興一代之治者必有一定之體大體既定則謀議施設皆出於一雖用力有淺深見效有遲速未有爲之而不成者也何則大體所在一定而不易其爲術也要其於事也周不悖之人所以力行者有常度而其羣下亦皆識所趨向以趨事赴功是故用一日之力則有一日之效用一歲之力則有一歲之效鄭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然則思而後行行而不出於所思之外有始而有終者皆農之所謂畔也若定體之不先立泛然莫知其所適從朝質而暮文忽寬而驟猛上失常行之要下迷趨向之方徒見其端緒愈多日不暇給用力不專勞而寡效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臣故曰興一代之治必有一定之體者此之謂也三代遠矣請以漢唐論之漢興承秦人奮敝之弊

而民背本趨末於是文帝躬行節儉以移風俗惜百金之產罷露臺之費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及至宣帝興自民間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宰相已下各奉職而進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是以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號稱中興唐貞觀初有上書欲人主獨運威權不委臣下又欲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太宗皆不之聽一聞魏徵徵仁義之說則確意行之雖封德彝刑罰之言莫之能惑不數載間遂致太平外戶不閉行旅不賫糧緘寶會長皆襲衣冠太宗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故後世言治者漢孝文宣唐孝太宗以臣觀之蓋其卽位之始圖治之初惟能深識乎大體之所在或以節儉或以厲精或以仁義盡心力而爲之悉皆馴致而有效臣故曰大體旣定雖用力有淺深見效有遲速未有爲之而不成者此之謂也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履至尊之位方且博采群下之議以興起一代之治功臣恐人各有心所見不同談道德者失之迂論刑名者失之刻樂因循者重改作慕功名者好生事甚高則難行少卑則近陋雜然並進初無一定之體苟朝以

一人之說爲然而用之暮以一人之說爲否而罷之朝以其事爲是而行之暮以其事爲非而廢之事無定論人無常責雖陛下勤勞於上羣臣奔走於下終無益也臣願陛下明詔二三大臣審天下之勢制當世之宜講明治體取其規模先定有斷然不可易者然後良法美意大綱小紀本數末度次第而施行之上以道揆下以法守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矣以之富民以之强兵以之安中國以之禦四夷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哉惟陛下留神

林栗上奏孝宗

孝宗時屯田員外林栗言宜寶文閣知湖州又奏曰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喻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瘭非徒瘭也又苦跌盭又類辟且病痱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爲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庸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忿則默間有反以詰臣即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爲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在內眞氣內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時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尚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瘵人之不忌起奚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市道庸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蕩熨鍼石雜然並進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血氣盛者易治蓋眞氣與邪氣相敵眞氣盛則邪氣衰眞氣行則邪氣去然眞氣不充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

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肌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眞氣之存者日以耗匹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編謂賈誼復生爲陛下言無以易此

朱熹上封事

孝宗時朱熹直寶文閣上封事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

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
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
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
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
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
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榮身固寵爲術則宰
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
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
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
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
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
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
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
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
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
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
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
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
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
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

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無將
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
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
聖明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
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
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
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
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
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
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
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
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
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
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
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
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
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
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
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

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
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
羣議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
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
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
苟非斷自聖志灑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救之使
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
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
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賈誼
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
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
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
天下幸甚

宋寧宗

任伯起上奏寧宗曰臣聞華天下之獘
者不可無任怨之人亦不可不保全任怨之人夫天
下之獘皆起於人情之私今也因其獘而革之必有
拂夫人情者矣拂乎人情怨之所聚也怨之所聚禍
之所基也人之常情鮮不懼禍往往熟視天下之獘
逡巡退避而莫之革是豈果無任怨之人哉蓋在上

之人不能保全之勢使然耳臣故曰革天下之弊者不可無任怨之人亦不可不保全任怨之人者此之謂也昔者西漢諸侯彊大至景帝時有臣晁錯始議削地諸侯讙譁錯曰不如是則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及七國稱兵以錯藉口袁盎之言一入東市之誅即行此議者所以哀錯爲漢任怨且憾景帝不能保全之也然則有國家者誠得錯等而用之天下之弊何患其不能革乎臣請言今日之弊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曰冗吏四曰恩賞太濫五曰費用太廣古者官有常員員有常數昔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今官誥院所出誥命歲以萬計銓曹一官之闕率五六人共守之況入仕之塗日雜僥倖之門日啓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省者無任怨之人故也古者兵貴其精不貴其多周世宗嘗曰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且健懦不分衆何以勸乃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之故士卒精強征伐四方所向皆捷今內而三衙外而諸路老弱疲惰虛費衣糧者甚多武勇壯健可備緩急者甚少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汰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朝廷嘗議減吏額矣何爲至今而莫

之果行也蓋其連蔓根株交通關節張皇事勢胥動以浮言因循姑息以至于此不惟以有限之財養無用之人又且姦蠹日滋賄賂成市漢司馬遷有言刻木爲吏議不對蓋疾之也而況寔繁有徒乎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減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昔唐蔣伸言於宣宗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倖宣宗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倖者多亂亦不難近年以來人思苟得每國家講一典禮行一慶霈莫不過生倖覬皆有取必于上之心曰是則有例得之不以爲恩不得則以爲怨是豈無可以痛抑之者乎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抑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昔唐鄭覃有言凡金銀幣帛出自蒼生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過沾賜與縱內藏有餘亦當節儉勿容易而散之則四方有事得以支備免令重斂百姓朝廷近年支用日廣一日之間濫費不可勝計是豈無可以痛節之者乎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節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此五者之弊坐視而不革臣不知更數年之後陛下其何以立國然則講究條具不恤羣議而痛革之二三大臣不得不任其怨然則委信不疑力排羣議而保全之則在陛下而已昔在仁宗朝

嘗議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始士大夫相顧以爲必致怨謗莫敢以身任之者惟韓琦富弼得君之專毅然不顧成法一立至今賴之臣願陛下以仁宗爲法二三大臣以韓琦富弼爲法則何獘之不革天下幸甚

楊簡上奏寧宗

寧宗時秘書省著作郎楊簡上奏曰臣請爲陛下敷陳三代之道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羣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由此道而行有治無亂有安無危有利無害此萬古斷斷乎不可易之理而自漢以來大率本以覇王道雜之大所謂王道者道也純乎義者也所謂覇者非道也雜乎利者也利害動乎前覇者不知道故不知道中之大利不知道中之味惟苟目前遺患在後故自漢而下治日少亂日多所以亂者本以覇故也所以畧治者王道雜之故也小失乎道則小亂大失乎道則大亂今夫里巷羣居其情狀大可見其相與忠信正直則彼必服相與不忠不信不正不

直則彼必不服苟不合乎道雖惠利之而雖感恩退有後言其心終不能服十事九合乎道人服其九亦不服其一雖微不合乎道人亦微不服甚矣夫此道之靈也甚矣夫此心之靈也此心卽道故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人心也此心無體狀虛明無際畔惟起乎意則失之故孔子曰毋意禹曰安汝止明此心本靜止惟安之勿起而已至哉聖言此心虛明如水如鑑如日如月無思無爲而無所不照賢否是是非非自無差亂苟起意測之反昏反差夫意不可以微起而況於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有所作好焉則差有所作惡焉則差凡起思爲之心雖皆差所差少者其害少所差多者其害多又有我雖微不安于心似未害而天下乃以爲大不可者然則其大小多少亦難于定惟不起乎意如水如鑑如日月則能照知蓋三才共由此道有不由焉則天心之所不與鬼神之所不與天下之所不與而欲免禍患良難不見于今必見于後用此以觀自古以來治亂安危利害之應如影之隨形響之隨聲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夫德非有奇

謀祕計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衆星之共北辰此道之靈應如此士大夫觀此往往大疑而臣深信其如此願陛下卽此虛明不起乎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無所不照賢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卽三王之道卽堯舜之道卽天地之道願陛下毋安于漢唐規模臣盡心于此數十年矣見此甚明信此甚篤願陛下毋謙遜臣不勝切實惓惓之請

李鳴復上奏理宗

宋理宗時李鳴復奏曰臣嘗讀書見周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至作書以告之稱小子旦者二稱君奭者四無非寓其懇摯之意達其懇切之情謂有殷多歷年所則由伊尹至甘盤原其所以爲殷之輔者凡七謂文王能集大命則由虢叔至南宮适推其所以爲周之佐者凡五日若游大川曁汝奭其濟所以望召公者惟懼其不至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所以勉召公者惟恐其不盡不說者在奭開釋其疑而使之說者在旦嗚呼此周之所由盛歟且夫大廈之建非一木之能支大器之安豈一力之能置使當輔處中者先有迭相疑忌之私則見之施設注措必

有齟齬而不遂者周家忠厚之治著於分陝歌於二南傳而至於歷世三十歷年八百寔自二相成之此可爲萬世法也陛下總攬權綱舉數十年久廢之典並建二相竊窺廟謨雄斷意者見夫更化已久而治效未著欲使謀王體斷國論者各得展盡底裏相與協濟耳爲二臣者其何以仰酬聖意臣嘗妄謂鄭清之有宰相之度而才不足喬行簡有宰相之才而力不逮合二長以共成事功其庶幾乎然臣竊有憂焉蓋自後世克已之學不明而執要權者皆不免私情之徇權合而爲一則過於自用而同列不得以行其忠權分而爲二則終於相忌而小人因得以乘其危浚鼎並命間隙忽開蚌鷸相持卒墮檜手此分任之獎也權檜獨相虐焰薰灼忠臣義士飲氣吞聲此專任之弊也今天下可謂多事矣合衆人之智以爲智無衆人之勇以爲勇猶懼不給顧可二三其德哉臣願陛下下臣此疏宣諭二大臣以周召爲法以浚鼎爲戒毋使復有如檜者持刺虎之術以售其姦不勝宗社之幸生靈之幸

李鳴復又上奏理宗

鳴復又奏曰何謂大權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是也昔

之英君誼辟未有不自執其權而可以有爲於世者然天下之大事物之衆豈一人之智力所能酬應哉言之在人行之在我其利害之所關繫特在乎斷與不斷耳執狐疑之心者來讒慝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孝元優游不斷故政出多門而漢之業以衰光武赳赳雄斷故權綱總攬而漢之祚以復有天下者可以鑒矣陛下日親經幄閱天下之義理已多日御路朝更天下之事變已熟亦嘗窺觀前古理亂之原乎自古兆亂之端有四而弭亂之本有一強臣擅兵朋黨交扇外戚預政中常侍用事所以兆亂也操縱予奪一出于我慶賞刑威不移於人所以弭亂也重其任使戴吾之德收其權使畏吾之威則強臣無擅兵之患矣休有容者任之而勿貳截截善諞者去之而勿疑則朋黨無交扇之患矣公議不以私情奪公器不以私恩授則外戚無預政之患矣腹心以之託君子法制以之繩小人則中常侍無用事之患矣陛下信能行此使天下大權一歸於人主天下大政盡出於中書則紀綱脩明法度峻整天下事尚安有不可爲之理哉此要務也陛下當謹其微臣敢以是爲陛下勸若夫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係

焉有是實才斯有是實政脉絡相通不容以二觀也
陛下即位十有四年矣天下有望治之心而無平治
之實則所以爲陛下用者不能不負陛下也寶紹之
始柄臣專國鉗天下之口而奪之氣故相與附和而
一時之才病於諫端平以來朝廷更化鼓天下之氣
而使之伸故談辯風生而一時之才又傷於激諫固
非盛世事也激而不止豈國家之福哉臣曩在臺端
嘗慮及此故於對請之初首以致中和建皇極之說
進今雖敷載而此風猶未靜也非特不靜而草茅之
士又風其焰而烈之此何異南北部互相譏揣三君
八俊八及之共相標榜其不成黨錮之禍者兩
諫之久既變而爲矯激矯激之窮又浸入于浮虛曰
吾言不售吾志不行但有去而已矣嗟夫同舟遇風
胡越相救生此王國去將安之曾謂少無宦情不預
世事果可免排墻之禍乎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學自
孔氏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乎舜命九官同寅協恭
不聞其以矯激爲事周分六職敬爾有官不見其以
引遁爲高泰和在唐虞成周可謂萬世法也陛下誠
能詢四岳闢四門如舜言焉必責之以底厥績行焉
必要之以成厥功考其幽明加以黜陟則實才不患

其不著以八柄馭羣臣如周邦國都鄙各謹攸司月要日成各共乃職歲終而小廢置三歲而大誅賞則實政不憂其不舉不然虛名者用而不察其所辦者何事空言者進而不計其所成者何績以此致治未見其能治也

牟子才轉對

理宗時牟子才爲秘書少監兼直舍人院又轉對曰臣待罪蓬山輪當轉對謹抒短見少效樸忠臣聞治天下之煩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四海之廣萬民之衆屬而治之者君與相而已必欲事事親之力亦不足矣故選擇忠賢以爲輔相而不分其權者人主之職也蔽以進人才布滿中外而不侵其官者宰相之職也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既得舜禹皐陶矣所謂庶政百度則命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分任之未嘗裁之以獨見也故賡歌之末專以元首叢脞爲戒蓋君道無爲才侵臣職便爲叢脞此喜起之後繼之以叢脞之言可謂得人君之體矣後世不知人君之體固自如此有所謂獨運萬幾之說以爲不如是則權勢下移太阿倒植權非人主所得操矣不思得宰相以進退百官即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進退百官也得宰相以折衝禦侮即吾之折衝禦侮也得宰相以綜理政事即吾之綜理政事也使宰相得人足以任事則萬幾理而君不勞君不勞則從容暇逸思其關宗社之大者而所見高矣不知出此幸聯愛欲之根紛糾事爲之末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無所事乎道德也而智力有時而不能運謂權利足以馳走羣衆無所事乎誠信也而權利有時而不可驅謂材能足以興起事功無所事乎經術也而材能有時而不足恃是獨運萬幾之說非人君之所當事也昔冉有退朝孔子問其何晏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以吾其與聞之說者譏冉有以事爲政又以明大夫之職當與政不與事也夫爲大臣而以庶事必躬親而行之則於大政必有偏而不起之處矣故太宗謂房杜以廣求賢人隨才授任爲宰相之職而詞訟細務則以爲當屬之左右丞陳平對文帝以佐天子理陰陽爲宰相之事而獄訟錢穀則以爲當問廷尉內史是宰相之體不可輕也後世不知宰相之職固自如此有所謂下行有司之說以爲不如是則事功不舉精采不揚政非宰相所宜爲矣不思中書之屬曰舍人門下之屬曰給事尚書

之屬曰尚書侍郎二十四司莫非事也使三省之屬各得其人則庶事理而相不勞相不勞則雍門開暇思其關國體之大者而所見遠矣不知出此而寔淺之是圖瑣碎之是務謂精神可以牢籠庶務無所事乎簡要也而精神有時而不能運謂智力可以灼知衆事無所事乎仁義也而智力有時而不能周謂權數足以駕馭羣情無所事乎正大也而權數有時而不能久是下行有司之說非宰相者之所屑爲也

洪咨夔上理宗疏

理宗時監察御史洪咨夔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畧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

而圖方來以仰稱厲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

文天祥對策

文天祥對策曰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爲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曰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閼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敕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禽縁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郡星日燭幽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

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帥躐
級閫職超遷亦以貴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贓湔洗
上勞漁汗而選人通籍姦胥逭刑亦以鑽刺而拜寵
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關訟皂隸猥賤之干求悉達
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機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
臣幾於爲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爲奉行文書之
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
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
進言者猶以事當間出睿斷爲說嗚呼此亦韓絳告
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
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絳告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行
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絳何說也奈何後
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
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
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
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
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脈
日頹靡所以光明而張
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
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

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鶻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極守忠之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横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覿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汙山藪藏疾天下於是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所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予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瑞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來和事之譏臺吏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脩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

日橫爲疑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意也弼傾身下
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
知弼之意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
間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
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
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
者悉召之于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
欲吐陛下悵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
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以
爲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耳
使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遽食道之報耳果
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
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
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邈焉未
有際耶

牟滐上奏理宗

理宗時牟滐上奏曰抑臣聞之迹疎而言親者危地
遠而意忠者忤臣之蹤跡可謂疎遠臣之寸心實抱

樸忠惟陛下垂聽焉臣嘗讀孟子至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乃知自古天下未嘗無亂更一亂則必有人焉出而治之此蓋天地生生不息之機脈絡未嘗間斷洪水之後有夷狄天不生周公則無以爲生民除害春秋之後有戰國天不生孟子則無以爲生民立心禹之後有周公孔子之後有孟子亂不終於亂而歸於治人也亦天也然人皆知夷狄之爲中國害而不知人心之害甚於夷狄蓋夷狄雖能爲害於一時而人心天理終不可泯沒良心壞則失其所以爲人而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陛下高爵厚祿以待大夫望其盡心體國也而中外大小之臣不能陛下之心而各自以其心爲心人心陷溺一至于此陳蕃所謂在朝羣臣如河中木汎汎東西耽祿畏禍曾謂清明之世儀鳳滿朝可容有此耶昔神宗皇帝諭富弼曰君臣須是上下相照盡忠盡節不得有隱弼拜於御座之前曰盡忠無隱只臣一員亦無益於事須是兩府大臣與至在廷臣僚人人盡忠無隱出於衆力方能成天下之務弼之言非今日士大夫之藥石耶今民心方危而易搖士氣難伸而易沮雖有衆多之君子不無窺伺之小人境外之事非臣所得

而知境內之事尚多未滿人意天下事變未易俄度萬一有出於聖君賢相智慮所不及者然後追咎賢者之不言而使小人得以藉口曰君子無益於人之國則國事愈不堪言矣此臣所以惓惓爲世道慮而豈惟微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元許衡上疏世祖

元世祖至元三年許衡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其一曰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尋之奪之進之

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戛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容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

鄭介夫上奏成宗

元成宗時鄭介夫上奏曰切謂釋道之教與夫子之道並立爲三不知釋道之所謂教者何事背棄君親毀滅綱常捨本逐末以此教人可乎明知其非而趨從愈廣蓋闢之者不針其病彼得以有辭謂世間無佛無仙不可也誠有之一言以蔽之曰無用耳於國無益於人無濟雖宗而事之將焉用之夫聖人之道不可一日無三綱五常之理不可一日缺百姓恃此以自存無此則不能以一朝居雖無佛可也無仙亦可也況彼二者之說不過竊聖道之緒餘耳夫子之所不屑爲彼方挾此以自高夫子豈不知佛之爲佛僊之爲僊以其不切於日用常行故未始言之昧者反謂佛能超世夫子不能免於世佛爲上一截事夫子爲下一截事故夫子之不及佛也噫爲是說者愚亦甚矣殊不知夫子正是上截事佛乃下截事耳季

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一章是三教是非之所由分也謂佛超世者以其入聖而不淪於鬼趣長生而不與俗同腐也謂聖人不免於世者以其猶未能脫然於鬼與死也其言固高矣不思天下百萬億蒼生豈能盡爲僊佛盡爲僊乎能超世者寧幾何人泝古及今或得一於千百中或閱數世而不得一焉正自不能免於世也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陰陽隔人之類滅久矣安得有所謂佛與仙耶邪夫子所以不言者蓋爲世道深長思也君臣父子夫婦人之大倫人稟天地之靈以生幼學壯行期爲世用於人之道未能了何暇問鬼於生之理未能知何暇問死能無忝於爲人能無負於此生然後反而求之可以免輪廻致不死耳非佛與仙爲下一截事乎況今之奉佛求仙者逐風吠影懵不知佛與仙謂何祖風法門云何如達摩面壁九年維摩不二法門止爲身計何嘗施禍福於人亦未嘗要人之敬奉後人爲之莊嚴懺誦扇惑愚民非佛之真性也張道陵遠處深山薩真人一瓢自隨厭與俗接何曾妄有希求於人人亦不敢輕有所與後來設立符籙醮禳誑取錢物非祖師之初意也今

見披禪衣者便拜爲佛見戴黃冠者即稽爲仙彼於
自身尚不克保何能及人乃欲賴之以祝聖躬之壽
考祈國祚之延長黎庶之安樂非大愚而何力排其
非反招恠怒指爲毀佛謗道幾若潦沐不可解者今
以出於祖師之口者解之則可釋然矣昔達摩自南
天竺來梁武帝詔至金陵問曰朕造寺捨經度生不
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人天小果有
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此語足以解求福田利
益者之惑陳搏隱華山宋太宗召至闕下延入宮中
與語使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
以授人乎對曰練養有術縱使白日升天何益於治
今聖上洞達古今深究治亂正是君臣合德致治之
時勤行修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語上喜甚斯言
可爲求神仙者之鑒愚宴之徒不知取法於此輒取
其無稽之論公卿士庶合情勤奉稍有怠慢懼禍目
前隨所愛欲無不聽從胡不思此輩妖妄上不足以
裨國政下不足以熙群生中不足以潤身屋竭有用
之財事此無用之物吾不知其何心尚論其祖風法
門數椽以庇風雨楊外視猶傳舍何假乎廣厦千間
琉璃萬尾一鉢以供晨夕身外皆爲長物何資乎千

倉萬箱前騶後從今天下大寺觀租入鉅萬徒衆千百饗用過於官藥積蓄侔於邦賦爲長老觀主者營求而得之椓題華麗珍具畢陳擁妓宴飲連宵浹旦佃客火工男女雜襲蠹政侵民無所不至經理營運結納官府不異於庶姓人家教門至此掃地盡矣若不少抑爲禍滋深殆有不可勝言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編補卷之三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歙　令旰姪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校正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法祖

宋劉光祖上聖範劄子

朱光宗時軍器少監兼權侍郎官劉光祖上聖子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範三臣觀自古興王之君必有輔弼之臣起而爲之謀太祖皇帝神武英畧運天下有餘智既受周禪卽其舊相范質等而用之不少疑焉蓋前古未之有也質等練習朝廷故事沉厚精審太祖初得大器則與之共持而守之人心不驚天下自定質相踰年奏疏曰宰相者以舉賢爲本職以掩善爲不忠呂餘慶趙普富有時才精通治道每因欵接備見公忠是宜受以台司俾申才用太祖嘉納其言後二年質等罷政遂相趙普於是大謀大慮普得參之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每勸以讀書普由是手不釋卷君臣之間講學求治汲汲如此普獨相凡十年沉毅果斷以天下爲已任故太祖嘗叱雷德驤曰鼎尚有耳趙普吾之社稷臣也其後凡再相太宗一日奏疏薦張齊賢曰昉微慮遠必資通變之才定難扶危宜退諂諛之輩卽今同僚共事無非謹畏清廉唯於獻替之時並執謙恭之禮稍存緘默寧濟急須張齊賢頃年特受聖知升於容地公私識者咸謂當才歲月未多出爲外任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

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齊賢如
當重委必立殊功於是太宗復召齊賢爲樞密
副使普之識慮深切蓋如此也當普之再相也
與呂蒙正並命而蒙正質厚寬簡不爲黨比遇
事敢言普甚推許之蒙正亦凡再相太宗太宗
嘗欲選人使剏方蒙正退以名上太宗不許他
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復不許他日又問益急
蒙正終不肯易其人太宗怒投其奏於地曰何
太執耶必爲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
下未諳其人欲用臣大欲用媚臣妻隨人主意以害國
事乃擿笏俛而拾其書於前之而下太宗復問
左右曰是翁氣量我不如已而卒用其人號爲
稱職方是時也太宗可謂得任相之道矣蒙正
後罷遂相呂端端持重識大體方奏事時同列
多異議太宗一日內出手札曰自今中書事必
經呂端參酌乃得奏聞其後真宗之立不爲王
繼恩等所變則端之力也夫祖宗時宰相之任
遇如此然趙普自樞密升宰輔出入三十餘年
未嘗爲其親屬求恩澤蒙正與端清淨寡欲號
稱賢相當時無議後世不議君臣之美兩盡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極此足以爲法也

聖範九臣聞天子者當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口使言以天下之心使思然後利害畢達休戚畢陳善善惡惡是是非非然後可以不亂太祖皇帝神聖豁達不自掩蓋初詔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刑獄寃濫百姓疾苦咸許采訪以聞仍須直言其事不在廣有牽引或事關急切則許非時詣閤上章此建隆三年詔也乾德四年又詔曰國家選用時才參掌邦計貨泉所聚職任尤繁所冀得人俾各陳

位勿侵官局之權而知無不爲共濟公家之務或綱條有所未正利害有所未明正期開善以相規安可不言而自守自今三司使所行事或未當本判官並應執詰所執理明而三司使不從則許面奏或事有已經敷奏獲旨施行而未通便亦許指陳若本判官避事不言許他部判官及逐路轉運使直具利害聞奏其或因而更改頗協便益並充課績若明知利害循嘿不言則殿罰隨之由是觀之太祖皇帝時直言得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爲訕上明辯是非不爲侵官所以盡事理而
宪下情也至太宗皇帝在位田錫以進諫爲已
任太宗以納諫爲盛德方錫爲盧多遜所不悅
出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也因入辭進封事論
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太宗賜詔答之
且云自今有所見聞無辭獻替其後復自相州
上疏言方今莞榷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鈐
旨稍頗復有未喻聖意之事三奏請可行之事
二其後又自睦州上疏曰近陛下有朝令夕改
之事由制勅初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駁者給
事中之過也陛下有捨近謀遠之事曰言所
爲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
闕之過也又曰加以時久升平天下混一致陛
下謂升平自得資陛下以功業自多日遷月移
浸成聖性左取右奉無非睿謀又曰臣下言之
則謂之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爲法令法令可簡
而不可使繁制度可久而不可屢變變易不定
是彰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
其後入爲知制誥復奏疏論邊事曰今之禦戎
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

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又曰前年出師命曹彬
以下欲取幽州自侯利用賀令圖之輩惑悞聖
聰陳畫謀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去年招致義軍
劉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
師旅而宰相不預聞今宰臣普三入中書再出
藩鎮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
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機畫此乃國家大體
君父至公又曰以臣所見小小公事不勞陛下
一一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爲子孫之遠圖則
在乎舉大畧求將相務帝王之大體也錫前後
所陳深切載在史冊足以彰太宗受言之美方
是時也太宗以補闕拾遺時多循默失建官本
意於是改爲左右司諫左右正言俾職業之是
脩期名實之相副其後右正言謝泌數奏章論
時政得失太宗嘉其忠盡擢左司諫賜金紫幷
錢三十萬泌一日得對便殿復面加賞激泌謝
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竭誠昔唐末有孟昭
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
亂太宗動容久之夫祖宗聖德豈羣臣之敢窺
而其樂受忠諫無一善之不録然則舍已從人

固堯舜之所以爲大也
聖範十臣嘗謂自古禍亂之萌有三而宗社之本
有一強臣擅兵外戚預政中常侍用事三者皆
前古禍亂之萌也付託神器厚重而深固一者
宗社之本也祖宗時寧其萌而培其本臣請得
歷言之太祖皇帝既誅李筠等一日召趙普問
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
戰鬬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
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
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
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
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
王審琦等皆太祖故人各典禁衛普乘間數言
之請授以他職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
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
御才恐不能制服其下苟不能制服其下則軍
伍間萬一有作亂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太
祖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喻以安危禍亂之
理明日皆稱疾請罷於是乃漸消藩方之權收
其精兵聚之京師國家二百餘年無強臣擅兵

之禍者由制之得其道故也杜太后聰明有智
度每與太祖參決大政杜審瓊太后之兄也與
其弟審肇審進家于常山太后無恙時審瓊嘗
入見置酒萬歲殿上太祖與太宗以元舅故皆
捧觴列拜稱壽其餘尊禮不過如此而已昭憲升
仕賜第京師其後特命審瓊代王繼勳軍職耳
未嘗及以政也國家二百餘年無外戚預政之
禍者亦由制之得其道故也太祖時左右內臣
不過五十餘員止令掌宮掖中事或不得已嘶
命而出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焉漢又
詔年三十以上聽養一子所以裁之者至矣至
太宗時王繼恩以平賊之功中書議欲以爲宣
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多矣不欲令宦官
干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
宰相懇言繼恩功大非此不足以賞太宗怒深
責宰相因別建宣政使名以授之先是通進銀
臺司隸樞密院凡內外覆奏文字必關二司然
後奏御外則內官及樞密吏掌之內則尚書內
省籍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莫得而糾察也

太宗始詔宣徽北院廳事爲通進銀臺司命向敏中張詠同知二司公事然則祖宗之良法美意所以杜中常侍用事之漸又如此也三者皆自古禍亂之萌而太祖太宗深思遠慮遏塞其源至於付託神器厚重而深固又足爲萬世之法且太祖藏誓書於金匱之事非漢唐之君所能及也至於太宗初置皇子侍讀其後又爲諸王及皇子府初置諮議翊善侍講等官以王適姚坦邢昺等十人爲之嘗謂宰相曰近有上章言及儲貳者國家宗社豈不在心朕於諸子常加訓勵今寮屬采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輿臺皂隸之輩並朕親選不欲令姦憸佞人在左右更待三五年後各漸成長朕於處駈必使得宜也其後以壽王爲皇太子喬維嶽楊礪爲諭德楊徽之畢士安爲庶子李至李沆爲賓客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拜動皆諮詢焉京師之人見太子者皆喜躍曰眞社稷之主也夫祖宗知天下之本在此察天下之禍在彼是以防微杜漸深計而極慮之也

經國

宋李綱上言高宗

宋高宗紹興五年李綱提舉西京崇福宮上言曰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治體安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而是非不明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治體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illegible]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illegible]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illegible]爭進議論狥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爲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爲奸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秪從竄逐其後士風遞相倣效顛倒是非變亂黑白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群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昌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

欲進身不嚴事實惟欲傷人大詈則大進小詆則小
遷渝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
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
不爲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
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
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
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
臣爲之辨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明於君
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鑱納論思之官
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
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
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
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
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
羞恥陸贄勸德宗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
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
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
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盆功以志
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循
建大厦堂室奥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

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益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爲之規摹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强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爲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騷擾勿太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扁鵲俞跗莫以爲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舛冗之前下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鬬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祐之猶之農夫盡其蔉蓑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稱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卽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符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

心卽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卽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雖變災以爲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又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修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糞土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

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陜財用可理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縱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堯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嫌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籥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爲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

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於等倫特以志廣材踈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圖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恧違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匆匆堯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爲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奬諭令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聽昔太宗謂魏鄭公爲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敷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況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塡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攄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

宗澤上奏高宗

建炎元年開封尹宗澤上奏曰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

直何用曲爲一黨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
何用憂爲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
行是欲致君於無過置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
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言所嚮迎
逢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
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在保寵下者不進便身營
議論甲陬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進便身營
營不能留心惻怛爲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
之基業爲可惜又不爲陛下[illegible]
[illegible]蒙塵沙漠翹翹溪望大[illegible]
[illegible]夕不魯陛

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爲賊虜所占今年寒食
未有祭享之地又不魯爲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根
本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魯爲陛下思
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西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
塗炭刼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
舟胥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
是一欲爲虜賊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先以津
置在南嗟乎爲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
愚忠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

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伏俟鼎鑊

趙元鎮上奏高宗

宋高宗建炎三年司諫趙元鎮上奏曰臣嘗謂天下有公論不可以力制不可以智勝由堯舜周孔以迄于今如權衡之設黑白之辨自一人之善惡至朝廷之賞罰一付於此則天下治矣國家凌遲衰弱之漸人皆謂夷狄之爲患其亦知有以致之乎以善惡是非之倒置公論久鬱而不明也其來遠矣禍胎至深固宜痛心疾首亟變而力新之如救焚溺唯恐不及如去惡草絶其本根使風教純一物情和會則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悔禍於我其或在是搢紳者間猶昧此或狃於術業之異或牽於恩舊之私陰有所懷巧爲沮遏忘乎大公至正之道而甘心於亡國喪家之術亦其人之不幸歟非特其人之不幸也宗廟社稷天下生民之不幸也靖康之初發蔡京之罪錄黨籍之家而議者則曰今邊事未息軍政未脩忽而不省乃復爲此不急之務建炎之初辨宣仁之謗復詞賦之科而議者又曰今二聖未還兩河未復置而不問乃復舉此迂濶之議其言一行姦計潛發遂使上皇

引咎哀痛之詔半爲空文淵聖紹復祖宗之言訖無
成効噫太平之治須太平而爲之抑亦爲之而後至
耶苟惑於其說如前所云則天下之事無時而可爲
雖善惡是非久鬱於公論者亦不得而措詞矣必欲
厭服人望得其歡心不亦難哉唐憲宗用皇甫鎛程
异爲相裴度論之曰可惜者淮西盪定河朔底寧承
宗歛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皇朝廷之力能制其命
哉但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德宗當奉天之難
問陸贄一時急務何者切在誅對以理亂之本蓋於
人心況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
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安可不審察群情同其欲惡
使德兆歸趍以靖邦家此誠當今之急務也以裴度
陸贄之才非不知高城深池堅甲利兵與夫折衝制
勝爲禦侮防患之策而納忠於君者其言如此誠知
弭亂之本歟陛下紹膺大統適茲多艱欲大有爲必
知其要念憲宗中興之業在處置之得宜察陸贄理
亂之言繫人心之向背凡祖宗之法復而未盡崇觀
之患染而未除以至進退賞罰苟當於人心而合乎
公論雖流離顛沛而因革可否不可一日而廢唯公
論著善惡明輿議攸歸士風不變則慕德向化心悅

而誠服之矣寧謂已往之事無益於今耶若夫積粟練兵之計攻守奇正之謀當責之有司而朝廷之上朝夕之所講明者正宜在此唯陛下不以踈濶而忽之

胡寅進萬言書

起居郎胡寅進萬言書曰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宗綱紀存則存綱紀亡則亡所繫如此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爲難盖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絶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已試無堪敗事顯著之小人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召之惟恐其不來其既至則用

之惟恐其不速混然雜進其黨必集所謂悔過用賢之意與陛下反正之初絶不侔矣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夷狄即將以汲引豪傑延致英雄而標的如此是猶邯行而求前北轅而適越爾夫以賢治不肖以不肖治賢此愚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知當今日否塞之氣充牧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夷虜非得希世異材上下內外選任交用恭何由復而否何由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

吳伸上書

宋高宗紹興五年布衣吳伸授虔州信豐縣主簿上書曰臣又見近年宰執之權太重遂使人主之威不震何以驗之臣聞天下里巷之談皆曰結知於人主者不若結知於宰相何哉今之宰執其所引援皆是故舊大則致身侍從次則鷹對改官不問人之賢否不究才之短長平日結交者雖貪婪巧佞之徒闒茸鄙薄之輩或居外補或致要途而素昧平生者雖抱伊周之才挾管晏之術功德加乎百姓聞望振于朝廷或棄遐方或沉下僚皆不得而進用矣陛下胡不試回聖慮深思其因自建炎已來身居獻畝憂及國

家自進讜言上結主知命之以官其人有幾如車千秋之驟進者有幾矣如馬周之任用者又有幾矣若曰言無所補何用命之以官若曰言有可用何爲置而不問爲復來天下之言爲文其官直言之人爲虛聲乎抑亦主知雖深而擘肘有人乎抑亦宰臣除吏如田蚡而陛下不得自任乎況一言之合于上心一言之窾于聖意必有大過人者若使之盡其所長施於有爲略試其難有功則進之無功則黜之亦足以見賞罰明而取與當矣今也採忠讜之論而命之以[illegible]官之外不復任用衒無達官爲之薦引必沉百僚之底是使孤寒無容之人特立獨行之士雖有忠義之心何緣自効雖有將相之才何由自試嗚呼隗始之事不可復見今以下僚贐言者之身正猶以爵祿餌天下之口臣恐爲夷狄所笑昔晉文公遊獵逐禽而遇農夫老父諫之以獵爲過文公受諫而歸告武子曰寡人遊獵失禽而得善言武子曰其人安在文公曰猶在澤武子曰取其言而棄其人者盜也文公使人迎而禮之古人之於聽言任用尤不忍忽君既知之臣亦助之今君既知之而助之如武子者誰歟況當天下離亂夷狄侵陵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王十朋上疏孝宗

宋孝宗時著作郎王十朋上疏曰臣聞國猶身也强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回天下雖謀之以智辨之以才必以氣爲之主然後大業以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盖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盖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盖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氣何在哉屢戰屢敗而不爲之屈率之易敗爲勝轉弱爲强者氣也蜀主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屢挫而終不爲曹操屈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斫案遂成帝王之伴吳蜀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覇有一方足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戰守之議閃然未決茲理固洞然易曉議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戰挫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荆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已買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强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强弱不均而和則强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謟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謟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大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矣陛下應天受禪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眞主既出恢復指日可期也陛下宜親御[illegible]漢文帝慨然發憤如唐憲宗撫巡六師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計況陛下之聖德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豐財陛下之英武可以定亂江淮有重臣以爲長城川陝有良將以爲爪牙亦何患事之不濟也不然宜因天設之險以爲城池與民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爲之索矣百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於嗣登太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與之乎西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

可復委之虎狼而使之耳心乎兒講和之後舉天下
唯虜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
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
可議守以養氣俟時伸乘機而投而已

陳亮上五論

孝宗時陳亮上五論其三執要曰臣竊惟陛下自踐
阼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
人無非出于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
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
爲人主之職本在于辨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
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illegible]

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illegible]
面奏獲旨差除即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
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繳之在門下
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
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端
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
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政事而皆
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
詳之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

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已也臣願陛下操其
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三省
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
維之法使權固在我不蹈曩日專權之患而怨有所
歸無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爲陛下願之也臣
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
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
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是朕出皆是則可有一
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其行之而
天下不以爲便則臺諫公言其[illegible]之爲易大哉王
言此百世人主之所當法而況於聖子神孫乎臣之
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政體者政之大體也
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總權之
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幸天下得操要之實而鑒好
詳之弊則天下雄偉英豪之士必有能奮然出力以
辦今日之事者矣臣不勝大願

又論正體曰臣聞君以仁爲體臣以忠爲體偏覆包
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故君
行恩而臣行令慶曆間杜衍輔政遇有內降輒封還
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

平初任守忠離間兩宮韓琦乘間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辭卽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惡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白寇準而下均欲戰章聖皇帝獨惻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欲深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微許其使呂夷簡堅以爲不可而塞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廬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任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銳意於有爲不顧浮議而群臣持祿固位多務收恩陛下慨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群臣動欲隨順圖塞谿壑使陛下孤立以主大計群臣安坐[illegible]臣之體乎臣願陛下擁[illegible]以德自護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憚小怨不辭大艱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嚴大臣之執守敵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異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此祖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爲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爲法天下有不足爲者矣

亮又上書

亮又上書曰陛下卽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

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
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
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
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塞清光而書生
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
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以平穩
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異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爲
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
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讐而不
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
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
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喻以爲義牢籠
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盖世而何
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
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
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
作者不使加私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
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

楊萬里上疏孝宗

孝宗時楊萬里上疏曰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

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爲也君有爲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益不爲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爲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遲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首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變而爲遲哉一朝之有爲必至於終身而不爲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爲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人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疎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領盖昔者晉文之圖霸也三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盖文公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爲者一也而子犯三遏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

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盒越王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爲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夫二臣者舉其君踊躍奮迅之氣而納之於抑鬱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盒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强兵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了此事不終朝爾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鋭於遣三將而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豈眞成藩鎮之禍者哉速於亡唐藩鎮亡之也德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而折也折而沮也使德宗至則豈不猶可爲也何遽至於晚年之姑息哉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鋭於任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制詆辱則甘其詆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至於亡唐宦官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

沮也使文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爲也何遽至於飲恨而沒哉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卽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剋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軺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牽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盖兆今日之和者荷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暗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爲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爲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卽位之初雖以堯舜爲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則倖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

沮於一折而虜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
生也唐之二君鑒可鑒矣人有永富而先急於作大
屋者屋未成而家已貧則他日一墻之頹一籬之缺
而不敢議於補葺夫一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
與屋固不同也勇於屋之大而怯於藩墻之細則其
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於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
事則爲之太息益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
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
失豫州敗於呂布又奔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荆楚之
間而無所於歸宜其備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
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
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而願効其
敗屐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而願効其
謀者也彼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
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
之豪傑以圖復祖宗之業而澡靖康之恥進則成混
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
汲汲以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以唐之
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絕望也

萬里又論國勢

萬里又論國勢曰臣聞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
天敗人盖國之所以廢興短長者天也而所以使其
廢興短長者非天也人也惟人爲能成天惟天亦能
敗人非天之敗人也人實恃天以自敗而天亦不能
如之何也且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古之國盖有至
弱而存有至強而亡者盖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遂滅
有三四十世七八百年而不絶者夫强者宜其不可
亡一再傳者皆艱難創業之君宜其不可滅而乃至
於滅亡何也弱者宜其朝不及夕傳世至於二三十
君之後大抵不驕則怠宜其無以自立而乃至於長
存又何也求之而無其形究之而無其端故曰天也
國一國也有昨廢而今興有既亡而復存君一君也
有朝弱而暮强有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乎哉故
夫善養身者能延既絶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既衰之
祚人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人也自堯舜禹湯文武
之爲國計與孔子孟子之徒爲世主言者大抵言人
多於天而言天寡於人則憂夫有國者之以天敗人
也臣竊觀天眷我國家已往之驗以卜方來之祚則
知商周歷年之數未足爲國家喻也臣盖喜而憂之
喜者天也而所憂者人也方逆虜爲靖康之役彼謂

天下無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依戴其舊君我是以有南京之立方逆虜爲維揚之役彼謂深入窮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効靈一隅千里我是以有海道之安方逆亮爲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江可以利涉也而千艘一炬虜酋授首我是以有江海之捷則天之維持仝安我國家者屢危而屢不危愈搖而愈不拔其眷何如也則國家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了了在人目中矣雖然天之所以人者盡矣而人之所以人者果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果不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臣獨怪夫赤白囊一兵不血則廟堂騷然而失措其所未有備其所未有兵募市人招武勇以爲臨時廟算之計講解之議一許則君臣欣然而相慶罷戎蒐卅師徹邊防息憂顧以享安逸無爲之樂既君臣厥然矣而邊塵又動也則騷然之色復見既廟堂騷然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爲者耶千金之家不幸而大盜爲之鄰前有父兄不戴天之讐而後有盡盜吾千金之產之意彼大盜者日夕聚惡少治兵刃伺間隙以圖我而未有以乘也則陽謂我曰吾與若爲好也所謂千金之主人者將遂毀藩墻投梃刃晏然盤樂飲酒而不爲之慮乎抑將外茹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好而陰益爲之備也嗟乎千金之子能不忘於盜而爲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於敵天下之憂復有大於此者乎則所謂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者臣所不敢知也益臣聞之古之敵國對壘而未有息肩之期者其處之大略有四一曰謀二曰備三曰應四曰隙何謂謀晝不甘食夜不安寢君臣日夜慼慼相顧以敵讐未滅爲大憂以天下未一爲大耻以宗廟社稷未有萬世不可亡之實爲大懼收召豪傑選馬勵兵深謀密計期於必取所謂臥榻之側豈容有鼾息雷鳴者太祖皇帝所以建一統之大業也何謂備謀人而羽翼未成也機會未至也釁隙未生也貞察不謀人也耶我不彼謀彼必我謀是故防之也務修政刑求人才深溝高壘積粟治兵恐懼儆戒常若一日而敵三至也夫是以屹然有不可犯之堅動則可以制人靜則可以不制於人爲客則可以百全爲主則可以萬全矣孫仲謀之所以走曹操也何謂應欲爲謀人而不能舉欲爲備人而不能勞政事紀綱守其常兵甲士馬因其舊其國不至於大治而亦不至於大亂敵不至則不慮其至敵至則徐應其至夫不慮其至而徐應其至者非有萬全之素也

盡於一決以幸一勝爾故其勝也幸也非計也宋文帝之所以支佛狸也何謂墮既不能謀又不能備既不能備又不能應苟於安而不知危伏於其中媮於樂而不知憂寓於其間狎於敵人之詐而不悟墮於敵人之計而不寤至於覆亡其國則曰天也吳之所以誤於越也謀人者其國興備人者其國安應人者其國必亡有國者可不深懼而謹擇於此四者乎臣竊觀朝廷今日之大計而深所未諭也謀耶備耶應耶墮耶蓋亦不出於應而已矣敵至而能應愈於不能應非不可也而未善也何則餒而始學稼渴而始浚井得爲善理家者乎且平居不爲萬全之策而緩急乃幸於一勝之功可以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臣懼朝廷今與虜人講解之後輕信其情而不防其詐也歷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至鴻溝之境一分而垓下之禍作此往事明也臣願朝廷深爲之備以待不測之警而後立國之大計臣得次第而歷陳之

其二曰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分裂之際者有所謂萬世之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國無兩存無兩亡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耳有能舉天下之二而一

之此萬世之業也畫地以相俟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既懲於一舉而折則萬世之業亦獨擾擾而未求所定豈成未有形而其發未有候也而數百年之業亦獨擾擾而未求所定豈發而未見所立則亦可謂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爲也非不爲也爲而不果也果則爲爲則能矣昔司馬晉內有王敦蘇峻之亂外有劉石之敵晉宜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左十葉之基劉宋之初譙縱梗蜀盧循逼都下而姚氏慕容氏拓跋氏滹中原宋宜不能乎宋也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祚晉宋之君何人哉使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在天下之全也至於七十里而興商百里而造周湯文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土也至於漢高帝一劒之外無餘物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爲國乎嗟乎以高光爲之能以無國爲有國也以湯文爲之能以一國爲天下也以晉宋爲之能以危國爲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爲之國哉亦存乎其人如何爾今也內無敦峻譙盧之猖獗外無劉石之英雄而獨當一未亡之金虜而又以全楚爲家吳越爲宮此

楚莊吳闔閭子胥種蠡之所以强霸用武之國也西控全蜀南擁荆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楊行密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而三江五湖繚其南北此古之六朝所恃以爲不拔而不可無得者也引巴蜀之饒濳江淮之粟市西戎之馬而號召荆楚奇材劒客之精銳此漢唐之所仰以爲資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惴焉不能以自存常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憂弱者也故曰非不能也能而不爲也非不爲也爲而不果也使聖天子一日斷自一心不惑群議卓然挈吾國而大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爲之不朽矣況數百年之業哉獨患乎因循頹墮忘其衰之所可惜而徒徙其敵之所可忌者而已矣盍吾之所不惜而吾所不惜則凡所可惜者無所往而惜無所往而惜者亡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而吾不示之以其所忌則凡所可忌者無所往而忌無所往而忌者寇之所從召也昔者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不思久長之計而苟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於秦地朝割而兵夕至盍六國之君臣其初以爲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亡乃自不惜尺寸

始非尺寸之地能亡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亡國則不止頃者虜人求唐鄧則與唐鄧求海泗則與海泗此何爲者耶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推之戶是得爲善禦寇者乎夫室垣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唐獻淮南而李景歷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忘其我之所可惜者也漢高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銳也以仁義之師乘暴秦之亡如此其易也以高帝自將而子房爲之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擊秦非宛之能重秦也能病漢也盖宛者漢之後顧之病也宛一下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遺一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歲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淮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一壘不置一率使寇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爲者耶議者猶曰是時虜之創痍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狠然有窺吾淮甸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儻復如前置淮於度外則天下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穹崖深林入者憑然而又罷游乎其前豹伏乎其左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罷與豹皆去而虎立於途人孰不操戈以制

之哉臧質壁盱眙而佛狸亟還劉仁瞻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徹其敵之所可忌也大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無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耶盍逾亮嘗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光堯之塞逾亮而塞虜之貪如蜀如荊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固嚴守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工而待淮凡淮之要害之地虜之所必攻者巨鎮如廬壽廣陵者則各撑一大將以一面而付之重兵至於其它州郡則多其壁壘而不可下壁壘多則寇有幸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以君要則沿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常山之蛇者此也盍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噫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盡召江北之諸將以朝正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來皆

敗以待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虢也淮者江之虞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然臣恐未可以一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若夫江者紀涉所謂備之不過數處直差易爾是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而況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爲空曠也使吾不有而虜有之彼又爲空曠耶彼將居而耕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爲而敵尚何可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又誤人之江者也且吳人者欲淮而不得也非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吳人之所無而又可棄吾之所有耶臣是以流涕而極言至此

其三曰臣聞有爲者必爲其全何謂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夫爲國者何嚮非福何擇非利而曰不福其福不利其利何也非不福其福也不福其禍

中之福也非不利其利也不利其害中之利也夫何故貴乎福者貴其福而無禍貴乎利者貴其利而無害曰福焉而禍之所寄曰利焉而害之所藏是無福賢於福而不利賢於利也故曰有爲者必爲其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今夫徑寸之珠潛於驪龍之頷而襲於萬仞之淵人將語我曰珠可得也其信者智乎其不信者智乎宜若信之者之智也殊不知身與珠孰重陸與淵孰安捐吾身而珠可得會不爲也況身可捐而珠不可得耶今士子之中原吾之舊物可取而不可棄雖快矣

而爲國計則未也策今者不以今而以古料後者不以後而以今古者今之鏡也今者後之柢也盍觀之東晉乎盍嘗有幽幷矣至王浚劉琨亡而幽幷亦亡又嘗有河南矣至祖逖亡而河南亦亡非數子之死而始亡幽幷河南也數子之未死而幽幷河南已亡矣盍其存者名也其亡者實也盍觀之劉宋乎盍嘗得關中矣至高祖還而失關中又嘗得淮北矣至明帝討之敗而失淮北非高祖之還明帝之敗而始失關中淮北也高祖之未還明帝之未敗而關中淮北已失矣盍其得者名也其失者實也聞之曰雖鞭

之長不及馬腹何則功視時爲成毀時視天爲盈虛天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之所至功亦至焉未聞時先天而得功先時而就者也是故天與時相違則以劉葛之雄傑孰視孱弱之曹丕靖康之初金虜之壯歸也河北嘗爲吾有矣紹興之間金虜割地見還也河南長安嘗爲吾有矣逆亮之寇也海泗唐鄧又嘗爲吾有矣有則有矣而卒不有焉何也時也非時也天也然則古之舉亦足以爲後之規矣是故爲今之戀今之事亦足以爲後之規矣是故爲今之計和不如戰戰不如守和則懈戰則力故曰和不如戰戰則始守則全故曰戰不如守昔吳大帝時諸將各欲立功多陳便宜帝以問顧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欲邀功名非爲國也苟不足以損敵所不宜聽蜀將姜維每欲大舉伐魏費禕曰吾等不如諸葛丞相丞相猶不能定中原不如保國治民無決成敗於一舉墜乎吳其以雍爲懦而蜀其以維爲壯矣雖然未見其害雍信懦而維信壯也及諸葛恪以輕動無功而民怨姜維屢出黷武而國亡則顧雍費禕之言猶信噫宋德當天下世萬億虜罪稽天亡不及

夕不待智者而後喻也然日有中昃月有盈缺天之道也而況國乎天之於我國家盖必有時矣可以俟不可以躁盖聖人之於時所不能不能者二曰去曰來所能者二曰待曰乘臣願朝廷盡人事以周其待待其來而決其乘不以小利而輕試吾之大技不以小鈍而中怠吾之大計則中興之全功不在今日在何日耶燕嘗欲圖苻堅慕容農曰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金虜之强不過苻堅其君臣萬萬不及堅朝廷盍少待哉

王質上奏孝宗

宋孝宗時王質奏曰臣嘗論之夫人之爲國和至不能不喜喜至不能不懼惟其當釋害之際喜而不示其喜之形懼而不露其懼之迹故其虛實不可得而窺而淺深不可得而測何慮之素定故不搖養之素厚故不驚彼其輕喜而屢懼者皆慮之不定養之不厚故容卒迫懼之中利得以怵而動害得以脅而遷噬夫天下之變生於有間而可入善爲國者深藏其喜懼之端補綴縫隙以自祕其肺腑使人操之而莫能抵其淵叩之而莫能揣其鑰窮搜曲覽而莫能得其要領當是之時雖有强隣悍敵亦且逡巡

退縮而不敢措意於我臣觀自古謀人之國既先誘之以利又陽之以害夫誘之以利而陽之以害所以尋其間也或者不能開其尋之路而開其入之門喜懼之情洋溢於內而表暴於外故隳其計而不知此何異溥人而授之以手足盜在門而自啓其鍵也其亦可謂大惑矣金昔者秦人欲以十五城而易趙璧趙人雖貪於尋璧而喜於得城璧先入而城不割則秦皇攜璧以歸夫秦人以[illegible]侯而宇天下其志豈在璧[illegible]則秦人固已知其[illegible]

而不忌盍知其無能爲也楚子伐宋而宋不服令其師曰入築室反耕也哉何者越千里以伐人而强晉蠆蠆然又有欲動之勢形孤而心搖必不能久矣而華元不得其情震悼慄慄奔走求盟若不可以終日此其勢不得不折而歸楚是二國者其初未嘗有致弱之形而不能自窒其間以至於顛沛而不可自立故臣嘗以爲善謀國者尋其間而善爲國者窒其間近者傳壯朝欲歸河南之地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至於動色相慶已而聞壯朝欲遷汴京之都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錯愕而莫知

所爲夫河南之歸沐京之遷此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何者古之棄地有三或不能有而棄或無所得而棄或交相易而棄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河南之不歸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利誘我而試其喜不喜也古之遷都有三或以兵火殘斃而遷或以隣敵窺伺而遷或以形勢迫隘而遷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沐京之不遷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害竭我而試其懼不懼也此正當今宰輔之時而喜懼之形烏可輕出哉臣讀東晉謝安傳而詳其處利害之際至於苻堅之寇而不爲懼謝玄之勝而不爲喜未嘗不咨嗟嘆息以爲後世君子之莫及而推原其故則蓋本於慮之素定而養之素厚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惑夫天下之事緣飾之則以文雅而鎮壓之則以器局就二者而輕重之寧不足於文雅而器局之君子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

范成大上疏孝宗

宋孝宗時知處州范成大上疏曰臣聞自古建功業者必有一定之規摹規摹既定則以其力之所能及者日夜淬厲以赴之而不可分其力於規摹之外所

謂力者有三一曰國力寸陰是也二曰國力資用是也三曰人力思慮智術之所及者是也世事無窮而三力有限豈可分之於不急之地哉臣雖疵賤去國未久固嘗仰窺陛下神謨聖策將大有爲竊計復古之心規摹已定然而風俗宴安期會倥傯稽古禮文之事太繁承平虛費之習未盡日力窮於不急之務國力耗於不急之役皆非所以副陛下規摹之所欲爲者非曠然大有以損益之恐不免於志勤道遠之歎願陛下與共政之臣自治三力專用之所欲爲之地凡規摹之外一切稍緩俟大欲既濟復之未晚昔越勾踐未得志也蚤朝宴罷非謀吳之策則不講自古能用三力無出其右者故功業卓然此雖陳迹可以驗今臣故併以爲陛下獻

魏了翁上疏理宗

魏了翁上疏曰臣聞之朱熹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必易知凡陰必柔柔則暗暗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臣嘗以是爲察言觀人之鑒而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如謂人事有失則天象譴告者此正論

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說也謂憲章法度所當遵守者正論也謂祖宗不足法者邪說也謂丁寧懇惻可以感動人心者正論也謂失在推誠者邪說也謂正人端士可以扶持元氣者正論也謂賣直沽名者邪說也謂政令之行當務廣謀博訪者正論也謂徒亂人意者邪說也謂事變之來當防微杜漸者正論也謂亟當禁戢者邪說也謂每旦視朝孜孜訪問者正論也謂尊嚴淵嘿使人不可窺測者邪說也謂勤恤民隱哀矜庶獄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使民莫敢慢易者邪說也謂親師講學以立政本者正論也謂俗儒不達時宜好古是今非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宜急於內修者正論也謂虜無能爲陰陽開則爲春夏高明而發大抵正論爲陽邪說爲陰陽則爲秋冬寒晦而斂達陰闔則爲秋冬寒晦而斂藏臣願陛下以臣前所陳未喻六條行之以明白洞達爲目前補偏救弊之策以後所陳邪正二端察之於繚繞回互爲自今考言觀人之要則取捨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惟陛下汲汲圖之

洪舜俞進故事

洪舜俞進故事曰晉元帝建武元年置史官立太學

太興元年帝親雩初置建諫鼓謗木新作聽訟觀二年置博士員四年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帝親覽庶獄臣聞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先者事之所當急後者事之所當緩緩急先後不舛其序治道何患於不舉元帝承皇綱解紐之餘宜思興起國勢如拯溺救焚之急顧乃以安平之大體治危亡之壞證以守文之常度制應變之危機故近世論者謂此何等時而舉不急之務訟觀作矣胡不築將壇以拜淮陰太學興矣胡不立武舉以招汾陽親雩之禮行矣胡不屈尊而勞細柳將軍之員置矣胡不造攬船而命將軍諫鼓謗木設矣胡不修車馬備器械以圖修攘之治是非數端爲可略也典午綴斿胡羯扛鼎中原豪傑競起而逐鹿時之所急不在是也使當時內以經制國用爲實政而不以練衣爲僅足之規外以嚴飭兵備爲實功而不以玉帛爲苟安之晉其興乎厥今金甌雖無玷缺之虞玉關未有閉拒之策戰難於必勝守難於必固和難於必信而民力國計已俱至於窮不汲汲於豐財強兵先其所當急而論義理者多清談言政事者多細務拆裳補帶以爲丐折柳樊圃以爲固曆火積薪以爲安脫有意外

之警臣恐非雍容拱揖之所能辦也

郝經進議世祖

元世祖自將攻宋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郝經進議曰易文言傳謂元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盍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人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元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爲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蝼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爲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爲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

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奉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奉全龍德爲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馮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

仁民

周武王問太公

周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石介上言神宗

神宗熙寧間石介上言曰善爲天下者不視其治亂

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爲天下孰爲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恩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滔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强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寇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能亡國況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夷乎矧諸侯乎矧大臣乎憲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民雖匹夫也有奸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黃巢奸雄也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繫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誅秦豪傑矣夫黃巢因民之飢聚兵以擾天下奸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奸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金不可毀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君輕金不敢毀萬乘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爲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菅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忽哉

學校

宋歐陽脩上仁宗奏

宋仁宗嘉祐五年歐陽脩上奏曰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

而脩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群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盖以古今之體不同而設施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盖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弟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脩於身行於家達於隣里聞于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

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盖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鄉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煎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愼而有次第然後矯僞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墮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年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鄉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盖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士慮於急迫此設施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眞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脩德行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群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鄉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衆然

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衆聚於京師

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脩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脩其實事給以糇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

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脩身力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韓駒上高宗論

高宗時韓駒上論曰臣聞古之人其仁義充于內則文不期而自工是故讀易春秋則知周公仲尼之道爲閎深要眇矣此必然之符也有木於此枝披葉落而曰吾本根茂則天下莫之信士皆曰吾知行仁義而其言漫汗繁雜無一言當於理則其所謂仁義者亦無乃非其實乎陋儒之論其不可聽亦明矣臣請遂論詩文之弊昔者神宗皇帝既罷詞賦始立經義之科意以謂詞賦非古也而六經之作皆本於聖人學者如通其大義則其文章亦將漸復於三代今之學者既以講究道德發揮章句六經之旨亦皆明矣獨其文章未能復古後生小儒皆爲偶儷之詞漫汗之文纂錯以爲工繁雜以爲美昔李翺言六經之

文不拘於儷也詩曰夏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則不偶儷矣其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則偶儷矣惟晉宋之間始拘於偶儷故劉子元以謂可一言而足者必衍以爲二言可三句而成者必增以爲四句然而偶儷之作近世尤甚是以纂錯繁雜而漫汗不可考焉呼臣不知始變斯文之體者誰歟甚乎不仁者也臣竊用時從鄉先生問爲文大義鄉先生曰童子記之大畧如爲賦而無聲韻耳已而臣游壕屋視同列者果皆如此因退而嘆曰此爺孃神宗皇帝罷詞賦之意耶譬猶女工不欲作錦而壞其機退而相與刺繡夫錦之

與繡則固不同矣然其爲纂錯繁雜則一也幾之暇亦嘗取今進士之文觀之乎其偶儷漫汗三代有之乎六經有之乎陛下聖學淵奧博稽上古此固無逃於聖鑒矣夫文之偶儷始於東漢而詞之漫汗盛於東晉至其纂錯繁雜則又前世所未有也臣竊惟神宗皇帝罷詞賦立經義陛下崇學校以三代之風期天下之士而士止爲漢晉之文以待天子之選甚可羞也恭惟陛下奎文宸章超軼堯禹學者雖無以測知其萬一然而昭回之光固萬物之所仰睹也又近歲黜異端之後士非三代之書不讀誠可謂

知本矣其朝夕之所誦捨六經則孟軻楊雄莊周列禦寇之書而已六經何可及也然詩之道志書之述事尚當取爲法焉至於孟軻之醇楊雄之深莊周之辯列禦寇之不蘩皆囊之工文者所採取也今徒剽其語而不能學其文是獨何歟往者初立經義時王上陶風化以復渾灝之氣而次亦未能希王安石立言之萬一也豈不陋哉士方狃於素習見有不便便漫汗者則衆指爲異端而有司亦不敢取必若所云則是六經孟軻及王安石亦皆爲異端乎

之大弊也願下明詔使爲文者上窮六經之體中爲質中取孟軻諸子之作以爲支下如王安石義解之類以爲義至於漢晉之弊則使煩刮而深鉏之然後游於璧池之上不負吾聖天子教育矣

駒又上論

駒又上論曰臣聞儒者之患非獨其文之不振也學之不博抑又甚焉陛下既詔學者復古之文又當使之博學今之說者曰博溺心又曰絕學無憂此乃老子莊周絕俗之人剗心去智之說何可法焉自孔子

之聖而曰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我學不厭其宴居與門人應對之際諄諄以學爲言故問禮問樂問官名毋一物之不知如曰博溺心則肅愼之矢專車之骨巨魚萍實聖人亦安用之耶太祖皇帝尚欲盡令天下武夫讀書而況庠序之士秉筆操牘其號曰儒而所問輒不知曰是不足知也將誰欺乎古人之博學者臣亦不可偏舉矣今士專修夫子之道夫子既學矣其師慕者又莫如王安石臣聞安石於書無所不讀故其講解經傳訓釋文字雜取百家諸子之說以發明之誦其言而不知其所讀之書謂之盡得安石之學臣不信也往者安石初建經義時獨倡言道德性命之理此其意非以文章學問爲不足尚也以爲文章學問固儒者之本務如女子而事紃繡法吏而讀律令自當然爾今以爲不足尚而不務也是乃中人之情樂於閑佚而爲之說臣嘗游場屋間見同列者專治一經其所窮取以爲資者老莊楊列三經義解字說而已此數書不一年可徧閱又其甚則二三年可成誦也故士終日袖手書案之上無所用心驟而問之不必巨魚萍實之難知也六經之事有不能知者矣昔韓愈言陰陽地土星辰禮樂之書雖今

任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深於此而後爲
大賢者臣觀漢董仲舒楊雄之屬則果皆通於此惟
賈山以涉獵書傳則已不得爲醇儒矣陛下不惜官
爵以待天下之士如一賈山且不得見則是陛下何
時而得仲舒董哉雖然士之不學非其所不能也特
以上之所設科無所事於此則當此之時自非好名
者孰肯耗心疲力以腹貯萬卷書耶臣恐數年之後
百家諸子皆爲故紙以與家人覆醬而已甚可惜也
今詔自太學及郡國庠序與士講明經術之外勸之
以不可無學而時叩其所有有博聞者優與升擢
而甚惰無所涉獵者亦時屏黜二三四與士無所文
者矣苟其博學則其文章亦必無前之弊此尤不可
以不先也

駒又上論

駒又上論曰臣向之所論者專爲學者而已然士之
不學非學者之患而國家之所宜慮也陛下無以臣
爲過士之不學不過稠人中閉口結舌面赤汗下使
天下以爲口實而已也今之進士類皆他日之公卿
百執事也彼方應舉時既無事於學而其入仕之後
雖向之所讀數書者又將捐去則裒冠曳帶所有者

特愕然之腹而已陛下置公卿百執事也大則欲其
謀王體斷國論小則欲其辯權事而決疑獄上以備
左右之應對下以與賓客言今以愕然之腹立乎本
朝之上則陛下何望焉其不學之患今日未見也他
日見之矣往者學士劉敞奉使北虜虜人道使者由
他徑以誇示其郡國之大敞素明於地里因責問之
虜人畏服是時順州山中有異獸虜不能名以問敞
敞爲言此駮也虜益畏之父老爲臣言神宗皇帝時
御殿放榜進士有覽奏陶者有司讀覽爲洎而陶不應
待郎蘇頌曰吳有覽藍覽讀爲結此得非其後乎問
之果然神宗皇帝喜謂頌曰吳[illegible]
際士皆深於學矣然微此二臣則堂堂大宋數何而
不爲外國之所鄙笑多士之所詬薄乎奈何今日不
勸之使博學以儲他日之用陛下欲有所問則皆恍
然相視醉心拱手而不能知然後蒼猝四顧而求多
聞之士不可得矣且夫効一官總一職非學亦不能
也眞宗皇帝嘗因放榜謂群臣曰天下至廣藉群學
共治之今又得千餘人理州縣矣以此而言則是州
縣之吏亦欲其知學也鄭子皮用一不學之人尹何
以爲邑而子產譬之於傷錦如吏部歲補數百尹何

於天下則數年之後殆無完錦矣自州縣而上其所職愈大則所學當益宏富今士通於道德性命之理誠前世所不及然一爲吏則素所蓄積不過以善其身而已是何預於天下之事而驟布於郡國之間此臣之所以私憂也陛下幸以此教學者又宜詔大臣歲擇博學者以名聞而尊顯之如眞宗召崔偓佺於肥鄉主簿而特置龍圖閣直學士以處杜鎬則海內皆承風以不學爲耻矣昔人有種漆者鄉人皆笑之十年而漆可以爲器向之笑者悉取資焉士之學不學於今誠未有損益臣言之若迂濶然不十年陛下必收其用矣惟陛下留神省察

風俗

和洽上言武帝

魏武帝時和洽爲丞相掾屬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上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檢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着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蕭潔至今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

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瘼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司馬光上謹習疏

宋仁宗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謹習疏曰臣以駑蹇之質再爲諫官荷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足以煩瀆聖聽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爲

[illegible]是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有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僇於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爲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群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效華俗而群下不悅由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

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
疆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
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
之象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
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卿大夫之令必行於
行於庶人故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
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
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
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强不敢暴虔王室豈其力不足
以卬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異戴王命以威懷諸
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
俗未絶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上陵下替譬平公
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
遂卑矣六卿强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
卑乎其後趙魏韓氏本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
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
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
亂民思劉氏而本復之赤眉雖群盜猶立宗室以從
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
誅卓爲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

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爲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爲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爲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人於媮薄叛君不以爲恥犯上不以爲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于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扳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閒見以爲事理當然不爲非禮不爲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憸憸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閒則鉏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爲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群臣懾服矣於是翦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爲之佐以奪其生殺之柄擥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

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員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爲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叙正而綱紀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汎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眞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絶衆心咸安此又開基之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已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爲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畧安

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鄜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弟其絕言愼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固相遠矣及在外爲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設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

自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史譁譁而斥逐御史中丞相衛士囚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

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誘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爲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苟彼爲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禹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殺彝父子官爲收捕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

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illegible]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爲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爲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群臣奏事皆宜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悦豫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夫言無所臧否之爲患大也經畧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

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法輕可殺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畧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

張方平上奏仁宗

臣聞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俗用不靜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以卑陵仁宗時張方平上奏以上替陵替之漸不可長也竊惟近歲以來時風寖敝是非起於愛憎毀譽移於朋黨貫而尊者畏訕誣之見及故待下之節逾謹賤而卑者恃詆訾之可行故奉上之禮益倨更相姑息遂成

此俗法制因茲不振堂陛由是益削且軍國圖議三事之職將相進退人主之柄即措置有乖於理體謨猷不允於人望朝廷固有通臣列位諫官御史得言者衆必有獻納豈容小人妄滋干議近如王禹偁仕人甲品斐徹草澤狂生投匭上封恣斥朝政唐貞觀中監察御史徐師合上書論執政不可無數職太宗曰此人妄有毀謗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嶺外師合官爲監察所言未爲切害太宗流之蓋所以重朝廷謹風俗也臣忝列諫官以言事爲職豈欲杜塞群論蔽虧聰明顧此等纖邪無益於政徒傷容之不足以廣言路崇長之足以損善俗伏乞降出預徵等所上封奏觀其義理若顯爲欺罔傷黷國經即未能深示刑章乞且投界退徵庶使行險之人知所懲沮

蘇轍上奏哲宗

哲宗初即位左司諫蘇轍上奏曰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魯未暮歲而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勤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群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下皆自棄而爲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爲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蔽蔽難以爲非盖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眞宗皇帝臨馭群下奬用正人一時賢俊爭自託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謙靜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

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耻以餅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爲盡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祐皇室啟廸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爲急

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無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其餘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耻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備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群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魏了翁論風俗疏

寧宗嘉定十七年起居舍人魏了翁論士大夫風俗疏曰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表裏無二顛末不渝然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仗如人各有心身自爲謀則可否不得以相濟小大不能以相維而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矣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其彖曰維君子爲能通天下

之志盖人之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一之私心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於冥冥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議其尚同也而已則疑其未嘗有同也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向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陰陰成焉而挾其所嘗言以誇於人不成焉而託於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據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焉則欽而歸已怨焉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場之緩急言焉則矜以爲功否焉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嗚呼龍斷而罔利可乎左計而嗜利亡耻之人貪前慮後者之爲耳大夫而若此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爲飢渴休戚者哉聯跡詭祕朋友有不及知情態横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逐見便則奪陛下亦何賴於此也況自比歲封章奏疏對策上書大率應故事徒文具而無惻怛忠敬之實而詖曰惡訐以近名也忌激以敗事也其號爲讜直亦不過先爲稱贊之詞而後微致規切之意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得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

相師如此類者未多悉舉然猶日鍛月煉晝削夜改而後上達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爲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昔者固有百勸而一諷八從而一諫者矣固有約至上前而背其議出言不可而入言可者矣又有始是什三中是什五後是什八始言十事俄去五六又去七八者矣所以徘徊顧望則亦有說臨之以投鼠死徙也震之以斧鉞刀鋸也然猶有駢頸刑戮鼠名雷霆而不顧者今未有漢唐之甚而知莫敢言莫敢盡非誠不敢也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謂吾相不能受寧禄順而裹藏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也而臣見其未嘗同也人謂其有禮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也至大不敬也雖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矣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刑既無所則倣重以正人端士散漫不合故妄揣時尚習諛踵陋而久不之覺臣爲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幾拓開規模收拾人物苟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覆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疎遠而芟夷之若是

則意嚮所形人心胥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無乏才之憂其於治道典替關係匪輕臣不勝區區

牟子才上疏理宗

宋理宗寶祐元年起居郎牟子才上疏曰臣聞羞惡人之良心廉耻國之大禁比年以來羞惡不立廉耻盡已皆由士大夫急於富貴不自知其失口失色以至此極也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程頤以爲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其失皆可知言傷則悔吝不足道也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世皆而進必以正彌子瑕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孔子答以有命孟子出弔於滕平公人王驩朝暮見孟子未嘗與之言行事此皆孔孟之門大公案也爲孔孟之學者安可踰越廉耻跌礪羞惡而惟匪人之比乎近者張元忠之事亦今日士大夫一大廉耻也竊穴踰牆既空書簡單見姓名具在氣節盡頹風俗之衰莫此爲甚天下惟精金不變惟良玉不燼惟大廉不汚惟眞儒不磷或變或燼非精金良玉也或貪或磷非大廉眞儒也人豈無眞羞惡今以誘而奪世豈無眞廉耻今以誘而喪士大夫而以世道自任當精擇乎此然獨爲君子固伯玉之所當耻

而衆醉獨醒亦屈原之所自見陛下安可以爲細故
而忽之耶先朝李士寧以卜祝賤流招權納勢朝士
曲意交結多有書尺往還惟王旦一人無書尺童貫
輩以內侍强幹爲上所信士大夫爭趍其門至書姓
名于簿惟宇文粹中一人無姓名其他如林靈素郭
天信之流趍者瀾倒迄至敗露今元忠非卜史宦官
之比特依憑假託一睹奴耳士大夫屈不貲之軀下
交之固已可羞今乃與之接杯酒盡殷勤通書簡話
情素亦獨何心哉陛下涵養人才惟恐不至而諸臣
乃負陛下如此陛下又一切涵容之天覆地載聖度
固自寬弘不被獨不媿於心乎衆之公論以爲淑慝
不明士大夫汲汲孳孳而不羞以孤行暮夜爲得
計其實以示天下後世哉臣愚欲望陛下以此爲監
先有賓緣憑藉由他蹊以進者擯而斥之其爲厚薦
孰明孰惡者大矣惟陛下實圖利之

終

右編補卷之四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歙 令圩姚劉 仲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功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用人

周武王問太公望

周武王問太公望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望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

以人言斷望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
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
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
必退而上不必徵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望曰其爲
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
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漢李固上疏順帝

漢順帝永和中李固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
天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神爲寶
治國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誅楚王孫圉設壇西門

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
田子方軷段干木故輦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
窺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
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
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
彈冠振衣樂爲時用四海歡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
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荆州聞厚
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
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大臣可顧問者誠可嘆息宜
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又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

悛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托疾痾可勑令起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以固爲大司農

唐崔羣對憲宗

唐憲宗元和問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戶部侍郎崔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亾繫所任玄宗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事軽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用李林甫此亂亡之福也

李絳對憲宗

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李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聖哲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厲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慾日滋內則盜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
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主所行無常
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
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
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脊交相
爲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
以此處之

韓愈論孔戡致仕狀

憲宗時韓愈論孔戡致仕狀奏曰右臣與孔戡同在
尚省爲官數得相見戡爲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
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
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戡上疏求致仕故往
看戡戡爲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
見戡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遣其意遂卽許之此誠
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戡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爲
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
心慮尚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
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
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
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

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仕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殘幸無疾疹但以年當致仕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殘尚以繁要爲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殘尚未得退殘獨何人得遂其願人皆求進殘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宋祁上奏仁宗

仁宗寶元元年直史館同知禮院宋祁上奏曰人臣之所以有朋黨者何也由忠邪之不早判耳且君子得位必引其類使協濟忠力不爲私也小人獲進亦引其類使扇動聲勢不爲公也君子指小人所引固曰朋黨小人指君子所引亦曰朋黨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此人君所以易惑而難辯也陛下何不質之以事驗之以言其言也陰賊忌害巧爲迎合聽之似可用察之而無實小人也其言也質直謇正多所補益聽之似逆耳察之而有實君子也又以其言驗其人之行事事與言合者爲忠事與言反者爲邪不黜

其邪不進其忠則朋黨終不除矣臣下之所以讒佞得行者何也由朝廷聽言之路太廣也夫正人能言邪人亦能言古者稱言之無罪者謂有道之言也若邪人憑虛以害有位駕妄以間忠臣亦以爲不可加罪則是以言喪邦矣且邪人緣際投詐寄事造奸詆人必以難驗之事傷人必以似是之語使進不得自辯於主退有以離間於君於是正人幽憤有功抑退如此者陛下雖加罪焉可也正人則不然毅焉中立侃焉正論引古今之宜察政之本質之衆則無害揩之事則可行不爲勢傾不爲利奪如此者陛下雖

加賞焉可也故大閹言路而正言不賞妄言不罰則讒佞終不去矣

范仲淹上百官圖

仁宗時吕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吏部員外郎范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

歐陽脩論用人之要

嘉祐元年歐陽修爲翰林學士論用人之要在先察毀譽之人奏曰臣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樞密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奸言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政府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於用人尤所審重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爲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爲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乎朝危言正論不附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竪與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自處嫌疑實難啓口若與立朝忠正之士謀之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

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言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議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也今昌朝未來外議已如此則使在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說早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外庭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張方平論臺諫官事

宋英宗時張方平論進用臺諫官事體上言曰伏見
大禧元年初復臺諫官詔勑云所置臺諫官三年內
不得差出仍不無領職務候及三年或屢有章疏實
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升遷若職業茂聞言事無取
移授散秩仍遣監臨比來朝廷命臺諫官甚異先朝
又進擢姝速聽用過當開廣黨附危言良誠動風
然論奏得失道路各有不變每扶國
論乞今後應臺諫官宜大禧語勑俾之久於其職
以觀其效倘於政令無所發明雖有奏論不適理道
稍明黜陟用勵公忠庶明治方以風化下

呂誨乞親擇御史奏

宋英宗治平二年殿中侍御史呂誨乞親擇御史上
奏曰臣伏覩御筆除授殿中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
史裏行呂大防朝命既出公議皆允臣聞漢孝武即
位之初田蚡爲相薦人或起家二千石權移主上帝
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非明哲之君智能燭
理則威福之柄幾爲田氏專矣臣見陛下始除二人
者誠有旨哉臣向來所陳請令中外兩制官每歲各

舉才能之人籍於禁中要堪任使即請宸衷自擇免臨時薦舉可以杜絕請求之路此至公之法願陛下久而行之被用之人莫不歸感上恩必盡死節以圖報效自昔興王之道未有不繇於是也唯聖慮以操柄之重謹始克終天下幸甚

富弼論辨君子小人奏

神宗立判河陽富弼論採聽既多當辨君子小人上奏曰臣伏自陛下踐阼以來未對天表蒙差入內供奉官李從政傳宣撫問寄言君子寧特尚非常之眷絕由流品仰戴恩德天地莫量方屬疾恙所纏忠趨殊

捷不得入奉冕旒畧舒臣節輒以病中傳聞一二事不避斧鉞之譴附李從政上奏伏惟聖明一賜觀省不勝大幸臣竊聞陛下始臨御好博采無聽務廣聽明此古聖王之所尚而君道之至美也四方鼓舞歌頌以謂臣下情僞時政得失必不能逃聖覽而太平可立致也然其間事體有萬類人品有百端自古人君採聽之際至難至謹得其人則必以正道而忠以告之所說固有益於時也不得其人則專務窺伺循情阿旨變曲直者有之以挾愛憎者有之以致陷害忠良援引邪僻張皇威福聳動觀聽大則規取官職小

則希求貨財事至如此則人君採聽之至德衰成虧損之大弊也何哉蓋自古以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人君採聽之際故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少故好事常不足不得人多故惡事常有餘何謂也君子力行仁義尊主庇民爲好事也君子則惟道是從不計身之進退用則進而行道不用則退而無悶也小人則不然惟利是嚮若爲正道所卬其身不得進則戚戚不肯休千岐萬路不顧名節經營鑽刺得其進而後已也既以進身爲意惟知富貴之可樂則何道之肯守何善之肯爲哉又況君子常爲小人所勝故從古以來治世少而亂世多者此也緣君子則可以致治小人只以致亂也若是君子小人並立於朝實所難辨蓋小人外則文飾其詞所說理道不減於君子而其心及其所爲迹則如水火之異也書曰知人哲惟帝其難之注云帝謂堯也夫堯爲大聖人仲尼比之如天而尚未盡得知人之道況乎居堯之下者哉自三代以降諸侯失國天子失天下子孫散而爲皂隸宗社廢而爲丘墟者皆因用小人而致之也由此觀之小人豈當親而用之又豈當信而任之耶臣以謂帝王都無職事所以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

職也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不越十數人不使一小人參用於其間則千官百職委諸大臣分而選之而漸及天下州縣之吏無不得人矣顧雖欲亂不可得也恭惟陛下天賦睿明神授英略守祖宗之基業行堯舜之道德博取衆人之善欲盡萬物之情爲君之難無甚於此然願陛下勿謂所采既廣便望所得必多其間須防奸詐小人惑亂聖聽姦謀似正詐辭似忠疑似之間不可不早辨也大抵人君生殺權在乎手不患人不諂奉而密附之也只患人不肯盡忠而有火卽說也諂奉則順情而喜人君喜則富貴可得也諫卽逆耳而怒人君怒則禍害可致也順情而取富貴者小人也逆耳而受殃禍者君子也取富貴者百則百千則千其不避殃禍欲致人主於無過之地者百千人中未有一二此惟在陛下審察之謹擇之既得其人則專信之力行之無容奸佞破壞則朝廷自理萬方無事陛下可高枕也

文彦博上奏神宗

宋神宗熙寧四年文彦博上奏曰比者臣以劉邵人物志進說未審陛下以謂如何臣以邵之書主於詳

察人物於任官擇材之法有可觀焉故其序云明王之宜玩宰相之宜覽又曰人之質量中和最貴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以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於人主任才失任夫一才處權則檢邪之人杜道附離而希進朋比之風扇矣衆才同好則一才處權亦貴平淡若道不平淡與一才同好則一才處權思退忠正之路梗矣然則於任人求治之道必有偏則必有所害傳曰遠佞人去鄭聲夫佞者才稱孟軻佞之人必有小小才智以飾身而干進其事君也務納小忠與小利以自效夫小忠必爲大忠之賊小利必爲大利之害苟人主不早辨之終必致於禍亂如聖人之於去佞其戒尤爲深切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巧言孔壬伏望陛下貴平淡之道以用人使羣才不失其任推哲惠之心以去佞使羣邪不干於正堯舜所以致治而於變時雍者由斯道也臣備位樞近內省尸素思竭區區上稗聖政干冒晃旒伏候嚴誅

孫覺論諫官奏

宋神宗熙寧元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論諫官貶秩

不當再擧其職奏曰臣近准勅命降授前件官同知諫院臣已祗受訖於二十二日正衙二十三日門謝並畢臣竊以告臣之辭云薦引公卿措置職任此而輕肆宜有懲責臣受命以來夙夜惟思若以臣昧亟無狀學問零落不足以拾遺左右論大臣能否則已矣若以臣所論不當於理則臣所學於古者如此敢違臣所學以徇世乎然勅命已下不敢遽有論列既乞補外而三狀聞奏未蒙報可臣欲勉强就職則臣方以言忤吉得罪奪官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言於朝臣雖鬧愚敢忘斯義臣謹上攷聖人旁稽傳記反覆一二爲陛下言之非以避臣之罪也將以明君臣之義也陛下幸赦其罪使得畢陳臣聞孔子所謂諫臣七人者三公四輔也天子與此七人者處而繩愆糾繆格君心之非羣臣之賢不肖相與謀議而進退之爰然不見其辨爭之迹而治化已成於天下後世七人者不任其責始以小官與人主論辨天下之萬事故諫官雖微而與謀於王體與聞於國論宰相與人主進退賢不肖於廟堂之上諫官與人主別白賢不肖於造膝之間其從來久矣孔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又曰勿欺也而犯之故臣之事陛下也

情不敢隱而每犯顏焉義之所在則言之不疑又聞
孔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晏子曰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謂否
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若如告辭所謂則人
臣之義有匡救而無將順有獻否而無成可始得事
君之義而無隱情也或者乃謂諫臣小官不當與人
主進退大臣之事又或云諫臣雖可以論大臣之賢
不肖然不當云以某代其臣又以爲不然衛大夫史
鰌以遽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天旬而任事數以諫
卿若不聽死且不懈至以屍諫衛公卒退彌子瑕而
用遽伯玉成帝時御史大夫缺谷永薦薛宣成帝用
之鮑宣以諫大夫上言請黜武昌侯傅商方陽侯蕤
寵宜陵侯息夫躬而召用故大司馬傅喜故大司空
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明年上遂召
孔光免孫寵息夫躬又召何武彭宣復爲三公杜詩
以南陽太守上疏稱伏湛柱石之臣宜居輔弼郎顗
言黃瓊李固可任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比此數人
者皆位下言輕或勸人主進退大臣或欲以某代某
當時或用或不用焉未嘗以爲非也唐之盛在太宗
之臣莫如魏徵時有言激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温彥

博按之又使彦博責徵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
曰臣聞君臣叶心義同一體未聞不存公道唯事形
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太
宗改容曰吾已悔之若徵之言可謂深得治體矣使
太宗以形迹待羣臣羣臣以形迹事太宗嫌疑猜阻
上下之情不通則與秦之末世何異豈能成貞觀之
治哉今使言者論羣臣之非而不言其是論羣臣之
惡而不言其美稱其人不得言其職述其才不得
言塊其任其爲彤迹豈不甚哉臣雖非魏徵之賢實
欲陛下復太宗之治故臣之事陛下也知盡臣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君無隱情上不見二公之準下不知九品之賤愚
智忠邪莫知其詳者委獻於左右僕曰爲人臣者
無以有己明委質於君身非己有生殺予奪唯
上所令僕曰匹夫不可奪志豈謂可殺可生者身也
可予可奪而志不可以奪歟以臣賤微言論不合放
廢竄逐何傷於治聖恩博大纔奪兩官或周章震擾
喪其所圖遂於陛下慢懷不盡之意則罪莫大焉況臣
自供諫職纔及兩月得對至于五六而章十餘上臣
之末末計亦粗簡聖心然臣所言無一見效臣論樞
密使邵兌在位無狀而陛下疑之論御史中丞滕甫

好邪而陛下不信則是臣行猶可疑而言不足聽也
陛下置左右耳目之臣而取言行無足采者不知將
何補於治臣所以區區求去者非徒不得其言亦以
深爲陛下謀耳伏望聖慈特賜檢臣前後三狀罷臣
言職除一外官臣見居家待罪所有實錄院檢討同
知諫院管幹國子監臣並不敢供職

陳師錫上奏神宗

神宗時監察御史陳師錫上奏曰臣聞堯舜禹稷之
相遇其朝夕都俞恭戒不過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蓋爲君之先務在此也夫知任賢矣而任之之意不
專賢不可得而任矣知去邪矣而遲疑不斷雖有去
邪之意邪亦不可得而去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
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
其善者然非害霸也任賢而使小人間之害霸也又
曰郭何以亾管仲曰以其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
而惡惡何以亾管仲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
去郭由是亾由此言之人君不得任賢去邪之道大
不可以王小不可以霸守而不變將至於亾其能霸
且王乎管仲且猶知此況不爲管仲者乎宋興百五
十餘載矣號稱太平享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

仁宗皇帝臣竊嘗考致治之本亦不過於開納直言善御羣臣賢必進邪必退自明道中初親覽萬幾見政事之多僻知輔佐之失職自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耆參副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皆罷去天下已服其英斷矣寶元之初地震冬雷用諫官韓琦之言而宰相王隨及同列陳堯佐盛度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嘗用夏竦爲樞密使諫官歐陽脩論其姦邪即日罷竦判河陽晏殊爲宰相諫官蔡襄言其不恤邊事庶置田宅即日出殊知潁州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致慶曆嘉祐之治爲本朝甚盛之時遂過漢唐幾侔三代之風若仁宗宰於偏聽優柔不斷臺諫侍從不見用賢善不進朋奸不去則安能享四十二年太平之福乎臣願陛下遠思堯舜禹稷任賢去邪之道中采管仲齊桓善善惡惡之戒近法仁祖納諫御臣之意則太平之盛指日可見臣以疎遠朴陋誤蒙收擢敢竭所聞上裨萬一伏望陛下留神省察倘蒙加意豈獨一介小臣之幸實社稷生民之福也

孫覺乞收還新命奏

哲宗元祐中諫議大夫孫覺乞收還給事中新命

且在諫職上奏曰臣竊聞有旨除臣給事中聖恩深厚所不敢當然臣伏見前後執政大臣每臺諫臣闕言有及之者多遷官以龍之使罷言職寺郎令人剔抉微細過差逐之使去以報其私忿言事官不顧大人主威福移於大臣之家又使上爲朝廷不顧忌諱直節敢言之士懍懍然其身豈可不爲朝廷惜哉臣近因見御史黃葆在神宗朝論韓縝受人私饋馬先帝不爲施行君恩爲國子司業進神宗挽詞落韻亦小過耳言者及之謫守臨江軍御史黃葆言縝爲相非才即遷降國子司業罷其言職臣見仁宗朝言事臣僚爲國家忠於大臣無所避忌者仁宗終始保全之故言者以報國恩一時名臣多由此出如臣微耿流竄外十有五年神宗晚歲召還皇太后陛下臨政之始首蒙拔擢經筵去年七月中始供諫職如臣愚賤前後言事不合聖旨者不可勝數宜在斥逐之日久矣今者蒙恩遷給事中於臣之私極爲榮幸然臣前後論縝未蒙施行一日去職使縝得挾怨中傷臣實未知死

所今日在得言之地尚可布露本末爲陛下言之一日去職怨嫌已成如崔思黃絳有希旨意肯中臣者臣雖欲自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旨揮收還給事中新命使臣且在諫職他日韓縝去位之後別有差遣臣不敢辭

任伯雨上言哲宗

哲宗時改元建中靖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爲名右正言任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雖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

徽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之末其紀號不可以不戒

蔡崇禮論朋比劉子

宋高宗時蔡崇禮爲兵部侍郎論朋比劉子曰臣伏見近者陛下特奮英斷以其等朋比姦回斥去不疑邪正既分中外咸服竊惟兩省政令所出都司紀綱所在臣恐後來居職者或懲羹吹虀不復論事寖以廢職彼朋比之徒蓋皆依託正義果於侵訐一唱十和以售其奸雖被斥逐猶自相稱譽未必貼然退聽令既更用若廢職不舉鯁言不聞是使其徒得以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下則鼓惑流俗上則歸過朝廷爲害不細臣愚欲
望聖慈特出睿訓諭在宮者使各舉職盡言開肆厥
心毋徵前事務以關公正之路杜邪枉之門仰副陛
下焦勞念治之意

張浚議任事奏

紹興間張浚議任事上奏曰昔漢高祖得陳平於亡
虜其信任不疑至捐萬金而輕以予之蓋書生儒士
與聞其計得不痛惜而力止之乎臣謂非特漢祖爲
難能也陳平受之而不辭爲尤難焉使今之爲臣者
家陛下以萬金付與始將自失而走矣夫拯天下之
難救生民之急非君臣同德一心慨然有高天下之
氣事未易立也平本無王佐之才特其英姿雄略差
出一時耳尚能輔漢成四百年之業況以陛下之明
聖仰承祖宗積世休德苟爲臣下者不惜其身不顧
其私不慮其禍任天下之責而爲之庶乎或有濟矣
如臣愚陋終恐不足以副使令之萬一

胡銓上孝宗疏

宋孝宗隆興間起居郎胡銓上疏曰臣聞人主高拱
一堂之上而天下之事無不知人之賢不肖無不察
事之利害無不聞豈他術哉不過日委任一相而已

矣夫一相豈能盡知天下之事盡察人之賢不肖而盡決夫事之利害哉不過曰人之賢者進之人之不賢者罷之事之利則行之害則去之故賢相能無衆人之善而賢主能無宰相之善然世之治也宰相尚能而遜其下羣賢竭智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而治功成由不爭也謂之懿德世之亂也宰相稱其功以加衆人衆人伐其技以憑其上是以上下無禮而亂虐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自古天下國家廢興存亡之端未嘗不係乎斯二者也夫留侯漢朝第一也坐籌畫策天造地設漢庭無

出其右者然樊噲諫沛公無止秦宮沛公不從留侯曰噲言善願聽之夫敬說漢王都關中上疑之留侯曰夫敬之言是上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夫韓淮陰猶疏與噲爲伍而夫敬脫輓輅一妄庸人耳而留侯亟推其言於漢王可不謂大過人者然讀趙克國二也其謀謨廟堂之上必有大過人疏傳則亦用衆臣之長耳充國欲罷兵留屯計可謂迂矣相推其言以爲可必用帝乃從其計疏廣爲太子傅平恩侯許伯建議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相免冠謝

上曰此非臣等所及宣帝由是聽之夫用兵大議也
太子國本也魏相不以二臣爲輕議而更以爲可從
孝宣中興而魏有聲豈不由推賢揚善而致然哉區
區之愚仰惟裁擇

表說友論實才

孝宗時表說友論實才上言曰臣聞聖人之用人不
務愛其始之所似可喜而每信夫終之所果可用蓋
天下之才貴乎實而不貴乎名也高標大言自立名
字足以驚眩當世而議評時政則又恐上軋下鼓動
震喝若纖纖可愛豈不似可喜哉然終之成就迄於
荒忽渺漫不適於用而沽激矯詡自足以取名矣至
於實才之在天下非有喬傑卓犖之行以自表立徃
往自爲可用能行之學以致力於事功誠寔之地顧
以虛名者視之殆無一可喜然實之所在要其成就
於後者必有績用惠利之可書是以聖人之用人知
其始若可喜者爲不足進而終之果可用者爲必可
特則有以黜虛僞之名崇務實之士而實才之用始
足以辨天下矣仰惟陛下臨御今十八年焦勞求賢
以起平治而事功之立猶未能盡副宵旰之念何哉
夫實才之與虛名其相去已不侔矣而士大夫好名

之弊甚於好利好利者其獎止於一身而好名者將
欺天欺君欺人自欺之不暇人而至於所欺者如此
則大用而禍大小用而禍小是豈爲國家福哉大抵
上之在朝擬職以治內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模稜以
固位姑息以養舉者及以得名州郡之職練
其面愛民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搪塞以稱最結託以
求舉者及以得作郡之名名選之職熟韜鈐而尚智
謀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文雅以緣飾言語以媒舉者
及以得無資之名昕朝賜對詳利害而計實用可也
實之不務而或計譽以爲直矯飾以沽譽者及以得
讒言之名相師成風以爲當然而弗之變使人主焦
勞獨運於其上而百職浮靡掠名於其下坐縻歲月
而功效弗立抑可惜也今之人才固未盡至於此然
以陛下求賢甚勞願治甚切而大勳之集尚未足以
當聖意者臣恐隆虛名之獎猶有以累陛下之知人
也今欲曠然大變使人皆有趨事赴功之心不事大
言不務好名不爲矯行以恪意於實用實效之地此
只在陛下一好惡爾臣竊觀仁宗皇帝謂張士遜曰
今之士多不能補益時政又揚君之過以釣虛名朕
甚惡之大哉聖人之謨訓也故雖一耀州縣令張龜

年亦以其賦調先期狂獄無擾卽下詔褒用於是實材輩出項背相望仁宗之治軼迹三代者其機在此臣愚欲望陛下於用人之際凡文武之臣內外之職悉別以名實而考其始終度其人有志於實用而不事矯詐沽名者則浸以任使若其大言無當敢爲誇辭駕虛名以動主聽者一毫不以假借仍申諭大臣於進退百寮一以實材爲急陛下一好惡之頃大臣一進退之際將不出歲月皆視儀聽唱靡然嚮風懲虛名而務實用誰不能爲國家辦事者則天下之大事舉矣惟陛下財幸

蔡戡論用人不當奏

孝宗時蔡戡論用人不當上奏曰臣聞自古人君立事用人未有違衆自任而能成功者也未問事之是非人之賢否先觀衆心之向背如何書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夫謀而至於庶人可以已矣又且質諸鬼神不聞逆多從少而其事可立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夫國人皆曰賢可以已矣又且察其人焉不聞國人皆曰不可而其人可用也故人心之所不欲雖有良法聖人

不能必行人心之所不與雖有典故聖人不敢必用
違衆而立事事雖可立亦必不濟違衆而用人人
雖可用亦必無功而況事未必是人未必賢詎可輕
師人心乎古之稱堯者曰稽于衆舍已從人稱舜者
曰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堯舜聖之盛者天下
後世不可及矣宜其任已而自用也方且舍已從人
蓋謂一已之聰明或有所偏不若天下之聰明爲公
也恭惟陛下體堯蹈舜冠德百王方欲規恢遠圖紹
復大業人心向背不可不察夫立一事而人心不欲
必其事之不可立也用一人而人心不與必其人之

可用也獲人心而爲之非徒能勿生患而已也臣願陛下法堯舜舍已從人之美稽詢芻蕘謀及庶人之言靜孟軻國人皆賢之說於立事用人之際周探公議備徇人心人心之所同卽天意之所在能順人心則合天意以此立事何事不立以此圖功何功不成惟陛下所欲爲耳

楊萬里進千慮策論相上

宋孝宗時楊萬里進千慮策論相上曰臣聞聖人不能爲天下求宰相而能爲天下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焦

心側席而相不至搜巖剔藪而相不出憂卜物色而相不眞蓋亦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眞何人主曰賢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邪人主曰才天下曰繆夫是之謂相不眞是故一言而天下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天子悟而逐斯人則斯人慙而去之耳且夫一邑一郡不可欺以守而天下獨可欺以相哉聖人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深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人而我無與焉其得之也蓋曰優自求之爾自得之吾爲爾用之焉耳其用之也則曰爾遺我以其人吾爲爾相之矣其人敢去而天下不允則曰還爾相夫是之謂能爲天下受宰相古之聖人惟其受而不求是以求而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必成蓋得而必任故其人敢於盡任而必久故其功不敗於搖敢於盡而不敗於搖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子之相其君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許天下不許而君許之君子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譏而已昔者漢武帝相車千秋而貶讒於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爲太尉而貽笑於孫權張昭薦李濤爲宰相而周世宗薄其無大臣體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回人主不可回之

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表紹則取表紹策馬超則取
馬超有如郝昭之謀乎知張彦澤之必爲晉患知周高
祖之必不爲漢臣有如壽之先見乎而或以譏笑於
敵國或以不取於其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
也楚以遠子焉爲令尹而子焉不食以避之晉以蔡
謨爲司徒而司徒後世必哂竟不拜唐李鄴
爲宰有引爲相而鄴恥之竟不就職二君子皆賢者
也夫豈不堪於相而不欲富貴哉古者君子不輕以
身相人如此其嚴也後之君子逢天以利其身佛衆
以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有以僨其分之所無可謂

不智乎及得其所無天下皆責之以所有上以誤
其國下以誤其身皆是也可謂智乎陛下即位之初
蓋嘗諏之國人而得賢相矣天下方以爲賀而陛下
以爲疑非陛下疑之也刻臣有以啟陛下之疑也使
陛下待之不堅天下憾之陛下悔之亦無及矣而近
歲以來每雷霆以待其人天下聳而望曰其必有
以慰我既而寥寥制一傳則天下悚然誹之或曰此無
面之人也或曰此非君子或曰此何人而何以了此
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輕罷之其來不爲朝廷
不爲天下朝廷輕其進不爲天下喜其退不爲天

舜之於皐陶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齊威
王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似不如此蓋陛下知
爲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爲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
祖宗朝嘗闕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
人則曰我不相三韶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侍中屢
詔不行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今天下
豈無其人天下之望豈無所在陛下從其望之所在
者而用之擇之在天下受之在聖主用而觀之效則
久之此真天下之相也而獨擾擾焉何也

論人才上

蘇軍千慮策論人才上曰臣聞才之在天下求之之
法愈密則愈疎取之之塗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
才果不可求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
亦從而興夫豈不求而自至也蓋聖人者度越世俗
之拘牽徹藩墻去城府神領意會以來天下殊外奇
傑之士故才者甲起不才者自伏後世之君以爲天
下之人舉將歟我而不可信於是立爲規矩創爲繩
墨以簸揚淘汰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實粗得
之者皆戞然入規矩中繩墨而奇傑之士皆漏於規
矩繩墨之外故求治而莫之與治遭亂而莫之與除

紛紜膠擾而不能成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事於
密而取之安事於博哉蓋密則必有所隔博而未離
於密也國家自祖宗知規矩繩墨之未足以羅廣外
奇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任子以待群才制科以待異
才得人蓋不少矣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令四十年
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
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
規焉謂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大
非繩墨愈急歟故臣嘗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
盛有所不求斯可以求
武帝若也嘗求其所以
之說則曰上嘉唐虞下
悼殪紂而已則又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已何其
甚平而無難也非無難也不暇於難也夫武帝者方
夙寤晨興以願聞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搜竄簡摘
廋辭以爲苟難以與書生角一日之記問也哉今則
不然先命有司而試之以衰衰所從出之無既又親
策於廷而雜之以奧僻惟奇之故事不過於何晏越
岐孔安國鄭康成之傳注與夫孔穎達之疏義而已
此豈有關於聖賢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策謀也
哉以訓詁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蠹魚之散殊而
釣文武將相之才不幾於施鮸鱓之筍以羅橫江之

鯨挂黃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其不至固也非惟不至也亦不能也非惟今之士不能也雖使古之聖賢如孟軻者復生亦不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時與今孰遠也孟子與孟獻子相去猶近也諸侯惡周籍之害已而去之不能記其詳孟獻子之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二則孟子亦安能中今之所謂制科也哉夫孟子者固無事於此能也孟子則有所獨能者矣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韓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子此孟子之所能也今也不求天下之士爲孟子之所能而求其

求者非其所求也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雖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且朝廷以此等求士而不得也求而得則亦爲用之門萬戶之問而不能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敏後之癡小之明大之暗臣愚欲望朝廷察之以祖宗漢唐制科之本意立大端而去細目使士之所治上之爲六經之正經下爲十七代史與諸子之書而削去傳注與僻之問其學則主乎有用其辭則主乎去諛上及乘輿而不誅歷詆在廷而不怒使天子得聞草野狂直之論而士得專意乎與亾治亂經濟之業庶

乎奇傑有所挾者稍出矣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駑
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純乎易則懼駑者之至如之
何是不然求馬者求其一日千里乎抑將求其他技
乎今求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其能撮
蚤而捫虱搏鼠而搤兎也可乎士之能庸辭隱帙者
豈曰奇傑而奇傑之士烏在庸辭隱帙之能不能也
雖然臣猶欲有言焉士固有挾策謀而不能乎文辭
有能乎文辭而不肯入有司之刀尺苟軍旅之間委
諸將以薦謀臣才士不間於文與武仕與未仕而諸
郡大比之薦名輟進士定額十之一以其半而試士
之能古文者畧倣宏辭之體以其半而試士之知兵
獻策者略倣武舉之制士之於宗伯而取之覩進士
之科名焉其數不出乎奏名之常員而不羈之士不
至於橫棄其與以聲病之文而取科級者不猶愈乎
如此而猶有遺才焉記足信也

論人才下

論人才下曰臣聞人有常言皆曰今天下乏才尺下
真乏才耶才者天之生也古多才而今乏才則是天
之厚於古而薄於今耶穡非后稷而無歲無粟地非
渭川而無地無竹天之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

卽臣嘗聞之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天生
君成之亦君壞之才生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下
之才也可乎哉盖天下之才莫難於成而莫易於壞
上之幼而壯壯而老父兄之所訓師君師之所長育
不知其幾何日搏之古今以入其智試之世務以出
其能不知其幾何事或昔之過而今悔之以功或彼
之短而此濟之以長嘗陰賜陽罰涉風霜不知其幾何
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遷之熟也而其才猶
有不成者矣幸而成才之人當如何而愛惜故
才莫難於成人之至情自非前無千載之眩後無
萬人之怵獨立自信如比干如伯夷誰不違於禍以
嚮於福者天下之人如是而成才矣日夜營之猶恐
昏之日夜策之猶恐息之而上之人乃不使之免於
禍則是才者國之獲身之賊也其誰不解體故曰才
莫易於壞惟善用才者不惟能成天下之才亦能轉
壞以爲成而不善用才者不惟不能遽其成而亦不
能扶其壞今日壞其一天下之才銷委
腐敗而緩急乃無一人爲之用無一人爲之用其果
無才耶使善用者起而承之濯磨翦拂而用之則故
者新懦者奮而散者聚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

後世見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以爲後世無復有此之人物不知漢之所用卽秦之所棄唐之所得卽隋之所遺何前之無而後之有耶盖壞其成與成其壞惟上之人如何爾今天下之無才豈眞無耶抑上之人成之者過少而壞之者過多耶國朝人才一成於慶曆再成於元祐初壞於紹聖大壞於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壞也至今彼其患光堯之興褒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進其子孫盡斥崇觀之姦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忠義才德之士暫閒而愈光姦佞誤國者終不逃其誅掀而作之士大夫之風雖中更權臣摧去其人物之盛凜凜有慶曆元祐之風雖中更權臣摧去其人物之盛凜凜有慶曆元祐天下之忠臣義士猶未盡亡也長告計興羅織以煽折壁如玉之已琢不復爲璞金之已鍊不復爲鑛陛下始初清明盡起諸老而置之於朝天下相慶如見漢官威儀也陛下亦知其所自乎光堯成之陛下用之也當是時山林枯槁之士毫髮絲粟之才于于然而來紛紛然而起人人有自奮自喜之意今未久也而霍然分散爲之一空此何爲者耶孟子曰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無親臣矣李固曰一日朝會見

無一宿儒可顧問者誠可歎息今日之事得無類此
陛下亦嘗察之乎察之矣亦嘗憂之乎且陛下之於
天下之才自用之自壞之天下知其不然也意者左
右之有讒人歟讒人之讒也亦豈曰吾讒人也盍曰
吾忠也其逐君子亦豈頓逐也盍有漸也自以爲忠
而逐人有漸人主不察則讒者昌矣今夫小人之與
君子不爲異也將以同而迎其主必以同而欺其僚
退則與僚同進則不與僚同彼小人者退
而不與君子爲同則其
[illegible]不力是故初賈之終陷之公孫弘之背汲黯
[illegible]

異也小人之陷君子也不曰某人可逐也必先陽爲
之地而外若與之厚既以釋其君又以安其人釋則
不疑安則不戒夫惟君不疑而人不戒是故一旦逐
之而莫之覺武后之言於高宗乞賞來濟是也讒必
有名讒而無名則言之者作而聽之者不堅古之讒
者必有以不作其言而堅其君盍曰非有利於我也
而不利於國其君安得不瞿然動決然從乎姚崇之
託足疾以譖張說是也吁讒人之千機百穽如此君
子者舉而觸焉動而中焉爲人主者奈何恬而不察
察而不憂耶此臣所以流涕而深言之惟陛下幸察

臣聞用才有道無所不惜者才之所從富也不足惜者才之所從壞也今天下老成之才視之以爲不足惜壞而棄之臣恐才之不壞者寡矣臨事而無人則又曰天下無才屈原曰舍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此臣之所以歎也

陳傳良繳奏黃裳改除狀

光宗紹熙四年陳傅良爲起居舍人無中書舍人繳奏給事中黃裳改除兵部侍郎狀曰臣昨具奏給事中黃裳緣封駁不行改除兵部侍郎乞收成命且令黃裳依舊供職所有錄黃一道當日繳還中書門下

[illegible]不付出仰見[illegible]
[illegible]悖亦復不以僭越罪臣感激隆寬何以論報然
[illegible]裳尚未被受供職指揮瑣闥官今已數日臣愚
[illegible]度或者陛下以爲無此故事尚遲之耳臣攷之史
傳人臣暫失人主之意將及去官俄而再留者不可
勝數今特舉給事中二事爲陛下誦之唐吕元膺自
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奏對激切憲宗嘉之翊日
語宰相曰元膺讜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
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寵於前王臣等既不能
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合當負罪今請以元膺

復爲給事中上悅而從之且夫元膺解職刺州已有成命而憲宗終惜其去李藩裴垍復贊其留遂令元膺再還舊官故憲宗號爲英主裴李亦稱名相雖然此猶是唐朝故事非本朝家法也紹興二年以兵部尚書權邦彥爲給事中程瑀三疏駁之尋令他官書讀程瑀乞罷遂遷兵部侍郎瑀不拜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臺諫官江璡方孟卿皆言黃門職典出納願不留瑀自動繳爲朝廷惜之上批復除瑀給事中及入謝上曰給事之設正要駁異豈在雷同朕以卿再三求去勉從所請然深不欲卿去故再有此除瑀出特勉彖勞是則陛下家法也仰惟高宗中興之初君臣相與不事形迹故程瑀志在報國不以嬰鱗爲懼而敢於駁邦彥江璡方孟卿志在惜賢不以朋比爲嫌而敢於駁瑀而高宗大錫勇智從善如流故亦不以反汗爲吝而深信臚等之說用瑀如故傳之史籍千載美談臣所以不敢信宿進此二事以贊聖斷之決伏望宸衷體高廟無我之心二三大臣效李藩裴垍獻替之力特收成命速降黃裳依舊供職指揮以增聖治之光華以勸臣工之興起而微臣不肖亦得與江璡方孟卿同託不朽昌勝榮幸

林大中上言光宗
光宗時殿中侍御史林大中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
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
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
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讐耻之未復此事未就
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
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
言治功可得而成矣

葉適上奏寧宗
宋寧宗嘉泰二年葉適上奏曰臣聞欲占國家盛衰
之兆以人材離合爲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
詩之預卜天命最爲長久召康公爲成王賦卷阿之
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以深其言意沃然以
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
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
天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爲能而以順悅爲
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被寶臣公忘
家惟以國之休戚關憂樂不以已之曲直校勝負故
能上爲人主所信下爲百姓所愛盒人材合一之時
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

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當進對輒不自已竊嘗
申繹卷阿之義爲陛下獻天啓聖明德意開廣志慮
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
馴致至灾疾羸殘目覩斯事不勝感歎臣聞治國以
和爲貴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和如庖人之味焉主於養口
和矣平如王人之器焉主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
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爲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
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
平使皆效其平人臣誰無有已惟明主能使其忘已

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
瀹洗不分彼此不間新舊八村復合遂爲本朝盛時
臣久病積衰已絕榮望區區之愚所幾人臣忘已體
國冥心既往圖報方來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
係畢智陳力分守所嚴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狥
而與公家相爲後先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
和平之實福違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愧於卷阿之
詩惟陛下財幸

楊簡上奏寧宗

寧宗嘉定間楊簡奏曰臣嘗觀堯舜舍已從人禹以

益贊而班師湯以改過而稱聖武王聞旅獒之諫而不諱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會子曰我過矣漢高帝猶曰吾不如子房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唐杜淹建議而封倫折之淹默然太宗曰何不申執淹曰臣服其議又何言此不惟當時太宗悅之臣於數百年之後亦深服淹之大公不私到于今念之不忘淹雖有他過而於服義一節臣心服之近代以來改過服義之譽後諸賢競議新法咸決衰衰王安石本有非常之才非常之學非常之識非常之行非常之守非常之忠非常之節非常之義非常之勇非常之謀非常之斷非常之德非常之量非常之智非常之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畨法萬世臣不勝惓惓

袁甫直前奏事劄子曰臣

聖理宗端平中中書舍人袁甫直前奏事劄子曰臣
恭惟陛下軫國步之多艱憂更化之未効特發睿斷
並命宰輔陛下此心上通于天中外臣民曁不鼓舞
臣竊謂宰輔之職固貴乎專亦戒乎太專不專則責
不歸一太專則失於獨運陛下知左揆之忠直無他
腸面恐其勤勞太過不可以旌旗之勤勞太過不可以
佐之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旁睨竊聽者又揣摩意見謂
聖意將有所移矣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旁睨竊聽者妄窺形似
能長慮却顧共圖國事也於是使潛左揆之所不及
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旁睨竊聽者又揣摩意見謂
聖心將偏有所重矣並命二相可謂至當而紛紛之
論如此臣謂陛下英斷奮發雖莫過於此舉而二相
之事陛下乃莫難於此時何難爾難於埧篪之相應
金石之相宣如有虞濟濟之盛時也雖然是不難天
下萬事莫善於公莫不善於私房玄齡問正主芘民
之道於王通通曰先遺其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
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世之爲
天臣者未嘗不自謂能遺其身也然身若何而可遺

必方寸洞然無一毫之私意而後能遺其身必天下之所
屈不修怨不相傾相軋而後能遺其身必天下之所
謂君子者進而用之天下之所謂小人者黜而遠之
尤親故夤緣私相援引陰相嘱托者一切屏去而後
能遺其身若夫任私意矜小智狥偏見聽邪說胸中
膠膠擾擾非眞有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心則何足
以爲至公臣之所謂公者非曰外焉示公而已也貌
似同心而中生矛戟名爲公耶是故專制擅決其爲公耶是故
者固不足以爲公而公而
非公勇往好勝者
爲小心者似公而亦非公也何則宰輔者國家之柱
石柱石不牢大廈將顛而何譚遜畏抑之有且非獨
大臣之身爲然也彼與之謀議者無素相厚善托
以心腹之人哉若其中立不倚義忘利者侃然正
色爲謀必忠是固有益而無損矣如其內懷顧望各
有所主則造作語言緣飾事端譎詭之際既開交鬬
之風滋熾於是朋黨之論興矣用一人焉彼以爲此
之黨此以爲彼之黨而人主始莫知所適從矣行一
事焉彼以爲此之私此以爲彼之私而人主始惑於
聽聞矣無事之時倡爲此論猶慮簧鼓是非徒亂人

意況當中外搶攘事變蠭起之際乎方今至大至急之務亦多端矣楮輕物貴民不聊生一也軍情動搖志在好亂二也韃人窺我將謀大舉三也閫外諸帥不相協和四也凡此者皆付之悠悠泛泛不肯出力爲公家遠計而朝夕所從事不過互相猜疑迭求勝負久而習慣愈激愈甚明主臨朝慨嘆惟曰其奈朋黨何士大夫相與私議亦曰其如朋黨何此正唐人所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今雖未見其形而已先見矣先見之兆不務防微待其彰著不可掩乃欲從而救之不亦難乎

區區有以消平調一之遂使兩黨之迹渙然氷釋琦既罷相黨論復起諸賢斥逐無虛日而小人忌琦者獨少其後扶持善類琦力爲多臣願陛下新庶政惟元輔之初聿新庶政惟元輔舊黨公存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倡調停之說宣仁聖烈皇后疑不決蘇轍抗章謂大臣若正已平心爲安民靖國之計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雖不歸心宣仁是之臣願以此語爲陛下獻雖然抑臣又有深於此者盖人主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臨朝之時尊嚴若神未足爲英主也要必無纖芥嗜好汩其澄明之性則

發爲英斷自然有不可玩者如其齊莊於路朝而舒
卑於燕私酒色觀游便僻側媚凡所以熒惑耳目感
移心志者有一於此則國家大事其精力必有所不
及其志慮必有所不周大臣見其然也亦且憂懼悶
鬱之不暇而況權勢之相逼黨與之相擠日夜圖回
各求其自全之計國事將誰與任責耶大臣既不任
責則人主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於所親信之人凡
在左右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黑白爲黑以紫亂朱
何所不至哉然則探本窮源又在陛下正身以率下
而已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此責在大臣也
皐陶之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責在人主也
臣竊觀今日並命二相之後而有一人焉不能平心
以徇公則將先之以猜疑而終之以朋黨有猜疑之
萌則股肱不可謂之喜聽朋黨之說則元首不可謂
之明臣非敢爲過慮也誠見今日通國上下惟知患
在韃虜而不知憂伏蕭墻惟知變在兵寇而不知禍
起縉紳是以懇懇愚忠不知忌諱惟陛下與二相深
思舜皐陶之言而亟圖之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袁甫進講故事

端平中中書舍人袁甫兼崇政殿說書進講故事曰

漢元帝紀贊曰帝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宰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今月初九日獲侍清光于經筵陛下擧漢元帝好儒故事玉音云論者謂元帝特未得眞儒而用之耳如得眞儒而用之何患宰制文義優游不斷耶此論甚佳卿以爲如何臣奏聖學高明如此可爲宗社慶可爲善類慶大凡眞儒固鮮而識眞儒者尤鮮譬之玉焉眞玉未必無瑕人見其瑕也遂輕棄之不知雖曰有瑕不害其爲玉何可棄也若石而無瑕不過石耳又奚足貴人才亦猶是也眞賢實能豈無微過惟識眞者不以小疵掩其大德如使寸寸而量銖銖而較則眞儒不以小瑕而棄者幾希此惟在陛下明知人之鑒以洞燭人才之底蘊而已矣陛下欣然嘉納臣退若有所失盡之遺論焉當元帝時劉向之劍切嚴峻之剛正雖未足爲古之儒就漢世言之亦可謂儒之眞者矣元帝非不知二賢之可用也向數有論奏深當上心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望之爲師傅帝知其經明行修材任宰相夫旣心知之則當篤任

其人既曰將思之則當力行其言然向之精忠終不能奪王氏盜竊之權而望之一爲恭顯所脤耻以其身就吏寧死而不悔嗚呼曾是而謂元帝好儒可乎論者謂帝特不得眞儒而用之故有優游不斷之失不知有儒如蕭劉尚且外爲尊敬之貌而內無信用之實奉使抱恨以終其身假令得古之眞儒元帝能用之耶然則人主之病莫大乎柔弱而不斷則左右小人乘間投隙變亂是非君子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此則漢元帝所以不治之疾而非漢無眞儒之所致也有天下者尚鑒茲哉

劉克莊進故事

理宗時劉克莊進故事曰杜衍爲相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封還之或詰責其人仁宗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勗我多矣

臣按內降非盛世事也詩詠后妃以無私謁爲賢桑林禱旱以婦謁盛自昔未嘗無是事但古先哲王理慾明界限嚴能防其微杜其漸爾降

及叔季非惟不能防杜又且開扃破鐍以導其來
西園買官斜封墨敕至今遺臭故諸葛亮有合宮
府爲一體之論唐人有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勅
之歎我朝家法最善雖一熏籠之微必由門下
今列聖相承莫之有改其後老蔡用事患同列異
御筆汚成禍亂臣嘗竊論祖宗盛時內降絶少間
議始請細札以行之初猶處分大事既而俯及細
出一二則有論列者有執奏者誨純仁
微後不勝多至使小臣楊球張補代言謂之東廊
等寧謫而不以濮議名其堂云
兩知閤並立衍寧罷而不肯求容權倖之間此所
以爲極治之朝也臣采之輿言謂通日蹊隧傍啓
廟堂積輕中外除授間有不由大臣啓擬近臣薦
進者顯仕幸貴游之子專城多恩澤之侯幾郡調
守上煩宸斷小臣改秩或出中批既累至公亦傷
大體求者予若奉行者皆以爲常不以爲異遂使
天下之人以誨純仁茂良必大之事責望有司以
衍之事責望大臣以仁宗禁中之語責望明主臣
竊爲陛下君臣惜之本朝名相多矣惟衍號爲能
卻內降者豈有他道臣嘗考之其拜也在慶曆四

年九月其免也在明年正月當國儻三數月噫此
衍之所以能直道而行乎臣故謂小臣能以去就
爲輕雖大事可論大臣能以去就爲輕雖內降可
執橫恩可省人主能以朝廷紀綱爲重貴近干請
爲輕則堂陛尊而命令肅矣惟陛下留神

許應龍論量材進故事

望宗淳祐間權司封郎官許應龍論量材進故事曰
昔司馬光進言謂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
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
略勇果以捍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竝
[illegible]專取文藝之人欲理萬事豈不難乎之人雖於文
藝或有所短而其所長自有足取者安可盡
加棄斥使終身不仕耶又曰人各有所長或優於德
而劣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皇陶稷契尚各守
一能況於中才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若專
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匪
其人何由致治乞朝廷設十科以舉士

臣聞天下固有不一之才人主當無執一之見盖
人才之在天下若十指然小大長短雖若不齊而
皆適於用無收並蓄待用無遺則皆有以自見而

天下無不舉之事苟用一而廢一則互相傾軋必
有分朋植黨之弊昔皐陶謂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則俊乂在官可以撫五辰而凝庶績奈何後世之
君不知出此文帝好清靜而豪傑之士難合武帝
用才智而道德之士見遺宣帝尚刑名而儒學之
士不用皆由所尚之偏故天下之才不能以盡用
要之人主當與天同量栽培傾覆生育長養各隨
其稟賦之自然而容心於其間苟好惡之私先
累於其中則人才高下必不能隨宜器使而急於
求進者必至迎合當局而伐異俱欲求勝非惟不
足以成事而清流濁流之患實基於此司馬光論
任人欲取道德器識明達勇果刑獄錢穀者並用
之而長於此短於彼者不可求備此乃官使人之
要術也嗟夫人才不同彼此異見其來非一日矣
足一蹶軍門視文士如仇讐武儒寇輕武弁
如草芥矯矯特立則以靜重蒞劇容處事詳審則
以剛直爲沽譽長於吏才則以明經術者爲腐儒
專於治簡則以了官事者爲俗吏少俊則以老成
爲遲鈍寬厚則以嚴明爲苛刻各分黨與判乎其
不相入也人主用才惟求以辦吾事濟吾治而已

安可主一而廢一哉陛下建用皇極無黨無偏者
德者召之文學者用之吏事者任之或長於將畧
或精於財計或以循良稱或以讜直名莫不擢用
固無一毫好惡之私然求賢之詔屢下剡薦之牘
交馳而人心多私罕以實應靖退不競者無由自
達單寒寡援者未免見遺臣願陛下開衆正而達
四聰使任薦舉者悉參公論舉能其官則錫以進
賢之賞稱匪其人則加以謬舉之罰如此則眞才
實能皆爲吾用而何事不立中興之烈可指日以
冀耳惟陛下與大臣圖之

牟子才面對第二劄子

宋理宗時牟子才延和殿面對第一劄子曰臣一介
疎慵待罪博士比因愚戇冺乞退閒將期覆展於素
心乃遂繳謄於二奏旋申前請泛罔俞音致令孤子
之蹤尚玷班聯之末茲緣參告適值對班幸天表之
再瞻竊愚言之敢愛臣聞區別是非者天下之公言
包容賢否者當今之邪說自昔言者每當國論危疑
之秋欲混邪正爲一說昭然號於天下曰皇極曰大
中以爲包含依據之的而不知經之所謂皇極者非
此之謂也㠯皇者君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至

極之地以爲天下之標準周公所謂以爲民極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而訓之而後世遂以爲寬洪廣大之言又以大中爲含洪姑息善惡不分之目如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極皆是也然嘗論之君子小人不可並用君子小人之說不明而是非顛倒賢否貿亂其餘毒遺烈往往足以斲喪元氣殘害國家蠹壞善類而不自知也元祐更化以來姦邪失職居外日夜伺便規求復入之其意將以消平舊怨也而蘇轍則謂邪正不可無用無用必至交爭此元祐調停之說也自此說一行

未幾而李清臣以吏書入矣又未幾蒲宗孟以兵書進矣又未幾而鄧溫伯之徒復以外藩起矣雖瑣瑣繳駁諫官論列事得暫止然此路一開終不能遏小人之進激而爲紹聖反覆之禍則此說實爲之非斲喪元氣之斧斤乎元符末年瓘浩雖來章蔡未去邪正紛拿朋黨交攻元祐之黨嫉視讎讐之人紹聖之人忿怒元祐之黨曾布一旦以大中至正之道改元建中其意蓋欲以元熙無絕聖而行之也而曾肇則謂當先分別君子小人然後可以行大中至正此元符建中之說也自此說一行而鄧洵武以愛莫助之

而進矣又未幾而溫益錢逼之徒據要津矣又未幾而蔡京爲左丞且拜右僕射矣雖旌別淑慝有詔紛紛亂憲章有戒然此機既扶終不足以止小人之來激而爲宣靖危亂之禍則此說實爲之非殘害國家之鴆毒乎慶元中柄韓專國擯逐善類至標道學之目以爲攻詆之資羽翼既張忠諫受禍權臣稍厭前事或者附會之立爲建極之說以示廣大含容之公一時君子雖幸學禁之稍寬而見遠識微之士則深憂邪正之相揉此慶元建極之說也自此說一行小人謹其事之變也徒嗷嗷言者以救矣未幾而僞之塗嚴行約束矣又未幾而胥吏復官而復讐之說一進終其厲矣雖廢退之士先後復官而僞攻僞之禁申致不能止小人之言激而爲開禧用兵之禍則此說實爲之非蠹壞善類之論賊乎是三說者雖其爲意各有不同大抵皆以合棚鶻突爲說是以忠邪並世薰蕕變化荃蕙化爲蕭艾嘉慶化爲殘賊化爲狂人類殄絕世道陵夷所謂斲喪元氣殘害國家蠹壞善類之禍靡不有之是非天之作孽也人才之辨不明而其禍必至於此也陛下以聰明之才當艱難之會其於人才進退之間嘗致其謹矣然天下之才有君子有小人

其名既殊其類又別嘗即其情狀而觀之大率不過數端其言剛正不撓無所阿徇者君子也辭氣卑佞伺候顏色覘闚意向切切然貪進務入者小人也光明正大疎暢洞達愚墨傑特無纖芥可疑者君子也依阿諛媚同互隱伏閃倏狡獪睢盱鄙賤枉道苟合者小人也君子小人情態昭晰固若黑白之了然而或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言與行違迹與心異者則人之易惑也今不察其實不究其歸以大賢之名容之曰我調停建極也豈不誤哉

家哉故皇極大中之說者君子小人而爲一其極則君子受其禍小人受其福其始則納天下國家於無事其極則天下受其危而國家受其菑故一小人之進若未甚害也及其久也呼儔引類根據朝廷交通宮闈劫制人主然則當正邪交攻欲定未定之前而進皇極大中之說者陛下其可不察其說之所以然哉

洪舜俞進故事

宋理宗淳祐間洪舜俞進故事曰明道中執政除親舊二人爲正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臺諫官須出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治平二年以

范純仁爲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爲監察御史裏行近
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二人而
上自擇取一人爲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
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臣聞臺諫天子耳目之官耳以司吾之聽目以司
吾之明而人執之可乎張行成無先容舉爲殿中
侍御史柳公權有諍臣風屈爲諫議大夫萬乘親
擢通臣莫與夫如是則任耳目之寄者激昂振厲
思稱主知周而無所比正而無所阿朝政之得失
朝論之是非相業之修廢不出不茹悉以上聞不
至於懷私恩狥偏見以亂天下之公我朝祖宗法
臺諫官須出宸選正公是也異時庶尹論文彥博
王陶彈韓琦以二輔臣之賢猶不爲之少隱況下
於文韓者乎雖然臺諫不由進擬固足攬取宰臣之
柄要必人主有至明之見而後能奪獨斷以聳衆
望否則不諒之外逞謀之左右親暱附下罔上抑
又甚矣大明在上邪正洞燭得范純仁呂大防而
內出姓名得歐陽脩余靖王素而御筆親除斯無
愧累朝之盛

牟子才直前奏劄

牟子才除起居舍人進對直前奏劄曰臣聞君子之於小人猶陰之於陽不能以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之所能損益也先儒以爲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助盖陽屬君子陰屬小人固不可相無亦不可相亂固不可相亂尤不可相暴泰之爲卦內健而外順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深致內外之辨使之界限一明不相雜亂君子得其位可進以有爲小人得其欲雖退而無怨故聖人名之以泰泰之爲言安也言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相害乃所以爲安也自古惟堯舜之時足以當之三代而下治亂靡常然不過由此二道用君子則去小人用小人則去君子未聞君子小人而參用者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亦未聞君子小人參用而可以久安而無亂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而欲久安而無亂者必自辨君子小人始不明君子小人之辨而泯其異同混其賢否而曰吾將以是爲安也直幸而已矣非聖人所爲致泰之道也臣抑嘗讀國朝元祐之事而竊有感焉夫元祐之所以爲元祐者用君子而退小人也元祐之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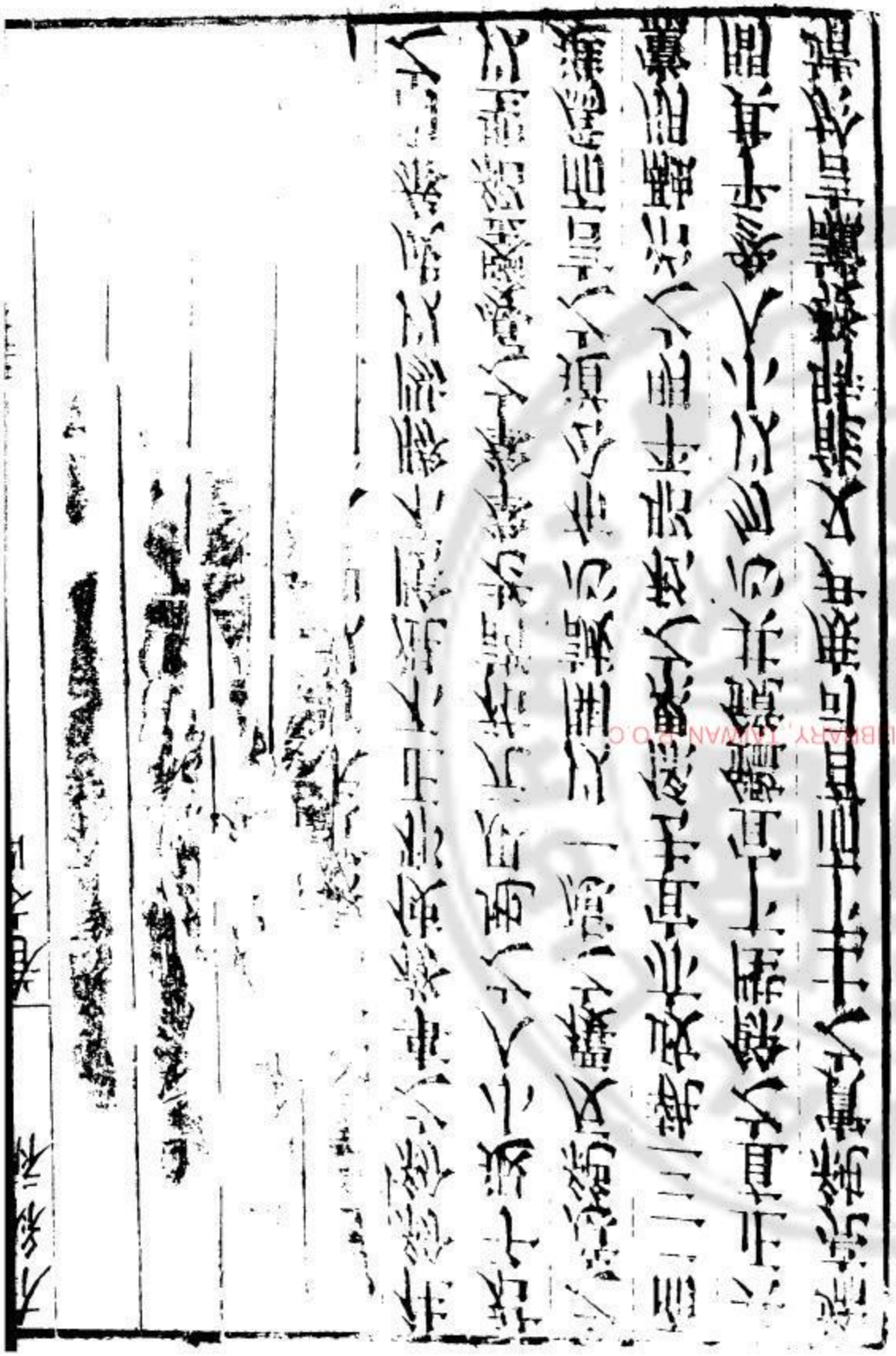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紹聖則君子小人並用故也方元祐之四五年當時言者已凛然以邪正之不辨爲憂朱光庭則謂用人之際當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加明察使正臣日進而邪臣永退范祖禹則謂愼則宮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殘敗善類不當使之在位爲他日患蘇轍則謂君子必勝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不可惑於浮議必爭一爭之後小人無能斯不足畏小人而引與共事王巖叟則謂小人得以雜其間其利然後可畏當明辨力退毋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其言皆深切著明反覆詳盡而於泰之一事其援以爲據益以爲保泰之道在乎此是豈私憂過計哉使當時盡用其言絶禍萌敦治本雖百年元祐可也奈何調停之說雖賢如呂大防范純仁劉摯亦且惑之楊畏鄧溫伯李清臣皆小人之雄而引之腹心俾得乘閒投巇陰唱邪說紹述之論起而君子不能以一日安其後黨錮禍成雖大防純仁摯亦皆不免報復之禍則調停之論豈亦疎矣逆使國家當其禍敗至於宣靖之事不可勝悔而光庭祖禹轍巖叟之流獨受知言之名可不爲痛哭流涕者哉伏惟陛下臨政願治垂三十年宜可以爲元

俯矣而乃岌岌乎紹聖且宣靖宜可以爲泰矣而乃
駸駸乎爲姤爲遯陛下亦嘗思其故乎陛下未嘗不
用君子而不純於用君子未嘗不去小人而不盡於
去小人故其勢不免參而用之夫君子小人勢不兩
立參而用之則是正邪相軋而使之日鬬于下豈有
安靖之理哉陛下試觀三十年間君子小人幾進幾
退幾儌幾起幾勝幾負相尋至今未有止極者皆以
此也陛下見其如此不察其故以爲是紛紜華競者
皆君子之過也而小人又擠而陷之以爲必去其類
而後可靖國則益誤矣故始於君子小人並用而卒
至於君子日空小人日盛臣竊惟小人不去其害之
大者有三焉累君德也害治體也敗善類也敢爲陛
下悉言之小人性本巧惡又敢欺誣其狡獪之術足
以逢迎而爲悅其搖詖之辭足以譁張而爲患變黑
爲白指鹿爲馬以之惑人主之視聽而亂其是非甚
至借人主之喜怒以成其威福恥爲正論而厚誣其
君爲不可以責難陰進邪謀則歸過於上以自逃於
公論遂使謗議流聞聲光不著此則欺誣之說有累
於君德也小人性本傾危又好反覆勢在彼則始趨
而終背勢在此則始背而終趨閃倏游飏蹤跡詭秘

巧險側媚情態乖張其狀似三變柔行巽入善爲模稜軟語卑詞曲相容悅其狀似兩來操三變之心行兩來之術而視勢之所趨爲向背此反覆之說有害於治體也小人性本刻薄又喜激發上惡譁競則曰是好名也是多言也上惡朋比則曰是某黨也是交結也上惡誕妄則曰是欺罔也是浮矯也駕虛冀僞造謗興訛其譖貝錦其言巧簧陽爲納忠陰實激怒其術一售其勢遂成梟心戕忌無所不爲此激作之說有害於善類者也此三害者千岐萬轍爲變多端不憺上之悔患務行其言不恤國之憂危務伸其志不虞君子之困敗務遂其說爲酬之烈如此而可使之一日參乎君子之間耶今通國之所謂小人者陛下亦知去之矣臣以爲非去之之難而辨之之難去一小人是一小人也安知一小人之去無一小人之進辨之則幾矣夫君子小人如數一二如別蒼素辨之無難者是在陛下之心耳陛下如能致知格物以明心賤貨貴德以一此心明日達聰以廣此心使知衡之平如鑑之空既不失其好惡本然以得其是非當然之則所謂君子小人之固無所逃乎陛下之前而陛下又即其賢否在

上之所在而爲用舍進退之分焉柔邪巧佞阿意承
旨者必斥剛方鯁亮犯顔苦口者必容輕儇便給狡
慧削刻者必遠而莊重靖嘉温純朴茂者必親出入
多岐陰有所主者必屏忠信不二孤立無朋者必用
去其庸猥卑雜而存其耿介挺持去其狠戾馴獪而
不以嫚人而嫉莊士不以美疾而疏樸直則忠邪之
位定而内外之限明矣豈不能致元祐泰亨之治哉今
上而論思獻納多英雋忠正之臣次而給令臺諫皆
端亮純實之士下而百司庶尹又能時發讜言於靖
共正直之餘陛下宜鑒鑑其心勿以小人參乎其間
而二三執政亦宜去係累之私昭平明之治融朋黨
之意絶反覆之慮一以開誠心布公道之言而爲進
君子退小人之地思元祐諸老拳拳之憂鑒紹聖以
往紛紛之事務使邪正不混陰不勝陽以成泰内之
治豈不韙歟不然實未有以知人才之孰忠孰邪而
姑聽其一時之乍賢乍佞則臣謂用者不必用去者
未嘗去而所謂安者乃禍亂之所伏也臣隱憂所發
胃進瞽言不勝拳拳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歙　令圩姥劉　伸　南陵令学嗣徐調元　校正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新都門人吳光胤　同校
吳公治

求賢

宋王巖叟論求賢奏

哲宗元祐初王巖叟論求賢當去六蔽上奏曰臣伏觀自古治世天下之人安樂無事日臨於仁壽之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不自知者人主清心以照理至誠以用賢之效也事莫不有理也心清則理自見天下未嘗無賢也誠至則賢自來恭惟陛下臨政逾年是非不能惑於聽邪正不能亂於前不勞聰明而萬事皆理者心清以照之也惟是人材得之未多朝廷之間除授之際常覺艱難不稱盛時之事可爲陛下惜耳陛下勿謂天下之賢盡於此也而得賢之心足勿謂雖有賢者不易致也而求賢之心倦陛下內萬此誠以自厲外勑同德協心之臣以求之臣以謂無不得賢之理然古有六蔽焉不去之則衆賢終不可盡得臣請爲陛下道其略有私意則爲蔽執偏見則爲蔽喜於附已則爲蔽有自賢之心則爲蔽簡貴自居而不與物親則爲蔽此求賢之所難陛下不可不知也願陛下深詔執政大臣使上同陛下清心至誠之美而警戒六蔽之患則天下之賢無遠近無隱顯皆收得之爲朝廷用以賢繼賢社稷之福生靈之幸與天壤相等矣臣不勝愚忠

知人

唐魏徵論臣品奏

唐太宗貞觀中魏徵論人臣有六正六邪上言說蔽

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亾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榮顯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閒絶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諫敢犯主之嚴顏向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如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歷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搆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

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蔽主以邪佞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無別是非無門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亾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誣以圓方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然則臣之情僞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爲善者蒙賞爲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

李德裕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唐武宗會昌中召李德裕爲平章事上言曰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觀縷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舉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臣嘗以蘇共工讙兜則爲黨舜禹則不爲黨何者共工讙兜相與共周迭爲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

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閒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廷詰云弊人少情識其布被爲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爲黨矣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筭之及杜如晦至竟從玄齡之策此又同心圖國不爲黨也何者爲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東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魏朝何晏丁謐依附曹爽利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爲朋黨也畧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子游識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夫子咎宰我鑽燧爲夭惡既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爲黨也班固稱周室既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爲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爲貴四豪之門惟務譎詐常以勢力

相高今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攜挈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拆實罔聖聰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則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羣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罔上喻喻相是態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唯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清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姦僞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輒舉事例庶裨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所與小臣讐說免惑聖心臣不任忿激之至謹錄奏聞

宋滕元發對英宗問

宋英宗時帝召問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滕元發治亂之道元發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又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深以爲名言太息久之

富弼論辨邪正奏

宋神宗元豐間以司徒致仕富弼論辨邪正上奏曰

臣伏蒙聖造擢冠宰司雖步履尚艱稍稽入覲屢得寬告跧跼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事頗紛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臣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脈也體若具備方能成人爲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闕方能成國者正如爲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脈不和則爲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爲害矣體之不和爲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爲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贊萬幾爲國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群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群有司安得而和哉群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爲國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敕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尚書皐陶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同寅協恭和衷哉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論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祚於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爲右相周勃爲左相既誅諸呂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爲右相

退居太宗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能
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茲四相者非用心至
和以天下爲任安肯互相推薦爲國遠慮如是其切
而不自爭勝耶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時昇
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効也若執政者不和則
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爭於官府或辨列於君前
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强白牽合終成
乖戾互相厭苦陰致傾擠門下宜朋助爲搖撼彼此
窺伺是非紛拏忿違私憾之讐何郵公家之事既行
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稟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

其獎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救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無復藩鎮之患既而悞用李逢吉爲相逢吉大姻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與造謗訕白般中傷以至擯作謠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專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攜爲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攜以畋語至切遂拂袂投硯而起喧於都下然衆議畋語爲是攜議爲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爲都統出討黃巢攜大不悅益固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黃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已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爲慮而僖宗不明終用攜議巢果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橫行天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矣之巢雖漸敗而朱溫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號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已用心不公擅陷忠良敗壞時政或剪弱王室或覆亡宗社爲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所謂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

存亾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病可以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群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爲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厖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烹調鼎鼐更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煉藥石設於左方以爲喻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爲主也爲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審其所擇也夫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侔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可得邪安可幸而致邪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陰相交結互爲朋蔽駕虛鼓扇白黑雜揉千岐萬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後已

也小人既勝則益復肆毒于良善枭心虺志無所不爲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致亂不能致治古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爲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則不勸不見威則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爲既與君子相反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爲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鑒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

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纘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允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爲惡人所譽者未必爲善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於進退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疎踰戚可不愼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不可不察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比毀正蠹邪也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舍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慎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

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陛下也若詢及奸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爲至難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爲難況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陛下可不慎之又慎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說也其有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於衰病之中秪是念其舊人授以國柄辭不獲免夙夜驚惶若非傍假衆賢共成大政則臣虛薄老朽立見敗事況夫四海至廣萬幾至煩更藉天下之材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鑒今選賢與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元素日無意修文辭忠懇所發老臣長慮萬世龜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　曰臣今月

哲宗時御史中丞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

二十二日延和殿進畢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

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濟天聽竊觀聖意類不以臣

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

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

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

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

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榮國家安樂疏

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

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皐陶則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則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方日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雖未壯而聖人

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大君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內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窮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分憂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適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牧守四方分憂庶務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水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絜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積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

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懌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跼蹐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蒼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希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

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耳今臣編觀朝廷用舍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

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其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早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

范祖禹辨邪正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起居舍人范祖禹辨邪正劄子曰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爲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唯能使小人不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唯使君子不勝小人所以亂也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爲泰泰者通而治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聖人爲天下唯能使小人外而不內在野不在位而已非能使天

下皆無小人也陛下自初臨政以辨別君子小人爲先登進忠良斥退邪惡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天下之人皆以爲然雖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不過如此也而比年以來大臣以無容小人爲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夫今日之省寺他日之侍從也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弼也宰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準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藝人表臣百司皆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夫憸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位則壞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內何官可不擇人也邪人得志則正人不安正人不安則國無善政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事也臣伏望陛下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在下位爲他日之患以副陛下至誠求治之意

范百朋分別邪正條目奏

五年吏部侍郎無侍讀范百朋分別邪正條目上奏曰臣愚竊以爲分別邪正自古所難惟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

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奸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頗僻或異望寵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遍舉今輒疏其條目于後導人主以質直使之虛中聽納則爲公正導人主以德義則爲公正導人主過拒諫則爲奸邪導人主以尊宗廟敬祭祀則爲公正導人主以功利則爲奸邪導人主以簡宗廟畧神祇則爲奸邪導人主以親正導人主以簡宗廟畧神祇則爲奸邪導人主以親睦九族惠養耆老則爲公正導人主以疎薄骨肉棄老遺年則爲奸邪導人主以恭儉清淨奉循典法則爲公正導人主以驕傲放肆不顧舊章則爲奸邪導人主以稼穡艱難惠及鰥寡則爲公正導人主以輕鄙農事不恤惇獨則爲奸邪導人主以柔遠息兵則爲公正導人主以用兵攻戰則爲奸邪導人主以原情謹罰則爲公正導人主以峻法立威則爲奸邪導人主以安民利衆則爲公正導人主以勞民動衆則爲奸邪導人主以進君子用善良則爲公正導人主以近小人用惡德則爲奸邪右謹具進呈伏望特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聰明無惑矣臣不勝惓惓犬馬之忠

呂陶乞罷言職奏

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奏乞罷言職事上奏曰臣嘗觀古之聖君賢臣相與圖治能闢衆正之路杜群枉之門功業隆而聲名白者其術無他在乎絶朋黨而已蓋朋黨之患不止於忘國家之事以私已自營拯疑似之說以養交固寵而其患乃在乎中傷忠直爾患者先傷則凡懷忠者不容直者先斥則凡任直者不免夫然後率天下之人爲不忠不直而相與共欺其君者朋黨也故爲天下國家者不患不能知治道而患在不能知朋黨不患不能知朋黨而患在不能去朋黨昔者劉向論朋黨數千言李德裕從而推廣其說然二人者卒爲朋黨所害使人主能知其奚則二人者豈有不能自明之理哉故曰患在不能知之也唐文宗聰明俊偉有志於治嘗嘆曰去河北賊易去二李之黨難始失其制終成其亂雖欲痛治勢所未可故曰患在不能去之也蓋人主所恃以治天下服萬民者議也朋黨作則公議亡人心無所賴上下相徇毀譽亂真人主雖獨公其心於上天下誰與同其是非憂樂哉

張浚論君子小人之辨

宋高宗紹興四年張浚論君子小人之辨上言曰臣

昨奉清光編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詳究退自慶幸以爲治道之本莫大於辨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攸攸于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者正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以類推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

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狥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茂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已者譽之以爲君子異於已者排之以爲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至於今日異於已者而稱其爲君子乎臣以爲必

無之也彼其專爲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至於
亾身亾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
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
焉

陳淵論考實奏

高宗時右正言陳淵論考實上奏曰臣聞人主之道
在乎知人而知人之要莫若考實而欲以耳目之所
聞見心志之所測度期於得人雖堯舜不能也今夫
騏驥之於駑駘固不相侔矣使之同一皁櫪羈
縻而飲食之雖騏驥亦何以自別乎故必待歷塊超
國立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澗奔逸絕塵然後知其異於凡馬也堯舜號爲知人
而書之所稱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明試以功考
其實也車服以庸因其實而用之耳若舜之在下堯
既聞其聰明矣又歷試之至於用鯀亦然四岳舉之
堯曰方命圮族既而曰試可乃已自今觀之若舜者
宜不待試而若鯀者又不必試然且云爾者考其實
而已唯考其實故舜之聖終有以底績而鯀之不肖
不能逃其罪於九載之後也廼者朝廷進用人才間
有異於是者雖陛下明於知人處之莫不曲當無可
議者然臣嘗謂人之才智隱於無爲若功業則遇事

而後見方其無爲非識者莫能辨逮遇事之後雖庸人亦得而可否之故用人之際唯在考實考實之法非固尚勞績而略志節也所以審衆情而核眞僞者不得不然也況庶官之於侍從如霄壤之不相侔百官之於臺省如涇渭之不相似若不待其經歷既久名稱流聞人人皆以爲宜遷然後授之亦恐艱難之際終不足以厭人望矣臣故以堯舜考實之道爲獻

陸九淵劄子

宋孝宗乳道問國子正陸九淵剛定官輪對劄子曰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之事無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鸞弓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亾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儻蹇爲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

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專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群日與瑣瑣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

劉敞率諸生上書理宗

宋理宗淳祐間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太學生劉敞率諸生上書言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爲大臣支黨甚且甘爲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示優容而陰實陬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當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幾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垓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

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夫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僞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然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佞遠者則以首鼠[illegible]社大計孰肯明月張膽爲陛下伸一[illegible]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

又

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閑散地惟覬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爲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奸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覬覦不止於鞭韃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

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
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
輩再壞耶

○吳昌裔論君子小人奏

理宗時吳昌裔論君子小人上奏曰臣蜀人也無荷
戈之力以備戎行無御兵之智以衛鄉國獨以文墨
議論委質中朝孤立危言靡所裨益茲蒙陛下過聽
擢臣於禮樂之司付以軍旅之事君命爲義何敢
辭難今當遠離蒙恩即賜對深惟根本大計不勝臣子
在情輒竭愚忠仰裨睿覽臣聞君子小人之問天地
陰陽之大分也稟剛善者公明正大而無纖芥之可
疑得陰柔者私暗回邪而有變態之難測君子如鳳
麟如松柏高翔特立無所依憑小人如蛆蚓如蓁蘿
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蓋嘗以此博觀當世之士而忠
邪善惡有如氷炭不同故守道據正靖共爾位者君
子也希進競利苟志於得者小人也竭節盡言中立
不倚者君子也隱情惜已隨時上下者小人也有直
質無流心所言常依於義者君子也有口才無實行
其辨足以飾非者小人也端良忠實自結主知而不
肯曲奉權要者君子也詭詐狡獪不安常分而專欲

捷出他徑者小人也砥善首公力行好事護持氣類者君子也陰毀陽譽設爲危機陷害善良者小人也寬平無我咨諏善道常與公論爲主者君子也險愎自用媚嫉人言率與公論立敵者小人也樂行憂違難進易退道合則從不合則奉身以去者君子也尸祿素餐頑鈍無恥利合則交利盡則反日相扼者小人也廉不近名義不黷貨一介有所不取者君子也行汙寄治身私託公忠失無所不至者小人也勤彊夙夜盡瘁百爲常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君子也畏避形迹互覩顏面不以至公之道事君者小人也鞠躬盡力忠於職分雖歷夷險不貳其行者君子也懼疑虛喝敢爲大言脫有緩急不可保信者小人也大抵君子爲陽小人爲陰陽明勝則治象盛其道浸登於明昌陰濁勝則亂機萌其勢漸趨於暗塞自古小人衆而君子孤亂世多而治世少無他亦視君德之强弱而已蓋人君始初清明中有所主不爲物慾流轉則如正陽方升而羣陰退聽及其壯志消平主不勝客或爲好惡移奪則如陰氣盛長而陽德日消消長分數之不同此正邪聚散之證候也故滯於所偏信則遠臣懼自聖而謂莫已若

則拂士日遠有言而曰莫予違則佞人日庸以譖慝爲愛憎則是非雜糅以意見爲厚薄則邪正倒植寄耳目於小臣則龍遇之徒攫進剪羽翼於忠諫則知幾之士不來其始機括轉浸淫不知而其弊至於國空主勢孤立可不畏哉

許應龍破朋黨進故事

許應龍破朋黨進故事曰孝宗皇帝嘗曰朋黨不難去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弗問其他則黨論自消漢唐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解以至禍亂其患在人君聽納之不明耳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當時大臣因奏曰用人惟論賢不論黨臣觀漢唐之牛李論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宗閔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傾險宗閔之黨豈無周墀之正直但於兩黨中用賢者黜不肖者則其黨自破矣

臣聞朋黨之患其來久矣而患是非之難知而患考察之不審自古欲空人之國而盡去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論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聰明者亦進朋黨之說此言一入則無分可否不辨眞僞一槩而去之遂至朋家作仇兆釁無已苟能公心無我

靜觀潛察不問其黨與之有無而惟論其人之賢否使其奉公守正協恭和衷雖更相稱譽豈爲比周則信之任之何嫌其爲黨使其同惡相濟假公濟私文飾奸言觝排善類則當斥之絶之以破其植黨如此則淑慝洞分疑似莫惑當使衆賢和於朝而小人無所容其迹矣尚何朋黨之足慮哉奈何世之人主意見或偏進一人焉則意其類之皆賢也並蓄無收而不察其眞與僞退一人焉則疑其徒之皆黨也斥逐無遺而不辨其是與非況進退之間或出一時之好惡未必合於天下之至公烏可併其類而爲之升黜縱使爲君子之黨其間豈無售僞假眞而巧於附麗者乎安可例以爲賢而是使縱使爲小人之所引其間豈無和而不同而介然有守者乎安可疑以爲不賢而盡屏盡棄然則孝宗聖訓所謂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眞萬世之龜鑑也抑又聞高宗皇帝嘗謂朝廷用人止論其才不才言者好以朋黨罪士大夫乃朝廷使之爲黨非所以奬賢才而厚風俗也然則爲人主者惟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至公爲心而盡破朋黨之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以常爲泰而不爲否矣

牟子才劉子

起居舍人牟子才輪對論君子小人聚散劉子曰臣待罪著庭凡七閱月一無補報比因水灾目狙愚慮荷陛下寬貸不賜誅夷在愚臣已深感幸茲當輪對洊瀆宸嚴臣聞國於天地所恃以立者人才耳然人才之在天下有賢有否有聚有散賢而聚邪則精神之運動心術之流行皆足以福天下反幸而散則世道一所關非國家之福也不賢而聚耶則妖孽之薰烝刻薄之流注皆足以禍天下幸而散則人情之所喜亦國家之福也然則君子之聚乃所以爲小人之散而君子之散又復爲小人之聚一聚一散相爲循環此正天運闔闢之樞世政屈伸之候國祚修短之端生民休戚之限世道隆汚之幾一息少有間焉則小往而大來陽消而陰長有天下者不可不鑒也我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攬人才爲第一事雖椓樸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吉士不是過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太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來王會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幾而散於景祐自慶曆聖德

之一詩又散於王拱辰打就之一網是天聖以來之人才散於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熙寧之邪說一進而先朝之大臣最先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餘例之賢者亦散是熙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更也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彥博相繼輔政君子又聚矣品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於吏額之小爭浸淫於調停之分辨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榜黨禍之鐫鐫蹦蹦忠賢曾莫嘗之不若是元祐之人才散於別白之中非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忠彥君子又聚矣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忠彥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快活差除爲喜而曾布溫益志在朋奸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愛助圖而左軾轍右京卞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書人一皆以邪目之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爲禍益不止於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爲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落於魑魅之區累赦

不移或棲遲於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於多士賤而少主和其爲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趙汝愚相北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憸小人相與交目而感怨恨之餘丞引非類布居臺評於是汝愚引用之人以次而去大者貶竄小者斥退而舉慴六士屏竄相禁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於嫉專門而禁道學其爲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通考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有散之大者散之小者有散之緩者散之速者有散之遽者散之極者始而君子攻小人其變也君子攻小人甚至于君子而力引於小人始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人甚至于小人而陽附于君子推移不一債起相尋然要其極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閱汗青而慨嘆撫往事以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其可不先幾徵而逆致其防哉陛下卽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甲辰改紀二聚散也丁未更化三聚散也今日二相並建公道復明加璧招旌翕若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淹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屏之家食抱負耿介者多鬱沈操守端靖者罕拔擢或者猶以爲未聚也

來者不合而旋去居者靡固而易搖落如晨星索如霜葉則又幾於散矣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子不爲富貴所掀則去就輕去就輕則知醴酒不設楚人市簪之幾必先幾而去矣然不知其初費幾召節也君子不爲利慾所迷則出處定出處定則知刻胎毀卵鳳凰不來之意必以兆而行矣然不知其初費幾綸詔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君子敢言以抗小人之鋒雖有大艱難不復計其身之濟否也雖有大機穽不復計其身之利害也君子敢爲以攖小人之銳雖有大禍患不暇顧其身之死生也雖有大讒毀不暇顧其身之合否也是

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然其聚也常以君相好賢之篤其散也常以黨人媚疾之深其聚也常以至誠樂與之實其散也常以疑基不容之過其聚也常以氣類汲引之公其散也常以意向異同之別其聚也以尊敬之積其散也以厭薄之形其聚也以培植之加其散也以摧抑之遽其聚也以去邪遠佞其散也以崇讐醜正其聚也以戶庭坦夷其散也以城府深阻其聚也以朝廷清明其散也以流品殽雜其聚也以公其散也以私其聚也以義其散也以利聚散之

權常寄於若有若無之中而聚散之機常決於且信且疑之際故群凶闚覩時或小嘗芻羽疊至散之幾也徒中倒戈自相擊觸一彼一此散之幾也論事如爭意向小異黨隙漸生散之幾也表正懸邪鼓虛成實撼搖其居設句張穽柔聲宛舌射影中衛散之幾也寘意歌詩更相賢聖自取議譏散之幾也招納當人平治薦怨魚用正邪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動忿心陡分利害散之幾也操刀共濟實左虛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顧懷私恩妄談彼善潛疑人心散之幾也此十幾者其造端甚微其爲禍實大凡宰天下之權

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上下大臣左右親近含蠱其姦足以熒惑主聽其姦足以怵中立之人權智術足以怵中立之人其錢財氣力足以張異議之勢彼見朝廷舉動少有睽違即萌睥睨之心搢紳議論稍有係吝即開姍笑之口天時不順則幸災而樂禍國本未定即乘間而抵巇苟得一機即緣機以逞其志今日謂某賢必肆其姦苟得一隙即伺隙以當逐去明日謂某姦且將召用詭撼靡已朋類實繁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卵翼之恩進則不能旅於君子退則恥爲伍於小人於是立爲狡獪閃鑠之論以

洗其附麗之迹言雖若公意則有爲若是者如言八關五鬼之類耳其操心用意雖鬼神莫窺其際使此說得行則爲毒也愈大而不可解亦有小人之靡者心懷汲引之恩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間於小人於是立爲誕荒甲論以晦其苟合之迹言雖可玩意則難量若是者亦猶三變兩來之類耳其處心積慮雖公輸莫喻其巧使其說得售則爲害也陰沉而不可藥邪氣日盛元氣日微此聚之所以不可常而其勢必至於散彼皆不知聚而爲解散而爲屯聚而爲泰散而爲否然不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臣愚欲乞陛下聖心豁然察君子體國之忠誠亮君子救時之實意勿以好名疑之勿以訐直惡之勿以迂踈棄之保全愛護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朋黨由此而消國是由此而凝天命由此而迓續士勢由此而不孤相業由此而光大則用儒之效礴際於兩間流行於四海昭彰於萬世豈不爲邦家之榮生靈之福哉不然君子一散其禍殆未知所終也臣私憂過計懼君子之不能久安也歷數我朝聚散之故實叅以今日聚散之危機爲陛下歷詩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予其懲而毖後患惟陛下深念之臣不勝拳拳

建官

范仲淹上仁宗疏

宋仁宗時參知政事范仲淹上疏曰臣謹按三代之制皆立三公建六卿太公周公召公周之三公也論道經邦爲師傅又天官家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空掌邦土此周之六卿也各帥其屬以佐王理邦國大事從其長小者則專達亦以三公無六卿之職取其重也周用此制而王道大興世祚縣久至八百年我國家有周之天下未能行周之制亦當約而伸之以治天下則可下長世之業矣今中書乃天官冢宰之任樞密院乃古夏官司馬之任其地官春官秋官冬官之職各散於群有司皆無六卿之正又無三公無領之重而兩府間惟進擬差除多循資級評論賞罰各遵條例之外上不專三公論道之職下不專六卿佐王之業雖庶政不備天下不理咎將安歸臣請朝廷於百職中選其務之重者命輔臣無領其綱要體周之三公下無其六卿法周之六卿各帥其屬以佐理邦國唐貞元中詔宰相齊映判兵

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判戶部工部又嘗
命宰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是宰相下兼其職以重
其事也其不脩舉者朝廷得以責之輔臣任責則庶
政之獘可救天下之治可期惟陛下裁擇

蔡襄論神宗

神宗時蔡襄又奏曰臣竊以諫臣司察職之關格君
心之非臺官糾正朝綱紀百官之失明其職之各異
也伏覩近年臺官侵諫諍之職諫臣言風憲之事此
孔子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也臣今欲乞諫臣惟司
人君言動之過補時政闕失之事若夫百僚之愆繆
臺綱之不振則有御史在焉庶幾臺諫之任職而言責不紊矣

司馬光上哲宗論疏

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上疏曰臣等聞
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況國家設官分職張
立治綱上下相維脩飾明備何所愧於漢唐何必事
事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按西漢以丞相總
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
歸臺閣尚書始重而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佐漢
初建魏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祕書

爲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踈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得任中書于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二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盖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于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鄉日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illegible]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共權重於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主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勑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留滯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爲至當然但當據今

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去重複去其冗長必有
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爲三省
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
處所上奏中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
尚書省下六曹六曹付諸按勘當檢尋文書會問事
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
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
數月遠者逾年未能結絕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

辭訟求決皆困於留滯又本置門下省徵詰駁正
書省錄黃樞密院錄白互相駁正
有駁正爭論紛紜批政大臣
省以來駁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駁
議必須却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
又內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降付二省同共進呈則
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駁正則爲反復近
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則門
下一官殆爲虛設徒使吏員倍多文書繁冗無益於
事臣等今衆共商量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

業以都堂爲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勑劄事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併兩省十二房吏人爲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有溢員除揀選留住外並特與減二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爲不審慎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書不繁行遣徑直於先帝所建之官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脩復欲令於事務時宜差爲簡便其委曲條目並候得旨名許續議

胡寅上奏徽宗

徽宗宣和中胡寅上奏曰臣聞昔冉有退朝孔子問其何晏也對曰有政雖不吾用吾必與聞之既議冉有之以事爲政又以明大夫之職當與政而不與事也列國之大夫尚以與政爲先務而況天子之大臣乎夫審於音者聲於官明於小者暗於大而以庶事不舉必躬親而行之則於大政必有偏而不起之處矣聖人之言後世法也今

左右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而無總
六曹有司之事至於受詞訴閱案牘走卒賤吏一有
所求皆得自達窮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
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自頃刀筆之吏偷安之人竊
據此地勞心畢智於簿書期會之間以爲稱當無足
怪也自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則大小詳要
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文移奏報各從
省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

之功庶乎可冀矣

元高鳴上世祖封事

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
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
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鄧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
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蔽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
失政也但使賢俊奉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耳
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
官不如一省便世祖深然之

選舉

漢元朔中有司奏議

漢武帝元朔元年冬十一月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過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廉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唐陸贄上奏德宗

唐德宗貞元中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奏曰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無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閣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聖聖憂過蒙恩私曲隆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

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勝自惟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囂薄也昔堯咨四岳而命之曰愼簡乃寮周公戒成王而告之曰無以貨取無以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illegible]面人不得自簡徇[illegible]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illegible]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啟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金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金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去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二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家任使待罪宰相惟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啟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聞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無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奬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相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愼其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僞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者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

之於言欲辯言之眞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
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
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
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
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
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宜明罰
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
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
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
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
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
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
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
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
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賢不能固害霸也任賢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
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
覆邦家盖以其意性險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
以自異爲不群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
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

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吉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責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汎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奸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兒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敗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

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柬僚屬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閣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循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斬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其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畢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各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諳知實行有倫則杜絶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

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麤寔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賢不

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進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省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

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如聖有仲尼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未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言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

司馬光上神宗奏

宋神宗熙寧中翰林學士司馬光上奏曰臣聞國之政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務爲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老官猶取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趣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絶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爲憂存亡不以爲患方匡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此爲賢仕宦者以此爲榮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沉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爲術臣懼向去仕宦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壞風俗

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內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預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致疑誤後學敗亂風俗

司馬光上哲宗奏

哲宗元祐中尚書左僕射司馬光上疏曰臣竊惟爲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陶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中人安可求備

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

且設冢甄擢備位宰相遴選百官乃其職業而知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寰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孤寒遺逸被衡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則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表帥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

監司科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情獻科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寺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其狀云臣薦舉某官堪舉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及犯正入已贓臣甘伏朝典不辭俟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撰勤謹吏人等切收掌仍每科各置簿書時收錄年月日某官姓名別致合舉

臣察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遷左

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剗刷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令試管幹上件差使若能辦集即時別置簿記其勞績過本科職任有闕則委執政親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或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除官勅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科罪因受賄循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爲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

官示罰即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不在十科之內者有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人重惜所舉官皆得人

呂陶上哲宗疏

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伏謂朝廷差除之法大別有三自兩府而下至侍從官悉稟聖旨然後除授此中書不敢專也自卿監而下及三經進擢或寄祿至中散大夫者皆由堂除此吏部不敢專也自朝議大夫而下受常調差遣者皆由吏部此中書不可侵也法度之設至詳至密[illegible]

[illegible]卑小人之僥倖也夫威福者天子之所得專法度者大臣之所當守今大臣進退羣吏一由己意蓋不守法度而欲專威福矣臣恐朝廷不尊而紀綱紊亂當此之時宜戒其漸也

王覿上哲宗疏

刑部侍郎王覿上疏曰臣竊以祖宗來羣諫闕一員詔近臣薦二員召對便殿去取選任一由上意執政大臣不得干預蓋臺諫所以司察大臣過失若出大臣則朋附之人至忠讜之路塞矣人主雖欲明目達聽虛心聽納嘉謀嘉猷何緣而至哉近者監察御史

闕二員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共薦六人今聞所召者二人而已未審出於陛下之意爲復出宰執之意耶若出陛下之意則可然未應祖宗故事若出宰執進擬則權歸大臣朝政闕失誰復擬議此源既開臣恐異日臺諫皆出大臣之門而陛下孤立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傳曰慶賞刑威曰君願陛下[illegible]在茲今後近臣奉詔薦舉臺諫官並須召對[illegible]才去取獨出聖斷庶使祖宗故事不廢耆諫得人爲多

陳次升上哲宗疏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奏曰臣竊以朝廷之事宰執得以行之臺諫得以言之上下相維彼此相制以防私徇以杜奸惑祖宗以來選任臺諫官宰執不得干預若有妨嫌必須回避所以存大公之道立太平之基矣近來除授多出於大臣去取不緣於聖選切恐相爲朋黨相爲比周蔽人主之聰明爲權臣之肘腋茲事最大實繫治體國家安危之機其要在此臣欲乞今後臺諫官若有除授罷去三省不得進擬悉出宸衷批降指揮所貴言路得人消阿附之風開忠讜之路不勝幸甚

葉夢得上徽宗奏

徽宗時翰林學士葉夢得上奏曰臣伏以陛下自親政以來凡擢七皆不以次用人之速古所未有將必得遠業大器以爲社稷無窮之計士大夫蒙識擢初何嘗盡知此意其朝夕趨走大臣之門者僅志於得而已夫高爵厚祿人之所欲得而陛下之所有也一介匹夫嶄起畎畝陛下不愛所有而與之人人皆得所欲反自認以爲已物爭奪傾覆唯恐其失覩國家事曾不一槩於心陛下不負羣臣而羣臣負陛下者如此殆爲朋黨者勝也朋黨之事[illegible]新無之而近日爲尤甚者其原本於重內而輕外且今自外召入者苟有寸長計日可取貴顯又況阿附趨佞別以智巧得之一居要位非譴謫則不去而居外任者非被罪廢黜則孤寒無援之人也雖嘗爲宰相執政者亦然夫以內爲榮進之塗則苟可以安于內者人誰不營以外爲譴黜之所則苟可以免於外者人誰不避此所以根株連結卒不可破祖宗時宰相罷歸班或補外未幾皆復召用中世以後乃各帶節鉞崇職至於執政從官更出迭入未嘗有間夫使不慕居內不畏處外內外去來各適其志士大夫苟知自愛則亦何

必捨彼而趨此謂之朋黨非大奸邪勢亦不得不自
離今欲救之莫先於此然臣既爲此言不可不以身
先衆人願乞爲郡
先衆人願乞爲郡

楊萬里上孝宗疏

宋孝宗時楊萬里上疏曰臣聞選法之弊在於
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
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輩取富之源而不
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郎官者
據按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
治而受賕者必不敗朝廷之意豈眞信吏而不信官
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意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
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
則法之可否孰決之乎官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
本以防吏之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
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
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奉
吏之言哉長貳非曰奉吏也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
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
官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
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於

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則往往知之他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焉於子爺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有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人矣於是子爺爲備位而臧獲爲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大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吏部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特法之賢而不謁之吏故長貳面可之可亦特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也士大夫之始至特法之所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即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何長貳之遺忘而盡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爲端其罪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

其所謹者而中之幷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于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夫之春温而秋凜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

移步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可以漸革也

王質上舉賢能論

孝宗時王質上舉賢能二論其一寬大臣曰夫所謂寬大臣者何也臣嘗論之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臨事也不忌是以優游閒暇而能有所建立夫使大臣而下比小吏瑟縮跼蹐常若有所掣其肘而屨其足者左顧右盼惟恐他人得以短長是非而議其後坐于廟堂凜然燕之巢幕也當是之時惟夫無能不才慕恩寵保爵位之人然後能靦顏安據乎其上

而奇傑大度之士以有爲之才而束之小吏之律則亦牽裳而去有所不顧者故夫天子之大臣使其施爲注措不盡拘於繩墨規矩之內間有所幹旋拱挹以讐天下之情夫既爲天子之大臣則當開胷露臆以與天子共推無疑之心不可爲曲廉細謹以自免於衆人之議而僥倖於久安而不奪夫曲廉細謹非所以爲大臣體也其賢不過偲張禹孔光而不肖者乃至於蘇循趙涉夫其開胷露臆而無所疑其上者遂爲伊尹周公而下亦不失爲杜黃裳李德裕天下徒見夫王莽楊堅之流盜權而取國以謂九爲大臣者舉不可以有所爲而不知王莽楊堅之流臣不世世有也如是則拱手卷舌而已矣昔者堯舜之咨四岳曰孰能乂水也四岳曰鯀可夫鯀之方命圮族然雖堯舜亦度其不可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猥允至重之責自今視之必曰是誤國也舉天下而予人豈細事哉而四岳遽以天下匹夫而上居天子之正位自今觀之必曰是非所當言也蓋古之君臣相與忘機於形迹之外小過不責大言不怒然後能濟天下之功今之大臣何其甚謹也平日之論薦者才氣雄渾足以任重

而致遠者何人也議論慷慨足以籌安而慮危者何人也幹局明練足以剸繁解紛者何人也以臣觀之非彫章繪句而取科第君子謂之陋儒守已畏事而省過失君子謂之庸夫非大臣所宜論薦也然此二流者猶不足以立事亦不足以累人大臣論薦而出此無乃取其不足以累人而不恤其不足以立事歟懼馬之奔蹶而求其無奔蹶者可矣取偶馬乘之曰吾懼其奔蹶也不亦太過矣乎臣非敢妄詆大臣之論薦也然欲其操心不危臨事不忌則莫若陛下少寬假之畧其小失而責之以大綱使大臣得釋去負背之芒刺從容洋肆措意於法律之外而專搜天下英偉豪傑之才必不敢徒爲論薦以虛文而塞上意臣愚以謂小有所肆者乃大有所畏也

牟潔上奏度宗

度宗時太常寺丞牟潔上奏曰臣既以知行之說告陛下臣螻蟻微忱有不能自已者臣猶記去夏輪當陛對首以正人心之說獻之先皇帝玉音加奬因及近世士大夫風俗先皇帝天顏不樂諭臣曰此曹無忌憚之甚蓋嘆士習之不美也臣當因是而推求其

故所以陷溺其良心者抑有由焉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士大夫當以此自維維其身不當使上之人執此以爲維之之具也士方其未得也奔競苟且不知有義命故其既仕也攫拏貪黷但知其有利祿未仕則有科舉之累既仕則有薦舉之累人才所以日不逮古而或者遂謂士習不正由二者陷溺其心也臣獨以爲不然先朝范鎮以奏名第一唱第殿庭自來唱過三名則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考校雖在下天子亦擢寘上列鎮獨耻於自陳唱至七十九名然後出而就列其後進退出處有古人風遂爲國朝名臣科舉而得若人則浮薄者知愧矣薦舉而得若人則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皆方廉恬退之士且已奔競者革心矣然則科舉何嘗壞人士實自壞耳薦舉何嘗累人士實自累耳故臣謂獎恬退抑奔競正人心之第一義也昔孟子欲闢楊墨以明孔子之道首以正人心爲本今士習如此不自其心而正之恐愈趨愈下於世道關係甚不細也

惟陛下不以人廢言

張浩對金世宗

金世宗初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

張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秦始皇乎事遂寢

考課

周必大上孝宗奏

宋孝宗淳熙六年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周必大奏曰臣聞立國必有制度却三代之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子孫守之皆歷數百年雖舉偏補弊有所不免而規模一定未嘗易也恭惟本朝聖聖相授至于陛下厚德加乎民至治高於古其間政事設施雖時有損益至於立國之要則專在乎仁故兵未嘗不用而未艾也臣久侍左右竊仰陛下發於言者無非仁罪爲意此所以上天佑之下民歸之億萬斯年方興言施於政者無非仁政苟有利於人事至難而必爲苟未便於物令縱下而必改推是以往增光祖宗混一夷夏蓋可指期以俟矣雖然人主至尊萬民至卑九重至深四海至遠陛下有是言也非賢守令則無以宣之于外陛下有是政也非賢守令則無以達之於民縣令衆矣勢難徧擇盍亦注意於郡守乎自陛

下即位以來凡除守臣必延見訪問閭有疲癃疾病鄙拙庸謬者往往改授他官不可不謂注意矣然臣尚以爲言者蓋諸道以簿書期會爲能者多知有教化者少便文自營欺謾爲課者多實惠及民者少是以聖心焦勞于上而黎庶未康于下抑有由也臣願陛下法虞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遺意詢事考言取郡守治效著聞者峻擢三二人以風曉四方又取治狀不進者顯黜三二人以策勵其餘自然豈弟翕之詠可繼於成周循良之盛不減於西漢此似迂而實切似緩而實急惟聖明裁幸

終

右編補卷之六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欽令盱姥劉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校正

宣城令涪陵鮑國思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新都門人吳光胤　同校

吳公治

去邪

唐太宗魏徵論對

唐太宗貞觀初上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蟊賊也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寃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齊朝良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斷汾河不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讒搆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心高頻有經國大才爲隋文帝贊成覇業知國政者一十餘載天下賴以康寧文帝唯婦言是聽特令損斥及爲煬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撫軍監國九年一旦亦早有定分楊素欺主廢嫡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于天性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淆混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萌杜漸用絶讒搆之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蔡藿爲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奸邪爲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羣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爲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愼之

范獻忠對中宗

唐中宗神龍元年鄭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爲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爲申理王者不死始謂是乎魏元忠奏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伏誅

裴度上表憲宗

憲宗時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稹以裴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敗軍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猶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斷制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奸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上不得已罷弘簡樞密稹解翰林而恩遇如故

宋歐陽脩上奏仁宗

宋仁宗時侍讀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近日編閱李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都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淑自上奏求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奸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奸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爲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自行去住之權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爲奸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未必肯行若不自退則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爲得計不肯悛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自避怨不肯爲陛下除去奸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羣小三四日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蓋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奸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忭都聞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處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奸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

以彰聖明之德

劉安世應詔言事

哲宗時劉安世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又應詔言事曰臣伏觀國朝會要第二百三十七卷太宗皇帝雍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書門下言有嘗任職官遣謫在外者非經赦宥望令歸闕詔許之後數日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大抵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家長不正家亦亂矣故聽讒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讎隙豈能致肥家睦族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島瓊崖遠處甚有竄謫之人郊禋以來豈不在念蓋此等爲行巇嶮若小得志則復結朋黨恣其毀譽如害羣之馬豈宜輕議哉臣竊謂祖宗仁惠均被動植及其制馭小人則一切斷之以義惟陛下善繼善述不愆不忘保守初政堅如金石萬幾之暇屢省先訓異日或有大臣尚持姑息之論巧爲道地假借大奸伏望陛下以太宗之至言面折其妄使中外羣小不能窺伺朝廷之間隙搖動正道天下幸甚

楊時論王安石學術

宋欽宗時諫議大夫楊時論王安石學術之謬奏曰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之所爲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爲言而京得以肆意矣然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案安石以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節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其爲全書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

國朝其爲郡說可見矣宗皇帝常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奉天守財耳此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勔祖其說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啟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動泰而

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夫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艱難耳自古釋之者未有爲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其後奈京畢輕費安用專以侈靡爲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斷王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削出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疏上不報遂降從祀之列

范宗尹乞華欺罔之風上奏曰臣竊謂方今天下之事可革者甚衆而欺罔之風宜先革之先不可繩以大慶之典焉相去遠矣然高謂鹿爲馬而二世惑焉故也以天下而欺一人故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臣觀國家自崇寧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監司莫不以欺罔相尚是以財用匱竭生靈困於痛虐盜賊羣起而道君不知也前日之禍職此之由今陛下繼紹之初國步艱難之際正當明目達四聰之時而臣下尚有肆爲欺罔者使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風復熾則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願明詔臺諫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外之臣有曾爲欺罔者事無巨細已敗未敗悉仰檢舉彈奏以聞然後聲其罪於天下而重加誅責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爲則陛下深仁厚澤得以究矣

帝同論朋黨之禍

宋高宗紹興元年大宋承帝同乞郡得柳州二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及五十餘年童惇唱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敝蒙釀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繆文靑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朋黨之繆在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爲黨則同而所以爲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以禍亂未成元祐臣

倏固不能以自明今可謂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爲小人所惑

賞罰

宋司城子罕專政之戒

宋司城子罕爲相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奸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奸人不止奸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愼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

宋張方平主柄論

宋張方平主柄論曰夫人君宅海域之位以仁宗時張方平上主柄論曰夫人君宅海域之位以據宸極之尊攝天地之政以主名器之重言爲法令動爲制度其所以藏身之固者賞罰二柄而已故萬邦黎獻共爲臣僕義勇投命賢傑效智挾藝能者懷爵祿而畢力悉威武者顧斧鉞而死心巍巍乎南面而臨天下人用畏戴由私有二柄而公用之也謂天

之大寶必由受命而得是謂國之利器亦以假人而失故明王戒慎視聽感發寤寐以求道德之老忠信之臣賢正之才慈惠之士以與居處以與圖議嚴恭祗畏奉若天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及後侯王荒寧眺慢狎昵邪慝果行喜怒匪勤惟易柄用下失有失之閨闥有失之閽寺有失之廊廟有失之藩方原失之初率由近始雖得於外奸必在中故柄在藩方其耳目必在廊廟柄在廊廟其腹心必在閽寺柄在閽寺其肘腋必在閨闥蓋情欵容者則機隙易伺憑麗重者則指擿難及伏戎於莽中猶可虞伏戎于門不可虞也至乃后族戚里爲飛蝪之宅北司內省爲豺狼之窟台司公府爲穽檻之地庶邦列都爲斧鑕之場四方相仇烝民殄瘁得非由上失其正而下權其害者哉歷代敗亂覆轍一一觀夫僻君失馭强臣得政姦盜由厚味膏粱安逸憑謂篋櫝已固扃鐍不足嚴謂垣墉既備備豫可以弛倒鐍授盜脫輻自絕及奸微窺弄包藏社[illegible]漏壞堤炬遺燎原合抱自毫末之萌履[illegible]之漸以我刀鋸而威之以我衣裳而誘之皆其心腹雖平勃之謀無以遁產祿之勢蕃武之重不能正甫節之惡謝

安作相弗敢阻南郡之九錫尉迥爲將莫可正隋公之受遺矣故周書八柄惟王行爵祿罰誅之事洪範三德惟辟有玉食威福之專是二柄者人主所自固生民所寄命也可不慎也乎故略著前代治亂危亡之迹以爲鑒焉

宋祁乞專刑賞狀

侍讀學士宋祁乞專刑賞狀曰臣聞天子之所以能制四海役萬民而臣之者其柄有二曰賞而已君失操之則凌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昔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罕謂其君曰慶賞賜與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後爲子罕所劫且子罕纔得一柄已爲主患況兩得之哉伏見陛下恭儉仁厚憂勞聽斷細務小物一更聖心近世守文之主未見其比然而任用臣下主柄外移委棄刑賞不自摠攝凡有所進必待臣下之毀而黜之凡有所退亦待臣下之毀而黜之夫毀譽行於上則朋黨成於下且黨人所惡能得陛下之法而罪之黨人所愛能得陛下之賞而官之則舉朝之人重私交而輕公法捨其君而歸其臣雖欲無危不可

得矣龍之所以能飛霄漢入淵泉變化不測以風雲爲之衛也虎之所以能搏百獸神空山以爪牙爲之使也使龍失風雲則鱣鮪等其靈虎廢爪牙則麋鹿角其能君失州實則見輕於天下矣況今四夷交侵師不用命財匱民怨吏以苛刻相撓官以黨與相營陛下何不收取二柄而自用之假如罰不當辜人猶知畏實不值善人尚知恩又況陛下之德之明賞必善罰必辜耶魯國政在陪臣春秋爲諱之稱之曰盜況擁九五之尊操天下之機柄倒持利劒以資斷割忽洪範之至戒襲子罕之覆轍輕龍虎之神威抵

春秋之所諱召衰促亂何所利哉去年以來日無盛光月行黃道氛霧無時河決地動皆下侵上上失權之應也伏望陛下上揆天形俯觀人事收威福以在手破群黨於私門奮乾剛擊雷聲行之一日天下廓然矣臣蒙恩深厚不敢愛死輕進瞽言惟垂裁赦

范鎮上仁宗奏

仁宗時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又上奏曰臣伏見自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又黑氣蔽日天色沉陰雨而復止者數矣此皆政事不決之應臣兩奏乞與御史辨陳執中事仍乞牓朝堂及今十餘日未見行

下臣竊以賞罰當否在於辨是非是非不辨則賞罰隨而廢矣陛下向諭臣樞密院本欲留陳執中畏御史之言遂不敢留樞密院以御史之言是而畏之邪將以爲非而畏之也以爲是而畏之殆非陛下所以任之之意也今陛下不以是非自專而以責中書樞密大臣中書樞密大臣又不敢主是非主是非者御史爾而御史是非謬已如此御史中丞知雜御史又左右之夫所謂謬者棄法律而牽於浮議也任私情而不顧公道也務角勝也專大柄逆詐也陛下何不一物大臣以法律處之以古人所行之事折衷之則是非辨而賞罰當矣漢宣帝時魏相爲丞相其傳婢有過自死於是趙廣漢爲京兆尹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即上書告丞相罪魏相亦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相自以過譴笞出至外第死而司直收捕之亦劾奏廣漢擅辱大臣傷化不道廣漢并坐賊殺不辜等數罪皆斬於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亦有請代廣漢死者皆不聽宣帝明主也廣漢能臣也吏民守闕數萬人非特御史中丞知雜御史一二之爲助也然而卒斬廣漢者以爲嚴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不得不然也臣言此者非欲陛下斬御史如廣漢比也直欲

陛下知古人嚴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如此其央也
乞以臣章并御史所奏宣示中書樞密大臣詳正是
非如以臣章非是則乞免臣職終身不齒如以御史
所奏爲非亦乞依公施行所貴賞罰分明則風雨序
而日光復矣

戒佚欲

彭龜年上光宗疏

宋光宗紹熙元年彭龜年上疏曰臣聞古今害治之
事非一而逸豫爲尤甚其是以易之豫卦繼之以隨又
繼之以蠱說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未有上下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陵於豫而不蠱敗者也唐穆宗嘗謂丁公著曰閒外
人多安樂此乃時和人安公著曰此非佳事自天寶
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沉酣晝夜優雜女子如此
不已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勞乎公著之言眞識理
道恭惟國家渡江以來大讐未復大恥未雪此政人
主卧薪嘗膽之時人臣枕戈待旦之日而六十餘年
內外安安有若至治由宮庭達于天下百官至于庶
民服食器用屋宇園池大率猶襲宣和之舊家畜聲
妓人事遊宴上下一律習成淫侈消靡精銳隳壞職
業至今日極矣自壽皇聖帝躬行勤儉風聲感動稍

稍歛戢竊見近日已開樂禁深懼士民故習復張此非法制之能移全在陛下之躬率夫西漢淳厚之俗皆自文帝一身發之今日國家所以困乏軍民所以窮悴士大夫所以驕墮告由一侈侈生於逸逸生於豫日益滋長恐致蠹敗事機所繫政在斯時陛下豈可不自任其責陛下儻使宮禁崇尚勤儉外庭未必遽從其或不悛宴豫天下必將益甚臣觀天下安遊之俗皆自士大夫傳之士大夫安豫又自近習傳之近習宴豫陛下抑嘗察其所從來乎唐楊綰一宰相爾尚能使貴重大臣減損聲樂況陛下攄天下利勢感動之力萬倍於此孟軻曰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惟陛下留意

真德秀上理宗奏

理宗時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上奏曰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二則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惓惓之至也今臣忝備禁密且以執經勸講爲職伏遇陛下誕彌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劇此心然徒知與海內臣民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壽之道爲陛下

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亦奚益哉謹齋宿再拜條其說以獻一曰無逸則壽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逸也則爲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祗懼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爲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旦以爲法而曰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游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飫培養厚而根本强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

之源壽壽之基也然則陛下於無逸之戒其可有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之詩亦爲戒王而作其二章曰爾受命長矣茂哉祿爾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蓋必有如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廸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人君饗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瞽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逢迎煽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欲於將萌弭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澹而和平優游而晏寧是乃保身

長世之道也然則陛下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雝爲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申以眉壽繁祉之言蓋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後人也陛下嗣先皇之服而爲宗廟主歲時饗祀固所當嚴而一祖十二宗之傳序其責尤重夫必勤勤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此陛下所宜深勉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惟靜故壽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止固其效悠

久而綿長然靜非兀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靜不仁之人則動於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凝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陛下所宜深體也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爲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爲有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已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有自夭之道故天亦夭之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德爲師而以祖已之言自鑑此又陛下

所當深用其力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主之藥石參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爲足以該之蓋能敬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說橫騖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歸眞皆以荒忽誕幻蠱其君至於餌藥以長年未有不及爲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嘗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莫如玩靜壽之箴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

陳其愚惟聖明裁察

魏了翁上理宗奏

吏部尚書魏了翁上奏曰臣比者伏聞陛下嘗於經筵對羣臣論及漢元帝委用儒生帝制文義優游不斷陛下慨然有感於元帝不得真儒而用之聖學高明足以破千載不用儒生之陋然臣嘗讀漢史每於元成二君而有感焉因爲陛下試陳之且人主心術之隱喈好之偏獨居乎深宮之中誰得而知之史冊雖書人亦不盡信也而班固於此二贊獨異乎他贊生平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音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刖節度窮極幻耿少而好儒及卽位召用儒生委之以政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其於成帝贊曰臣之婕妤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權朝言之可爲於邑臣嘗以爲此二賢蓋班固直以爲漢業之衰始此故詳著其致衰之因乃在於宮庭左右之間故以侍中婕妤帷幄近習之言證之方二君之親近儒生容受直辭也人必謂多材多藝而又能用儒有威有儀而又能受言有君若此太平可以立致不知其退而居乎深宮之中則聲樂之溺心酒色之惑志所以交攻於內者乃爾是時非無真儒如蕭望之劉向諸賢也然外戚如許史宦官如恭顯皆得以害之至於連坐繫獄向不見朋而望之死此無他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塗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雖然方二君之耽樂也亦謂曲房隱間誰得而知之不知左右前後之臣亦有以此而告諸史臣者後世之史臣知之則

漢庭羣臣與當時之庶民固無不知之故班固於此二贊特出所聞之自以著㠯漢之端其可畏蓋若此臣久蓄此意特以元成二君漢之庸主不足爲盛時道且著之表奏人所忌諱無自而發今幸因陛下所以詢羣臣者若此敢盡以奏陳惟陛下深念而力監焉

謹名器

宋孫升上哲宗奏

宋哲宗元祐二年殿中侍御史孫升又上奏曰臣聞爵祿天下之砥石人主所以礪世磨鈍也故忠信爵祿所以勸士而唯名與器不可假人士夫懷義厲節豈生而有之在陛下砥礪成就之耳苟爵祿不及於忠信而名器竊假於非人則天下之士孰知所勸而相勉爲忠信節義之事乎臣嘗謂給事中門下之職法度號令所從出論思獻納之爲先非偷合苟容養交安祿之所何以言之法度命令差失過當可以論議獻替於未下而諫官御史止能諫諍追救於已行命未下則其意易回事已行則其勢難奪理固然也則給事之任豈可輕付非其人哉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憲宗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

奏甚激切上嘉其剛正翌日謂宰相曰呂元膺讜言直氣且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爲何如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論元膺復爲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若李藩裴垍可謂不負大臣之責矣今顧臨慨然論諫上嘉許動中外既以河事之重遣使北道得臣有欲留之者大臣既不克從又不護時選補忠鯁端良之人以慰士望而張皇不已大臣姑狥人情悅其阿意既留而不去又使專給事之職備員素餐無所獻納則是可留者去之可去者留之使朝廷爵祿名器不足以礪世而忠信節義之人無以知勸執政大臣豈不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有愧於李藩裴垍乎伏望聖慈詳察檢會臣前奏出自聖斷罷張問給事中別選有德有識者任之以慰中外之望

陳次升上徽宗奏

徽宗時陳次升上奏曰臣聞天下雖安有可危之理天下雖危有可安之道安危之機不在乎他人在人

主所操而已夫福威者人主所操之柄也權歸乎上而不移於下此操之得其道者也得其道則安失其道則危稽之已往其迹班班可見矣如漢武帝外勤師旅內耗黎元非有厚德以結民心五十年間中外無事者特以威德歸乎上耳臣不敢專國命故也唐明皇初無失德非有甚過惡卒有播遷之禍者以李林甫專權故也夫以漢武之於唐明皇其德不甚相遠而安危如此其異者豈非在所操乎昔陳夷行嘗

唐帝曰無以權屬人又論用人則曰苟自聖擇無

衛者誠以至治之要在此有天下者所宜先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去太甚苛道遂辭色崇節儉進忠良斥姦佞弛兵甚不急之工巧蠲宿逋以紓窮乏澄治天下之具何以加諸然今日之所急要在收還威福之柄以立主威以尊主道臣叨沐誤恩擢於諫省輒敢引此以為龜鑑伏願陛下留神無使大臣干權任其喜怒之私以害大公之義實天下之福也社稷無窮之休也

王十朋上高宗劄子

高宗時校書郎王十朋上劄子曰臣聞惟辟作福惟

辟作威者蓋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此失之於彼者又人主攬權之弊臣請借唐以論唐自高宗中宗以來權移房闈明皇親平內難懲肅后驕主之禍睿大柄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既久怠於聽斷則移於姦臣外則移於蕃將是又失之於彼也

禍宗再造王室代宗平亂守文而權稍歸朝廷亦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君臣尚安爪分土壤以授掖將

盜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皆謂陛下爲不世出之英主邊者衆口籍籍謂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奈檜死百奉檜生也其間最甚者如三衙管軍韋與北司深交固結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不可制遏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爲表裏今禍胎於內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爲表裏今禍胎於內而亂形於外臣竊爲陛下憂之

求言

宋司馬光上仁宗劄子

仁宗時司馬光上劄子曰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宿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屈知下情之謂聽明則百官稱其職聽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混殺之謂昏昏則百職墮曠蔽則萬幾乖戾百職墮曠萬幾乖戾亂之至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故聽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illegible]

[illegible]

臣不得[illegible]聰明昏蔽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能明俊德又曰克明峻德是堯即位之初求治而不以此事爲先欲以[illegible]

曰舜于衆舍己從人舜之德曰寬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于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爲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讒恐群臣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若登高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儒懦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

炀帝沈湎淫泆常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爲首何哉暴敝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僞無不備知然而尚之曰延訪群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賤隸皆得入言事門而親政之始雖夜分猶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納忠讜觀其治況深居九重耳目壅蔽朝之時不見群臣群臣非有佞邪壯盛戰爭有利士殿無由進見願陛下以帝王之業生長富貴則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目前安能親知之哉

卬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衒冤失職者何由上聞疎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由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爲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爲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

聽言

唐魏徵對太宗問

唐貞觀三年太宗嘗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

而暗微對曰君之所以明者無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昔堯舜之世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疎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故人君無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甚嘉其言

宋真宗降詔李邈論奏

宋真宗景德四年帝謂王旦等曰朕以臣僚上殿者劄子不列姓名言者謂留中不下其或人之頗僻人陰私而不欲明行糾者若偏聽不可明若宜行則又慮言者之意遂命杜鎬陳彭年劉崇詣前代臣僚上封言事故事而降詔曰欲司牧宅民莫要政典言念代工之理實資著位之臣咸服官箴直陳風俗庶開偏輪於誠節悉砥礪於廉隅恪奉教條共康理道而有固循未革習以爲常馳競相緣免而無恥或攸司之曠廢或言事之詐欺宜頒申儆之文用洽至公之化文武臣僚等各應寵遇宜在竭誠凡所上章

故當無隱儻思盡瘁奉國復何恤於人言豈必留中匿名俾有傷於公議蓋有愛憎是狥善惡多誣但欲潛惑於聰聽不願顯行於按覆頗彰欺罔深黷政經今後所上章疏並具姓名不得更乞留中如事干樞密院即臨時相度自餘並付所司依理施行通判李逸上奏曰臣伏覩乙丑詔書文武官凡上章疏不得更乞留中並當付外施行者若帝王有失章疏不得留中四方聞之以謂天子禁中留一紙書亦爲文所束帝王必不盡知天下之事非所奏不小臣博訪得失可以輸盡忠悃若機密之事不可示外者豈得頒令行下臣聞唐憲宗時李絳面請奏納規諫上曰卿所陳至公有裨於我今韋處厚路隋甚有諫疏言極忠益卿不知則當時諫書亦有留中之制且忠臣以欵誠結明主陛下亦欲盡察諸臣才器若悉付外則何人復敢獻言此詔若行恐非允當願令追寢以開言路

劉隨上仁宗奏

宋仁宗天聖八年右正言劉隨上奏曰臣聞好問則裕成湯所以爲聰明從諫如流漢祖於焉成帝業歷代聖主必有諫臣然念言之甚難聽之不易以疎遠

而指貴近以至賤而于至尊言之得無難乎在難言而言之身常危以至賤疎遠之人貢訐直逆耳之說聽之豈云易也在難聽而聽之意必倦且直者邪佞所惡自然之理也擊一邪則羣邪怒其身不得不危罪一正則羣邪進王者不得不謹是以先帝焦勞寤寐思得正人至于再三未獲讜直遂下此詔增置諫員日自後纔得四人諫官二人（魯宗道）御史二人（曹修古王禹偁）其政攻獻替者唯聞宗道而已皇帝御極追繼先志復置諫官又得四員以充其位諫官二人臣及正御史二人道輔

已在清途脩古稱職亦爲外任王禹偁以他事黜免微臣近歸諫省補報無狀出入八年復思先帝詔旨云況朕親披封奏素靡漏言此乃極慮臣僚疑有漏洩而不敢盡言也周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正謂此也天聖五年臣嘗言其等事舉朝官員誦其言語羣邪側目增惡結讐甚可畏也若非兩宮聖明深辨忠直則臣已竄逐遐方矣自古姦臣皆以貨賂厚結左右及宮掖之內是以動靜先知迎合上意李林甫二十年專政明皇不疑上官昭容權傾天下唐祚顛殞前代似此蓋亦多矣國

家傾敗常由此矣自兩宮御宇樂聞讜言然垂簾之日疑有潛聽封奏之人憂其漏洩是以人人懼禍而不敢盡言今則文武班列亦有議其得失諫官御史朝野議其循默伏乞聖慈念先帝漏言之誡思周易失臣之文凡有奏章藏收秘密垂簾之日屏去左右則公忠之士得以盡言用廣聰明天下幸甚

劉敞論不當排言者疏

宋仁宗至和元年知制誥集賢院劉敞論不當排言者疏曰臣昨聞吳充駁官馮京落職將謂其人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不可是以觸忤聖意不蒙矜恕及於延和殿奏事面奉宣諭充乃是振職京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不覺憤悒前古以來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窺適臣下今陛下慈仁好諫寬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不務將順聖意之美須要排逐言者今四方之人不知本末及謂陛下不能聽諫口謗腹誹所損不小且如此事陛下心所必怨中書邦欲必行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苟要作威警動朝望今後雖有不公不直人不敢言得以罔上陛下不可不深察也臣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

之權增君之過皆爲不忠陷於刑誅況今時人情遠不如古若聞陛下欲爲善而牽於大臣大臣欲作威而不憚陛下則必相率背公向私奔走權門矣此風一動此勢一失是爲君與臣同國聖人之至戒也魯僖公時類致天旱春秋謂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範五行僭則常暘蒙則常風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月薄蝕如今者此事逆於倫理必恐感動陰陽或能遂致災旱風霧山崩地震日月之告望陛下留神深察此古臣以淺近荷陛下厚恩不敢不報然竊憾此一事近世未有臣雖口陳未能詳盡謹手書具奏以

司馬光上神宗奏

宋神宗時御史中丞司馬光分爲兩朋有如讐敵所以然者皆由人臣各務進其私志互爭勝負不顧已之是非人主不忍遽逆人情兩加全護不肯判其得失是非群下紛紛日鬬於前而朝廷爲之多事者也伏見陛下天性聰明仁孝恭儉踐祚之初孜孜求治此誠堯舜之資群生之福也群臣幸得遭遇此時不務將順聖德紀綱治體革政事之久弊救百姓之疾苦而

各爲私鬬不知窮極誠可罪也臣聞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健爲德以重厚爲威照微當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昔漢武帝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謂衛青曰郭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人主之言若皆切當如此群臣安得不畏服哉夫心知其非而面循其情口順其說依違兩可此最人君之大患也國家政事未有不先經兩府相與商議然後施行闕防秘密外人莫得而知及詔令已下臺諫方得聞之若有未便從而論列陛下還復下之兩府人之常情自非大賢誰肯以已之所謀爲非而以他人之言爲是哉必須排擯沮抑以爲難從此人主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私得專權之便者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應有臣僚上言朝廷闕失者陛下當清心審慮自以大公至正之道決之若大臣所謀果是不必顧恤言者言果當不必曲順大臣之意位無高下言無先後惟是之從又何紛紜之足患哉必若其人等固有爭執者陛下亦當再加審察更以理道往返與相詰難以盡其情果有可取勿憚改爲若漢宣帝之於趙充國則萬事無不當矣必若理道是非顯然在目而其人執迷文過

强狠不已者雖加罪黜天下豈以爲不可哉如此則豈惟事得其正亦使威福之柄盡歸帝室矣凡天下之事是非未明則不可不謹是非既明則在陛下決而行之臣前日所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者正謂此也惟聖明裁察

前翰上欽宗書

欽宗靖康元年翰林學士許翰又上奏曰臣聞君子謂小人爲邪小人亦謂君子爲邪君子小人雜進於前而忠邪之說亦至無已則人君何以定之臣前日所爲中司爲淵聖言明主之聽天下言陳之日皆有册籍成敗既效賞罰隨之今如臣言其人忠賢其人姦佞某事如是而將敗陛下退朝則籍其說審克夷考而卒不譬也則按臣之言而坐其妄夫如是則言者莫敢妄言黼扆之前都俞清矣又廷臣之間必有朴茂沉詳忠信不欺之士博詢熟察審得一人則衆言殺亂可質而定蓋忠邪之在朝廷譬如耳目鼻口之在人面已不自見而隆窳醜好人能昭昭言之是故君於諸臣雖甚近而難知得一信人在側則朝廷忠邪莫能相亂觀者易審故也夫君志不定則群言繁興群言不治則政法大亂古

之明主能以其躬爲天下正者無他精意不煩約而易守如斯而已矣

呂顧浩上高宗奏

高宗時呂顧浩上奏曰臣嘗考自古安危治亂雖係人主設施之當否而其大要尤在於察言蓋大僞之言似乎大真大姦之言似乎大忠而人主不能察則是非善惡莫知適從姦言有時而用矣昔酈食其請立六國後高祖聽張良八難之說輟食而罵之封倫陳刑名之說太宗不從而從魏徵仁義之言此二帝所以終能推勘敵而建至治也然則開言路者帝王之盛德至于察言者明主之英斷也

崔敦詩論聽言疏

宋孝宗時中書舍人崔敦詩論聽言疏曰臣嘗謂人臣獻言靡不盡其誠人君聽言要當效其效是以漢高祖嘉樊敬之諫唐太宗思魏徵之言是皆利害雖一時所陳忠邪乃悠久方見此不可不察也臣嘗觀東漢盜賊之原惟劉陶楊賜嘗言之其後事作始悶故事得陶與賜所上章奏皆行封侯之實臣恭聞神宗皇帝論開邊之非右丞蒲宗孟曰臣嘗言之神宗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唯趙卨言之爾

乃知臣下之言不可無記也臣仰惟陛下隆寵盡下
屈已受言歷觀自古帝王未有能及聖德之萬一然
而論思獻納臣下雖盡其忠考擇審觀人主當謹其
術昔唐太宗嘗諭史官曰群臣言事朕行與不行皆
當記之真宗皇帝嘗詔中書置籍記諫官御史言事
行與不行歲終具奏臣愚欲望睿旨特詔中書凡降
出朝臣章奏行與不行誰置簿錄上歲終仍以副本
進入禁中于以考其是非而寃獻言之情于以驗其
成否而要聽言之效又使群臣知其有此懷忠者得
以盡言懷私者不敢妄言將見言必可復不爲文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於聖政實非小補

蔡戡乞優容言者疏曰臣聞國之士氣如人
孝宗時蔡戡乞優容言者疏曰臣聞國之士氣如人
之元氣元氣猶有必虧窒而壽考及其已耗則顛仆
隨之古之人君愛惜士氣如護元氣涵養作成使天
下之士激昂奮勵人人懷不能自已之意故無事之
時固有犯顏敢諫之士多難之世則爲伏節死義之
臣治亂安危實係於此我祖宗保養士氣二百餘年
未嘗深罪言者一事過舉議論鋒起章奏交上往往
以死爭之縱有忤旨不過薄責旋即超陞仁宗皇帝

蓋嘗斥逐臺諫寃其端由皆出於當時大臣之意帝
反嘉其忠直後多大用之如范仲淹歐陽脩唐介之
類是也蓋人主一時雷霆之怒譴責言者雖明君有
所不免儻能幡然而寤改過不吝適所以成聖德也
近者給舍臺諫相繼罷去縉紳之士莫不爲朝廷惜
而臣猶有所喜者以元氣尚存故也夫諫行言聽膏
澤下於民此人臣之所願欲也高爵厚祿以榮其親
以肥其妻子亦人臣之所願欲也大則竄逐小則罷
斥艱難困苦流離凍餓上累其親下累其妻子如此
而得區區之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蓋

出義所激不得不然捨實利而求虛名甚非人情之
所得已此親微所以不願爲忠臣者也又況人臣之
進言言之而是君能聽之則君有納諫之名人臣何
自而得名哉言之而非君不之聽臣有妄言之過亦
何自而得名哉惟其諫不行言不聽天下之人惜其
不見用於世於是以名歸之然實非人臣之所欲也
爲人君者要當不憚屈己以來忠諫不愛厚賞以旌
直臣則右都顯名臣獲實利兩得所欲豈不美歟臣
願陛下深察臣下之情非樂於求名愛惜士氣優容
言者力振委靡之風作成忠義之節則天下之士感

慨發憤以圖報效實惟宗社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彭龜年論群臣進言疏

光宗紹熙四年爲秘書郎又論群臣進言早賜處分疏曰臣當讀周公旦無逸之書至篇之終曰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德征曰胥保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曰之此言真萬世帝王龜鑑也夫所謂小人怨汝詈汝者乃後世指斥乘輿之類其犯上瀆尊與抗疏陳議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而四君聞之反取之以爲德任之以爲德然則怒安從而生哉儻不如四君之能聽則譸張爲幻之人必指其言曰此怨吾君之詞也此詈吾君之詞也人君不察從而信之則失爲君之道無寬裕之德其弊至於亂罰無罪殺無辜者蓋有之矣陛下慈仁覆物謙虛無我固當上擬四君然臣猶不免以譸張爲幻之人爲懼者誠不爲無見也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志者開群枉之門群臣之言陛下既疑而不聽則譸張

爲幻者可以投間而起矣臣逆料其說不過有三必曰陛下之命群臣執之不行是天下之事盡由群臣不由陛下爲此說者是以唐明皇待陛下非忠臣也昔明皇欲加牛仙客尚書張九齡以爲不可又欲加仙客實封九齡又以爲不可李林甫揣上意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明皇信之復以仙客實封爲言九齡固執如初明皇曰事皆由卿耶自是林甫進九齡罷而唐之治亂分矣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群臣爲此不過欲歸過於上邀名於已耳爲此說者是以唐德宗待陛下亦非忠臣也德宗欲爲唐安公主造塔姜公輔表諫德宗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夫不善之事行之則爲過改之則爲名人君人君能改則名在人君人君不能改則名在諫者德宗終守改過之名褊心忌刻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號令已行不可復反是又以反汗之小嫌傷從諫之盛德亦非忠於陛下之言也臣請復以慶曆元祐之事辨之慶曆三年仁宗既除夏竦樞密使後用御史中丞王拱辰諫官歐陽脩等十一疏追竦樞密使勑元祐元年哲宗除安燾知樞密院給事中王巖叟封駁竟因

蕭辟免之章令依舊職此皆大臣也尚不憚於改除又何取號令之不可反乎且群臣獲仕清時固欲陛下躋祖宗之盛際遇帝王之極功身荷美名主都顯號偶有違拂誠非得已陛下諒其忠則流移轉徙何所不至寧肯不自安陛下不諒其忠則不顧妻子故犯君父之怒乎陛下今日雖未有怒群臣之意臣恐譸張之說萬一不解則必有觸此機而動者矣蓋人君胷中當如清水明鏡一毫不留乃得其正四君之所以不敢含怒蓋謂是也臣愚欲望陛下恢廓聖懷和平宸慮以天下之理察群臣之言酌其是非早賜處分或罷或召命或與外除毋使譸張之說能惑聰明忠藎之臣或罹擯棄實天下幸甚

真德秀上寧宗奏

宋寧宗嘉定三年秘書郎真德秀上奏曰臣聞及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蹂壞人紀敢爲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存何如耳熙寧之世

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愎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爲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者公議天道也佢胄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爲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親政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伸於

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競競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爲主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咸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劉克莊上理宗奏

理宗時劉克莊上奏曰臣聞之道路皆謂朝廷近懲多言之患稍有厭言之意臣固知其不然也陛下自初臨御導人使諫凡嬰鱗直突苦口難堪之言皆霽威嚴和顏色以受之間有留落在外已而相繼收召或至於大用可謂有君人之度矣大臣既再當國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GOV

心無我凡意見枘鑿議論矛盾之人皆泯恩怨包同異以容之初若齟齬齾難合俄而驩然相得或與之同列可謂有大臣之量矣學士大夫遇主如此遭時如此政之得失事之當否不有造膝乎不有附耳乎而自頃以來小大之臣囊封匭奏往往播騰上焉者失納約之義下焉者犯橫議之戒幾於太强聒矣然其大意不過責難於吾君責備於吾相爾豈有他哉自昔議論之臣人主無失德則言掖庭或言戚里或言土木或言聚斂陛下毋惟其如此也求之在上而已仁祖恭儉之主納一女口而王素諫擢一妃族而王舉正等皆諫章聖太平之世築一玉清宮而張詠諫阜陵英明之主創一經遑使以治財而張栻諫不特此也有選人而上流民圖者有縣佐而論儲貳者有諸生而諫化石者國史書之天下記之非諸臣言之之難而列聖容之之難故曰求之在上而已大臣無可議則指除授或指賓客或指子弟大臣毋惟其如此也求之在我而已權之所在怨之所歸光嵩祖禹同列以爲姻鼎薦九成言者以爲黨脩至於祖禹九成有所不免公著爲相願爲客求公著而不得者惟願之怨脩至於願有所不免浚爲父栻爲子其視師

淮蜀也軍民有百萬生靈由五十學士之謠臺臣有
軍國大事付癡駭小子之語脩至於拭有所不免故
曰求其在我而已不特此也有以堂後官私事訐普
者有以交結宮掖詆彦博者有以跋扈誣琦者有以
不敢辯明之謗中弼者何嘗爲諸老之瑕疵適足以
見大臣之德度故曰求其在我而已大君相未嘗無
聽納之意而中外乃妄有厭倦之疑非國之美也臣
謂惟聖君而後可以責難惟賢相而後可以責備使
過猶思復諫之主沉忮權之相孰肯以身試不測
之禍乎臣願陛下與大臣采用其言之可行者以涵
養其氣甄録其人之可進者以招徠其類則盛德大
業令聞廣譽在上而不在下在我而不在彼矣

金楊雲翼上言義宗

金義宗正大四年時朝士多不盡言顧望依違寢以
成俗禮部尚書楊雲翼上言曰人臣有事君之禮有
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轡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
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
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
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
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

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軏輪有不恤言者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

法令

唐李德裕上武宗奏

唐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奏曰臣等每蒙延英召對獲聞聖言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則是陛下沉寃爲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於理國其言可以爲百代之法管仲云凡軍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於理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人也自太和以來風俗大壞令出於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帝弘質所論宰相不合無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聞奏昔匡衡云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也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矣今韋弘質受人教導輒獻封章則是賤人圖柄臣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名儒重德爲御史大夫奏云今歲首日月少

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摠數職太宗云此人妄有毀謗正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于嶺表又賈誼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如宰相有奸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置制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尚各守官業思不出位況韋弘賢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足亂風俗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臣等不勝感憤輒具聞奏伏望特賜省覽謹録奏聞

宋周麟之論禁小報狀

宋高宗時起居郎周麟之論禁小報狀曰臣聞國之有號令猶天之有雷風雷不一風不再號令如此然後可以鼓舞萬民動則不應無有遠邇罔不是孚仰惟皇帝陛下自更化以來盡飭百度鼎新庶政登用賢俊屏除奸回凡積年弊事固已一切刻革而釐正

之矣方陛下頒詔旨布命令雷厲風飛之時不無小人譸張之說眩惑羣聽如前日所謂召用舊臣者浮言胥動莫知從來臣嘗究其然矣此皆私得之小報小報者出於進奏院蓋郡吏輩爲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郡吏必競以小紙書之飛報遠近謂之郡聞得之則曰小報已到矣他日驗之其說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則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則何以取信此於害治雖若甚微其實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詔有司嚴立罪賞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播之天下天下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測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詐則國體尊而民聽一昌不勝至願

楊萬里上孝宗疏

孝宗時楊萬里上疏曰臣聞厥令厥吏之難莫難於禁贓吏蓋朝廷亦求所以禁之矣而未得所以禁之之方寬以養其耻則常狃上之寬而不知畏縄之以法則慮其怨而不服抑將何以處也臣以爲用寬不若用法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贓可盡禁也夫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於不

偏而其不服也常起於不平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已不正而欲正諸人父不能以行於子也欲正天下而不出於正何以服天下哉且所謂欲正天下而不出於正者誰也豈非朝廷之大吏耶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也而欲舉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也敢臣何以知大吏之不正異時一日私縣官之藏以自入二日公苞苴之貽以自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朝之不可名以嘻嘻暮之不可名以夕童子知之至於公卿之不可名以嘻嘻侯伯之不可名以與臺則公卿之與侯伯有不知焉何也且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小人非君子則莫之使君子非小人則莫之事則不尊是故朝廷之於君子則尊之於小人則莫之使則不養之蓋養小人者所以尊君子尊君子所以責君子之自尊也禮義廉恥豈非君子之所以自尊者耶而異時下自臺省屬上達於公卿侍從有所謂宣借白直之廩給焉有所謂白直之餐錢焉夫所謂宣借白直者所以養小人而使爲君子之侍御僕從也今也無其人而取其食其大官至月以數百緡計則是公卿不爲公卿而以皂隸自爲也侯伯不爲侯伯而以

輿臺自爲也名爲朝廷之大吏而實爲皂隷輿臺之
小人不知公卿侍從亦何忍自處其身於此也無他
貨之所在焉耳此所謂私縣官之藏以自入者也都
城之有門所以誰何奸者也一夫之異言異服而入
者則問持千錢以過者則征而四方之所謂苞苴者
雖其簏百金孰有問之者哉不惟百金也千金亦不
問也不惟千金也萬金亦不問也非不問也不敢問
也曷爲不敢問也視官與簏之緘題或曰上之於
廟堂某官也或曰貴近某官也夫
何敢問且夫所謂萬金千金者何也戰將帥剌三軍

之給以固權寵也監司守令攘公盜民以求美遷也
此則受之彼安得不剌而攘之天下之箱簏肩相摩
於道而其入國門如海水之沃焦公卿曰吾不受苞
苴也侍從曰吾不受苞苴也貴近者曰吾不受苞苴
也而臣見其入也未見其出也則將誰受之耶此所
謂公苞苴之胎以自富者也昔者漢宣帝之時屢下
詔以戒吏貪而必及於省卒徒自給者皆禁止之帝
之英明亦察見於此則貪吏破膽矣陸贄之秉政至
於藩鎮之鞭靴亦確不受雖德宗諭之而不奉詔以
爲鞭靴之獘必至於金玉則今之以卒徒自給者恬

不之禁而箱篋之大於鞭靴者亦熟視而不問此何理哉大吏不正而責小吏法畧於上而詳於下天下之不服固也是故用法自大吏始而後天下心服天下心服則何法之不可盡行何贓之不可盡禁也哉

又

萬里又上疏曰臣既言用法自大吏始然則小吏之法可以遂行乎曰未也不有以與不可以奪不有以利不可以害千金之子一日不能以千金之貲也哉必有爲之謀畫者有爲之奔走者有司其管籥者有司其舟車者無是數人則千金之子一日不能以理其家雖然樂於人之爲用而不樂於人之爲費已則肯粱而忘其人之饑已則綺紈而不恤其人之寒至其欺而盜焉則從而笞之此其勢非棄而去則必不爲之盡力今夫人主之於百官下自一命之賤而上極宰相之貴此用天下之名也約之爲斗粟豐之爲萬鍾此用天下之實也實與名借則實重而名輕天下斯捨輕以就其重名儉於實則實重而名輕天下斯就實而去其名理固然也人惟伯夷也而後能首陽之節然伯夷之後未見伯夷也而天下又安能人人而伯夷哉故雖聖人居人之國饑而不能出戶

亦不辭其君之餽粟以爲廉而欲天下之士不食而獨清可乎今天下之吏祿二斛之簿尉月給至於踰百緡而二廣之縣令不取其半至於江淮荆湖則又往往州異而縣不同蓋有豐不勝其豐而約不勝其約者矣士之貧者扶老携幼千里而就一官祿既薄矣而又州縣之充足者上官之見知者則月有得焉其或州縣之置之者上官之私怒而不悦者有終歲而不得一金[illegible]夫假貸以往也而饑寒以居也狼狽以歸也非大賢君子誰能忍此而曰爾無貪吾有法豈理也哉是故莫若均天下之吏祿使其至遠者如其近者增其寡者如其此而猶不改則吾之法一用而天下大服然則行法當如之何臣聞天下之君子以禮聖之而有餘至於小人以刑威之而不足興必有不測甚大之威而後可蓋嘗見士大夫爲臣言有上官嘗提舶於海邦者而以賄聞鞫之得實褫奏於朝有命答其背而黥焉其同列者念其非所以示所臨之吏民也則論之使自裁而其人曰免死幸矣答而黥不足怍也小人之不畏刑如此頃者聖天子臨御之初蓋嘗答一郡守之贓者矣而天下至今贓吏愈多也則不測甚大之威不可不用也恭聞

太祖皇帝初平嶺表有守貳英州而贓七十萬者特詔棄市又有知衡州而贓得實者命伏法於衡州臣願天子詧不測甚大之威不問吏之小大取其敗而尤者一二人殺之則天下之人震慄而莫敢爲矣夫贓者千而敗者一幸而敗矣又曰不忍殺也夫固不畏刑而畏死也不懲以所甚畏而投之以所不畏天下何憚而不爲贓吏乎臣故曰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贓可盡禁也

又

萬里又上疏曰臣聞堯舜在上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爲惡夫欲使天下必不爲惡者止於嚴刑而已是則無術焉而嚴刑者又不可以常用時用則王道用則亾蓋刑者聖人不得已之具而嚴刑者又天下所甚不樂之政以吾之不得已而行天下之所甚不樂雖堯舜能不窮耶故夫流放竄殛者堯舜之刑也此非不嚴也然使堯舜朝行之又暮行之臣恐有如武王數紂之虐者議其後矣是故堯舜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爲惡何者嚴刑不可以常用也然而堯舜刑殺一二人而天下治此獨何術也蓋堯舜之所以治有所不殺而甚於殺有所不刑而甚於刑忠肅恭懿

者堯舜既相之明允篤誠者堯舜又相之則夫不忠不肅不篤不誠者何必盡殺而盡刑也哉屏而棄之足矣夫人之情豈願於永棄今棄於堯舜之世則是不如刑殺者之速死何則身雖不死而望於世者已絕求齒於士君子而不可預也此其心必有以自悔而其遷於善也必有以自力則是不使于下之必不爲惡者乃所以必之歟臣前之二策其一說曰治贓吏自大吏始其一說曰先之以均吏祿後之以不恥甚大之威此其爲術足以使天下之懼於貪而不足以使天下之樂於廉蓋威之伸則必習而爲不威懼

之怠則必反而爲不懼何則不勝其刑則不勝其貪則不勝其刑不勝其樂者臣聞天不能爲無春之秋聖人不能行無賞之刑蓋生而後殺則殺者不怨刑而不賞則生者不勸今夫其貪吏其非貪吏天子曰爾曷爲貪吾殺爾至非貪者則不殺焉貪者死而非貪者生則吏之爲貪者將曰貪不可爲也於是相率而爲不貪今夫其廉吏其非廉吏天子曰爾非廉吏吾不用爾至於廉吏則亦不用則吏之非廉者將曰彼矯而廉以異我也竟何以異于我於是相戒而不爲廉天下之俗生

於勝勝生於衆衆生於尚上之人不尚廉吏則廉吏
豪夫以至寡之廉而欲勝至衆之貪難哉臣願朝廷之
內委宰相侍從臺諫外委監司太守歲舉廉吏一人
而陛下親擇其尤者不測擢之爲宰相之藏雖未
能盡去天下之貪吏而貪趨之不過數年廉吏之間出
所向而然趨之不過數年廉吏之間出

不耕其田
安得四海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編補卷之七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鄒文蔚編
門人歙　令盱姥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校正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新都門人吳光胤　同校
吳公治

兵制

宋張方平上民兵論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周典因井田而立軍賦稽民數而起兵役約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爲五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卒旅師軍之制乘馬器甲皆隨而具蒐苗獮狩因訓練之辨其鼓鐸鐲鐃旗物號名之用教其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示以號令之信習以陣列之容故其民趨耕則爲農起戰則爲兵居處同樂死生同憂服容相別音聲相辨白三代至于隋唐兵農之業未離也隋則諸衛領乎鄉團唐則諸府備乎衛士初文皇貞觀中因踵隋制內爲十二衛將軍之號外立折衝府都尉之名其府兵分置於畿甸及諸州而名隸諸衛天下衛士向六十萬人成丁入籍六十出役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于兵部以備調發後天下承平

漸久武事不脩天寶中府兵無復存者遂停折衝府立武士帳而兵農始判矣郡國無備索然虛邑及盜起滉陽幷河朔猶留鄭衛羣洛突函潼如踐無人之境焉肅代已降干戈日尋帑藏不足以贍軍士爵位不足以賞勳勞扳用聚斂之臣廣爲斂剥之計生民膏血滴瀝亾餘悍將驕兵未厭所欲而跋扈藩鎮之師睥睨朝廷之隙招置亾命募集姦凶至乃撫息呴濡育爲假子取其爪牙之效爲厥子孫之謀故大曆中李正已擁青兗十五州之地養兵十萬李寶臣據趙冀七州之地養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七州之地

養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六州之地養衆二萬皆因
叛亂得位各擁上宇盤根結固輔車相依上不供乎
職貢下竭盡乎民力以奉軍給各圖自固時李抱眞
觀察澤潞當山東之兵衝土瘠賦重人皆困匱無以
贍軍抱眞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
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會而校
焉及期按簿集試示以賞罰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眞
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得成卒二萬前既不
費廩給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時
稱昭義步兵冠天下于時朱滔在薊李納及鄆武俊

南趙田悅擾魏乘累世之巢穴爲藏蓄之
影援合勢同率然而上黨孤軍獨稱忠義奮擊
傑賊憚走由是觀之蓋養卒要乎姑息民兵可以誘
練姑息之卒難用訓練之兵易使也我太祖之北征
也亦嘗制爲鄉軍之法獨取乎三晉之民而得十萬
之衆是時北鄙繹騷國兵再衄義軍奮拒號爲强銳
夫界邊之郡民多習鬬結曹分伍挽强拔距裹糧淬
刃惟虜是求習其川原識其形勢以戰則力以守則
固不食廩粟不衣藏帛不邀上賞不利寵名郡縣相
維聚落相護鄰里相任刑罰相及故民兵之與營卒

利害常百倍也伏願遠採周唐之法近考太宗之制謹脩民政寓行軍令若夫十鄉之縣鄉之戶千爲戶一萬老者疾者鰥寡孤獨固窮無告者去其半存者爲戶五千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去其半餘得一師五縣之州爲一軍諸郡縣之大小視其民之衆寡設爲團隊理如軍法歲終農事之隙縣大夫親誓其衆頒官府之鼓鐸旗物兵器教習其坐起驟趨擊刺之法州長巡行部縣察其精慢而誅賞之農事既興命歸鼓鐸旗物兵器于官府各使執事于田如此則兵農之勢再合營聚之軍可省國用必積民力必寬

臣竊見今之郡縣非邊戍之地者郡卒纔足給徭役縣直不足供追捕聚無完衣兵無繕器數夫攘臂勢且奔擾百人譟突立可潰亂且叅之顛也以陳項漢之危也以黃巾唐之覆也以巢寇此皆爲合於倉卒計非其素定無決全之筭非訓練之銳會擬爲戮揭竿爲旗而躒郡夷都如摧枯破竹厄解土散灑漫莫遏雖乘朝之有彍抑由郡縣之無備也今民兵誠設蒐練以時戰士服于田畴部伍存于軍籍兵仗貯于官府粟帛實于郤庾寬其苛斂復其他徭調發立集事平隨散外則郡國武備得常訓整內則禁衛驕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漸消滅雖戎虜有胃蝟之雄叛將有蚩尤之強匪民有勝廣之姦且亦不能自外而起變矣顧議者以爲何如

蔡襄上仁宗奏

宋仁宗時蔡襄上奏曰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首尾六年自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將覆沒亾者十餘萬人沮損國威公私空匱邦賦黜差之計爲患日深今被邊之郡甲兵非不多也歷涉數年訓練非不久也然而屢戰屢敗何哉臣熟思之蓋軍法未立將謀不專也所謂軍法未立者今之都部署及統帥之名其鈐轄路分都監都同巡檢等並是佐屬裨校各以賓禮相接主帥等威既不尊異向下官屬更無節級相轄之理及至出軍首尾不能相救號令不能相通所以多敗也所謂將謀不專者朝廷每有指揮事件多下逐路並令鈐轄都監都同巡檢等同共從長商量大凡兵事惟大將得以專之秘計深謀豈容衆議乃令僚佐參論短長至有各出意見互相詆毀謀無所主事無不漏所以多敗也臣竊以軍法不立將謀不專而勝敵者無有唐郭子儀李光弼等以九節度之兵攻安慶緒而輒敗者何也子儀光弼名將也九帥之

師共數十萬也以安慶緒之窮困豈能禦之然而輒敗者蓋軍無都帥不相統轄謀議不同所以致敗也太宗朝曹彬潘美興兵北擧而無成功者何也曹彬潘美名將也三路並入大擧也然而無成功者蓋臨軍劉文裕王詵貪功立異主將不能奪之所以無功也以古今事理參之未有大將不專而能立大功也或曰今諸路帥臣各得便宜劄子臨事自可處置何必變更軍法乎臣謂若法不素立威不素行雖得便宜豈能使上下必信乎臣請逐路都部署見管兵馬人數列爲裨校部曲之差分爲前後左右之屬管兵臣僚官員並乞改換軍職使名以所領兵多少爲等大小相乘節級相轄如有違犯並同階級所以立成一軍自然選揀精審以戰則勝以守則堅此至急之務也

呂公著上英宗奏

宋英宗時御史中丞呂公著上奏曰臣竊以古者兵農不分而耕戰並事平居無不耕之民有事無不戰之家故兵籍雖廣而財力不屈後世唯唐之府衛最爲近古開元以後其制復壞國家承五季之亂雖庶事草創未復古然祖宗之初兵不過數十萬故當時

未見其害是後招募之數日增而簡練之法益弛平居則常苦於冗食有事則不足以應敵故建議之臣頗請民兵可復而正兵可消誠以今之禁兵率以中等校之每人歲用錢糧衣賜計直五十緡千人則歲費五萬緡至於民兵則非有廩給唯是給之土田或只將見今有地人戶稍寬其租稅省其力役使正兵千人之費足以得民兵數萬人然令之正兵亦不可驟行減放但當即罷招募之法使財力不屈而戰守有備此世之利也

臣[illegible]

可用者數人使議兵制施行

蘇轍上哲宗奏

哲宗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上奏曰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廩有餘粟帛有餘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斂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民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亾國小者致寇寇若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庞勛黃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熙寧中廖恩此數大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劫掠倉庫以至發兵命將

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爲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爲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禍福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爲劇劫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爲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椎埋爲姦十人而九號爲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貧窶廣勝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弛鋤犂之民不可以復弄矛戟既無所歸勢必爲盜今河北寇賊成群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既設方畧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爲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爲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爲盜者弼爲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虜思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

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
用不取於民聖筭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
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
不爲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爲招軍例物選文武
臣寮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
招其强勇精悍者爲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
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
豪傑畧盡矣其間武藝絶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
闕試驗有實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隣近
闕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俟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
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欲隱兵於
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既罷正
使無事猶合補塡況如前件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
斷而力行之

李綱上言高宗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竊以唐
有天下貞觀開元間號爲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鎮
之兵捍禦夷狄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裏相制
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强乃有天寶
安史之亂然卒戡定之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

寇而幸陝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强藩悍臣寖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患禦侮鎮撫之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日州郡之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而振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蕃王室則中國之勢尊矣

臣愚欲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即唐觀察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制而假之權將佐寮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有夷狄盜賊之變即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隣路約爲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即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

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

綱又上言

綱又上言曰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驩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效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鼎乱是故兵勝於外義彊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措國於尊強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乱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夷狄賓服外患不興家給俗阜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爲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弱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鬬必不可

也昔周用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震天下齊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强兵戰勝之術槩可覩矣爲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而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勾踐有會稽之恥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爲期則事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勝士以武弁爲羞而學者以談兵爲恥至於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趣時之變以武爲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李綱乞造船募水軍疏

綱又乞造船募水軍疏曰臣聞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習與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

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于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筏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待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艫棹可以凌風濤須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者爲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人之遲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爲迂闊不果行使用其說舡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

黃次山上高宗奏

宋高宗時黃次山奏曰臣聞制勝在將不在兵養兵

在精不在衆渭曲之戰西魏以府兵萬人破走高歡二十萬衆者節制存焉故也府兵始於西魏而成於唐西魏才百府而唐置八百有奇以中府千人爲率則唐兵幾九十萬而西魏不過十萬也且當時諸將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曰八柱國宇文泰任總百揆元欣優游禁闥唯李虎趙貴于謹獨孤信侯莫陳崇六人各督二大將軍每軍各統二開府每開府各統一軍是爲二十四軍部分既明權紀自振身居行伍籍在朝廷若身使臂若臂使指折衝厭難誰敢侮之陛下天命中興爲生賢佐高勳鴻烈於古有光然而

法制搶攘非甚有紀謂宜哀多益寡酌古御今使柱國督將軍將軍督開府開府統儀同儀同統都督都督統帥帥統士卒使人各有屬事各有司軍容既整法令既肅散可得而知按籍遷調不逃聖鑒然後歷吉日選靈辰北臨盛秋躬秉武節稽驪山大閱之制用臨淮校旗之法激惰偷之士角拳勇之才令行於軍氣當自倍敵人送死談笑應之警報夕傳銳師朝引風馳霆擊固不遑歇昔吳漢將突騎至清陽上馬甚盛悉上兵簿於幕府不敢自私郭子儀方燕客聞相拔絙揚綽散減音樂五分之四古之賢將所以能功名終始與國匹休者其設心類如此陛下推誠之素功臣體國之深今日事機如此之

急尚何俟而久不爲哉事之克濟臣主同榮倘或不然舉無全地惟陛下留聽

葉適上孝宗奏

孝宗時葉適又奏曰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而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畧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大諱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唯兵之聽遂以刼制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而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曆正元之間節度使固已爲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群卒爲之雖藏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校而論者特以爲其憂在於藩鎮豈不疎哉太祖既稍收節度權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内者太祖統紀制御之力非恃兵用方今四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强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則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强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知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袁燮上便民策

寧宗嘉定十一年知江州袁燮上便民策曰臣聞國以民安以兵强民安則國安兵强則國强矣今日群盜之陸梁豈惟民心之搖亦由兵力之弱禁軍庸弓手土軍徒有名爾曾無教閱之法武藝不精驅之以當劇賊如驅病虎狼爾非其人固如是也沈官者不以是爲急因循苟安以至於斯也臣自始到官深知此弊嘗因去秋大閱以銀爲的莫能中者給之竟日無一焉則喟然嘆曰竭民脂膏贍養此輩將焉用之乃奏乞官之奉令其卒伍教之射藝無日不然臣亦躬按試之第其能以班賞月至于三兵官激昂奮勵勤於閱習始還其奉臣復於覆軍實檢梪姦欺自去秋以至于今削其籍者百六十一人未暇招補始以其賸者自是人多善射每按閱之時射中者其容如櫛而破的者亦無慮數十能者喜於受賞不能者耻其不若皆有勇奮之心夫同此兵爾向也拙今也巧向也怯今也勇向也有軍兵之名今也有可用之實教與不教其相遠如此哉夫武藝不可一日弛閱習不可一日緩漢之名將嘗脩攻戰之具受命引道不出於一日之間唐之伐蜀命將啟行亦不越於辰卯之頃

皆由閱習有素倉卒之際不待辦嚴可出此所以能取勝也夫人豈有不可教者哉孫武立談之間能使深宮之女左右前後跪起皆應規矩繩墨而況軍人乎作其勇敢之心移其驕惰之習人人精銳咸聲震疊雖有桀黠之寇敢窺吾藩籬哉惟聖主濱發明詔俾天下守臣皆以是爲職業申命監司時時教之其能與否悉以名聞而賞罰加焉此弭盜安民之至也臣不勝惓惓

征伐

宋蘇軾代滕甫論西夏書

宋神宗時蘇軾於元豐五年又代滕甫論西夏書曰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

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也臣竊觀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爲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數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脩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僞公主築

蘭會等州此眞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爲母族所篡以意慶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爲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爲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爲賊所畏服者使無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爲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辨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誅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爲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所豪命以爵秩基布錯時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而內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爲功爲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太山之

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損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願陛下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切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蒙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胡銓上高宗奏

宋高宗紹興間樞密院編脩官胡銓上奏曰臣聞古之論兵者或比之火或比之毒藥或比之養虎或比之淵水或比之蝮或比之井比之毒藥者以其可以殺人比之養虎者以其終自遺患比之淵水者以其深可危懼比之火者以其不戢必焚比之蠆者以其財用之蠆比之蝮者以其殘物之命比之井者以其陷人可畏是以聖王重焉設戒於詩則以薄伐爲美設戒於書則以班師爲善設戒於易則云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設戒於春秋則曰兵民之殘

也而前哲亦有彭祖觀井之喻夫彭祖之觀井也自係大木加之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其畏如此近日道路之議皆謂逆虜之敗機不可失宜一舉而空朔庭然後爲快臣竊以爲過矣夫王者之師必萬全而後動不輕舉也不得已而後應不先發也機雖不可失然虜亦未可輕雖先人有奪人之心然必有以善其後臣願陛下練兵選將蒐乘補卒張皇六師聲言大舉而實不出境陰拱以觀其釁蓄銳以待其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密戒諸將務爲持重如彭祖之觀井則社稷之福也昔子路問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誠今日之至計閒不容髮願陛下毋忽

李光進裴度平蔡故事

宋高宗時直龍圖閣李光又進裴度平蔡故事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必有正有奇是也唐太宗問李靖曰曹公云奇正旁舉卿謂若何靖曰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鳥有先後旁擊之拘哉臣觀李愬之入蔡蹈不測之險以邀非常之功可謂用奇矣當是時吳元濟勁兵銳卒多屯洄曲宰相裴度爲

宣慰招討使馬總副之韓弘爲都統李光顏烏重胤爲大將軍賊兵雖衆勢足以抗之愬之勝敗不係朝廷之安危也愬自文城柵襲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衆明擒元濟其擅入敵不啻反覆手之易一何神哉今成者不歸功於愬曰平淮蔡者裴度也不議而罷不足者愬宗也蓋愬雖出奇其實度以成蔡功而排衆論以任度雖主謀議而獨斷不足者愬宗也故韓愈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嗚呼社稷之計安危之機有間不容髮者與衆智慮之一庸人足以擾之故謀之欲廣斷之在獨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非人主灼見禍福利害之源孰能成其功哉

葉夢得論漢高帝劉子

宋高宗時提舉洞霄宮葉夢得論漢高帝破秦項三策劉子曰臣伏見陛下赫然威斷盡改和議分命三將進討兩河聖謀深遠誠非群臣所能及夫兵無常勢敵無常形非達古今之變者不能察成敗之機非盡彼已之情者不能決勝負之實今成笑既定宜圖萬全臣不自揆度嘗參考敵情究觀時事敢借秦漢之事以論今日之計願有獻焉秦自孝公以來雄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國合六諸侯相與連衡不能抗始皇卒有天下而漢高帝起沛中收子弟三千人振臂一呼遂以滅秦誅項羽此其故何也六國當蠭舉興起之初望風畏慄而不敢爭高帝處亢滿怨憤之極決策必取而無所憚也雖勢所當然而高帝所以必成其志者蓋有三而兵强不預焉一曰善誘降二曰善用間三曰善制敵非此三者秦雖有必亡之隙漢雖有決勝之勇未易以歲月定也何以言之夫敵衆不可以力相加人各爲其主守者未必皆誠心向背惟利所在而已始高祖入關南陽守齮堅保宛其舍人陳豨說高帝與約降因封而與之郡高祖從之齮果降封爲商侯於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其後取關東遂爲令使將掠地扳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故隋何說英布以九江叛楚亟食其說田廣罷守兵與漢和此高祖之善誘降者也兵不出於一則心不齊本非其所有則信不固項羽初興其所與謀者一范增爾而谷既破不能用增計高祖知其可撓故與陳平金四萬斤間楚君臣增果疑不用則其腹心必有從而反側內自攻者內無與爲主則外惟我所欲爲故有紀

中國合六諸侯相與連衡不能抗始皇卒有天下而
漢高帝起沛中收子弟三千人振臂一呼遂以滅秦
誅項羽此其故何也六國當蠭舉興起之初望風畏
慄而不敢爭高帝處亢滿怨憤之極決策必取而無
所憚也雖勢所當然而高帝所以必成其志者蓋有
未易以歲月定也何以言之夫敵衆不可以力相加
人各爲其主守者未必皆誠心向背惟利所在而已
始高祖入關南陽守齮堅保宛其舍人陳豨說高帝
曰宛守尊貴所轄十餘城連人衆多此其勢足以反
不反者以貪富貴而畏誅耳今公以一旦之急而誅
之是驅之使反而堅城守也不如因而赦之封其爵
使安故吏民各按堵如舊則皆無反心而公可以全
功矣高帝從之齮果降封爲商侯
項羽約降因封而與之郡高祖從之齮果降封爲商侯
於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其後取關東遂爲令使將
掠地扳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故隋何說
英布以九江叛楚鄧食其說田廣罷守兵與漢和此
高祖之善誘降者也兵不出於一則心不齊本非其
所有則信不固項羽初興其所與謀者一范增爾爾
谷既破不能用增計高祖知其可撓故與陳平金四
萬斤間楚君臣增果疑不用則其腹心必有從而反
側內自攻者內無與爲主則外惟我所欲爲故有紀
信之詐而不知有周苛之辱而不悟雖扳榮陽高祖

得以跳去此高祖之善用間者也兩軍相當必以力相較則久必斃惟多方以謀之使不得專則我可以全勝滎陽之圍高祖亦甚危矣及入關再收兵而東項羽之力尤强勝敗未可知也高祖用轅生計舍滎陽出武關以致羽深壁相持而使韓信輯河北趙地連燕齊以裂其肘臂用鄭忠計使盧綰劉賈渡白馬進入楚地佐彭越焚楚積聚下楚十七城羽果奔命不暇兵少食盡爲中分之約而張良陳平得定大業此高祖之善制敵者也此三者高帝非皆以力得之也今金賊不道雖薦食上國不强於秦項陛下智勇憂勤廟祖宗二百年之業四分天下有其三則過於漢豈高帝能滅秦項而吾將帥反不能爲陛下取金賊乎今日之舉正高祖入關滅秦復出東向與羽決戰之時也比者特降詔旨立爲賞格自使相節鉞而下以求奇功不待飲至策勳不拘遷轉正法雖足以激三軍之士而不及於敵人臣愚竊有疑焉願復下令應投拜附虜者能各殺其守長以縣降者授以縣以州降者授以州山寨與河北之民若盜凡自相結集不從虜人願歸我者千人則授某官萬人則授某官其昏迷不恭特賊而不悛者軍至皆討焉則孰不

華心而效順此高祖誘降之道也虜今所驅用者皆我之叛將亾卒其初皆非佗我而慕虜蓋亦有迫不得已僅以逃死既絶於我則不得不用於彼然顦瘦始奔虜嘗散其衆不用則今客主未必終相信上下未必皆相服權勢相軋嫌隙易生苟能使以身歸我者授以舊官以衆歸我者加以顯秩能殺併虜人而歸我者隨其多寡而爲之等差益募辯士重與金帛口舌游說其間以動搖其心而眩亂其聽則必紛然自相屠戮以幸一時之獲此高祖用間之道也自淮而東韓世忠主之自淮而西張俊主之劉錡王德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輔雷仲之徒擇形勢便利往來游擊於兩間虜兵分則不能並立合則我四面俱至即使岳飛出漢上以擣陳蔡之虛賊兵若盡窺兩淮飛繞出其後期同會於京師虜腹背受敵欲當前則後必困欲拒後則前必弱指日可使坐斃此高祖制敵之道也夫攻而破一邑不過得一邑戰而擒一將不過得一將孰若無攻而拓地不戰而屈人乎區區之愚惟陛下擇焉

余端禮上言孝宗

宋孝宗時知烏程縣余端禮上言曰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驚其氣敵彊者先實

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
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
蹯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
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
若泰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

衛涇進故事

宋寧宗時衛涇進故事奏曰乾德二年王師伐蜀太
祖設氈帷於講武殿絮衣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
曰我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露何以
堪處即解所衣貂裘遣使馳驛賜王全斌仍諭諸將

後聲以從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
方而漠南無王庭者龍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
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脩武備陽行成以
種蠱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
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何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
聲也今日之事與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
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
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
因其內變而擊之若句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
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

以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臣竊謂用兵重事也師旅之行聖王常有惻怛怵惕之心故其暴露勞苦雖在將校士卒之身聖主每若以已臨之是以隆冬而察其祁寒戮瘃之患大夏而念其溽暑癉熱之煩惻焉有所不安是以天下知人君用兵謹重之意而忠臣誼將聞其言而感發則說以忘勞孰不奮身而致命趨事而圖功哉六月之詩曰戎車既安如軽如軒當此之時民無疲困之嗟者蓋用是物也我太祖皇帝興念西征將士之艱難序其情而閔其勞至仁之心對越天[illegible]其重不敢忽易如此則其激[illegible]謂挾纊投醪可以喻其萬一

興討澤潞詔旨諄然有曰當九夏

師之勞苦太宗皇帝幷汾之詔亦曰昌[illegible]炎酷涉山路之險巇深以勞師動衆爲念大哉斯言此其所以成汎掃宇内之功歟夫舉至難之事者必懷無易之心處至尊之極者當體至勞之役茲烈祖興邦之不憲今日之所宜取法者也

又

淫又進故事曰後周顯德元年北漢入寇周世宗大敗漢兵于高平初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與北漢兵遇輒引騎兵先遁至是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爵軍政猶豫未決以其事訪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永德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日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荷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世宗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悉斬之世宗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敢妄生姑息之政矣及賞高平之功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

臣謂國家之廢興繫乎紀綱紀綱之脩壞在乎刑賞古今未有舍是物而能立其國者也嘗讀夏商之書誓軍之法嚴厲若此與其他憲度壞然不同誠以嚴於用衆者廼所以不輕用其民也易曰師出以律而其彖以正與剛爲主蓋非正不能以用律非剛不可以行律晉文公克城濮之功必正顛頡祁瞞冉之僑之罪以徇于師

君子謂文公三罪而民服不失賞刑之謂也淺
淺霸業猶知紀綱之必肅況有天下之大乎周
世宗雖叔世之事而振嫰革惰亦足以興起國
之人心高平之役將驕士玩望風輒遁幾敗國
事樊愛能何嶽皆以先朝宿將無所容貸而後
紀綱可舉所謂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
之衆安得而用之誠哉至言也夫用衆臨敵法
令必明者蓋能使將士畏我則不畏敵苟不畏
我則皆畏敵矣若人人皆畏敵則緩急豈不大
可慮乎自古敵國相持士卒之衆寡未論也紀綱一整一弛者勝法

兵之利鈍未論也紀綱一整一弛者勝法
令一嚴一弛則嚴者勝我藝祖皇帝汎掃天下
精兵不過數萬常以少擊衆蓋謂此爾觀其治
王全斌討蜀不能戢師之罪正行營諸將交州
失律之誅戮石進等汾州不效命之失威令剛
斷之必行則紀綱之肅可睹矣成憲昭然周世
宗之事又未足多論也

許應龍進故事

宋理宗時許應龍進故事曰真宗朝平契丹其將曰
李繼隆馬知節高瓊契丹既請和召宰相樞密宴於

行宮時李繼隆石保吉預焉保吉曰臣荷驅策俾遏寇戎雖動遵聖略然布陣使人皆繼隆指畫繼隆曰契丹敗衂皆出宸謀然分爰用心躬率將士不如保吉上曰將士如此協和共圖勳業軍旅之事朕復何憂以巨觴賜之高宗朝劉光世韓世忠等朝辭上曰有告朕光世與世忠有小嫌意不釋然朕知決無此烈士當以氣義相許先公家之急而私讐小嫌何足校縱有睚眦今日朕爲分之宜釋前憾二人感泣再拜臣聞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況師克在和不在衆爲將帥者苟一心互相傾軋則事勢扞格勳業何由而成然同功則相忌雖廉頗之賢猶不能免況其下者乎惟忠於衛上者則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如蘭相如之用心則弁謀合智尚何强敵之足慮哉奈何人心多私惟欲求勝賢者妬之能者嫉之應援則蓄縮而不前獲捷則攘奪以爲功甚至變易是非百計讒毀惟患其成而幸其敗既無同舟共濟之意遂至形單勢弱大敵莫當敗衂之患大率由此漢武之世兵數大出元朔元年衛青以三萬騎有功元狩四年青以五萬騎無功夫兵有多寡之不同而功乃成敗之相反豈前勇而後怯耶蓋元朔

之役諸將校力戰公孫敖從大將軍獲虜韓說從大將軍獲虜李蔡趙不虞公孫戎奴又從大將軍獲虜元戎與列校和協如此是以兵雖三萬亦能取勝元狩之行霍去病始冠即從之士皆屬去病青由是不平廣願先當匈奴而青并出東道廣固辭之青因遣之廣卒以失期敗而青亦以不見敵不封是知將帥不和兵雖五萬亦不能成功由此觀之則師克在和不在衆真至當之論也肆我真宗因繼隆保吉更相推遜深嘉而屢歎之謂將士知此協和共圖動業軍旅之事朕復何憂高宗因劉光世韓世忠有小嫌丁寧戒諭令以氣義相許先公家之急而無校私讎今日朕爲分之遂皆感泣竟能協力以成紹復之功今日疆埸未寧正賴將帥同心合謀緩急之際當患唇亡則齒寒亟於救援庶幾首擊而尾應易於成功倘以祖宗成訓昭示將帥必能仰體上意無間彼此以圖尅復之勳然而惟實無常眡功輕重苟功多者實不厚則宣力者有不滿之心無功者不辨別而例加褒擢則用命者懷不平之念既不滿而不平必相傾而相忌戒飭雖至豈能強使之和哉必處置得宜能服其心如裴度所言則感

激思奮相與協謀戰必勝而守必固中興之功日月可冀矣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任將

魏何曾上明帝疏

魏明帝時司馬懿將伐遼東散騎常侍何曾上疏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斯軌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鑄步騎數萬道路迴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漏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爲察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匹聖達所裁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

宋張方平上仁宗論

仁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馭將之道置兵之機繫天下安危爲國之大事臣實陋儒寧識其術竊按前代之載冊觀英主之立制較其輕重之勢考其得失之迹最爲得策惟在漢唐漢定天下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後平白登更增七校其有四夷之事旋授中府之甲入卿出將無文武之常位因事立號無名職之定稱故五營六郡之旅事畢解散貳師下瀕之官功成輒罷而將軍奉朝請矣是以終漢之世無弄兵內侮之禍東都之後四方分裂重兵在邊驍將總戎強臣執權國從外理故叛亂接踵顛危相逐唐氏一統乃因隋制內設諸衛以處武臣外布府兵以隸諸衛四方有變選將于朝調兵于府建牙而出凱歌而旋將軍就第矣郡縣有守禦之備朝廷無權重之臣不耗帑財不費廩給國力克實民用家足本末相稱表裏相扶誠天機神笑平康之道也至于景雲之初始立節度之號以雄邊鎮以寵勳臣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得以軍事專殺而方面始大及明皇天寶之末昏惑不事邊功競進之將獻謀於恢拓當國執政之臣務專乎寵利無道開鎮地逾四履鋭卒藏於沙磧邦財空乎上林蓋中原無擊柝之虞而

北兵排乎函谷矣由是憤兵悍將連衡接勢東擊西應朝降暮叛更相禽獵或自篡逐生民焦灼勦絶耗斃肅代之後中官得政行軍始於輔國軍容自乎朝恩暨德宗之興元置中尉於神策兵權國命盡在北司矣蘭錡虎旅皆其子蓄方岳戎帥率自賄成至有市井賈販之夫臺輿廝養之賤折券而取千里語附而得通都至于蹈利干賞壞法侵紀姑息假借養成驕孽君位天祿如從其貸賃以居焉故唐氏之基圖終爲藩臣所傾且古之賢臣在國則爲相在軍則爲將商則阿衡佐升陑之伐周則尚父領渡盟之師姬旦東山之征以剋淮奄孔子夾谷之會功[illegible]高文之朝命相於諸將之列武宣之後將軍[illegible]之官留侯漢祖之謀臣未嘗親矢石高容光武之元勳本則理祖玄孔明處士也西據荆州建蜀三分之勢元凱書生也東平吳會成晉一統之基江左五朝兵官尤重二衛四軍五校七帥皆選朝廷清重之士縉紳名望之流介胄武人非所預也唐初大臣入爲三公八座出爲行臺總管故自三代而至唐氏莫不合兵農而議政通文武以命官是故苟有制勝之術何必擊刺之伎乃爲勇苟有經邦之道何必章句之

學乃爲文若夫積恩澤以稍遷階奔走之勤舊以敢死爲武以引强爲材蘧股肱而決射御程軀幹而角健捷此所謂武夫之敵一隊之長又豈將之云乎又若樞密之名近由大曆置於宮闈不列朝位凡中外臣庶上書論事軍國秘未宜行則謂之樞密兵亂之際機務煩多乃用中人使專掌職五代後唐已來始更崇重與宰司分總文武謂之兩府焉噫夫欲論致理之要講太平之策是必先在乎一政事通文武合兵農而後天下之務可成矣如曰未能則樂唐之盛終不至況曰三代之道歟臣策事迂踈其

難用然通識遠慮知治道之本者必有是乎臣言者也

李廌上哲宗論

宋哲宗時李廌上論曰臣聞牛羊欲其茁壯也必其善牧車馬欲其習服也必其善御矧軍旅之事將帥之職界之以師律付之以疆場內欲重吾國外欲克吾敵顧不慎哉不可以三軍之元帥姑且備其員兩國之民命聊且試其技不敎其可必爲國禍不求其良必爲民殃故當築壇告廟之始必觀是人果足以稱此禮乎至推轂授鉞之際又觀是人果足以勝若

任乎昔在戰國之紛紛不惟君可以擇臣而臣亦可以擇君當時英雄挾其長游歷諸侯能用我者然後仕之故欲求將不可遽得今天下爲家四海爲畿罔匪臣僕英雄盡入於彀中多士咸在衆技自獻惟君王所擇所謂能稱築壇告廟之禮能勝推轂受鉞之任者固亦有之在所選而已昔之論將者其材有五曰勇曰智曰仁曰信曰忠將何以貴乎勇蓋直以養氣威以克愛剛以致其義以致其必茂視敵國而視鵰鶚三軍吾之所指易敢不從死吾之所麾易敢不從死若非勇不能迅勇則不可犯矣將何以貴乎智蓋使貪使愚各求其所須使勇使智各効其長技使

常爲客而不足我常爲主而有餘我常致人而人必應人不可致我而我自如爲勝敗之政如神人默運制奇正之術如環無端非智不能也智則不可亂將何以貴乎仁蓋以慈養其惠以惠養其威寬以御衆衆罔不盡其心悅以使民民罔不盡其力忘勞而供武服犯難而圖戰功欲與之可赴深溪必自我視之如嬰兒欲與之可俱死必自我視之如愛子則非仁何以懷之仁則能愛人故人不可無信而將之信爲重蓋方其莅師也國不自外理國容於是乎不入

軍軍不從中御軍容於是乎不入國將軍之權專矣
如之何交厥孚於上下布至誠於遠邇故貴乎信信
則不欺人故也事君皆以忠而將之忠爲大蓋方其
用師也上不制於天中不制於地下不制於人將軍
之志自用矣如之何惟君是圖而忘其身惟國是憂
而忘其家故貴乎忠忠則無二心故也夫有爵有俸
士心所屬可安可危君慮所隨士心所屬以賞刑之
柄繫焉賞刑之所繫成敗如轉掌君慮所隨愛憎之
變會焉愛憎之所會禍福如發機惟信惟忠乃爲建
[illegible]勳名之[illegible]筆[illegible]之關鍵也以是五材泛觀

于朝如持度以揆長短如操量以較多寡其分別差
等殆無遺形大材如疊小材如盃以盃受疊遍則濫
以疊受盃綽乎無容故占之人論將有妻子之將有
十人之將有千人之將有百萬人之將其材相去遠甚然不離乎五者之間
也雖然材必適其用用必適其宜執方而無權守一
而不變雖用良材覆爲累德故太公之論將有十過
孫武之論將有五危觀其過之所生究其危之所自
其初皆五材之良其失皆五材之蔽有材而不能用
至於軍敗國辱家殘身僇吁可哀也故爲將之道既

有五材以御三軍欲攬英雄之心則又當行之以三禮斷之以三至欲重廟堂之勝筭則又當持之以五慎審之以五權達事宜則有九變能通九變則寡敵于全敗泥法制則有九拘毋執九拘則立我於全勝古之人論良將有曰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像淵可觀而不可玩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留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有將如此則築壇告廟之禮推轂受鉞之任爲不愧矣故初作三軍欲謀元帥惟郤穀說禮樂而敦詩書於是用於晉秦伐阿鄄而燕侵河上惟穰苴文附衆而武勝敵於是用於齊係武十三篇之說闔閭試之以婦人卒以強吳起七十六戰之功魏武始於論兵器卒以强魏先軫以下軍之佐而超將中軍不以親同職爲問韓信舍於亾虜魏尚扳於因從軍不以親同職爲問韓信舍於亾虜魏尚扳於因徒亢國白舉任之而不違伏波求用試之而不拒謝安薦姪而不沮其扶親竇憲請行而曲聽其補過所用者材也材可用焉不當牽左右近習之好惡不當狥士卒國人之議論挺然不疑斷以已意夫賢將之徒類皆英雄豪傑之士觀人君用已如此其重當如之何圖報哉谷永曰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

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國有賢將所恃如此惟陛下注意焉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必至天下危然後注意將則不亦晚乎惟天下安乃注意將之時是謂治不忘亂安不忘危

李鷹又上言

李鷹又上言曰臣聞有君子將有小人將君子將天下之將也小人將亾國之將也古之賢將原兵之意可以爲仁術察武之用可以廣德心故以殺止殺非所以好殺以戰去戰非所以好戰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孫子曰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兩爲上破兩次之是以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兵爲心小人之將違古人之意以嗜殺人爲事以不戰屈人兵爲心能師古人之意以嗜殺人爲事以不戰屈人兵爲心以天下爲心者也非天下之將乎以嗜殺人爲事亾國而不鄒者也非亾國之將乎夫尉繚當梁惠王之時爲兵之說曰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十之三其次殺十之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能殺其十之三者女力加諸侯能殺十之一者令行士卒信此說也則興師二十萬可自誅其十萬興師十萬可自誅其五萬矣且夫將軍心也士卒支指

也心誠則支指應心危則支指衛士樂附則將威今
毆無罪之人以犯難悅以使之猶恐不得其心恐罹
置罪罟以快意於刑戮乎誅其半欲其半之用命孰
若全軍撫愛皆使之親其上死其長乎殺半用半雖
勝何益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糜爛其民而戰之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嗚呼慘酷
至此尉繚有以啓之歟臣於是於古之君子善撫士
卒而愛之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李牧蜀之諸葛
亮唐之李靖乎臣請言其用兵之意夫李牧之居鴈
門也整軍市之租以養士力推牛犒燕以養士心謹
烽燧多間諜以養嚴人保示怯佯伏致人以養氣誘
熟勇全皆願一戰於是選車餘千選騎餘萬百金之
士五萬彀者十萬一舉而滅襜襤走單于破東胡降
林胡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莫不怨毒矣孰肯自
獻其勇以求一戰乎諸葛亮之禦張郃郃之衆號四
十萬而亮之衆不滿一軍衆寡既不敵而强弱又相
遠兩軍既陣而罷兵適交亮以用兵行師大信爲本
乃悉遣之且曰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
則原其情而閔其勞懷以仁而厲以義可謂周矣故
去者感激願留一戰住者憤怒人百其勇殺郃走懿

以成其功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聞聲而還矣孰肯忘死銜恩以決一戰乎李靖之與太宗論兵也太宗以嚴刑峻法使人畏我不畏敵爲疑靖以卒未附而罰不行不可用爲說太宗以愛克威威克愛爲問靖以愛設於先威設於後爲對則君臣之心何視如嬰兒乎又曰頃討突厥總蕃漢之衆出塞千[illegible]當戮一楊干斬一莊賈大衛公於艱難草創之[illegible]刘兇渠以掃攙枪備延陀於隣內伐突厥[illegible]吐渾於西海夷蕭銑於江陵向使自殺其[illegible]則危國亡師之不暇況宣威信於[illegible]

今日守邊之將愛育士卒如[illegible]兵以仁爲本以義爲御天下之[illegible]決卻視嗣繚之說非以[illegible]忍虎狼之思務殺伐屠戮以強天下又有幾忍虎狼之將能殺伐屠戮以快其意蒙驁王剪之父子世爲秦人之民賊攻城克敵固已衆矣然未若白起之甚夫白起之爲將也戰必勝攻必取誠莫可及以書考之凡攻某國拔之伐某所取之不言斬首若干坑卒若干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而計之凡殺敵國之兵八十四萬人然起戰卒死於敵

者又當幾十萬總兩國供軍之民其誅求哀斂因以失業而死者又當幾十萬矣何晏曰白起降趙卒而坑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得志矣又曰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强天下之戰要一日之功而更堅諸侯之守又曰殺降之禍大於劇戰然則兵勝未幾而被戮國强未幾而爲墟良以此乎臣於是乎求於古之君子能制閫外而懷柔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荀吳晉之羊祜唐之郭元振乎臣請言其用兵之說荀吳之伐鮮虞而圍鼓也鼓人欲叛其君而附已吳曰在不可以欲城而市姦所喪滋多鼓人請降而有食邑吳曰吾焉用邑以賈[illegible]克鼓而還不戮一人賢哉羊叔子之[illegible]州也旣然有平吳之心開布大信專脩德義以俘釋虜以示至仁歸禽償穀以示不擾潘景來寇追斬而厚葬之美其死節陸抗對壘抗病而饋之藥抗飲不疑內則授良謀於張華外則付成筭於杜預卒能平吳賢哉郭元振之鎮西域也撫馭諸蕃專尚忠義走吐蕃之衆開涼州之圍會兵百萬以集湟川分兵十道以進青海贊普屈膝而請和突厥畏威而入貢跪質勒而至于賣身吊婆葛而爲之流涕賢哉嗚呼安得今日守

邊之將綏撫敵國如此三子者出乎夫天子之兵至信爲主至公爲輔天下之將附衆以文威敵以武卻視白起之功非亾國之兵小人之將乎夫爲政至用兵棘矣用兵至於殺人可哀矣以可殺而以殺爲事乃嗜好也嗜殺人者其心何如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懼後世以象人爲未足有狥之以人者矣故必推原其理而深罪之奈何尉繚之法使後世籍口以殘忍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何其流血之漂杵也懼後世以漂杵則忍心於屠殄矣故必推原其書而深詆之奈何白起之事誘後世快意於殺伐乎陛下以仁政爲重孝治爲先則將之心術亦可戒矣彼一夫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東海殺一孝婦天降累年之旱以罰之惟人命爲可重也陛下念哉

韓元吉進故事

宋孝宗時吏部侍郎韓元吉進故事曰國史郭從義傳從義守中書令爲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太祖召於使殿使擊毬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既罷上召坐謂之曰卿之此技精絶矣然此非將相所爲也從義大慙而

退臣聞選將固多術矣然將帥之材以智畧爲上技勇爲次擊毬者軍士之一技也作其馳逐而試其便捷使馬之疾速隨人而人之搏擊應手非敏妙無失者不能爾也設欲將帥並習則運籌決勝不自用劒者何人哉若從義者蓋以此自名也其在國初出藩入衛不爲不顯藝祖眷之俾試于殿庭曲盡其技賜坐歎賞以爲精絶矣復慮諸將耻於不及也故以非將相之事警諭之大哉言乎真得帝王御將之法雖漢高之待信布不是過也昔韓愈嘗論擊毬於張建封矣第以危墮之憂激射之虞馬之與人顛頓馳騁

之患爲言宜建封猛銳之志所忽也惟藝祖皇帝以將相之事一詰從義簡重而有體故從義蓋縮知戒聖人之言與書生之論信不侔哉故臣以爲選將固多術窮願器使諸將留神萬幾之暇不深取其技而責其謀實藝祖皇帝之遺意也

楊萬里上孝宗疏曰臣聞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爭先於爲用長治而不亂有急而不可乘者蓋聖人不視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矣果不可窺也宜乎天下之

不自止也天下之所以作之不起未起而復廢者吾之可窺者見而彼之自止者隨之今天下之所以患於無才而才尤患於無將其病在此方邊事之興芒然以求將也天下芒芒然以趨之天下趨之而朝廷不求將矣非不求將也邊事息而無所事將則天下亦弛終日無所事我則亦棄而之他剛者棄勇者怯而柔怯者有不勝其柔怯矣高者趨文科以售其身而下者伏於農商矣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挾而莫之用則去而爲盜矣天下弛矣而邊事又動也而無將也則又芒芒然以求天下而天下莫之趨也夫前日之無所事也所以爲今日之莫之趨也歟夫如是烏得將昔者成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詠三監征弗庭而天下服矣於是酌舞賚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盛於朝頌聲被於野太平之美天下之所甚樂成王周公之所甚懼非懼夫太平也懼天下之窺吾君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之以至於亂也則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選將閱戎如是而爲車如是而爲徒如是而爲鼓鐸鐲鐃如是而爲坐作進退後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夫大閱者非真臨陣而應敵也而後至者何至於誅不

用命者亦何至於斬哉而其法如此蓋其所以處暇
裕之日與處三監未詵之時無異也則天下何以窺
上之無所事我而我不爲也哉是故文武並用而莫
知其孰先莫知其孰後不見其所甚好不見其所不
好才素備而無一旦之憂後之君臣狃於治而謂天
下不復亂也則曰汝不逢高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哉
而羽林子弟授經於學校與夫將軍不好武而其子
皆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爲太平之盛觀而廢備豫生
又從而詆之曰兵寢者二帝三王之極功也不知夫
二帝三王之不如是也詆說之誤時世也詆說盛於

下君臣怠於上而天下以兵爲諱以武爲慙矣夷門
覇上之無人而開元天寶之末狼狽大敗者無惟也
非天下之無人也上之人示之以其可窺而弛之使
其自止也今日之事邊息矣天下將曰朝廷無所事
兵矣此可慮之機也臣願天子增重武事不改於有
事之時訪求將才不常如有事之初而宰相大臣亦
折節以下才略武勇之士毋責其鄙野之狀而毋怒
其桀岸之氣時賜之燕閒而延見之探之於其中而
試之於其外以陰求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養之久
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

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於苦苦然以求而求又不得哉

又

楊萬里又曰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足用也臣竊以爲不然選將之與相相似而大不同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不以舊足以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略高天下之人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或既相而去天下憾其有所不盡而望其再有所盡也如此者未相而天下願之既相而天下悅之既去而天下留之是憾無相相之而天下無異論故曰相不厭舊至於將則不然夫所謂宿將者功業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腴田甲第金玉寶貨充乎其家歌童舞女酣宴沈湲汨乎其心昔之精明之謀者將暗然而勇果之氣者將廢然矣天下無事則曰朝廷苟有事不使我則不濟及其有事也使之舍其所甚樂而任其所甚憂取其甚愛之身而捐之必死之地彼則畏矣以今之畏合前之驕焉往而不敗故曰將不厭新蓋富人有作室者有楹而未有棟有棟而未有梁則徧國中以求大木三

年而後得之於千里之外蓋千百年之松楮豫章也
室成而富人者疾有愚醫焉見其嚮之求木之意也
則獻其百年所藏之天雄烏喙焉曰此可已病也不
知夫木者不老則不堅而藥者不新則不功今歲之
藥來歲已陳且槁矣而百年之天雄烏喙則與朽壤
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爲漢將非我則不可
何擇而尚伐病之能哉此將相新舊之辯也李廣之
在漢號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廣
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於咸里之中與單于角勝負
深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失期無功死開元之
後王忠嗣哥舒翰威名邊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
爲一日不可無忠嗣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
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廣之
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李
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
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於富貴功名孰無願
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
則必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樂於爲人書而嗜酒
者可以得酒則無不爲也不因其自試之心而激之

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矣故臣以爲今日之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沈雄者行陣之嘗有聞者武舉之有所蘊而不徒虛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者卑賤有挾持而不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其才可贖者君加留意審不測而識之於稠人之中無故而置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又何患天下之無將也哉

荒政

宋楊億上真宗奏

宋真宗時楊億上奏曰臣本州自去年已來秋稼薄熟時物雖至騰踊人戶免於流離爰自今春雨水調適粟麥倍稔蠶績頗登饑糧漸充菜色稍減然以山越之俗陸種甚微所仰者水田所食者秔稻矧又地勢斗絕塗潦不停仍歲亢旱泉源罄竭儻旬浹不雨即溝瀆揚塵稻畦焦枯善苗立死非三數日一降膏澤無以望於秋成伏自夏至後絕少時雨烈日流爍炎風數興高仰之田始種卑濕之地如沸如羹比戶嗷嗷大命近止臣遂率軍州僚吏精意祈求闔境之名山及大川近郭之玄宮梵刹廟貌之列祀典者罔不徧走湫潭之底水族者亦用致祠造龍於壇

聿遵古法徙市於野克體前經而雲漢昭回蘊隆彌甚尋於前月十六日相次降雨不及寸餘清塵有餘沃焦無益臣夙夜憂懷罔敢遑寧編列之民殆於殞穫比至今月將半旱氣益加一郡之中靡神不禱精誠備盡靈貺茂然臣忽記憶往年在院供職日適值歲旱學士承旨宋白爲臣言今御史中丞魏庠三十年前嘗薄遊關輔寓居佛舍會天久不雨村民數十輩詣寺祈禱僧有善胡法者捕蜥蜴十數枚置一瓮中漬之以水蒙之以雜樹葉取童男數人衣青衣青塗面及手足人持柳枝沾水散灑且祝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今霶沱汝今歸去如是者無晝夜嬰繞而言明日大雨遠近告足臣潛疏於牘背至是檢閱得焉即以十二日初旭與知麗水縣事殿中丞甄旦詣城北集福院如其法請禱少頃臣與甄旦出自北門各遵歸路忽有微雲自東北起良久彌漫至午未間暴雨及寸餘由是陰結未解至十三日大雨連晝夜約及三四尺溪谷漲滿溝塍流溢禾黍之蓁然者茇茇而發秀草樹之瘁然者欣欣而向榮村民荷蓑笠以謳耕夫奮發而舞萬室之安堵如故百姓之邪心不生民之幸也陛下之賜也臣忝備守土獲遇

有年慶抃之誠萬萬常品臣又念鳴吠之伎前哲不遺芻蕘之言上聖斯採所陳祈請之術親獲感應之徵理近惟神事不經見頗爲猥鄙有黷高明蓋小道之可觀表事君之無隱背東方朔有言曰謂之爲龍又無角謂之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雄亦云執蝘蜓而嘲龜龍又故刑部侍郎張洎嘗謂臣言昔使高麗泛海忽陰晦有人舉龍見洎承起視之見垂尾於雲間正如蝘蜓之狀良久而大作即知蜥蜴者亦龍之類也臣餘技雖敢不上言干冒宸嚴伏增戰越

余靖論借支常平本錢疏

宋仁宗慶曆二年右正言余靖論借支常平本錢疏曰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先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倘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覩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繫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準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主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免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以來於京東等

處借支司農常平倉以給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碍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真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斗等若以賑濟饑荒此固常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有緩急賞給資糧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爲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支撥並依景德先降勅命施行

劉敞上仁宗奏

宋仁宗時知制誥劉敞上奏曰臣伏見城中連日流民衆多皆扶老携幼無復生意問其所從來或云久旱耕種失業或云河溢田廬蕩盡竊聞聖慈憫其如此多方救濟此誠陛下爲民父母之意足以感動羣心臣猶謂但可寬眼前之急而已非救本之術也譬如良醫療病必先審其源病源不除強食無益今百姓之病已可見矣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鰥寡孤獨不能自存強者流轉弱者死亡所以致此者其源在水

旱也所以致水旱者其本在陰陽不和也所以致陰陽不和者其端在人事不脩也然則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而議臣之任主明天人陛下何不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陳陰陽不和之聖詢議臣以其學使述天人相與之際參之聖心以觀今日政事若陛下所委任皆已得人所施爲皆已應天則水旱者蓋無妄之災不足憂矣若天人之際少有不合豈得安然坐視其病心知其源不思救之哉臣言似迂其理實切今羣臣爲陛下謀者不過貢粥糶米名爲救濟其實亦欲欺聰明白解免而已非謀國之體也又今天氣當暑及寒率多雷風雨澤愆候秋成不可
所以救其本者召致和氣無令聖心重增焦勞則天下幸甚

鄭俠進流民圖狀

宋神宗熙寧七年監京師安上門鄭俠進流民圖狀曰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迄今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旬日以來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百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竊惟災患有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致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其來也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古今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爲其能圖患於未然而轉禍爲福也當今之勢猶可救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旱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祉夫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卽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

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强大諸夷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吻噬剝割生民侵賤及骨使人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其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爲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馭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勿堯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爲不肯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

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堯舜在上便有夔稷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忠義賢德之臣布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倡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虫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慕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而羣臣所以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良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在朝者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代庖人各以其職不相侵越至於邦國善否知而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厭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君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深冒天闕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念生民

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假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韓維對神宗問

是時俠監京師安上門以疏及圖詣閤門投進不納遂於木門勾馬遞於銀臺通進司奏爲急事疏入上覽畢反復觀圖長嘘者數四初韓維對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願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放以知人情至是維又言近日幾內諸縣督索青苗者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屯苦夫動甲兵危

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
至於蠲除租稅寬恪逋負以赦愁苦之良民則遲遲
而不肯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而養人猶愈於
過而殺人也上感悟即命維草詔二十八日詔出八
情大悅三日大雨自俠上疏至雨纔及浹辰四月初
七日早朝羣臣既賀雨上出俠所進圖宣示宰執且
責之曰卿等每言法度脩明禮樂興行民物康阜雖
唐虞三代無以過今何外事如此丞相以下各謝罪
是日有旨放俠擅發馬遞之罪安石因遷定力寺求
出其實不樂爭言於上或以爲心狂以爲非毀良法
或以爲擅發馬遞驚衆御乞追逮所司劾罪御史臺直
請以俠付臺推劾遂有旨下開封取勘

上官均乞復義倉疏

宋哲宗元祐間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乞復義倉疏曰
臣聞賊盜之多常起於凶歲凶歲不足常生於無備
備災卹患常平義倉之設寔爲良法熙寧十年始講
隋唐之舊典置義倉令人戶於正稅斛斗一石別納
五升準備災傷賑濟不得移用法頗周密蓋所斂至
少所聚至多蓄之郡縣而散之於民斂之少則民易
以輸聚之多則上足以施予蓄之郡縣則凶歲有備

散之於民則人情無怨此隋文皇唐太宗嘗行於治平之世已試之效也元豐八年指揮諸路義倉一切廢罷議者至今惜之若以爲擾民則所出纔二十分之一若患他用則當時已有著令又況水旱不常饑饉間有發倉廩則每苦不足行勸誘則不免强取與其施之於倉卒不若備之無事今平糴之法既已脩復唯義倉之制尚未興舉臣以爲義倉貯積在近民居則饑歲賑濟無道路奔馳之勞費而人受實惠隋開皇中就社置倉蓋以此也臣欲乞興復義倉之法令於村鎭有巡檢廨舍處建立倉廩以便斂散其餘例令有司更加脩整以備饑歲誠非小補

趙汝愚乞置社倉疏

宋孝宗時集英殿脩撰趙汝愚知信州又乞置社倉濟鄉民疏曰臣伏見州縣之間每遇水旱令行賑濟賑糶去處往往施惠止及城郭不及鄉村鄉村之人爲生最苦有終日役役而不能致一錢者使幸而得錢則又一鄉之中富室無幾近者數里遠者一二十里奔走告糴則已居後於是老稚愁嘆始有避荒就熟輕去鄉井之意其間彊有力者又不肯坐受其斃則攘攫無所不至以陷於非辜城郭之人率不致

此故臣嘗謂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然而求所以施行之策則亦不過勸諭上戶廣行出糶轉移常平義倉之米以賑之而已夫勸諭上戶殆成虛文轉移米斛復多欺弊臣愚欲望聖慈遠采隋唐社倉之制而去其損耗乏絶之弊明詔有司將逐州每年合納義倉米斛除五分依見行條法隨正稅就州縣送納外將五分於逐鄉置厫每歲輪差上戶兩名充社司掌管受納委本縣丞檢察其欺弊不如法者正治之使幸得連歲豐稔所在稍有儲蓄則鄉里晏然若有所恃雖遇歉歲姦宄之心無自生矣

如以臣言可採即乞指揮行下本司及本路[illegible]司同共措置先次施行

水利

宋張洎對太宗問

宋太宗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命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皐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爲害最甚乃於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

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敝壞隄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即濁漳大陸則那州鉅鹿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今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莨荖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莨荖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書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縣爲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故城西北疊石爲門以通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無郟之水即春秋晉楚戰于郟郟又音汲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

淵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此
水開之鴻渠東晉大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運之不
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泰復浚此渠始有湍流
齊淮南岸善濆窴格更疏整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
三年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
水趣梁宋入淮千餘里乃爲通濟渠又發淮南民
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大
面闊四十步而後行舟焉自後天下轉輸多出東
之時置
漢以江淮爲
南至

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爲廣濟
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
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
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
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
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
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
尋乃廢停邗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
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
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堙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通平岡巨其中曰鷄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閒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歩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泝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寔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

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發代時傳虎符召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也唯在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潘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潘衛而已故祿山犯闕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疋並萃

京師悉集七閃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匈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潜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幷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刱以奉巡游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絶於百代之下終於濟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范仲淹上仁宗奏

宋仁宗慶曆間守平江范仲淹上奏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之政必在農務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田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澇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以壅之雖有隄塘可以禦患惟時脩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產者三萬四十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或三石計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

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宋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脩舉江南圩田浙右河塘太半廢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貫者比於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臣請每歲之秋降敕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事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係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illegible]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

經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饑寒上無貴糴員[illegible]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

蘇軾乞開杭州西湖狀

宋哲宗元祐間蘇軾爲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乞開杭州西湖狀奏曰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

半魁及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爲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至今纔十六七

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日堙塞使蛟龍魚鱉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

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菱芡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二三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撥擾浥水狼藉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勑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

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損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稟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對令之地尚存太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卓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勑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去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沐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蘇軾乞開運河置閘狀

軾又奏曰熙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苦運河淤塞幸三五年常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

前至北郭穿閬閶中盒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砦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藉圖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滌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仅尺寸水行數百舸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漸江兩閘泥沙渾濁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惟也記曰善治水者因水之勢故禹之行水也

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弗山塩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釐轄司前置一牌每遇潮上則暫閉此牌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閬閶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濬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

軾又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軾又乞相度開石門河狀曰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狗其意意之所欲出

赭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嶮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泰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温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浙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且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沒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瀨之間聲未及終已爲潮水卷去行路爲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産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腳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問父老參之舟人及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竝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里有奇以達于江又竝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木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温叟轉運判官張燾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爲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嶮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之嶮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嶮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嶮

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幷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世事非知之難言之亦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軾又上奏吳中水利

軾爲翰林學士承旨又上奏曰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爲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爲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

甚盖人事不脩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已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兄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坱滅而是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艱瞥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洪各二丈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略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鍔有水學故召問之出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

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洞槩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鍚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强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張閣上言徽宗兵部尚書張閣上言曰臣昨宋徽宗政和二年七月元豐六年泛溢之後潮汛往來守杭州聞錢塘江自元豐六年泛溢之後潮汛往來幸無寧歲而比年水勢稍改自海門過赭山即回漩

巖門白石一帶比岸壞民田及鹽亭廬舍東西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江東距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趨赤岸纔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亭舖平陸皆潰于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亟脩築之

宋孝宗時臣僚言運河之濬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冬臣僚言運河之濬自北關至秀州杉青各有牌堰自可瀦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陋無以防遏水勢當以時加脩治兼沿河下岸逕港極多其水入長水塘海鹽塘塘華亭塘由

六里堰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而運河淺也若脩固運河下岸一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盤門在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閶門至常州奔牛鳳凰橋數百里爲角溪新安溪將軍堰亦各通太湖如遇西風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潛惟無錫五瀉而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若從舊脩築不獨潴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有揚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常州至舟陽縣地勢高仰雖有犇牛呂城二牐別無湖港潴水自舟陽至鎮江地形尤高雖有練湖緣湖水日淺不能遠雨時未幾便覺乾涸運河淺狹莫此爲甚所當先濬上以爲然

宋寧宗時臣僚言鹽官海患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臣僚言鹽官去海三十餘里舊無海患縣以鹽竈頗盛課利易登去歲海水泛漲湍激橫衝沙岸每一潰裂常數十丈日復一日浸入鹵地廬洲港瀆蕩爲一壑今聞潮勢深入逼近居民萬一春水驟漲怒濤犇湧海風佐之則呼吸蕩出百里之民寧不俱葅魚腹乎況京畿赤縣密邇都城內有二十五里塘直通長安牐上徹臨平下接崇德漕運

往來客船絡繹兩岸田畝無非坎壞若海水徑入于塘不惟民田有鹹水浸沒之患而裏河隄岸亦將有潰裂之憂乞下浙西諸司條具築捺之策務使捍堤堅壯土脉克實不爲怒潮所衝從之

衛涇上寧宗奏

寧宗時衛涇奏曰臣聞饑穰之數在歲有天時在人有地利天時之水旱固所不免地利之廢脩亦不容無責焉竊見承平之時京師漕粟多出東南江淛居其太半中興以來淛西遂爲畿甸尤所仰給旁及他路益平疇沃壤綿亘千所多江湖陂塘之利雖小有水旱不能爲災自豪右兼幷之家既衆始借壓關之說幷吞包占創置圍田其初止及陂塘陂塘多淺水猶可也已而侵至江湖今江湖之水自常情觀之似若無用由農事言之則爲甚急江湖深廣則瀦蓄必多遇水有所通泄遇旱可資灌溉儻或狹隘則容受必少水則易溢未免泛濫之憂旱則易涸立見焦枯之患事理曉然州縣之官皆可以舉職然豪宗巨族必有所憑藉其勢力足以陵駕公府非得健吏莫敢誰何浸淫滋廣江湖之利日朘月削無復曩時之舊圍田增租所入有幾而平歲

倍收之田一罹旱潦反爲不耕之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農人失業襁負流離其害又豈特在民而已矧惟國朝成憲應江河山野陂澤湖塘池濼與衆共者不得禁止及請佃承買官司常切覺察如許人請佃承買幷犯人糾劾以聞及瀦水之地輒許人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立法之意可謂明白前者臣僚累嘗奏請朝廷非不施行凡係積水草蕩今後並不許請佃雖陳乞撥賜亦許守臣執奏此乾道五年九月指揮也差官檢視應停蓄水利河道有湮塞壅遏去處照舊來界至悉行開掘仍每歲遵祭此淳熙三年六月指揮也今淛西諸郡約束屬縣如有給據官民戶買佃江湖草蕩圍築田畝許人戶越訴置之重憲仍委監司糾劾此淳熙八年七月指揮也凡有陂塘自令下之後尚復圍裹斷然開掘犯者論如法給據與不告捕者併坐罪此淳熙十年四月指揮也是皆編榜大書人所共覩其他藏於案牘者當不止此奈何條畫雖備奉行不虔或易名而請佃或已開而復圍或謂既成之業難於破壞或謂再熟之時不可毀撤是知千百畝之田爲可惜而不知百萬畝之田尤可惜不忍於強橫之一夫而忍於貧弱之百姓上澤

沮格而不下究下情蔽塞而不上通此則有司之罪
也臣恭惟陛下愛護本根訪民疾苦詔旨屢頒不爲
虛文如以臣言爲然乞賜睿斷行下戶部檢坐條法
及累降指揮申嚴要束本路監司州縣常令遵守仍
委御史臺覺察法不徒立務在必行惟陛下留神裁
擇幸甚

貼黃臣所奏圍田止爲妨民水利抑又有可慮者凡
圍田去處多在荒僻之鄉必立莊舍佃戶聚居既廣
行包占又欲侵奪側近民產多蓄無賴惡少及刑餘
罪人號爲佃戶實是奴民幸遇豐年粗得無事歲收
之歲遂爲淵藪若行禁戢民無所聚集亦潛消盜
賊之一策伏乞睿照

右編補卷之八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歙 令圩姥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勑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賦役

宋劉摯上神宗奏

宋神宗時監察御史裏行劉摯上奏曰臣昨日准聖
旨批下司農曾布劄子爲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分析奏聞去訖臣竊以耳目之於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爲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於一體之相爲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謗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鉗鑐不在聖明之朝恭以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兢兢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溫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於臣等以職事爲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一言之合天下之勢陛下以爲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爲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風夜厲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耶陛下即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安石是也三二年間開闔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盍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兌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開淤田也則費大而不效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强民以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閉之側斧斤不絶者將一年而未已矣財也則商賈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今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於州縣小人挾附佐佑於中外至於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愛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通變能將已者名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沿者爲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與一屬掾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元不相後故奔走乞丐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體而大於此者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翻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亂存者無幾陛下豈不惟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軋已者而權可保也去異已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下者是已之所爲而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敝而興治是以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而鼓動四方以爲勸信者今有人焉能舞公事以傾勢舊搆大獄以逐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爾何至超任以爲職司耶崇濟是也又有人焉以渭源田欺罔始既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王部是也程昉事淨水以興大役開一方而無成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按吏以防民者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及施於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於王法之所當

評也畿邑之民以助錢爲訴也陛下聖旨令召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官吏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止令劾擅升元參之罪二事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聲出於京師空名之語馳下於西路又命一知制誥於將幕使專代天子之言報復號令絲繆於道苟以爲非耶何不止之追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捐費緡錢以千萬計秦晉之人肝腦塗地產軍旅之怨結夷狄之釁而不自請咎乃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不受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臣大意終以謂使天下百姓賦稅貸責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戶等使之樂出緡錢皆非爲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宜爲者故臣謂之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其重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今既顛躓再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發衷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尚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發越天聽作爲偏辭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之體慝極言路欲其寢悼苟容而緘默或欲檢其危言從而擠逐不知忠臣節士雖裂屍不懼所以盡事君之義耳今兵革之弊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竭聖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輔弼者方欲蔽天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陛下思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危苦少留幾慮收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陛下所不能堪者則必至於虧失君臣之恩是今日養之適所以害之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扶顛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雖心悟其非而無所抶正已之進退又姑姻而不央
皆非所謂輔臣之體臣四海之內孤立獨進陛下過
聽任以風憲嘗竊思之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
盖其言皆無補於事歟盖皆願爲訐激險直之語以
自爲名而潔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
治淪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鬬
而發其怒不唯難功亦爲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
竊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於理醇順而不
屈其志庶幾愚忠少悟天聽而亦不敢韓然如淺丈
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
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
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十餘疏其言及助法者止
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
悟則其負陛下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已至如此今
臣等分析分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無之近年已來
乃爲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陛下孜孜聽治喜於納
諫而大臣所爲則不得正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
而不能默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安靖之治
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爲先後之序以義
利經權爲本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於陛下者乞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誘掖奬厲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
敢言之氣臣不勝惓惓憤懣愛君待罪之心

蘇轍代張方平上奏

蘇轍爲陳州學官代張方平上奏曰臣伏以中外臣
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
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
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
將報之日尚奉德音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
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
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匄
餘生求還閒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
益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爭議也哉
是以得失之間久無所與今日竊有所懷上爲陛下
衆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
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
義不可默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
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
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
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邸費用之廣推明

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崇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群臣萬民交頌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怨之聲不聞於里閭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可悔恨者凡有幾事試思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爲使陛下推行此道始終不變則臣以爲久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奸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泰雍小者身死靈譬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資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

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天下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保甲教閱四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顧役四出而爲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諍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日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策再生戎患惟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蓄蓄勑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微勉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

後下罪已之詔救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耶非耶陛下犯逆衆心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奉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隣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隣國矣夫犯兵侮隣國之禍大變速而禍小者尤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尤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憂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悔其非必候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奪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裁減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憾之民參爲群盜浸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至此雖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盛群臣交口爭辨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勘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切以爲過也雖然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其罪舍之命在於人主乾

過以安天下而恬權宜以切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

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臣不勝區區忘

身憂國之誠是以勢踈而

陸游上光宗奏

宋光宗時陸游上奏曰臣聞天下有定理決不可易者儻必食渴必飲疾必藥暑必箑豈容以他物易之也哉臣伏觀今日之患莫大於民貧救民之貧莫先於輕賦若賦不加輕別求他術則用力雖多終必無

盖立法雖備終必不行以臣愚計之朝廷若未有深入遠討殄庭掃穴之意能於用度之間事事裁損陛下又躬節儉以厲風俗則賦於民者必有可輕之理緩急之備固不可無姑以歲月徐爲之可也如是則和氣浹洽必無水旱之灾驅擊洋溢必無盜賊之警何慮國用之不足耶設使裔戎弗賓侵犯王畧所謂幸其子弟攻其父母直可鞭笞而格之爾頃者建炎紹興戡定變亂之日一切賦斂有非承平之舊者高宗皇帝宵旰焦勞每欲俟小定而悉除之故詔令布告天下曰惟八世祖宗之澤普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捍防之隙首圖蠲省之宜臣幼年親見民間斯詔至於感泣雖傾貲以助軍興而不敢愛旋爲國家多故逾亮畔盟雖所蠲已多終未仰稱聖意壽皇聖帝臨御以來所以節用裕民者皆繼承高宗蠲省之指也陛下今日豈可不以爲先務哉臣昧死欲望聖慈恢大度明遠畧詔輔臣計司博盡論議量入而用量用而取可蠲者蠲可省者省富藏於民何異府庫果有非常孰不樂輸以報君父淪肌浹髓之恩哉若有事之時既竭其財矣幸而無事又曰儲積以爲他日之備也雖恢復中原又將曰

邊境日廣矣屯戍日衆矣則斯民困斃何時而已耶
墳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彭龜年進故事

宋光宗紹熙元年彭龜年進曰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章

臣龜年曰盈之此說乃後世不能復古之根本也凡古制之所以壞者必有私情蠹之私情之不能去而求復古無是理也盈之既知什一之不可重關市之不可征亦知民之不堪而古之當復矣在戰國時如盈之用心者益不可進而孟子闢之如此其嚴者政恐其有所牽繫也盈之所謂今茲未能者果何爲者世不求其所以未能者先去之而徒欲少損以俟復古者此孟子所甚惡也益是非不兩立公私不錯施邪正不並用一廢則一興一消則一長所以古人謂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絶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未有惡未去而能爲善者也謂之今茲未能則是其爲國猶有資於橫斂而但欲少損以俟來年而後去安保來年不復矣乎柰何世之謀國者多爲此論以其易入也聽人之謀者多喜此論以其易從也若井田法

難率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之說若古人節儉什一而稅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之說世皆以爲通於世務不知自今觀之果何益哉不特謀國如此人君於遷善改過之間而一爲此論所惑則亦將因循苟且展轉汩沒率陷於過失而已耳可不戒哉

洪舜俞進故事

宋理宗時洪舜俞進曰魯宣公十有五年秋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

臣聞立法以取民莫患乎其作偏也夫君與民本一家國用之而取諸民民出其所有以供乎上猶子奉父孰不敬應然昔什一之法公田藉民力而畊收其歲入民田之私則未嘗有稅魯初法履田以稅之國用不足益有甚不獲已者聖人於此乃書初以示譏豈非初之所紿疑若特一時之暫而後之沿襲必假是以行其無藝之斂如螽之生蝝其害未有底止二吾不足而用田賦此其偏也武帝紀書初笑商車初笑緡錢初榷酒酤頗識此意

屯田

宋廖剛上高宗奏曰臣竊謂國不可一日無兵而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被于江淮不知幾萬數物無儲蓄之備日待哺於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不爲之慮哉然救此患者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之於淮南乃今閱數秋矣曾未有所未至乎何其緩也臣竊嘗措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至乎何其緩也臣願有說於此昔郭子儀以河中寧帝之食方自耕一軍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庾有餘積不可誣也以此知在上將加意而已夫子儀之事固不可以強大將然首倡耕而降獨不可勉之以幸乎陛下誠詔之曰將校有如郭子儀之躬耕者朕當加旌賞彼亦必以爲榮而奮勸矣此一說也昔漢之盛時力田者與孝悌同科益務農重穀所以勸之者不得不爾臣觀比年行軍之賞以功遷資者動以萬計誠詔之曰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彼以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誠行萬頃不難得將無不耕之田矣此二說也臣又聞諸葛亮據武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毋患擾不繼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潰
潰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今江淮之民流
離失業者甚衆顧未有以安集之耳誠詔之曰假爾
種糧復爾賦租雖有士卒不汝侵擾先主將之可恃
如此則彼有轉相勸率負耒耜而來者矣夫爭魚者
濡逐獸者趍利之所在人樂赴之死且不避而況無
死之懼乎此三說也三說者誠行則兵食足而民力
紓矣咎徒如此種粟既多人保其有相與出力以禦
小患而軍勢亦益張矣咎小補哉臣願陛下以是爲
言幸可乎是謂經遠之謀富强之術而中興之資
也若夫貪尺寸之功爲僥倖之舉與夫覘彼之所爲
而輒務勝之抑末也臣恐或爲所欺反自取困弊耳
非計之得也願陛下虛心而加擇焉天下幸甚

楊萬里上孝宗奏

孝宗隆興元年楊萬里上疏曰臣聞天下之事不可
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故之大則將待之以
甚難之舉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難則上之人徬徨睥
睨而不敢決下之士畏懾沮喪而不敢議始乎不敢
議牽乎廢其議始乎不敢決牽乎寢其決事之難行
古之難復而天下之難治皆出乎此而今之所尤紛

紛者屯田之議是也且事異職而職異力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爲有功非其職而力之爲無用夫屯田者一有司之事耳何至於煩天子之宵旰而累廟堂之講明哉臣聞禹之治水非躬於疏鑿周公之作洛非手於營築夫固有治之者孔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故先零之田充國不以累宣帝許下之田棗祇不以累曹公而漢宣曹公亦未嘗下取二臣屯田之事而代之憂今獨待區區之屯田以甚難之事則天下之事又有將何以待之此非名之以無故之大之過歟臣

待而小之屯田屯田之事其實甚小而其名甚大者執屯田之名也屯田之名不去則屯田之實終不可行田以屯名豈非以屯兵而名耶古者兵農一人漢之良家子唐之府兵猶有先王之典刑也自張說之募劉守光之刺而兵農始爲二人矣故自唐以前鄉井無不能戰之農而營壘無不能耕之兵非農之可強以戰而兵之可教以耕也彼固世於耕而習於戰也以其習焉者而離鄉井故其戰不慄以其世焉者而君營壘故其耕不怍今則不然兵人者靡衣侈食蒲博而使酒傲岸踞肆視農民以奴隸而尚肯爲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民之事哉今欲屯田而猶執其名以責其人是駕虎
豹以耒耕而鞭之使墾田也其不可明矣且又有不
可者兩淮之屯田臣不得而知也臣獨見江西之屯
田大抵其田多沃而荒其耕者常困其利則官與私
皆不獲夫田之沃者耕之招也而何至於荒利不歸
官不瘦死不破家則不止前之耕者去矣後之耕者
復如是焉官之遺利可勝惜耶又有大不可者古之
屯田皆有謂也行於內地則爲濟饑許下之役是也
行之邊地則或爲備敵或爲謀人李泌之議玄國之
謂是也用兵之日則兩淮顯行之可也非用兵也而
驟焉揚兵以屯田焉將擊必匿其形何至於彰
彰如是哉是故莫若去屯田之名舉兩淮之田不
授之兵而授之民田以口授業以世守如唐太宗之
授田使兵與民分農以食兵故戰者逸兵以護農故
耕者安農安而兵逸守則堅戰則強其利一也君子
之舉事不言不可言之名不行不可行之言欲行屯
田而憚於明言之則名之者非也今天子曷不詔兩
淮之漕司與守臣以兵火之後招集流民其民存者

以其田復之其亡者許它人承之其爲田之在官者曰屯者曰營者曰沒入者舉而一之爲世業以授民之無田者曰不問於江湖閩浙之民則行之可言言之可名矣夫吾自有民以吾之田授吾之民此何鶩於敢而何疑於通哉其利二也其事既行則又詔於內地諸路之守臣有民稠地狹而願遷則遷之淮有水旱饑民之就食則就於淮使民得自言而聽其來官隨所過而爲之給何患無能耕之人哉檢校經界之舊籍以爲均稅之額盡蠲內地之屯田以爲牛種之資其熟而則蠲其幾年之租何患無樂耕之人哉且使人必有道因其所利而利之之謂也今使兩淮之地民戶增而墾田多者必以韓重萃之賞而賞潛臣以王臣之賞而賞守令則吏之所利也民之來者優而恤之如前之說則民之所利也是三人者各利其利各力其職而又糾之以諫官御史以察其擾且僞則不出十年兩淮無餘田而有餘穀朝廷有兵食而無兵費邊上之粟如山而內地之餉漸可省矣其利三也辭屯田之名以享屯田之實不在此耶或曰田之在官者不賣之而且授焉官其費民其倖矣盍爲政者必視其所爭而爲之制夫以民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地則地重以地爭民則地輕地重者賣之可也地輕者授之可也今兩淮之地所謂地爭民者也授之猶未必來而況賣之耶役民以築而賣之木驅民以戰而賣之箭臣不知其說也惟朝廷擇其中

元虞集上言英宗

元英宗時虞集拜翰林直學士俄無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特東南運糧爲資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

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上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

漕運

宋張方平上神宗奏

神宗熙寧六年知應天府張方平上奏曰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由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劉知遠與强虜共平原之利故五代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强虜爭奪戎狄亂華共患由乎緣河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摹畢講不遵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登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襲已者大體利漕運明應師旅依重師而爲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爲命食以漕運爲本漕運以河渠爲主

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碩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糧十萬碩惠民河所運止給大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惠民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參無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汴河所運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計太半待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

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爲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惟陛下特迺聖鑑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理財

漢劉陶鑄錢議

東漢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哉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鳥鼠

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準重之議訪諸幽微不遺窮賤是以崔食之人謬延遠及盆以爲當今之患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視農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蟲多之口耔抽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監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尨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

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內也盍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陛下之使或欲因緣行詐以貿國利國利將盡取者就造鑄之端於是乎生盍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炉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勸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愛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開錢幣行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本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鑄錢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厥三光之文糧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繫於眾人見無所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嘆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儀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詈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徬徨不能假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奉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百牛之鼎絓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帝竟不鑄錢

唐楊炎上言德宗

唐德宗即位楊炎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爲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少爾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給其閒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爲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計敝蠹莫與斯甚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

宋張方平食貨輕重論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食貨輕重論曰臣聞聖人以仁守位以財聚人故財者帝王之所以平理萬物養成群生保全社稷經緯世安民制治之本也夫生人之用莫重於穀帛然聖人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作爲貨幣以通有無而後養生送死之物備貴賤之倫別萬物流布而不竭貨遷而無窮自幾人民至于三王未有不以輕重之法爲政者也通其變使民不倦明其天時辨其地利察其人力審其物理執權衡以御天下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然後天地百物之情可得而見而輕重消息制於君上矣夫至動而不齊者莫甚乎人有爭切人君者出令而主均者也長則縈之短則伸多益寡稀物必平示之以之虛則益之實則損之高則抑之下則舉之使民由之而不知其故而後可以制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也今國家奄四海以爲富籠山澤之所產毛附之土有稅橫目之民有籍東南之美者大貝美珠羽毛齒革也西北之美者皮裘名馬也中國之產三品之金錦綺織文泉刀之利也夫鹽食穀之將鐵田農之本酒百禮之會茶衆飲之長皆管于縣官矣歷代所增橫率雜調相循具

而起爭者莫急乎財利故齊動作爭令息爭有爭切人君者出令而主均者也長則縈之短則伸多益寡稀物必平示之以之虛則益之實則損之高則抑之下則舉之使民由之而不知其故而後可以制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也今國家奄四海以爲富籠山澤之所產毛附之土有稅橫目之民有籍東南之美者大貝美珠羽毛齒革也西北之美者皮裘名馬也中國之產三品之金錦綺織文泉刀之利也夫鹽食穀之將鐵田農之本酒百禮之會茶衆飲之長皆管于縣官矣歷代所增橫率雜調相循具

在貨物殫竭生人困瘁然而儲廩不爲之實帑藏不爲之積其故何哉盖物有貯滯利有稽伏開塞無術斂散不時有司徒能張其空簿多設科禁勾剝奇贏累年無捨勘詰毫杪萬里待報以致令下而詐起法出而姦生盖由不知輕重之權不達盈虛之道故畧大而規小忘遠以圖近者矣或曰司會之府實掌國財賦與有經出納有程遵常循故謹守其度若之何輕重之爲也臣應之曰今夫民有數金之業者猶知坐應行販準時趨利持其緩急取雄井邑況於爲國乎況於天下乎故夫以輕重治食貨者民足而國贍弱國可以強其不知輕重之道者民困而國乏強國必弱請試觀于唐氏開元天寶時不冒出日海寰平寧國本厚矣及明皇季年頗事侈費而崇禮慎矜韋堅王珙希意圖寵剝刻百端不能開通利途而專取於民倚法以矣權斂怨以搆禍四方騷動遂用傾危寶應永泰中承大兵之後民庶凋殘仍歲凶荒中外艱食宮厨無時之積禁軍絶餉幾旬百姓掇穗以供之方嶽驕將旅拒徵命違慢法度征賦不入郡縣益減而得劉晏掌租庸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自諸道巡院距京師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水旱豐

穰之地不浹日畢知故食貨之輕重權於掌握而能通其壅滯致天下無甚貴甚賤之物朝廷獲美利國用周濟下無橫斂民不知勞故唐世號者以爲自擢堯之興通其術者惟晏一人故開元得聚斂之臣不知阜財之術自取無名若奪攘剽畧故下困上虛以強盛而召後敗實應得計數之臣能明輕重之法以理財通用民賴其利以衰陵而獲安泰是知輕重平準理國阜民之本也今國家賢材良佐濟濟在廷夷吾劉晏之比豈曰無人意者或任之而不盡其材歟遷歷之遠不暇經久之謀以集功利而然爾誠切廷圖任賢能屬以大計使得自選郎官已下至于黃綬無限甲吏惟材是用爲之官屬得以輕重用事而以成效責之必有管葛之材出焉而民生安矣謹論

畢仲游上哲宗奏

哲宗時畢仲游上奏曰昔嘗有興作之說動朝廷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廷信之而患財之不足也故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舉凡吏之可以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然則事之興情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役錢去鹽法凡號爲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自當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其不足之情脩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而言不足之事以動上聽夫以一家之計父子之親欲安田里遠市井從耕稼之常業辭商販之末利而說以不足則猶相視把腕而中止況以天下之廣臣民之衆有郊廟朝廷祭祀賓客之奉有內外上下官吏廩稍之費有重兵宿衛邊城守禦之計有大河隄塞戎虜餽賜之勞前古之君固常患不足而又探不足之情脩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而言不足之事則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青苗廢而可復散市易罷而可復置免役蠲而可復斂鹽法去而可復存使再稷復出爲天下爭將無柰何爲今之策當大舉天

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曰天下之不足其弊安在弊在邊境轉輸之多也則棄無用之地省轉輸之繁其省幾何弊在造作脩營之多也則止造作輟脩營其省幾何弊在新法官吏廩給橫費之多也則廢吏祿行舊法其省幾何弊在掖庭永巷婦人資用之多也後房場河渡戶絕庄產之錢粟無慮數十百萬如一歸地官以爲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則豈司歲入之當半爲急餘以天下之大而二司歲入半爲贏餘則數年之間府庫之財倉廩之粟亦將十倍於今日而既省之後濟之以恭儉則將如丘山河海之不可盡以此明言於中而精計乎外俾朝廷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情不生不足之事不起不足之際不可伺而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然則青苗免役市易鹽法凡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復如既飽之人強以芻豢猶不肯進況蔡霍菽黍乎問者曰患不足而新法興何以實之曰襄者併軍蒐李封樁其錢糧又懼兵之少也故行保甲之法籍民爲兵數年以來農夫去南畝者太半盜賊公行守令不

得爲治則保甲之利害無可言者而保甲之名至今未除豈非患兵之不足邪以兵不足而存保甲則知財不足而新法之患可以復興也

葉適上財總論

宋孝宗時葉適上財總論曰財用今日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盖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能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爲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安從出哉盖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舉以前爲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秸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盖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爲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爲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盖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爲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爲患而以財多爲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盖漢興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

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國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斂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輸征算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金而漢雖不足以言二代而其以財爲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違矣分爲三國裂爲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存迫感禍變繁興至於調度供億猶日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册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違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關地最廣用兵最久行師最勝此其事則差近而可言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財多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爲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世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蝟感以較錙銖譬若惰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少爲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爲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

一切消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武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爲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弊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聖慮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爲不究今日財之本末推古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爲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況望其有所施行以成效哉

辛棄疾上光宗疏

辛棄疾上光宗疏曰臣竊見朝廷行用會子以

來民間爭言物貨不通軍亦謂請給損減以臣觀之是大不然蓋會子本以便民其弊之所以至此者蓋由朝廷用之自輕故耳何謂本以便民世俗徒見銅可貴而楮可賤不知其寒不可衣饑不可食銅楮其實一也今有人持見錢百千以市物貨見錢有般載之勞物貨有低昂之弊至會子卷藏提攜不勞而運百千之數亦無虧折以是較之豈不便於民哉何謂朝廷用之自輕往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會子少官司支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子一貫換六百一二十足軍民嗷嗷道路嗟怨此無

他輕之故也近年以來民間輸納用會子見錢中半比之向來則會子自貴盖換錢七百有奇矣此無他稍重之故也古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豈不信哉臣以謂今諸軍請給徵薄不可復令虧折故願陛下重會子使之貴於見錢若平居得會子一貫可以變轉一貫有餘所得雖微徵物情自喜緩急之際不過多印造會子以助支散百萬財賦可一朝而辦也臣嘗深求其弊夫會子之所以輕者長以印造之數多而行使之地不廣今所謂行使會子之地不過大軍之所屯駐與畿甸之內數郡而至於村鎮鄉落稍遠城郭之處已不行使其他僻遠州郡又可知也臣愚欲乞姑住印造正以見在數並用七分會子三分見錢輸納民間買賣田產價錢悉以錢會中半仍明載於契或有違戾許兩交易并牙人陳訴官司以準折受理僧道輸納免丁錢亦以錢會中半以臣計之諸路所入會子之數雖不知其多寡姑以十萬爲率論之其已輸於官者十萬藏之於家以備來年輸納者又十萬商賈因而以會子與販往來于路者又十萬是因遠方十萬之數而泄畿

內會子三十餘萬之數也況其數不止於此哉會子之數有限而求會子者無窮其勢必求賞於屯駐大軍去處如此則會子之價勢必踴貴軍中所得會子比之見錢反有虧餘顧會子登不重哉行一二年諸路之民雖於軍伍市井收買亦且不給然後多行印造令諸路置務給賣平其價直務得見錢而已則民間見錢將安歸哉此所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之術也然臣所患者法行之初辭避鄉會子尚少高其會子之價細作見錢令人戶準折輸納及其解發赴以見錢於近裏州郡收買取其贏餘以資費徒使

民間有增賦之名而會子無通之理臣愚欲乞責之諸道總領轉運立爲條目以察部內之不奉法者埃得其人嚴宪典憲以示懲戒如此則無事之時軍民無會子之弊緩急之際朝廷無乏興之憂其利甚大

李鳴復上制國用奏

宋理宗時侍御史李鳴復上制國用奏曰臣聞用國而不知國計之虛實此最今日之大患也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夫量入爲出一有司事耳而必爲之制必歸之冢宰何也

盖天下之財其入也有豐耗之不常則其出也當有增減之各異權其多寡之數酌其費用之宜是之謂制此制一定雖人主不得越制而過取有司不得違制而擅支制與不制之間而國計之盈虧民生之休戚天下之理亂係焉此豈一有司所能辦哉考之周官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國是六官皆屬之冢宰也天官之屬六十官衛之賤士則領之魚腊醯醢之微物則領之次舍幄帝裘服之末用則領之以至官寺嬪御洒掃使令之冗役則又領之是王官之事無貴賤無巨細皆隸之冢宰也冢宰曰與天子論道經邦則其權重惟其親則議論所建人主無一不從惟其重則號令所加中外無不聽故九賦九貢既有以致其財矣又以九式均節之周官之均節財用即王制之所謂通制國用也是故國用不制不足以爲國冢宰不能制不足以爲冢宰由一歲之近以至三十年之久皆逾數而通計之其謀之深慮之遠不輕於用其國盖如此漢宰相以錢穀當問治粟內史遂失所謂制國用之意唐宰相下領鹽鐵僅供有司之職又失所以任宰相之體是盖不知夫古人設官分職冢

宰提其綱群有司理其目冢宰揆之以道群有司守之以法耳國朝財用雖掌之三司使而制國用之說憂國者每每及之張方平論支費數廣則乞下中書樞密院審加圖議范鎮論財匱民困則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至孝宗乾道間則又特命宰相帶無制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詔旨丁寧有曰理國之要裕財爲重向來二三大臣專務簡忽用度浸廣漫不加省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量入爲出可不念哉聖謨洋洋曷敢不敬一日進呈條具理財事謂宰執曰戶部財計見令供具歲入名件較之

支遺之數每歲只欠三百餘萬緡若行郤移亦可支遣得過是國家大計非獨外庭不敢忽當時雖九重邃密之地亦未嘗不朝夕在念也今日之財用匱矣問之戶部戶部莫之知問之宰相宰相亦莫之知也戶部不以白宰相宰相不以告陛下府庫已竭而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蠹耗不止廟堂之上縉紳之間不聞他策惟添一撩紙局以爲生財之地窮日之力增印楮幣以爲理財之術而已楮已益多價日益減號令不足以起其信繼以稱提稱提不足以强其從重以估籍估籍之令行而民不聊生矣民不聊生將

激而爲亂矣如是焉而猶不早爲之計豈不大可懼也哉往者會計有局檢閱有官在上者若致思於國計矣然置郵旁午徒撫空文歲月遷延莫究實效是雖爲而何益論造楮有疏在下者若致憂於國用矣然位卑言高聽之者未必信事大體重開之者未必行是雖言而何補臣愚欲望陛下遠體周人制國用之遺意近法孝宗任宰執之成規明詔大臣條陳經畫何道而可以足一歲之用何術而可以致九年之蓄所入不足於何而取辦所出不敷於何而減損既思之又思之揆事理之當然度時宜而裁酌當必有

轉移開[illegible]下之責望者或曰論國計於今日不[illegible]之弊節所當節所當[illegible]宰耳理所當理所以防滲漏之皆見之矣不審舉以達宸聽必待宰執建明乎臣曰不然天下大政令大更革非人主定其意向則其事難非大臣進其謀謨則其言泛意出於人主謀出於大臣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有所不言言無不行有所不行行無不效夫如是則國事濟矣臣故開其端而欲陛下與二三大臣自爲決擇正權其輕且泛也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此正其時厥今要務孰大

於此惟陛下留意

劉克莊進故事

劉克莊進故事曰元祐初以李常爲戶部尚書鮮于侁爲京東漕

臣嘗考論古今自漢中葉筦榷之法行上而公卿下而賢良文學各持一論然公卿之論常勝雖合實宜董仲舒名儒唇敝舌腐而不能少殺其勢惟本朝則不然所用三司使如笵祖禹蔡齊王堯臣包拯宋祁張方平蔡襄之流其人平日既持賢良文學之論一旦居公卿之位施爲建置終不敢背儒

者大旨此其所以異於漢也熙寧改法初鑾用程顥蘇轍爲官屬其後薛向吳居厚之徒始進於是司馬光得政內擢李常爲版曹外握鮮于侁爲漕以救其弊元祐相業第一義也臣謂國家此一氣脉宜迓續不宜間斷宜培養不宜掊伐顧今天下兵不可汰官不可省郊廟之禮不可闕掖庭之用不可會臣非敢立高虛之論直以理財爲非也昔之理財者榷抑富商巨賈之盜利權者爾逐什一以養口體者不問也削弱豪家大姓之侵細民者爾營斗升以育妻子者不問也天地所產海之魚

鹽鼓之薪蒸漆枲絺紵之百貨械器陶冶之一藝
益敗夫敗婦閨夫紅女所資以爲命者苟操斡之
無遺則歎愁之寧免漢箕緡錢下逮末作之人唐
爲官市害及鬻蕘之夫治世氣象不宜如此向也
權酤榷契信有遺利今囊括殆盡乃張大弛落失
利源邑困鬲絲之取邑無生意民受池魚之殃治
世氣象不宜如此議者排之愈力執事者持之愈
堅卽決庭鹽鐵論之奏失先朝前脩儒臣治賦之
意麟趾之澤息萬尾之謗興將安取此臣觀今日
事勢猶上未易言也酌中制以取之足矣裕民未
易言也捐末利以還之足矣昔陳恕令三司吏各
條茶法第爲三等曰上者取利大深可行之商賈
不可行之朝廷不可行其中者眞計臣之心也王旦
遣漕臣曰朝廷不利矣至矣眞大臣之言也惟陛下
紹廟堂省府亟圖之

崇儒

宋胡安國論伊川學狀

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論伊川學狀曰臣忝預從臣
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宮苟有見聞自當論奏
庶逃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顥以爲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超居講筵而臺諫臣僚朱光庭等又奏顥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寔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而顥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顧之司勸講不爲辭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顯於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眞僞傳者既失之河洛之學幾絶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幷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爲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絶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竊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喻樗輩又益甚焉或者又言非伊川門人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皆進用楔眞其門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歎者故楔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楔等爲者也敢託於詞命妄加褒借識者有憂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狀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盖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眞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衆論洶洶深加詆訾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普[illegible]世異俗之行此論不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顧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學者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顧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

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顧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顧之學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縱言怪語遥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顧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必有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耳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程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呂大防等莫不論薦之仝三朝在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十七篇顥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

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楊之列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經籍

後魏江式上宣武帝疏

後魏宣武帝時妙寔將軍符節令江式上疏曰臣聞庖犧氏作而八卦刻其畫軒轅氏興而龜策彰其彩在昊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籀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無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書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法則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子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

刺史杜鄴沛人授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子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陰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怳文毀於譽痛字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群書之詁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訓宪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焉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宪閑理有名於時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爲古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尉炳三禮復宜校之說文篆隸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

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児趣
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支
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
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雜錯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
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
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
失眞俗學鄙習復加麁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
於時難以麤改故傳曰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
斯情矣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巍神蟲爲
蠽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孝經三字也凡所闕古莫不惕悵焉嗚呼夫文字者六
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令令人所以識古故
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
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
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
並收篆體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
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
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
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

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閭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雲津厠霑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音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糺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義不知者則闕如也

宋陳淵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

右正言陳淵因面對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頤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爲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

問荅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已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

圖讖

漢張衡上順帝奏

順帝時太史令張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奏曰臣聞聖人明瞽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在易曰以在女曰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由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僉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加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覽觀諱讖若夏侯勝睢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廣求之後乃始聞之

洪水允讖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允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舜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

置在於漢世武帝始置益州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記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既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備凡十編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洛六甲錄已定後人皮傅鮮所容篡作者備矣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漢得典中興之時收拾遺文以爲符瑞未元中浮海東遷以歷紀推言水火相傳稱漢堯玉版或者至於秦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矜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永建順帝卽位年也復統

謂復立言讖家不論也）此皆欺世罔俗以昧魏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讖書也）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國史

宋歐陽修論日曆疏

仁宗嘉祐四年翰林學士史館修撰歐陽修論修日曆疏曰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

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塗擁旌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秪據此銓次繫

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迨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倒欲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墮矣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魯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

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秖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幷州龍籍緣白事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逮朕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爲警戒此國家實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

諸處會問及臣僚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隨事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定月分於中

爲日曆仍乞

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逗滯許修撰官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

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劉才邵上高宗奏

宋高宗時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劉才邵上奏曰自昔有天下國家者所以記言動制作示勸戒以貽後世莫不有史動則左史書之若春秋是也言則右史書之若尚書是也至於禮樂刑政因革損益因時不同則後之人從復修之以備參訂若禮經所載是也三者之法相須以成闕一不可虐虞三代之盛典章文物炳然見於簡牘之間豈無所自而然哉至左丘明

采諸國之史因經立傳而言動所記合爲一書司馬遷網羅古今以作史記遂變編年之法班固而下因而述之一代典章雖見於志而以理難詳載遺落者多至唐正元間蘇冕始爲會要考其纂述之意豈非小補由此觀之後之爲史者實錄以存春秋編年之法正史以循遷固記事之舊而會要以追法禮經之義並可偏廢哉恭惟國家聖聖相承制作明備陛下

[illegible]功欽若成憲累朝大典既已全備惟是會要

[illegible]自於建隆續修於熙寧凡三百卷而元豐元年已後近因通臣建白已頒明詔命館職之臣載加讐校

矣然自元祐元年以後尚未修纂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館職讐校舊本畢日接續編類

律曆

晉孳虞駿潘岳議

晉武帝時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曰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晉用已久不宜復改尚書郎孳虞駿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短長之度其作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鑿署用之孔穿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唐虞之際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計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此物有多而易改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

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

褒贈

宋喻汝礪上高宗疏

宋高宗時直祕閣喻汝礪上疏曰嘗謂忠臣義士如玉鎮大寶灑然雜於群玉之府人莫知其所以爲也及夫祭祀則陳之大朝會則陳之神鼎玉磬停儲粢清肅然有威神姦紲僭亂寵靈社稷之氣忠義之士亦猶是也方無事時世人殆未有以名之也及遭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在陛大事蹈不測持義明壯截然不亂姦夫盜子望之失氣而宗廟社稷承以增泰山九鼎之重故爲天下者雖有高城巨浸以爲之防粟糧漕庾以爲之備良夫選卒以爲之戰而徼忠臣義士以爲之守是委社稷而付之敵也故曰忠臣義士朝廷之玉鎮大寶也臣竊念之自靖康建炎而來將帥守宰義人烈婦豈無捐軀狗國犯患觸諱貿傑異之操如古人乎若不及時早加褒擢使忠魂埃滅義骨氷澌歲月荒老無所討正此有志之士所以濡涕而切嘆也伏願陛下申詔使臣採自靖康而來蒙患死難暴人耳目較然

不欺者書之爲死節之士復擾近日明詔之所蒐訪周行之所論薦者書之爲守節之士議者以爲靖康而來閱幾歲所矣何以研覈而論著之臣謂孔子立乎哀定之間而書乎陽隱公桓公之世至於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遠包梁代是盒詢搢紳記錄之所傳訪父老年月之所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而君子猶將取之也臣謂今之史臣是宜考郡縣之計書採史官之異說質文士之紀述參本家之行狀則邊鄙老卒豈無知段太尉之忠者乎書生詞人豈無記高愍女之烈者乎拾甲子年事豈無知李新聲之義者乎以擬十一於千百振已涸之幽憤亦足以討僭叛戀不軌建宏規立大範也此正太史之烈而又何疑哉漢建安之末曹操徵能得郡不敢輒正號位者何也世之議者乃謂當操之時袁紹雖亡劉備猶在故操有所畏避而未敢自臣觀之操之權譎豈知畏孫劉者哉特畏李固陳蕃李膺范滂孔融神明精爽凜凜尚在有以陰捽其頸而誅之耳孫劉曷足畏哉忠義之効如此願詔史臣時加記錄庶幾彰國家臨危有伏節之士勵世有消萌之術天聖中有顏似賢者唐魯公真卿之裔孫郡部使者以其名聞仁宗皇帝曰

噫忠臣之後也其官之夫唐德宗投真卿於希烈虐
歊猛沸之中如棄墜毳無復顧惜而我仁宗多真卿
之義乃官其孫於數百年之後則仁宗之消萌壓難
其意亦微矣

禮臣

宋司馬光上仁宗奏

宋仁宗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聞古之
聖王尊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
練昔爲治之體故也昔虞舜年九十見文王文王
曰老矣虞舜熊曰君若使臣捕兎逐麋臣已老矣使臣
坐而策國事臣年尚少也近歲以來大臣高年者皆
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又欲以擊搏大臣爲名從而
攻之此豈爲臣盡忠至公之道哉凡言事者皆爲國
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
於時雖老何傷也臣竊見樞密副使張昪屢以老疾
辭位臣平生與昪迹不相接無絲毫恩分然竊聞其
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臣不敢上避聖主之疑
下畏世俗之謗隱忠不言以利其身伏望陛下深念
宥容之地不可任非其人先以聖意揣度若未能得
賢於昪者則使昪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昇必不可留則願陛下愼選德望材器爲衆所服知
至體曉兵略者以代之不可以不擇其人之可否使
循資累叙而爲之也

張浚上高宗奏

高宗時張浚奏曰臣聞祖宗時優待臺諫之意欲以
正紀綱補闕失實天下國家休戚所係不可忽也然
祖宗施行賞罰必務覈實每有臣寮章疏論人在外
則必委監司體究其大者遣使馳驛審驗在內則必
稽考公案研窮取問然後施行責罰縱有不實置言
者而不問此祖宗優待臺諫許風聞言事之本意也
故當時臺諫所言無非事實未嘗指摘陰私以快己
意亦未嘗根尋細事致傷國體不過論其事爲是其
事爲非其有小人其爲政有稗其爲政無
狀而已自是以來大臣各立朋黨援引臺諫去其
異己者每有章疏朝廷不論虛實一切施行以無爲
有以是爲非致有造不根之謗綴淫媟之辭士大夫
平生立身一遭點污遂爲廢人況其間報宿怨陷正
人情意百端難以立辨此最傷和氣敗風俗害教化
之大者今陛下選用賢才任處臺諫以革前弊臣愚
欲望除二府大臣每有臣僚章疏自合即日引去外

餘乞體寃指實然後施行至如事屬陰私別無跡狀皆寢而不問庶幾風俗漸厚更乞虛察

陳淵經筵進故事

宋高宗時右正言陳淵經筵進故事曰前漢書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臨厠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臣聞汲黯在朝淮南上書謂黯之忠知無不言言無不力故詔使之而不敢發黯於是爲有功於漢天子以詔黯之意古今鮮儷然使武帝棄而不用黯豈言何所發哉淮南寢謀雖曰憚黯亦武帝用之之功也何以言之方武帝欲崇儒術以興禮樂則用公孫弘爲丞相欲定律令以振紀綱則用張湯爲御史大夫欲攘夷狄以强中國則用衛青爲大將軍丞相固上所親信御史大夫尤爲用事天下重足而立大將軍貴寵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而黯嘗廷詰弘以爲齊人多詐始與人建議後皆倍之又責湯不能安國富民何空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爲又或說黯以爲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曰使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

黯之正直不撓如此以故朝廷一時貴臣莫不憚之盖不特如是而已武帝招延士大夫常若不足然性嚴峻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當時在位誰不惴恐而黯面折廷諍終無所屈嘗謂武帝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帝爲之變色罷朝且以黯爲戇又以爲愚又以爲不學若不能堪者至其與嚴助論黯則必以社稷之臣目之此固武帝之所甚重而深與之也故史載武帝之待遇黯曰大將軍侍中上踞厠視之承相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盖武帝之欽禮黯其過於丞相大將軍如此則凡爲將相大臣者安得而不憚故淮南憚黯由武帝欽禮之也然則淮南寢謀非武帝之功而何臣又聞人主據天下之利勢生殺予奪唯我所欲其誰敢抗之以其莫敢抗也泰然居於民上無所畏忌則賢者懼禍亦將遠引深藏不復爲世用矣賢者不爲世用而讒諂面諛之人得志其不及於危亂者無是道也故如武帝之好兵喜殺窮奢極侈實無足取至其欽禮汲黯以絶未萌之禍後世不可不法

也祖宗之設臺諫官所以崇奬之者無所不至亦近於此雖無汲黯其誰敢不憚使常得其人又不亟除而輕去之臣知姦雄自茲屏息矣蘇軾有言曰姦雄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盛也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故崇奬臺諫莫尚於祖宗之法惟陛下念之

呂祖儉上寧宗奏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呂祖儉上奏曰臣恭惟國家禍變固在靖康而亂所從生實自宣和之御筆夫黜陟廢置縣從中出而不從外庭是誠可以快意自便然宣和因是而成禍本者蓋始因姦臣藉此以鎮壓群議復因左右假此以盜竊威權由是忠直者獲罪順從者得親言莫予違而一言喪邦之禍至不旋踵矣若吳幵莫儔之徒與虜爲市痛在人心則又靖康覆轍也陛下始政清明講學不倦登用忠直天下盖將日望維新之政今日日會幾何人之觀聽奚爲浸異也首相之去豈爲無罪中旨直下無復體貌固非所以重股肱講席之臣所謂耆艾者片紙罷遣視爲常事所謂舊學者論及近侍去之靡疑至或臺諫之官或一旦而並遷或以關守而補外御筆行下復

覺匆匆近者次相巫罷雖因論列然其陳竭忠力不
爲不多而從臣微有開陳者則與郡之旨會無留難
仰惟陛下始欲威福操柄不假諸人庶可昭示總攬
之意然宣和深弊則已莫不懷憂盍以陛下既疑外
延則腹心之謀耳目之用不容無所寄託左右前後
恩寵招勢夫權旁若無人浸無忌憚使其氣燄增
長而威福集於私門則觀望趨附者浸多嚮公盡忠
者浸寡臣深恐陛下不得盡聞事理之眞實將孰與
維持宗社哉伏望陛下鑒觀治體戒在宣和黜陟廢
置益務審重體貌大臣以尊朝廷容養忠直以壯士
氣有言迕于聖心未宜遽罪有言遜于聖志未宜遽
褒凡左右前後過有將順過有激發則又願推原初
念初政尤未易遽從法仁祖之規模用公議爲予奪
庶幾忠直者獲用順從者自踈而左右前後守其常
分亦得保全寵祿將見國勢日以尊強實政日以修
舉雖有變故菑害亦有所恃而不危矣臣志在愛君
不遑他恤唯陛下財赦

近習

漢朱穆曰陳桓帝

漢桓帝延熹六年尚書朱穆上疏後復曰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

唐韓偓對昭宗

唐昭宗天復元年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宦官側目乳欲盡除之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當速切更生他變胤不從上獨召偓問之對曰東內之難敎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爲崔胤言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矣大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已爲不少此其所以惕惕不安也今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竄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有善則奬有罪則懲則咸自安矣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鎭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

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矣上深以爲然

宋司馬光上仁宗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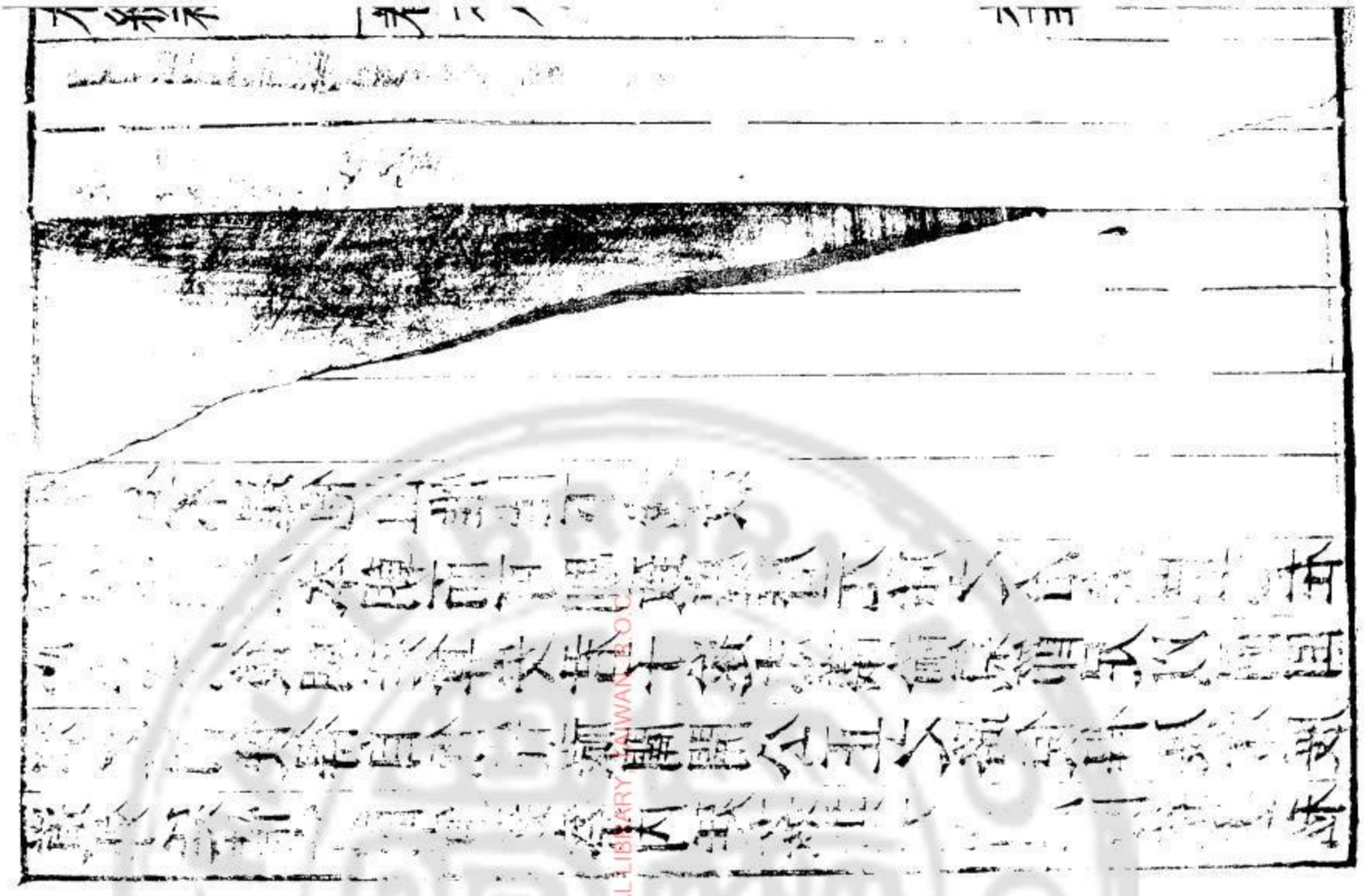
宋仁宗嘉祐六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等伏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察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懷詐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慕敢爲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相安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聲華而回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被此屬盡其過失賡作威福私受貨賂所愛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言語皆加譴訶以爲公卿大夫不可信任此厮役小人以爲耳目爸見將帥戰守乃妄就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繫囚囹横罹楚毒辜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小加懲誡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横使京師吏民無所措手足豈合祖宗意哉

呂祖儉上寧宗奏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呂祖儉奏曰臣恭惟本朝立國之規模所以上接乎唐虞三代之統紀而遠過漢唐者非假夫強大威力也非資夫權謀術數也獨恃夫君子以爲固而已然君子之能爲固豈有他哉亦以其議論氣節可以培根本而支變故也國家中興遹追慶曆元祐之言論風旨固有以開紹興之正論然自秦檜用事導諛俗近歲安靜和平之說復壞人心議論氣節或幾乎息而立國規模終不可恃紹熙五載夏秋之交海內皇皇天未悔禍小大之臣盡誠戮力大明繼照念危而復安則陛下固已親見所恃以爲固者而下吹元之詔矣始政清明登用忠直天下之心益將日望維新之政今日月曾幾何而人之觀瞻則有異焉請席之臣或閔其耆艾而使之歸或恩其論事而許之去喜談之官或以舊學有勞而優遷或以繁難關守而補外中批屢下旨意難明想陛下之心祇欲昭示獨斷以防蔽欺而不知我之權柄則已潛有所移矣夫外廷與內廷之勢殊而君子與小人之情異左右前後之人地近情親巧於伺候外示畏謹陽若無他黠陰陷廢置間得間頭時獻微盆或可施行雖威福權柄如自上出而盜竊賣弄則

益難知彼外廷之欲盡言者則共指爲矯激外廷之欲論事者則共指爲過當由是列于庶位者類多遠嫌避事鮮克分明酬酌調娛務爲得體議論氣節日就消衰常時既難盡其心緩急必將失所恃天下大物也設官分職所以維持也聽外朝以爲公恃君子以爲固然後能守而無失若廻旋近習御所知不遠寧免循私非使人主不信外廷則無由可以擅寵矧今國勢甫定人心猶搖歲事有饑饉之憂夷狄有窺伺之迹信任君子猶懼弗濟儻或失職又將疇依伏望陛下監觀本朝立國之規模惟念總攬權綱之要道外廷情實固宜致察內廷姦欺尤當深防絶去私邪之門使得自保寵祿闡開公正之路使得展布腹心夫然後朝廷尊安君子遂志議論氣節足以圖囘實政强壯本朝而可馴致慶曆元祐之治矣臣志在愛君不遑他恤惟陛下裁赦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右編補卷之九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歙　令旰姚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災祥

魏公子成父對文侯

魏文侯御廩灾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

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之表也故日食者臣
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專盛
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盛侵奪
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
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二十六紀君三十二變不
空生名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覽
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
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
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
勢也今大將軍雖欲勑身自約不敢僭差而天下遠

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者寔人實之所藏也今火災寔人素服辟正殿
御廩者寔人實之所藏也今火災寔人素服辟正殿
群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殿矣
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
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
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
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漢丁鴻日食封事

和帝永元四年丁鴻代袁安爲司徒是時竇太后臨
政竇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書曰臣聞日

近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物不敢便去久者至十數日昔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効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閒者月滿先節過中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長懼以防其漏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夙政昔勞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禍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千雷百川之木起於慈菁禁微則易救未萌人主不知微細以致其大患不忍若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依托權門領罪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閒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楊賜書對靈帝問

漢靈帝光和元年虹蜺晝降嘉德殿前帝惡之引楊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

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悲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劒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亾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謗譖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熟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流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政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雕蟲共工更相薦說旬日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郤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辦之心各受封爵不次之寵而令縉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擯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

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政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人見怪則脩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遑

黃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

唐姚崇奏對玄宗

唐玄宗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紫徵令姚崇奏曰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蝗及蟊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誚之曰聰僞主德不勝祆今祆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

文不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
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
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
北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詩蝗縱不
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

宋張方平上神宗論

宋神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蒙恩在朝備員經歲無
施補益每爲深愧今被命守藩旦夕出國門適值陛
下以雹象之變降御札發德音勑宰司率在廷之臣
直言過失改修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當陛下憂勞之
除老臣不爲陛下開一言則忠義之語無復至於天
聽上負知眷沒有餘責敢以聞見少報重恩臣聞天
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君臣臣而後國體正天下
安故惟辟作福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
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亦于而國蓋爲國之體猶權
衡勢不可使有所偏重偏重之勢必成傾覆歷代成
敗何不由此伏自近歲以來災異之作率由陰侵於
陽陛下天縱聰明前言往事無不洞鑑不待臣說也
今聖心所以荅天戒責躬變禮可謂精誠之至謂天
蓋高其聽孔卑故不旋日而星變以隱感通昭荅足

以明皇天眷佑我有宋之意至矣陛下應之以實固當踐所言今夫政事之未協于民者固有之矣大抵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就中後法一事爲天下害實深累經更變竟無長策可以定其法議論日以紛擾公私日以勞敝夫人爲天地之心天地之變人心實爲之故和氣不應災害薦作蓋下令如流水之原取其順流之易也經六年而事功莫效顧其事必有未協于民者矣法既未協事資必改若猶憚改人將不堪憂患一成噬臍安及陛下承六世之業上有二宮家國大事願陛下憂深而思遠寧忍於人情不可忍於社稷也憂患既成人臣各有去就之分家國之憂獨在聖人所以終日不離其轄重謂此也此臣所以爲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與也況今習俗奔競偷敝成風交黨相傾勢利相軋攻訐起於廟堂獄訟興於臺閣非所以昭聖化也毀譽移於好惡賞罰偏於愛憎非所以正王度也士大夫習尚如此有爲國家死節仗義臨難廣而不易其操者歟昔堯舜之爲君選于衆舉十六官而與皐夔稷契共治天下猶且明四目達四聰而後能協和萬邦雖大聖賢未有一人之心力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也陛下

臨御九年中外臣庶皆在照臨之下其間必知有忠義不二心之臣簡在聖衷者矣願陛下召之左右從容訪逮聖之余如甲之則鳴入各有心源之則發吉人之辭寡善人納於善外若有餘其中德也惟聖鑑精察之若夫導之以言而不能盡者使陳之前代明君莫不以是考于下故能盡觀聽於扶同之外究得失於幾微之先攬其權綱洗其柄鍔慮所以藏身之固思所以置器於安此惟獨決於神斷而後可非所以謀于人者也夫事有失於前者不可不悔患有在於後者不可不懼如救焚溺勢不可緩救瘼疾甚及於救矣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滑消可以潰堤熒熒至於燎原曩端厲階不可忽也臣之心惟願國家之善政美事陛下之盛德鴻烈簡越百王之上流光萬世之下天之福祥休嘉之象生而衆證之象不生民之愁嘆怨咨之聲不作而頌聲作使兆民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欣戴安樂臣退就田里以至瞑目泉下猶知懷此幸願也老臣無狀爲陛下慮不敢不精爲陛下言不敢不盡亦惟陛下察此至誠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崔鷗上徽宗書

宋徽宗時筠州推官崔鷗應詔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友之意比聞國家有日食之異詔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祕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操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蒲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容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

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共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

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也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狹及子孫謂惇與卞之厥賊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朕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

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

許翰上徽宗奏

宋徽宗政和七年尚書右丞許翰上奏曰謹攷諸經傳神降而明出則其數爲二其象爲火火象在天經星二緯星一所謂熒惑緯星也東方之心南方之咮經星也熒惑違疾逆順伏見之不常故不可以紀時若心與咮則有定次有常時是以帝王取節焉然堯典所謂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豳詩所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凡稱火者皆心星也昔蓋自陶唐以來以心爲火政之君矣何則均是火也而心爲大辰是以咮爲鶉火心爲大火大火之所以爲大者天以心爲明堂故也昔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故辰爲商星而我宋以珍光醇耀天明地德受命主之則明堂之政不可不謹於此大火以三月昏見於辰以九月伏於戌先王之火政視焉鄭以三月作火鑄刑器而士文伯知其將災周之三月今正月也大火未

出而人作之則與天拂是以火出而災報之然則所謂出內火者謂大陶冶非常火也又火之變於天地之間能革物氣以日新其在易象木上有火曰鼎鼎者取新之卦也明堂之頌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羊牛之享蓋鼎實也是故明堂與鼎相因而成象相待而成禮相須而爲國鎮矣鼎象木上有火是以先王四時以木變火焉而時各有所宜木所謂榆柳木之木也桑杏火之木也桑柘土之木也柞楢金之木也槐檀水之木也火之變各以其時則物之新皆得天地之正氣而人食飲焉此疾癘之所以不作也昔晉之遷有持洛陽火渡江者而世世傳之其火不滅火色變青至唐氣不復熱則知火之新舊氣性必異審矣此火不可不變之驗也師曠侍食於晉平公曰飯勞薪所炊平公使人視之果卑輮也則是木實變火之氣性火實變物之臭味亦審矣此亦不可不擇所宜之效也伏願明詔有司四時必放古法各變其所宜木以爲國火而傳之臣庶若國有大陶冶則皆作於三月建辰之後而止於建戌以奉大辰之政而協景炎之運輔成明堂調鼎之治天下幸甚

楊萬里上孝宗奏

宋孝宗淳熙十二年地震尚書吏部員外郎楊萬里應詔上奏曰臣聞善於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也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奸也大矣昔者貫誼陳治安之策有厝火積薪之喻此文帝最盛時也蘇洵獻審敵之策有漿船深淵之喻此仁宗最盛時也西漢之文帝本朝之仁宗何君也後世堯舜之君而二子有積薪漿船之喻何也臣故曰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也今則不然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絶使虜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復困於柔然之禍既而皆不驗或者曰彼將襲我而不敢發使果畏我而不敢發乎道塗相傳綿沐京之城池開海州之漕渠又於河南北發民夫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又收彼之海舟入彼之內地葺而新之其意甚祕其禁甚嚴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今夫千金之家有巨盜焉日夜摩厲以圖行劫而奪之貨爲千金之子者方且外戶不閉般樂飲酒處之以坦然夫有其備而樂之以坦然可也無其備而處之以坦然可乎而說者以爲畏我且不敢發

我也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一也或以謂老胡北歸可以爲中國之賀臣以爲中國之憂正在此也何也昔者遼亮之南侵也空國而盡銳於一舉不知大此胡乘其虛而奪之國今此胡之北歸蓋創於遼亮之容國而南侵也是胡將欲南之必固北之北有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不然有淮所以有江也淮苟無矣安得而有江哉吾果棄淮乎虜以兵居之居之而不去近則遍泰之墟利爲彼所據將無以給吾之費用遠則吳蜀之形勢爲彼所裂將無遍吾之脉絡蓋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感今曰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三也陛下近日之舉亦可觀矣如曰舉邊帥如曰舉都統其說是也其意未也何也今淮之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將使樞廷擇之乎抑將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已出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已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至於都統則令倚從勿以見任而必曰未顯者是求他日之將才而非求今日之將才也舉者得以塞今日之責受舉者得以逃今日之責是上下相與爲諭而已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舟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尚收其海舟而繕治之至於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吾之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自紹興辛巳南北之戰今幾年矣當時山東之功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勝矣今幾年矣素具之舟其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也易曰除戎器戒不虞聖人豈不知其擾哉夫固有大於擾者也而曰憚於擾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五也大抵天下之事有緩急當周公相成王之時其急在於膺戎狄當宣王中興之時其急在於伐玁狁當今之時陛下以爲何等時耶金虜日逼疆埸日憂而未聞防金虜者何策保疆埸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無事

於有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虜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異相傳提時變惑犯南斗迺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王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和氣播物復有雨雪殺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戌夜地震者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陛下豈得不信乎信之矣豈得不懼乎臣聞匡衡云陰變則靜者動陽殺則明者晻曷謂陽曰君也德也中國也君子也曷謂陰曰臣也兵刑也夷狄也女謁近習也今也日在而無光春而雪寒地而動搖其爲陰之盛微也昭昭矣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謹按國史本朝宣和五年十月京師地震未幾有粘罕冤沈京之後紹興三年八月行在所地震未幾有金虜冤淮甸之後宣和遇哉而恬不知

懼我是以有靖康之禍光堯知變而詔求直言我是以有韓世忠劉光世之捷此近事之驗也不必遠稽之上古也今或者謂天變不足畏地震不足畏陛下胡不引宣和紹興之事而觀之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也自頻年以來兩浙寂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一方有旱則民之流徙者相續道殣者相枕當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不應靜而無事尚未知所以振之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仰以為資即昔者漢之伐匈奴必實塞下之粟代先寒必裹裘也倉廩府庫非徒無餘也且不足也而或者以為無足慮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所謂錢者今之錢幣是也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近習閹宦權貴將相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積而不洩滯而不流至於百姓三軍之用則惟破楮券爾一旦緩急破楮券可用乎當是之時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糧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之大憂實在於此而或者曰楮券可以富國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九也臣聞善為備者備兵不若備粮備粮不若備人古者立國必

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舍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矣異時名相如趙開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虜所憚也近時劉琪可用則蚤宛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耶而或者謂今日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某人如古之名相某人如古之名將某人如古之名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之能否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見其成事幸矣萬一見其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克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待用而後見也哉而今之說者曰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悟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

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哉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夷狄仳離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貴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荊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左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脣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毛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平居無事常若敵至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戎心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若曰陰雨既至而後徹桑土則伊尹周公孫武穰苴亦不能爲矣雖然天下之事有本根臣有枝葉如臣前之所陳者皆枝葉而已所謂本根臣請誦之臣嘗讀三國志見杜恕上疏於魏明帝臣以爲深有當於人心者如曰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又曰今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

不任也不自以爲不知以陛下爲不問也又曰每有
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爾又曰知
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
其事恕之意蓋謂人主不可以自用而人臣之不忠
者幸於人主之自用人臣不可以不任責而人臣之
無能者患於已之任責細故小物而人主自用人臣
不任責若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
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臣聞之易曰乾爲君乾之
道何道也代有終者坤也行水火山澤雷風之用者
六子也乾何爲哉君道亦然故孔子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自堯舜至於文武周不行此道自
六經至於語孟周不講此言惟漢之晁錯以爲不然
爾其說曰人主不可以不知術數夫以孝景恭儉之
資去成康不能以寸然德臧於孝文變生於七國錯
實誤之也陛下之聖舍已如舜從諫如湯毋我如孔
子無可無不可如漢高帝而太平未致中興未開夷
狄寇讎若未有以備之者得無有如晁錯者惑聖聽
而誤聖心者乎傳曰水有本源陛下聖學高明惟
思其所以本源者臣昧死上愚言惟陛下裁擇

袁說友應詔上言

孝宗時表說友應詔上言其二曰臣竊觀陛下布政之初倚任大臣塞聰蔽明不以自用深得帝王用人之先務聖躬御成之要道也仁宗皇帝嘗論諫官韓絳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於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大哉聖人之謨訓也蓋人主處於深宮凡人才之高下事情之當否安得而盡知故黜已聰明任人以事以朝廷爲基本以大臣爲腹心進退人才委置機務寧屈獨斷惟務循公是以黜陟廢興動合衆望其或慮權柄之下移欲威福之皆已聽有偏聞慮或不

周小有非宜人情必惑甚則左右乘間竊弄國權主勢浸微危亂立至稽之方冊可證弗疑臣願陛下念主勢之輕重實係於朝廷而權柄之下移寔由於自用上法仁皇之訓深思獨斷之難凡命由中出少留聖慮則陛下盡爲君之體而朝廷無失職之憂矣其三曰臺諫爲尤重故臺諫之一進一退實係於人主取捨之公論不可以私意遏言而進退之也唐介爲殿中侍御史以論事而去仁宗皇帝念之復畀舊官時論者謂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近來未有豈非臺諫者上則示人主之好惡下則係中外之觀瞻一有少

差事關理亂綱紀紛糾邪正混淆誠不可忽臣願陛
下念朝廷之綱紀本於言責而臺諫之用否切於治
功取舍進退重之難之勿輕勿易則紀綱立而邪正
分朝廷治而士勢重矣

㘝年子才上理宗奏

宋理宗淳祐中衢州通判牟子才亦以太陽交食應
詔上奏曰臣伏覩淳祐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書
以六年正月辛卯朔太陽交蝕應中外百職及學校
草茅之士悉令指陳得失凡可以消弭咎眚導迎善
氣各悉心以告者臣猥以虛庸蒙恩丞郡詔旨所及
敢不罄竭其愚忠陛下自臨莅以來德澤屢下和氣
充塞四海九州罔不豐稔天心人意若合符節固宜
垂氣異象消伏不作乃月正元日日蝕辛卯咎徵之
來其異如此且歲在丙午則古今之否運也時方孟
春則陽氣之始施也月紀建寅則陽交之交泰也王
春三朝則受朔之元辰也而日月交蝕於方晡之時
以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
西北爲陰以人事推之君爲陽臣爲陰夫爲陽婦爲
陰德爲陽兵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今支干會于
南離之方其蝕在申其纏在女此臣亢乎君婦敵乎

夫小人加君子之徵也而尊者尤惡之臣嘗讀史至漢之季世見其災異狎至未嘗不痛恨於一時之諸君也正月已酉朔日有食之成帝元延元年也是歲祿去公室政在元舅王鳳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崇譚音商相繼爲政其氣焰足以蔽蒙三光日之所爲蝕者此也谷永大儒涉三七之節紀直百六之災阨乘二難之際會日蝕巨異意必有殊尤絶異之論警動上心以殺其勢今觀其疏不過曰皇后貴妾專寵也不過曰中黃門後庭驕恣狂悖也又不過曰北宮苑囿將有夏徵之亂也諸夏下土將有樊蘇之變也其言迂緩不切有所附會而於蔽權之王氏乃無一言及之史臣書曰卑攻上矣蓋譏之也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哀帝元壽元年也是時傅商鄭業以外親忝封邑孫寵息夫躬以姦辯寵侯封董賢以令色諛言蒙賜予五侯驕奢權震內外其烜赫足以掩翳陽剛日之所爲蝕者此也鮑宣儒生當艾虧明毋震動予龍言之時日覩大異忠憤所激思欲一吐胷中之鬱抑以救當時之失今考其書曰深內自責避正殿也曰舉直言求過失也曰罷退外親及旁亓素餐之人也曰何武師丹孔光彭宣可大委用也其言

鰓亮明切無所顧忌而於貴幸之董賢深嫉焉史臣贊曰守死善道蓋嘉之也夫災由天降變不虛生成哀漢季世之君也故當時封章後世録實語多及於災異蓋謂其睹災異而不戒是以爲漢季世之君也今日咎異之來則與漢季世之君相符矣政事之失則與漢季世之君無異矣女寵之盛則與漢季世之君髣髴矣權姦接跡黨與駢肩則視漢季世之君有加矣而陛下遇裁而懼引咎責已導諫數恩則豈肯丼心於漢季世之下風哉臣若熙間待罪史館與聞討論之事嘗因輪對以大臣不公不和六事爲

陛下告陛下不以臣畀鄙亟賜俞奬是陛下待微臣之恩深且厚也有君如此誰忍負之臣儻有重於言以諱爲解茲謂自誣且誣吾君皇天后土昭布森列臣罪莫逃幸因明詔之及列爲十二條以獻陛下心志所期不[illegible]自菲薄效谷永阿媚時好以羞當世之士惟深思熟慮空臆盡言得從鮑宣游於地下則愚臣之願也其一曰一敬心以澄治原心者天也上古聖人繼天立極惟用力於性命之原以酬酢天下之萬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發於聲色臭味之

氣者人心也根於仁義禮智之性者道心也平居暇日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求所以治之則清明純一無少間斷以之對越天地者此心也以之欽承祖宗者此心也以之臨朝見群臣者此心也以之經筵對儒生者此心也以之接嬪御貂璫者亦此心也所遇雖不同而所以爲敬者未嘗不一也平居暇日矜肆誕忽不能察一念之所從起求所以治之則膠擾紛雜物欲滋長接嬪御貂璫之時不能如臨朝見群臣儒生之時矣經筵對儒生之時不能如臨朝見群臣之時矣臨朝見群臣之時又不能如對天地見祖宗之時矣所接既異而所以爲敬亦隨而轉移也此無他敬肆之分也漢元帝臨朝之暇親近儒生可謂敬矣及退而處宮庭則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已爲侍中所窺此敬肆之見於一日者也唐玄宗即位之初延禮文儒可謂勤矣及天寶末年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內外交煽旋爲開元之累此敬肆之見於終身者也方二君之耽樂也自謂深宮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不知宮庭屋漏顯如日月之照臨女子宦官凜如蛇虺之在側未有隱而不彰久而不變者也陛下性資超卓學問緝熙固非漢唐二君所跂

及然對越欽承之時如此而宮闈燕閒之時則如彼
也臨朝親儒之時如此而嬪御媟狎之時則又如彼
也發之於心術念慮之微而形之於四方萬里之遠
臣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思一身之關繫甚重監
二君燕安之失遑朝無事延訪名儒夜直禁中不時
召對貂璫之干請者却之嬪妃之御見者踈之使紛
華盛麗不足以爲吾之惑奇技淫巧不足以爲吾之
玩則中外一心終始一節陛下所謂猶有
愧者將仰不愧而俯不怍矣天怒寧有不回者乎其
二曰清政本以重相權臣聞冢宰者首六卿而統百
官天子之相也冢宰無職六卿則分職矣冢宰詢道
六卿則行道矣六卿異曹百官異職管攝之使皆歸
于一非宰相事耶所以管攝之者非每事而控制之
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國
朝倣周制改僕射爲丞相而沿唐舊制自宰相下侵
六曹之職而三省始多事自撿正都司之置而三省
愈多事合二者而六曹輕矣且以吏戶兩曹言之吏
部掌天下之選事而部闕盡歸於堂堂闕不下於部
參選者不之吏部而之省府日力困於應酬工夫困
於位置國家大事姑置不問而周旋親故酬酢人情

之念憧憧往來未免少分經體賛元之功銓曹要地
反成虛設此吏部之權輕尚書之職廢而中書之務
所以不清也戶部司天下之財賦者也然國用房鹽
之財幹於宰相而不幹於戶部朝廷之上所商者鹽
筴所括者田契所問者錢穀甚非古人置相之義嗚
呼版曹所掌朝廷之財也國用所掌亦朝廷之財也
均爲朝廷之財何至自相扃別困於多事耶此戶部
之權輕尚書之職廢而中書之務所以不清也其他
四曹大抵皆爾推原所自非始於開禧嘉定間耶然
近歲中書之務愈致紛雜而不清者則惟宰相之故
也前日之相機智足以濟其姦雄而處心積慮專以
收攬事權張大聲勢爲能事往往下行六曹之細務
或遺天下之大機而檢正都司頗多覘伺相意摸稜
兩端以聽所擇其或稟承面命猶云合與不合送部
勘當萬一事有可行亦云有似此的例部中不敢明
白指定窒旅不收訂說必行是以近者累月遠者年
歲率多迂回故作囘難而中書之務如蝟毛之紛矣
近日之相精神不足以牢籠機務而心之所存亦欲
自作聰明獨運謨畧意或未順則託病以濟之事或
未周則拱默以須之經旬動月歷歲跨年不能裁決

一事監司帥守則類多攝官侍從論思則亦皆曠職極而至於國家急務守禦大計一切付之浮沉誕謾之塲而檢正都司徃徃徒自悵歎雖欲啟擬厥道無由錄於是滯事猥多而中書之務如治絲而棼之矣此所謂清者非直付之於無所事也六卿各率其六十日之所爲蝕也欲舛天變其惟清中書之務乎然臣之屬以倡九州之牧所謂送部勘當者則令據事指定不必縷縷更聽朝廷指揮檢正都司各贊其長以檢正三省之務所謂執筆者不必逢迎相意多爲沮格之辭而宰相者總其樞機于上勿自眩其志而忘要道之執勿徒詳於小而遺遠大之計體統正而內外各得其職規模遠而大小各得其宜則自天官以下無非宰相之事而敷奏停去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三曰別邪正以清流品致治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二者常不相容君子指小人爲邪小人指君子爲邪自昔堯舜已有知人之難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則辨之誠難矣陛下自臨御以來以至于今國論凡幾變矣進賢退不肖不知其幾矣然比年以來混淆而不知區別之方冗雜而不見純一之效陰陽之證莫辨是非之心不明以爲衆賢羣耶則位文

昌者屢辭旌聘之招班從寨者不願旌麾之擁或扼於遠方或扼於呆麾或扼於開散或扼於倅貳或扼於小官皆賢者也以爲任用當卽則瑣碎戚畹或玷節閫驕家貴閫或參幾輔心權姦者陰肆含沙跡貴幸者顯媒人爵或倚賴屬籍之近翔翔半刺而貽害於一州或貪緣郎第之親侵奪民產而流毒於數路或觀覘寇寬伺或摸稜含糊或反覆變詐皆庸人也甚至惡毒流行善類淪沒五年正月諫臣死而昔日之諫臣自若也五月丞相死而昔日之丞相自若也六月給舍死而昔日之給舍自若也自諫臣之死也而

伏蒲論事之地幾鑑之亡矣自丞相之亡也而論道經邦之地幾棟之撓矣自給舍之死也而塗歸綴緻之地幾玉之燬矣嗚呼司馬光鄒浩陳瓘劉安世論賢人淪亡殆盡虜入中原之禍起君子之消小人之長而世道之屯厄常隨之其所關繫蓋不輕如此此日之所爲蝕也然則欲回天怒者其有大於別賢否乎臣願陛下清其天君持其定見以爲進退人才之本有才矣必參以德而用之不可徒取其才也有德矣必觀其行事而用之不可徒取其德也才有剛柔必衆濟剛剛濟柔而後無偏弊才有長短必取其長

舍其短而後無棄材使免得罪名教之人不足以惑
陛下清明之聰詭譎變詐之士不足以撓陛下堅凝
之心則賢否別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四曰罷女
謁以肅宮闈女子之禍於人也甚矣古今淫泆之主
溺於衽席之愛自謂窮天下之樂不足以喻其適而
不知禍胎亂萌已伏於閨闥之中陛下儀刑家人中
宮上儷宸極可謂無險詖干謁之私矣然嬪妃賂遺
主之以張其勢金錢賄賂飛入都鄙獻芑直通
中禁遂使外人指其事內土庫輸送矣其事白
脩造妄禁衛所以備不虞也一男子之妄有所
則通行而無礙或以陛下燕閒之嘽笑泄於外則
昌言而不以為怪或以女覡詭秘之蹤跡泄於內則
雖微詞而必致于辭大臣不敢過絕而敢逆迎不敢
正救而敢鼓舞烏得謂之無罪此日之所為蝕也欲
回天怒其有大於罷女謁之干請乎臣願陛下以社
稷為念謹宮掖出入之防嚴非類混淆之禁使伺間
而干進者恐怖而不敢前乘機而僥覬者退縮而不
敢進宮省既清浮言自息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五

曰斥權姦以絶禍本人君所恃以立國者人材而已然自古奸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合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爲故寒浞之相羿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王莽之相漢也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內外盤結無一發其姦者然後可以愚天上下而井心竊楊國忠之相唐身調兵食而任其惡兵貯飢專權勢益重然後可以取神器而恣意焉是舉也前日之相實似之自古大臣欲專其國非以朋黨之論一陷

宦正人則不能以自專故弘恭以蕭望之爲黨而殺望之李宗閔以李德裕爲黨而疏德裕自昔小人欲固其寵位非窺伺迎合厚自封植則不能以有爲故李林甫口蜜腹劍蔽欺聰明善養君欲李義府笑中有刀諸子責官市獄門如沸湯是舉也近日之相實似之前日之相以公議之所不容屈伏海濱陽致其仕而陰賂寵倖爲他日復用之階陽處堤苦而陰結宮府爲他日竊權之地近日之相以不智不勇之身而橫塞要塗以鍾鳴漏盡之資而控搏富貴陽爲病倦而陰張虛氣以示其據鞍矍鑠之能陽爲推轂而

陰懷疑心以遂其從旁下石之計天下之人皆知而
陛下獨墮其計中而不知則其蒙蔽必有甚工且密
者此日之所爲蝕也欲回天怒其有大於斥權姦乎
今權姦斥矣而根蔕猶未絶也臣願陛下昭大智以
燭天下之微奮大勇以決天下之事勿以儒效爲迂
人之多智使交結左右勿以直道爲咈逆而復善舊
者其計不得行而徘徊謂筵
閣而復思小人之有才者其計不得行而徘徊謂筵
大小之臣永堅一心以
其有不回者乎其只
之制治也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近臣進規大夫
進謀公卿訥誨瞽史陳教庶人議匡讋詢芻蕘俾
而後王斟酌焉逮及我朝宰輔之宣召則有言侍從
之論思則有言進故事則有言翰苑之夜對則有言
二史之直前則有言群臣之內引則有言百官之輪
對則有言監司帥守之見辭則有言以至三館之囊
封小臣之特引臣民之扣閽三學之伏闕外臣之附
驛京局之發馬遞鋪則又皆有言比年以來爲大臣
者背公營私崇惡騁怨惟恐人之議已思欲以箝天
下之舌告訐察伺無所不至人賢不肖咸謂言出於

口禍及其身往往畏避謹嘿自同寒蟬甚至自隔對
班不肯有言藉令有言又皆掇拾細故徒應故事不
足以裨王聽而慰人望也時政之闕失生民之癢病
賞罰之僭濫獄訟之寃抑疆事之危急率皆壅於上
聞其間豈無盡忠協謀存愛君之心負濟時之略明
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古今者徒以防禁之嚴
隔絶之巖雖有言不得上達也陛下更化以來宰執
有條對經筵有密啟三學章奏有清議可謂言路不
壅塞矣然而議論徒多施行絶少調護彌縫之意重
而決裂奢迅之意輕雍遏沮壞之道勝而施設云爲
之道微天子曰某言當常談也某事常事也宰相曰某
言過當也某事風聞也導人使諫而拒諫彌深下詔
求言而諱言滋甚言者聽其自言未嘗以不當於事
爲忤行者聽其自行未嘗以不合於言爲拘遂使至
當之言徒爲無益之具各異眥至其必由斯今求言
之意非不美矣然昔者所進未之能行今而有求又
恐非實其於言路之通塞關係匪輕臣愚願陛下當
謀謨並進之時留神省覽宣付大臣俾之分閱擢其
可用顯奏施行勿以忌諱爲拘則忠臣出勿以文采
爲尚則至計行勿以廟堂異議而去之則謀謨皆

合於公論而陛下誠於聽言之意暴白於天下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七曰明風憲以肅紀綱給舍臺諫國家之元氣也元氣充則四肢實而壽命長元氣虧則四肢竭而壽命短甚可畏也乃者權臣柄國專用私人方其權之未固則一時聲望之士不爲所厭者率排斥而無遺及其權之既固則一時脩飾之士意向小異者卽擊去而不貸情有未通則倚腹心以示意向而腹心者因得以行其私事或未悉則假簡槩以導委曲而簡槩亦有時而漏露仁人君子誤汚冊書無辜之民或遭簿錄循至于今未及湔洗雖以

詔令之懇切不免盡餅之療饑是信任誠誤矣然今日之臺諫敢於排奸雄而論宰相給舍敢於繳權倖而拂貴游監司帥守敢於抨戚里而排勳閥雖使祖宗盛時亦不過如此陛下以祖宗爲法則當施行其言以養其敢言之氣今以所聞參之則言者愈激而聽者愈緩論者愈多而行者愈寡乃有大不然者古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今封章閣束半墮漸茫天使咨來徒勞宣諭矣古者論及廟堂則宰相待罪今議政事則敢於爭辯去人才則旋卽錄用矣古者論及左右則貴戚斂手今外臺逐之而宰相收之臺諫

誰何之而陛下調護之不以除授爲非不以彈擊爲
是而戚畹愈無忌憚矣吾君吾相何示天下以不廣
如此耶夫言者之盡言非爲一身計也向也爲權奸
之所嗾雖咈陛下之意而陛下不敢不行今也爲大
臣之所惡雖合陛下之意而陛下亦不敢遽行是陛
下之畏宰相無間於初終而宰相之玩臺諫亦無異
於今昔矣此弊之來有甚於昔也陛下而以風憲
爲念則凡給舍臺諫之有言皆當見之施行以示公
天下之心勿以專攻上身爲常事而不加脩省勿以
論及大臣爲沽名而委曲回護勿以事關貴戚爲計
直而緩於施行則風憲明而紀綱肅矣奚怒其有不
同者乎其八曰寬繇役以收人心夫民心得然後可
以固邦本邦本固然後可以保天下人君所以奄有
神器傳之無窮者豈有他哉知愛民而已恭惟國家
祖宗德澤至深至厚累聖相繼莫不以愛民爲本陛
下嗣守丕圖亦莫不以愛民爲先務下寬大之詔敷
曠蕩之澤所以奉承祖宗愛養元元之意可謂切至
然自用兵以來獨薩西鄙而斷喪之者非可以一端盡矣
春冬鈔襲而困三邊之民清野徙治而困兩淮之民
浮鹽和糴而困江淛之民鹽丁出沒而困閩廣之民

軍用需索而困荆湖之民敲潰迭作而困川蜀之民
盜賊橫行而困沿海之民加以貪夫暴吏不體上意
侵漁蠹蝕靡所不至血其齒牙以民爲犧牲增和糴
之入以供羨餘取田租之贏以豐囊窠假挨究之名
以增賦斂嚴榷酤之令以伐和氣長告訐之風以供
折徵之名而訹於發廩索綿帛於方蚕蚕之候追米
斛於未秋收以前拘監未已械繫隨之急刻未已刑
獄隨之號令嚴峻而必行姦胥黠緣而爲利苞苴

厚竈賂又滋以貪婪之心行暴橫之政以星火之
速疲殘之民餘息之民僅僅如縷而笞箠繼繫殆無
虛時愁歎之聲閭里相接强悍者散爲攘竊懦懊者
倏致流離重以饑寒朝不謀夕嗚呼上天何用更生
此輩使爲旱魃以隔陛下之雨露使爲蟊賊以食生
民之根葉此而不除陛下之赤子未得安枕而卧也
豈曰國家固民以寧邦本之本指哉此災異之所以
來也陛下而以愛民爲心則宜申飭有司凡中外蠹
國害民之政一切除去凡弓張未弛之政一切罷行
勿以民怨爲可忽勿以民力爲可窮深究祖宗披蠹

斷手足以全大體之義時取其無狀者一二人中出手筆特行處分使如雷霆忽然在其側且使天下皆知誠出聖意之所丁寧不以詔令爲虛文則實惠及民有可以爲祈天永命之地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九曰勞還役以一士心古者戍役兩暮而還其出戍之時則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然所以使我舍室家而不遑啟處載饑渴而至於傷悲者非上人固爲是以苦我直以有所不得已而然耳故出則歌采薇以勉之其還歸則歌出車杕杜以勞之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

死以忠其上也先儒程頤謂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是也我國家自有敵難兵不解甲者垂二十年矣始也宿師於三關今三關入於敵而退守荆湖之北矣始也宿師於襄漢今襄漢入於敵而退守堂奥之地矣始也鞠糜宜爲今宜爲警於敵而嚴守桂林之地矣始也聚兵山東今山東歸於敵而分遣水海道之地矣敵人無歲而不入則邊備無歲而不嚴邊備無歲而不入則中國無歲而不勞吾之所以待之者固不可以數入爲常而怠於戍守亦不可以又戍爲勞而忘於撫循也今上而朝廷下而將帥以

敵爲常矣以敵爲技止此矣夫以敵爲常則玩心生以敵爲技止此則忽心生合玩與忽而暇以戍後爲勞苦乎故邊鄙之間有功而上不見知有勞而下不知恤此災異之所以來也陛下而有意乎此則宜申飭有司嚴戒將帥察其勞苦憂傷之情憫其貧窶凄涼之實將休以時役使有則勿以微勞爲不足念而有功必賞勿以小校爲不足問而有憂必恤則竭力效死而無還心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十曰謹刑罰以召和氣舜之命官先播穀以敷教而後極於刑置有以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制

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惟刑之恤之意也周官大司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以教之後而其所糾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所謂刑者祇所以教之也其仁愛忠厚之至上自有虞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幾四十年此所謂置天下於仁義者也今之任廷尉者不以人命爲心司天牧者不以民痛爲念士師者不以弼教爲事是其心術念慮匪惟內則訖富訖威也匪指道以明則鍛鍊以成也游辭兩造而遁情析律二端而舞巧或上下以知術相馭或彼此以文法相操錐刀

之末而盡爭狃猱之淹而弗悔民無所措其手足國無所庇其本根聞明五刑矣未聞正四凶之罪以服天下也聞黜四臧矣未聞刑不孝之人以勵風俗也上之人不以善道待天下故風化所被刑獄滋章一歲之內子弟殺父兄者十之二三妻殺夫者十之四五幼凌長者十之六七下凌上者十有九人道絕臧天理不容怨毒充盈上干和氣爲

險阻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骨或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或夫婦更相爲鯨
鯢齊魂爲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
匏聞之者悲感酸腸痛不自禁此生者之所遭也嗚
呼均爲王土也何彼土之樂而吾土之愁也均爲赤
子也何彼民之幸而此民之重不幸也上焉者聽民
之自生自死而不知恤下焉者聽民之或去或來而
不知救爲民父母而恝無情即流離如此日何爲而
不蝕乎臣願陛下念死者之無辜而求所以慰安之
憂生者之無依而求所以安樂之其安土重遷者則
申飭監司帥守復其蠲役免其租賦其流亡轉徙者

則專置一使以任其事庶有餘粟則傾囷倒廩以紓
其目前之急官有閑田則給牛種以救其終身之苦
此者藉以充守禦之兵弱者藉以備使令之役或分
其勢而不使之結連或渙其群而不使之爲亂如此
則淮襄秦蜀之民復得蘇息爲陛下保境土爲陛下
逐續天休而禍亂弭災異消矣其十二曰寬鹽筴以
裕財用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爲天下者
以義爲本不以利爲本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也曰
正云者非蓄於義乎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
小人始且理財者以君子爲的不以小人爲的以君

子爲利不以小人爲利也曰務云者非喻於利乎蓋於義則功利之說不足以蝕人主之心喻於利則富强之術反足以召天下之亂有天下者其亦知所審哉戰國家歲用至廣兩稅之外仰給於鹽鹺者爲多祖宗相承朝夕計慮與夫賢臣謀士補葺闕遺纖悉備具著在令甲皆可以經久垂遠而無弊故商賈輸金於官謂之入納及其請鹽於煮海之場則待次之期有遠有近幸而及期則泉貨流通萬一法令或有少變則本已消折尚何子利之可冀乎比者朝廷規求近效昧忽遠圖凡鹽策之利自一孔以上官司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或謂之國用房鹽或謂之相府鹽無非自擅利權抵下同商賈與民爭利至折秋毫氣歙炎炎迫人商賈往往積怨已入納者折閱無餘未入納者逡巡改業所貴乎鹽策之流通者以商人入納之數爲之贏虧也今商賈之貲用漸竭既無以爲販鬻之資而朝廷之子本不繼又無以爲幹旋之用則是煮海者無策可措而停塌者無貨可居雖壓之以朝廷之勢加之以刑戮之威而本之則無其何以責鹽策之登衍哉此貨鹽之害也浮鹽即歸朝廷漕臺專任變賣鹽未至塲則兵將爲欺夾和灰土鹽既至塲則官司爲

欺抑售高價暨至發泄則富戶爲欺賣夫斤兩蚩蚩之民展轉受害中間朝廷雖有三分七分發賣之文然商賈終於疑惑豈肯公肆貿遷間有商販之人多爲官司所抑坐滯歲月發泄未能若謂權宜可以爲國羅本之儲則羅本不專仰是也若謂多積可以爲國家之利則徃徃分散而入於私用也若謂三分不足以病商賈則商賈之勢竟難與官司爲敵也若謂變賣不足以病民則高大之直百姓不樂於與官爲市也此實鹽之害也嗚呼民吾民也商賈亦吾民也豈有爲民父母坐視其流離顛沛而不恤也哉臣願陛下特降睿旨遵守祖宗之舊法申嚴前後之指揮釐革見行之條貫使行旅通邦儲豐衍以副陛下蓄義爲富之意則二弊自革以此而消災弭變易爲而不可其他脉絡之或間斷節指之不相應者未易殫述此十數條者乃陛下之所諮訪於臣民者誠有關於治體之汚隆氣脉之盛衰也陛下豈不知屋漏之至嚴而未能專一於敬心豈不知萬機之叢脞而未能肅清於政本豈不知流品之當清而未能公平於好惡豈不知女謁之干進而未能勇制於情慾豈不知權姦之爲害而未能遏絶其萌芽豈不知言路之

當通而未能疏滌其壅滯豈不知信任之當謹而未能致察於賢否豈不知徭役之當寬而未能禁戢於貪暴豈不知士心之當固而未能撫恤其憂勞豈不知獄訟之至繁而未能深察其情實豈不知邊民之流離而未能大布於恩澤豈不知鹽筴之病民而未能一洗於功利凡皆志慮之因循率爲聖政之疵累意者天心仁愛人君不以是爲陛下告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蝕者二十有六西漢二百一十二年而日蝕者五十有二唐二百八十九年而日蝕者九十有三未有如今日之蝕也豈可以尋常之變待之乎陛下倘不以爲尋常必穆然深思曰夏正謹始朔旦紀元天令方新朝綱甫肅陛下恭默遹衷蒙得無陽剛元德有間斷歟得無建仁政有虧闕歟而愚臣區區之意則以爲國本者國脈之所關國是者國勢之攸繫而財用者國本國脈之所關國有定論不待臣民之論列即抑亦畏人多言而闕然不問也然此大事也豈容置而不問誠因本早定則天下之人望有所歸而交爭權不敢有覬覦漢嘉之心國論不凝則萬世之基圖無所屬而豪傑或有輕視宗祧之意故臣願陛下深入思慮早定國計堅凝國

論正以此也陛下春秋四十有三矣即位亦二十有三年矣閱天下之義理不爲不多矣乃者中外大小之臣不避斧鉞之誅每有論奏必以宗社大計爲言陛下建學于內博采精擇似亦有意乎此矣然聖意猶豫未即裁決此臣所以不敢已於言也陛下之政開衆正之門塞群邪之路會翕會向元祐載議論一變而嘉熙之雜淳祐之專紛紛更化統於前則皆是而群臣之言相與堅凝於後而聖意猶有未決見簒苦掛冠之請一嘗試也而陛下見之施行不過曰姑存體貌也不過曰姑止人言也又不過曰無棘之路不可開也然優游漫緩之極反要之所以不敢已於言也而況古今中禍亂之攸伏此臣所以不敢已於言也而況古今厄運適丁茲時寅正紀元又著茲巽失今不圖則陛下之勢孤而海內寒心矣其何以弭災異之變遏禍亂之萌耶故嘗爲之說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祖宗惟不遑暇色不殖貨利不害善類不用小人不遏言路不尚兵刑不重征斂故天變弭於上人心助於下而王勢尊安今陛下一壞於女謁之干請而王勢

孤再壞於功利之刻薄而王勢孤三壞於君子之踈遠而王勢孤四壞於小人之竊美而王勢孤五壞於忠言之不售而王勢孤六壞於兵甲之未息而王勢孤七壞於壞地之迫蹙而王勢孤八壞於暴君汙吏之斷喪苛征橫斂之椎剝而王勢孤今欲扶其壞而翼其孤舍國本之定國是之凝臣未見其可也陛下幸聽臣言則天下事尚可爲不然壞者日壞而天全孤者愈孤而不自立則劉賁所謂宮闈將變將危天下將傾海內之心者復見於今日矣臣斧鉞之誅罄竭愚衷一言以爲治理災異

惟陛下實圖利之臣雖畢命山林死且不朽王肯戚罪當萬坐

牟子才因災異又上奏

宋理宗寶祐二年子才爲起居郎因災異上奏曰臣嘗讀史見前代災異數見所感雖不同而所應亦有異然未有不趨於亡也按漢建寧以後五十有二年日蝕三十四地震十大水五蝗蟲四星孛九大雨電三大雨水二大疫三地裂青蛇見御坐上大風雨雷電南宮靈臺災侍中寺雌鷄化爲雄黑氣墮於溫德殿庭中青蛇見於玉堂殿庭中自六月雨至九月自

四月不雨至十月皆一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古今
苗異之頻數未有甚於此時也而究其所以然則皆
召於行事之實今五十二年之中所見苗異乃反過
之楊賜以爲皇天垂譴告之象蔡邕以爲諸異皆亡
國之怪是豈無所感召而然耶夷考其時有西邸賣
官之事有苑囿土木之役有黨人五屬之禁有閹尹
專國之謀有黃巾北宮之寇有鮮卑寇邊之擾有奸
雄窺鼎之謀此無他其氣皆屬乎陰其類皆纏乎陰
屬乎陰則其氣盤結於上下而不可解纏乎陰則其
類布滿於上下而不能解故二氣五行之流布日月
星辰之運行風雨霜露之疑結雷電虹霓之作止山
川草木之變化遇之則爲殃爲祆侵捷乎如影響之
臣讀史至此未嘗不扼腕痛恨於東漢之季年也今
國家之證候不幸而類此蓋自貴德賤貨之風不見
於上而天下率以進奉一說爲博富貴利達之具自
茅茨土階之儉不著於上而左右率以土木二字爲
耗財蠹民之籍自顯忠遂良之德不崇於上而諛佞
諸臣每以譁競朋比爲媒孽忠賢之地罔匪正人之
論隱而廢壞紀綱替御者及以宣諭節貼爲尋常苟

子不欲之風泯而負乘致寇盜賊者每以貪官汚吏爲藉口復境進屯中國所當舉也自此政不修而敵國外患反憑藉此以爲感國驅民之計任賢使能朝廷所當行也自疑忌相乘而奸雄之徒反竊笑此以爲睥睨神器之資此天命所以去而無惠顧我國之心天變所以形而無仁愛吾君之意也故熒惑挺奮方躔斗宿而太白又晝見矣火星逆行方犯權星而日暈又躔壁宿矣榆火更新甫降飛雪而夏霜又隕麥矣日近妖怪時見形象而訛言又猥至矣最是六陽浸大一陰未生反作妖[illegible]之號令也自四月以來天地閉塞未聞震虩之聲日君之象也自[illegible]以來常曀雲飛雨未見陽明之象風物假大之時所資以爲長養也自四月以後風來西北率多肅殺之威寒物歸根之時所資以爲芽蘖者也自四月以後陰氣乘陽率多常寒之[illegible]年之中今日之蓄異則駢集於三四五月之內豈造物運行常固於數而爲是適然者歟要必有以爲之感召也感召者何臣前所陳七事是也請爲陛下先言漢之所以失而後言今日之所當監可乎按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又按中平二年帝造萬金堂於

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又令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以大漢堂堂之天下所少者非財也乃汲汲焉如賈人聚財之計一時群工噤無一語惟吕强上疏極諫以爲中尚方領諸郡之寶中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外百姓受其敝而帝不之省於是天下蕩然以財賄爲可以致富貴藏德彰聞惡聲流播此非佳證也今日之權不幸而類此蓋自宮掖創進奉之局而排金門入紫閣者類皆浩瀚無涯之輩左右有宣諭之說而賄賂省部撓臺府者類皆不

寺之事嘗退觀陛下近事一二如收換文之懲假托空黷徒之窟穴以洗奸利天下皆知心非急於財利者然請托之謗猶未洗釈近習朝夕營求不能不爲聖德之累也錢神爲妖氣爲沴變異之召其以是乎按光和三年作畢圭靈昆苑又按五年起四百尺觀又繕修南宮玉堂鑄銅人夫以大漢積貯之厚其力豈不能修一區然揚赐以爲先王造囿芻牧皆來先帝上林奢約得所今廢田園驅居人蓄禽獸殆非保赤子之義而帝不之省於是小人哆然趨之以爲無害侈心一萌禍本遂大

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不幸而類此蓋自卑宮露臺之儉不傳而修路寢修廣應門皆極山節藻梲之工飛廉桂宮之美未消而館太一廣龍翔皆極輪奐靈飛之制然猶曰壯麗以示威重也禮祓以事禱祠也至於雕墻之飾則侈靡以自奉矣妃奇之建則溺愛以自損矣嘗退觀陛下之本心如捐水衡之積而不取大農之藏未嘗無意於崇儉也左右之言一入遂至窮奢極欲而不能已也如封前代妃嬪之[illegible]墓木之禁是其本心未嘗忍於所[illegible]至斬尧丘隴而不知止也[illegible]

繡無之作其以是乎按建寧二年復治鉤黨殺前言謀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又按五年殺永昌太守曹鸞禁錮五屬夫以大漢巍巍之天下而日與志士仁人相讎至禁錮以制其出入殺戮以絕其後裔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雖未至於此然犯顏敢諫之士半在草萊率作興事之夫或君槃澗上方以朋比爲用捨以靜激爲去取故所捨所去未必皆不肖所用所取未必皆忠賢藉令繫維以永今朝亦不過斯須之貌敬此其所爲雖未必至於殺前司隸校尉殺永昌太守而要其用心之微往往過於更考黨人

而禁錮其屬也忠義齟舌憤氣縈紆變異之作其以是乎按中平元年殺中常侍呂彊侍中向栩郎中張鈞二年封宦者張逵等十二人爲列侯三年以宦者趙忠爲車騎將軍五年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袁紹等七校尉皆統於碩夫宮闈腐夫至不足齒間有忠者則殺之與討賊者則爵之以壯健武畧稱者則親任之此非佳證也今北司之勢不幸而類此其作威福也則以億奴之賤而逐天子之臺臣以交結之豐而庇帥臣之童孺其好貨財也則通日進月進之賂而恩寵或致於僥倖獻田獻錢之訟而止

率至於抑屈中書政本之所由系也宣諭迅速則揮叱咤雖屈大臣之體而不顧七萃殿司之所得轄也救焚紛拏則馳石拋擲雖傷主帥之額而不恤凌犯階級莫此爲甚使典兵柄又將何如惡毒流布於里閭威勢震慴於中外人皆知北司有可以致富貴之勢而不知人主實操可致之權人皆知北司有可以奪命令之理而不知朝廷實握宰制之柄其口含天憲手握王爵雖十常侍之橫行八校尉之布置曾不是過氣勢翕霍威震恣行災異之作其以是乎按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先零及涼州群盜北宮

伯玉等反明年寇三輔祁平三年黃巾寇兗州夫天下之禍不生於外皆生於內護軍司馬傅燮上疏以爲邪正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宜思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而帝不之省此非佳證也今日之內患不幸而類此荻浦之寇爲之俘虜人皆曰捕鹽之令嚴而民無所措手足也貪吏之毒流而民或不能心服也政令之不得其平而民或激而爲亂也是則然矣而愚臣則以爲邪正雜揉是否顛倒奸贓辱臺之臣不戮而尚志之士反見屈於明時驕奢誤國之帥不屈而好修之士反見惡於當世駭孺叨榮於從橐貪帥流毒於名都朝廷行事既無以當其心郡縣長吏又有以激其忿人懷笑侮家蓄憤悶一嘯呼而鋤耰棘矜皆得讎其上一結約而江洌溝港皆得嗾其類蠭發蕭墻而禍連四海此傅燮之所以憂陰氣積稔怨氣充盈苗異之來其以是乎按建寧六年鮮卑寇幽并自是寇三邊寇遼西寇酒泉入北地無歲無之蔡邕建議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方今郡縣寇

賊尚不能禁況北虜而可伏乎此非佳證也今國家之患不幸而類此山東之兵旣窟於舊海而常為一蒂趨浙之謀秦隴之兵復城築於舊利而日有進屯圖蜀之計二兵相望志不在小而漢北之敵又遣和議之使臨我近疆夫舉大兵以侵伐我之土地而遣使以要我之金帛是其為心蓋以戰為實務而以和為紿計也若姑聽其和以為餌則彼利我鈍未必能出六總管絶漠之師而受黃金駝之獻也若委順其和以為信則彼詭我正未必墮平涼劫盟之計而失涇隴邠汧之地也妖氛陰曰發氣于胥發異之表曹操為東郡太守三年黃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遣使上書自古奸雄窺伺見我國有疵則乘權藉勢託公行私收人心之渙而後遂其所圖此非佳證也今日之勢不幸而類此蓋大奸屈伏海濱日夜幸亂以求逞其操持國柄之心或飛金羽玉以買游士或託友嗾僕以結士夫人見天下之勢浮游而未定也遂謂仔肩重任無出此奸故稱功頌德具見於玉堂策試之文擬陳十極求達於排雲叫閽之際惟冀君心之易轉豈思國事之可憂奸儔竊伏

近畿巧於交結或貽書故吏延譽京師或容嗾舊胥
浚明線道人見京兆之任一歲而數易也遂謂彈壓
要權無踰此輩故達官貴要每薦引於黼座之前刑
臣腐夫亦稱道於禁廷之密但冀葸聽之潛轉豈知
宗社之或危陰類纏綿異氣充塞災異之來其以是
乎臣歷觀東漢之末證候如此變異如此使當時將
相大臣忠足以結人主之知謀足以制天下之動必
能上義下利以懲西邸之失必能清心寡慾以止土
木之後必能開誠布公以除鈎黨之禁必能深思遠
慮以遏閹尹之勢必能愛護根本以弭黃巾之寇必
能厲兵秣馬以息鮮卑之難必能觀時達變以定董
雄之謀惜乎陳蕃竇武雖能同心戮力以翊王室而
不能濟之以謀雖能聘召名賢以參政事而不能持
之以定自是厥後劉虞唐珍張顯等輩嘗執國柄矣
然其失在於輸西園之錢忠諫如楊琳切直如楊賜
才學如荀爽雖以時望所推躓居顯位然皆不免於
禍由是七事之失不能救正前異之來不能消弭漢
業由是而遂衰漢鼎因之而遂失非當時大臣之罪
歟今天下不幸而有七事之愆苟不大加悔艾痛自
繩削則一祖十二宗之託其何以永天命於無疆惟

休之地乎故臣願上而九重力行好事勿遂前非下而廟堂力進忠言勿順上旨監西園之失而貴德尚義以化天下監靈昆之失而崇朴尚儉以先天下監黨禁之失而登崇俊良以福天下中常侍之縱橫可監也不宜復蹈故轍以成虎視之形黃巾之寇鈔可監也不宜復循舊規以稔蕭墻之禍鮮卑之盜邊可監也不宜復示弱形以起倖亂之想如此則陽明用而天理日明陰濁消而人慾日止將見天無變異民無札瘥三光全而寒暑平矣不然無同心戮力之美而有彌縫官府之心無腆召名賢之舉而有喜用敏銳之意無忠諫切直才學之稱而有窺言順適小智自私之失則天心已變而難回天災已銷而復作豈不重哀漢末年之憂哉臣區區樸忠睹此鉅異輒瀝忠臣之臆一紓魯女之悲積憤所形血淚俱下惟陛下以社稷爲念特采擇焉

高斯得上理宗奏

宋理宗淳祐中秘書少監高斯得又上奏曰臣待罪蓬山錄錄無補陛下過聽擢之攝承記注辭不獲命日夜思惟所以稱塞者就列之初適覩國家有非常之異職分所在敢不自皇汲汲即爲陛下言之臣竊

見六月以來饒信衢婺台處嚴陵建寧南劒邵武諸州同時大水敗壞官寺屋廬流殺人民以千萬計父老咸謂數十百年所無此非小變也陛下可不惕然警懼推原致異之由求以撤塞之乎臣觀漢儒言災異謂有某事則有某應皆爲必然之理故人或不之信然本朝大儒程頤蘇軾朱熹以爲感應之理甚精其說不可盡廢之則人主忘警戒之心臣今采摭漢儒所論水災之應驗諸當世行事蓋眞有若合符節者試校舉而陳之漢儒謂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今盛夏之月土木興役毀徹民居妨奪農務窮晝極夜不得休息百姓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致異招殃莫大於此舉動逆時如此水安得不應乎漢儒謂辟遏有德厥災水水流殺人說者謂辟君也人君壅遏有德使不見用則水災應之今在外之臣固有嘗嬰逆鱗一斥不復者有顯効權姦久而不召者當此侍從卿監班列一空之際悉擢德之以補其處可也而宿疑未化開悟惟艱至於詔旨所趣命召所加則不過一二册邪貪刻之人而已有德壅遏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道人始去湧水爲災道人者

有道之人也今陛下招延衆正列于有位天下方以慶曆元祐之治望之而因一小人輕蔑學校使師儒望士力爭而去若不甚惜比日以來復開小人有欲陷正臣以變時事者一網盡去有其兆矣善類孤危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今陛下寬仁出於天性而草芽扣閽或觸黜隸之辟事謂創見聞者驚疑至於州縣之間寃獄孔多而輔郡殺士尤其著者道路流傳莫不切齒內外臺臣以其肺腑嗛莫敢言陛下深居九重亦常知其事乎乃若誅罰所當加者莫該樊若也則反擁護存全不傷毫髮刑罰絕理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

漢文帝後三年藍田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漢儒謂是時匈奴犯北邊殺略甚衆人故有水災之應往歲之冬寇入淮西大掠而去其所殺者奚翅萬人創殘之餘民氣破傷官吏侵漁寃苦無告邊民失職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元帝永光五年大水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漢儒謂是時帝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故有水災之應比年以來刀鋸之餘氣燄日盛士大夫無恥者赴壑投林倚爲內主而都邑賓細之訟亦復漁獵以瀆聖聽發命不

衷吏道多雜職此之由刑臣用事如此水安得而不
應乎凡此六者非臣臆說質之往諜考之時事信而
有證至不論也陛下安得視爲偶然而不亟圖所以
銷弭之乎今避殿減膳罪已求言旣寂無聞所下寬
恤詔書離氣平緩殊無哀惻惻怛之意二府引咎歸
政之虛文猶不知改至於處置救災恤難之事若存
若亡未聞有慨然以納溝由溺爲已責如救頭燃而
圖之者此臣之所甚惑也程頤有言天地之間有感
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今災變如此忽而
不圖臣恐感應反覆始無終窮不至於大傷敗不已
兇陰盛陽微蓋昭然爲兵革盜賊小人將起之漸而
於五際之運又我國家之所甚惡者乎臣愚陛下深
思天戒采用臣言亟下求言之詔博求讜異之士必
先罷新寺土木必速反忤旨諸臣必遏絕邪說主張
善良必謹重刑辟愛惜士類必加惠邊民救其死亡
必抑遠倖臣絕其干撓信能行此六者不惑不疑則
天怒庶乎其可回和氣庶乎其可召矣雖然臣復有
愚見懷欲吐露已久今天時人事如此其敢復有隱
忍不爲陛下言之臣觀漢成帝時災異至衆劉向告
以銷弭之術始終不過以和爲言其論治世之事曰

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曰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曰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其論衰世之事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禍殃自此始曰朝臣繆戾垂刺災異數見益反覆言之至爲深切而又以和氣致祥垂氣致異之說終焉若向者亦可謂善言災異矣今陛下更新大化厲精思治所望於二相者何如也協恭和衷訓誡勉厲非不諄切奈何纖芥之隙不杜佞邪之間將至不可復合夫佐人主燮調陰陽何等職分顧不以稷契皐夔濟濟相遜者自勉而甘心於衰世背戾之風然則垂氣致異之

爲災二相安得不任其咎乎臣願陛下因天災之可畏明以利害申諭二相使之各棄細故戮力一心以濟國事以回天意二相和則衆賢和衆賢和則萬物和如此而猶有變異以罪爲明主之憂臣不信也臣憂愛之深愚戇妄發惟陛下幸赦

袁甫上理宗奏

宋理宗時將作監袁甫上奏曰夫天下譬猶一身身以神氣爲主神氣精明然後骨力堅強血脉流通吾身可以久安而無疾治天下亦然心源者神氣也人才者骨力也兵財者血脉也自一身而官闈自官闈

而朝廷自朝廷而天下所以主張是者神氣也所以運動是者骨力也所以流行是者血脉也陛下一澄其心源則神氣克矣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強矣一提兵財之體統則血脉通矣故天下之機括惟在陛下之一身而已且端平未更化之前姑置勿論自更化之後陛下所歷之艱險變故不爲不多而所以動心忍性者不爲不至矣不知陛下因災異而懼遂爲之消沮乎抑因警懼而神氣愈爲之精明乎憂危則怀惕安平則弛緩常人之情耳聖帝明王一不貳之德則固不當若是也臣願陛下悼念

之可畏深思平日之過往痛自懲艾以陛下之心對天地之心變異卒起之時固當飭躬自省變異漸息之後尤當兢業自持此心所存慄慄然常若盲風怪雨拔木發屋之變臨乎其前絕荒淫之嗜好戒宴安之鴆毒杜羣枉之邪徑伸忠賢之正氣燕居深處與治朝聽覽之際同一莊肅妃嬪進御與經帷講學之時同一敬畏勿以屋漏闇室而自肆當以天鑒孔昭爲可懼勿以借曰未知而自怨當以人見肺肝爲難欺視聽管攝乎天君而毋以外物汨精神幾務盡付於至公而毋以私昵寄心腹斥一時寬釋之邪說而

惟思天下至大至重之責不可有一日之暇逸屏目
前玩志之細娛而深念藝祖皇帝之金甌不可有纖
毫之闕損如此則大臣不敢養驕以惰股肱小臣不
敢養諛以惑耳目近臣不敢養寇以遺宗社之憂君臣上下置此身於岌
岌至危至險之中天地神祇祖考感動將挈而還之
於至安至固之域矣臣所謂陛下一澄其心源則神
氣必克者此也人主無職事惟以進賢退不肖爲職
史稱郭公之所以亡在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
去以臣觀之郭公之罪固在乎無剛斷之勇而其受
蔽之原則在乎未能識善惡之真知真知善善
真知惡惡則何遽至於亡惟其顛倒錯亂莫知適從
當用者如轉石當去者如拔山卒之正不勝邪忠不
敵佞佞邪滿朝則忠正路塞是以終陷於亡耳陛下
收攬威福凡所進退之人不勝其衆矣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往往作賢作佞迄無一定之守人謂陛
下剛斷之不足臣竊窺陛下近年以來未嘗不欲用
剛也特在乎審而行之耳剛在必用者宜施之於君
子而勿誤施之於小人斷在必去者宜施之於小人
而勿誤施之於君子則得其所謂用剛之實而不蹈

郭公之失矣今陛下未能別白賢否之眞但懲往時議論紛紛異同之弊遂以安靖爲尚然所謂安靖者惟苟同而已矣臣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以苟同爲賢其意將以求安靖也殊不知是是非非力爭明辯合天理當人心乃所以爲安靖阿意順指媚上諂下無所敢正蔑聞箴規則雖求爲安靖乃所以爲大不安靖耳今災異數見天怒未釋惟證日新民情易趨尚得謂之安靖乎本朝慶曆嘉祐間羣臣可否相濟至熙豐而幷爲一談元祐諸賢亦可否相濟至紹符而又幷爲一談由今觀之孰得孰失

人才之委靡至近年極矣臣之愚見竊謂勿以意爲逆順而以義理爲逆順勿以同異定取舍而以是非定取舍庶乎陛下不受人之欺而國家享得賢之實今也不然脫遇有一任使有一除授則左頗右眄輒興乏才之嘆正如風痺之人縱緩不收四肢百骸不爲我用謂之骨力之強可乎陛下赫然聖明照臨于上破苟同之說闢大公之途使天下人才踴躍奮迅乃可以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矣臣所謂陛下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必強者此也今日急切之務兵財二事而已論者但知逐末忘本臣竊惑焉自古

興王之始奮徒手而運掉一世無兵而立有兵無財而立有財蓋其精神志念沉深果斷幾未至不輕躁以先事勢可爲不遲疑而失時性而逾厲弱而益壯則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立兵財本一事血脉本相通今析而言之執政各主其一不識兵而非財兵何以養兵而非楮財何以辦苟不通爲一體大作規模洗滌積弊而一新之臣未見其可也

營繕

徐充容上太宗疏

唐太宗末年軍旅數動宮室百姓頗有勞敝充容徐惠上疏諫曰貞觀以來二十有餘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災國無饑饉之灾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公小國之庸君尚塗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閣告成之禮云亭疇曷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未備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六軍西有崐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冤之痛因風

阻浪人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粮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習兵先哲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務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國圖利而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斃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泰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斃恤乏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宮殿[illegible]非無構架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土力之費終以夢茨示約猶與木石之疲假使和顧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甲宮非室聖人之所安金屋瑤臺驕王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人其悅矣夫珍玩技巧爲喪國之斤斧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切見服玩鮮靡日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舜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

亡方驗倏麗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照未形智周無際窮奥秘於麟閣盡採賾於儒林千王理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迹興亡衰禍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圖之內乃察無假一二言焉唯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摧心慎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令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矣

太宗甚善其言

葉夢得上高宗奏

宋高宗時葉夢得爲兩浙西路安撫使時又奏曰布臣備員從官出守藩輔近者嘗以疾病乞就閑秩伏蒙聖恩未即矜許既勉強承命方時艱難身覩陛下宵旰以圖中興之日曾未纖毫報効夙夕愧懼無以自處惟有隨事納忠少圖裨益庶猶愈於緘嘿坐食故苟在職一日不敢遽忘此心伏見經營建康以備巡幸捨二百年定都之業而即偏霸苞苴之地此誠不得已之下策非出陛下本意然而天子以四海爲家古之帝王一歲而四巡狩不以爲難則今萬一順動固未爲過也惟無傷財無動衆事不求備居不求

安則何所往而不可竊聞今建康規畫有司似不能盡體聖意道塗之言皆云欲創建宮室備列百司規倣京師臣愚竊以爲未然此行幸非遷都也何遽如是哉夫功大則費廣費廣則民勞此理勢之自然幾月以來爭傳江東之民有家業錢一千而取三十者一片者一邑而率甎灰土木之費田一畝而出方甎一片者一邑而率甎灰土木之費以二十萬計者置窑燒甎而望青斫木者甚有至於取平江府非勑家之所愛民恤下之意如撫赤子惡衣食之念自比匹夫此較豈宜明於外乎是知州縣

史迫於期會各課職守規以自免過咎而不暇爲朝廷之思也然所以爲累者大矣昔周以公叔帶之亂挾戎狄以伐京師襄王出居於鄭使人告難於魯自稱曰不穀左丘明以爲易服降名禮也非特王者爲然狄人侵衛齊小白復之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臨其國獨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謹教勸學授方任能而衛復興故史稱其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下至於越王句踐蠻夷之事無足言矣然及圖報吳也在國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所共嘗者卒乘與焉居不重席室不崇

壇器不飾鏤舟車不飾故其未戰也父兄相與請曰
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
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敢不盡其力乎及其將戰也
則又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
無死乎於是敗吳於囲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遂以
滅吳基霸聖文武之資受天明命奄有祖
宗之大業天下孰敢不服即位以來膏澤屢下寛大
之令日聞於人耳哀痛之詔日感於人心天下孰敢
不歸蠢爾叛天不道之虜合中國之力而共誅之其
殄滅必有日矣何足懼哉在陛下行之如何耳迺者
天中節上壽作樂抑而不行貢奉之物非天地宗廟
陵寢所須却而盡罷天下皆知陛下約己思艱之意
堯舜無以過然執事之吏乃復因緣舊習過舉如此
甚不稱陛下盛德美意愚俗難以家至戶曉願下明
詔顯示戒飭應建康等處營繕除城池樓櫓以備守
禦營寨次舍以待屯戍糧糗儲蓄以充廩給金錢幣
帛以供犒賞外其餘一切並從簡約無以險陋爲不
中無以草創爲非體古者君在草莽其臣皆反首菱
舍則百司庶府亦非求安之時陛下既屏聲色而不
御抑侍衛而弗充則外朝之制後宮之儀亦不必備

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大讐未雪不忘嘗膽之心二聖未還常切承顏之念則四海之內苟非木石食陛下之祿沐陛下之恩誰不欲畢命自效彎弓而北向乎設有背德避患者天下必共起擊之矣追迎鑾輿再造王室復還千里之畿歸嚴九廟之奉可尅日而至臣位卑人微未嘗得覲清光遽貝君威犯分不韙罪當萬死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羽盜

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

宋神宗熙寧乙年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事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奏曰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多今又不雨自秋徂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取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

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
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覇者
得之以爲覇猶賊得之以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
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
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摯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
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機在
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大
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
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嘗使其民安逸富强緩急
以灌輸河北併竭則驫耻唇亡則齒寒而近年以

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
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
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
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
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
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
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
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闇幽幾之黨
樂禍不悛則須救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
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飢

寒之與弃市均是死亡而賑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偏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

范祖禹上哲宗奏

宋哲宗元祐六年禮部侍郎范祖禹奏曰臣聞昔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不窮季康子又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臣始讀書蓋嘗疑之以爲聖人之言王於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唐太宗初即位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嗤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臣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必有近效也夫以區區之

魯國季康子爲相孔子猶勸之不欲所以止盜而況
天子之於天下乎季康子魯之執政猶不可以言殺
當欲善而已而況天子之於天下乎自古用重法以
止盜者莫如五代之漢漢高祖卽位之年患四方盜
賊衆多勑盜賊無問贓多少皆抵死仍分命使者逐
捕宰相蕭遂吉草詔意云應賊盜其本家幷四隣同
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爲盜猶不可族況隣保乎遂吉
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二字由是鄆州捕賊使者
張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民其法可謂重矣然盜賊
不爲衰止漢室不四年而亡夫唐太宗之政如何
高祖之法如此有天下者當以盛唐爲法乎當以季
漢爲法乎至周太祖時竊盜賊贓滿三匹者猶棄市太
祖皇帝代處以寬稍輕竊盜法累聖仁厚哀矜庶獄遍
加減貸故竊盜遂無死刑然今編敕所定盜賊猶重
於律三倍蓋承五代刑罰世重減之極輕猶至於此
豈可更增重乎臣伏見慶寧四年中書檢正官奏請
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等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
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沂等州淮陽
軍別立盜賊重法其後又有他州奏請乞比東明等
處行重法者有重法之地又有重法之民夫溥天之

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今獨視此州縣如
夷貊異域之人別立盜法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
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
多有又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上以善待
民乃可望民爲善以應上若其不應罪在民也上以
惡待民則民爲惡以應上乃其理也何足怪其多乎
古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
敦樸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則自不爲
有邪僻之民然後從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而重
禁其末不清其源而欲塞其流也若以重法爲權時

之宜行之數年而盜少於前固當除之復用中典若
盜益多於前則是重法不足止盜甚明其可除去無
疑也又重法之地皆舉知縣必擇彊健之吏被此選
者奉法除盜視民如讐一切以擊斷爲稱職此豈平
世所宜爲乎臣愚欲乞悉除重法改重法地分爲舉
知縣地分夫天下縣令皆不可不擇獨此諸縣先已
舉吏則不可廢民多奸猾尤須良吏以治之選吏以
養民不命吏以敵民也及今四方人情少安改峻法
爲平法庶可以變惡俗爲善俗止用常典足以禁奸
其刑亦不輕矣若行重法不已盜賊益多臣將見此

數十州之民無樂生之心一有凶年飢饉則爲等死之計羣起而爲大盜雖有重法又可禁乎惟陛下無以孔子之言爲迂無以唐太宗之治爲難無以教化爲不急無以峻法爲足恃則民皆可使爲善矣

王元潡論弭盜之術

高宗時王元潡論弭盜之術曰臣竊謂弭盜之術有二小盜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大盜宜求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何者小盜鼠竊千百爲羣或因規利貨財或緣不忍小忿順而接之宜有悛革若官軍不知出此必欲窮誅勝之不足增威不勝反成寇侮是以龔遂之臨渤海安赤子以稱良寇萬國之在朝歌殺降者而生恨臣故曰盜之小者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也若乃大盜榛連踰州跨郡聚不逞攻劫善良此夷狄之所憑以相爲脣齒若不講明軍律選練羣鋒斷之以必取之謀示之以不赦之意使被羣鼠必底滅亡則將大盜不除小寇是敝州州相煽轉發禍梯安能風示遠夷擴清宇內成中興之漸覩瑣瑣之安乎臣故曰盜之大者必思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也今者羣盜之中江州寔最昔憲宗已平淮蔡河朔遂朝然

方師未有功羣言屢至賴憲宗明斷以有蔡功臣恐
江州之寇稍成遷延官軍淹時或有小衂則必有言
其外順之勢謂可懷來者臣願朝廷斷而行之勿聽
羣言必殄此賊以爲四方之戒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編補卷之十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歙　令昉姚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勘教當湖馬德澧　校

新都門人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禦邊

宋張齊賢上真宗疏

宋真宗咸平四年張齊賢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兵吞事者以臣

所慮爲大過畧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奬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猶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撓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爲吞噬當靈池清遠軍垂欲陷没臣方受經畧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强大蕃族與之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効其時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爲沮撓及繼遷爲潘羅支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析逋遊龍鉢等盡在部下其志又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爲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爲虞今潘羅支已亾厥鋒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

宋張方平上平戎十策表

仁宗寶元元年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及表曰臣某言臣於景祐元年以茂材異等對詔策陛下擢臣祕書省校書郎至寶元元年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對

詔策陛下擢臣祕書省著作佐郎夫士感知已猶許以死況陛下自臨御已來十五年中三策天下士中選者止五人而已今雖遠在江湖之外而聞朝廷有鄙上之處其可悠悠自同常人者哉臣不佞才見短淺然歷代之書備嘗涉獵至于成敗得失尤用心探討畧能言其梗槩至于國論大體時務細故叅詳措置使臣聞議其中臣潛自竊度陛下再選臣于大閒之下臣幸不辱也頃聞元昊猖獗敢干邊吏出車遣使頗煩宵旰臣竊投筆憤歎西望毛豎恨身在遐遠不得請纓陛下思效愚者之慮輒上平戎十策臣未嘗遊函潼之西故其山川地形風土人物不無闕畧至于軍國機事臣以疎遠莫得詳知今所論者徒採歷代史冊兵謀地志及所見朝廷施爲顯然之事臆度道聽懼不精審至有所得或足以發伏惟陛下神機天畧固無遺筭萬機之暇清閒之餘少迴日月之光一登衡石之末以臣策不甚迂疎乞召兩府大臣試於御前商確或有一得上稱清衷則於海嶽亦有涓塵之益也所撰平戎十策謹別録實封附遞上進干黷天威臣無任戰汗頴越待罪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

百

攻心

臣聞上兵伐謀又曰攻心爲上竊料戎心之蓄叛謀有日矣國家自藝祖刬除五代之弊始大一統立太平之基太宗真宗休養生息仁澤霪露文德綏遠戎狄使軼驅逐出疆謹備邊而已未嘗耀威靈動遠畧深入虜地以啾封境也今元昊猖狂負恩且習我之嘗有輕我之志而無備我之心謂我必不能長驅出塞薄伐問罪也臣謹按地志麟府本銀勝之地去銀州三百里夏州五百里其去興州封壤相接賊巢穴在興州中都山若因鄉導渡河直趨五七日可到賊來入寇必自延渭北還自救程途自倍若徙避輕騎姑謀犯邊清野深溝足挫其銳儻悉發其衆身來入寇則中都守備勢當單寡誠能先以精兵屯布旁河州郡至元昊犯塞之時爲奇兵自麟府路入卷甲掩其巢穴使西邊城壘守險自固勿與之戰元昊聞兵臨國正所必救事出虛實懷沮懼數道伏擊潰敗可保且彼州父老我之遺人飲潼荷旃猶懷華土王師奄下可以恩信招徠則朔方之地庶復歸國伐其謀於已定攻其心於不測所謂出其不意掩其不備

一舉破賊策之上也臣聞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
忠自國家失朔方棄靈武置戍內地控扼益蹙專爲
靜勝深戒生事然戎心貪厭益思蠶食今若屯兵邊
挪坐糜餽糧來則自保去又不追費財無功損威示
弱者者不厚姑息之使甘心而後止則臣恐邊鄙
之虞未能徹警也

伐交

用兵之道其次伐交今元昊所恃爲交者豈非北虜
乎臣聞元昊與虜通姻援其事勢必先要結我與契
[illegible]餘二十年矣自漢氏以來夷夏之和而能謹
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惟懷我恩信利我
聘幣抑當我盛德之時無釁可乘今其與我之和好
也在外而其實戎人之意也在內外雖我堅陰爲
戎助此又不可不通防彼之有辭此爲事機不可失者臣愚謂使一介辭書一函示之
以元昊背義之由[illegible]倡亂之意其書曰夏州自德
明以來受恩于國至于元昊綏撫彌隆今忽恣睢虧
[illegible]職藩臣阻命法當制討如聞元昊連彼婚姻遽
興問罪之師實損與國之好彼誠矜其狂易遣喻此
情若元昊悔過改圖效誠請命則我爲之寬宥待之

如初誠元昊不稟訓辭居然跋扈違我二國之命自
恃獨夫之强則當明下詔書削其爵命申勑守將蕩
除鯨鯢如此則我於契丹以元昊之故益示敦睦之
道契丹於我雖元昊之姻莫興閒媢之說雖未能破
彼之交面我之親隣伐叛兩有辭矣

專勝

善用兵者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
擊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吾所與戰者約也吾所與
戰之地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矣寡
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昔吳爲三軍而病
楚隋以易戍而斃陳多方誤之用此笑也今緣邊城
壘縣接千里臣慮元昊分布兇黨間出討掠示欲捐
襲分我守備務以疲我而諸守將輕請濟師我備彼
去正墮其計今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國家控制西
陲置兵之根本也形勢影援足相首尾緣邊城壘於
茲倚重臣請諸境上州軍擇守將使脩築堡戍斥遠
烽候非時寇至姑使斂衆清野閉壘自保勿與輕接
又元昊犯塞路皆荒磧地無水草齎糧而至假有攻
圍勢不能久若賊驟來攻我則逐路發師設謀邀逐
無轀動衆以損威重如此則不爲多方之誤而取專

勝之攻矣

以夷狄攻夷狄

邏川大首領喃厮囉本吐蕃之遺種也自潘羅支殺繼遷而德明破滅六谷世爲仇怨今諸戎能爲元昊後患者惟洮涼爾比聞效順來獻戎捷朝廷撫納恩信亦厚此誠以夷狄攻夷狄之策也臣以爲馭戎之道不惟實利懷誘亦在誠信要結今邏川介于西鄙感慕恩德納忠爲用常所贈賄恐未足以致其力儻於朝臣中擇一有機辯材謀之士銜命臨撫諭以國家眷遇之意九元昊部族與洮河接境而我應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昊者使自攻取之爲上策是令邏川自爲戰也或難之曰元昊既弱邏川復强是元昊未能圖元昊也我固其力而且爲我用足以牽持元昊之後分其備禦茲亦多策之一端也

安民

臣聞武有七德先安民而後可以保大定功也今聚師西陲九百調率應期趨辦實在關中若百姓力屈流亡騷動則嘯聚草竊不逞之民乘焉語曰烏窮則

豚獸窮則搏民窮斯爲盜矣羣黨連結展轉相雄茲亦患起於甚微嬰生乎所忽則朝廷之憂不在邊防而在四郊之內矣伏願陛下深念茲哉諸路帥轉運使等宜得識大體明時務周材之人充之凡廢置之宜弛斂之節大無使躁急陝西州縣長更悉爲選擇等第一切除舊弊近年有害於民者悉罷施行寬徭緩役重色使民產力者使更張之以便安百姓開津通侵民小利者與衆公共以惠容弱上以布國家之德澤下以裕編氓之生路以弭

治國以固根本安民之要此其大節若其不先恤之而先圖之寇未至而民已疲則是自取斃也何保大功之有哉

置兵根本

用軍決勝在乎統帥統帥不一則威令不行不相爲用非成功之勢也近觀唐時元濟淮西之誅慶緒相州之圍成敗之由其事可見淮西之師中外疑阻以用裴度爲宣慰使慶緣至師諸將各圖立功惟恐在後故元濟卒擒焉相州之圍子儀光弼皆在非無名將也以九節度之師不相統制但用魚朝恩爲觀軍

容使故相觀望卒以潰歸今環慶鄜延涇原等路各有部分莫相統領臂指伸縮當從中御機宜緩急勢不相及夫同冊而濟胡越一心利害背馳則爲路人矣臣伏觀唐氏制度方面重權不欲專擅戎帥故命皇子弟爲元帥及節度大使而藩帥但授副元帥節度副大使及長史行軍司馬亦或命宰臣遥領節度及副元帥者今自陝以西永興當咽喉之要大河之南襄漢之北樊陽之西輸儲供億此其都會臣愚竊以爲大軍根本宜駐此地而置陝西處置招討使之[illegible]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節度之其大使請自聖心選置留止都下使遙領之擇命大臣才望威畧可任以重者爲副大使行大使事以求興爲治所以臨制諸路凡緣邊城戍要害控扼之處爲寇衝突或邀襲討逐當得鄰道相會合應援者聽其處置焉此則權用雖在外而柄鎮實在內輕重相持易以移改蓋馭將之要道也

足食

關中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昔秦鄭國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澤鹵之田皆畝收一鍾至漢白公復引涇水注渭袤二百里故關中號爲沃野千里而無凶年

自漢唐之盛此焉作都非惟百二之固抑資膏腴之利也臣竊以爲西疆之事宜聚重師於永興爲臨制根本之地然今關中地有遺利山陸險阻飛輓爲艱邊儲軍資供須勞敝今誠能按兩渠之故迹豐衣食之本原檢責經界開置屯務則不煩遠爲調發而足食矣或難臣曰昔唐氏都關中肅代兵興中外艱食禁軍之傭百姓至援穗以供之及劉晏領租庸轉運使最建食貨輕重之術然徒能引江淮之粟以食秦人豈二渠之利不興於爾時乎臣對曰昔在唐初二渠所溉猶萬餘頃及承平漸久事不務本沃衍之地古爲權豪觀游侵奪而水利分於池榭碾磑以故亾天府之利貽天下之害故二渠難復於唐氏之時正爲建都于彼也今議復之又何憚焉

豐財

夫兵事之大財用爲急豐財足用必有根本財用根本在乎三司比來邦費敝事積矣有司徒張空簿而國財糜散於姦游之手伏望選用材幹精力之吏通輕重之數明功利之術者覆實天下之金穀以入爲出以有餘補不足以會中外一歲經用之實則財賦之盈虛可預料矣而又通其積滯權其贏縮使闢市

不乏貨物平準此理國行師之本也諸不急之務無益之作浮冗之費欺侵之弊精爲節度以集大計子曰足食足兵洪範八政先食貨而後賓師故知師旅大事財用爲急也

備姦

臣聞用兵之術多方誤之伏以東南糧運在於汴渠比來重惜民力久不開濬每歲霜寒水落沉沙塡淤遂至渠底高淺堤下民屋至於黃河奔流灌瀉亦全籍隄防之固所謂築垣行水今黃汴是也自戎人即叛通其行商憧憧往來布于都市其所通結素無禁

限唐憲宗初討淮西刺客暴害大臣斷陵廟之事也今黃河橫隔腹心之內汴渠爲命脈之本若姦人窺伺潛有決溢我民田損墊或邑屋阻絕我運路則是用敵之下更生一役其汴渠黃河隄障益望擇勤幹吏審爲分地巡邏以譏察姦人書曰惟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其此之謂矣

購募

竊聞元昊勇而好殺安忍無親背面之間必有讐敵可重行購賞以動其人有能得其首級者舉元昊之

爵位土疆授之而許以重師爲之援護戎人不義聞利必動則彭寵喪元於家奴荷生殞命於近族事或有之矣

右禦戎十策伏念臣凝凝書生本學俎豆之事區區壯志頗涉孫吳之書豈達權謀徒得糟粕頃聞元昊飽飛朝廷備禦雖蜂蟻屯聚犬羊躑躅仰惟聖慮未忘發軫臣身紆郡綴神馳塞垣不得一至軍前圖上方畧輒此遙度或裨萬分天地容覆日月照被蠢蠕微動各得盡情臣之芻蕘伏望採納

范仲淹西戎攻守二策疏

宋仁宗慶曆元年范仲淹又改知慶州上攻守二策疏曰臣竊觀西事已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全盛絕漠風沙迷失南北扎營運輜重動有抄掠照之巢穴屢阻河外非奇將不能襲至若寇常併兵來援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畧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爲功既不能大振兵威又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煩遠饋久

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
患此守禦之末策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
營思有所補而才識迂昧終無發明今採邊人而成
衆議參之擇其可用亦不敢謂其可用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令具下項
攻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齎回赴闕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
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
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迂遠自
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思據守之謀漢兵纔回邊患
如舊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帥制則可攻之地
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二萬騎兵五千鄜延路步兵一
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馬一萬騎兵一千環慶自選馬步
一萬八千除官軍外諸兵更可得七八千人軍行
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强者賞
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
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
爲城寨以據其地（如擇要害之處以錢召帶甲之兵熟
戶强壯無其土役非奉朝旨令修緣邊城寨臣以兵
方講事務係官閑雜并勸令近上人戶以顧夫錢散
與助工兵士充食錢其帶甲兵士翁然情願諸寨並以畢工）俟城寨堅牢當留土

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之（范全今爲麒麟副使慶曆北都巡撿趙明今爲東頭供奉官梁適寨都巡撿使）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南去桑適寨八十里白劉西去桑適寨六十里）遠寨五十里內五十里）之小至則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謂賊人多不過）田以助之（謂分彼賊勢）路軍馬（謂所用軍兵官員使勇決身死者居其前仕官子孫張建張興王文振宅武信軍節度王守恩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隊張忠郭走張寶）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張璨李緯楊麟劉兼濟張繼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千貫（破蕃差又觀唐馬燧造戰車行則壁壘兵甲器械皆隨車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并就糴粟亦稍足用其）

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臧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臧之居北接戎疆多險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麟州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絕經

過道路已上三處內鄜府一路臣不曾到彼更乞下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爲鎮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爲便穩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絶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赋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遽戍之兵久而不代須是鄉國之望又日給糜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鞋襪餘道不絶國用民力日以屈之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充國其也臣之中令帶[illegible]之[illegible]伐之中令帶[illegible]之[illegible]數年之[illegible]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illegible]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讟之嘆臣昨在延州見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羨餘中糶于官人樂其勤

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徙家寨下
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
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少田處許蕃
以遷資酬奬或
量給與價直　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擇官員
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
充雖鬼狄時爲邊患不能固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
土兵寸手之力以置也固爲守之利也然臣觀前漢
高帝之盛冒有蕭張之勝千里下有百萬之師以四
十萬人之衆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
代代如之不絕其好而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
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
民之故屈已含容不爲之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
議征討以益封彊孝文曰兵凶器也難克所願動必
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令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
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銷距願且
堅兵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兵
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鶏鳴
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
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于律書爲後代法臣謂國家
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

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

范仲淹陝西河北攻守疏　四河北備策

五年仲淹爲參知政事奏陝西河北攻守疏一和策二陝西守策三陝西攻策四河北備策臣等於陝西緣邊頗覘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爲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戎久强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爲天子而還遂與石晉爲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舉起長驅南牧直抵京師虜石少主及當時公卿盡室而去

幽燕遂陷冦中原千古之恥事未能雪國家以生靈之故與之結和將休兵息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變詭謀稱兵燕薊有背盟之約割地之請國家倉卒無備難於用兵遂增重賂以續前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元昊通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固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脩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爲經畧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十年州郡因循

右編補　卷之十

武事廢弛允謀興葺則罪其引慝昨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爲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爲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有材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住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修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屯兵者自來真定府定州高陽關分爲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州兵馬都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處控扼合用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用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援救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畧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事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祗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畧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於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

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制勝之本矣六脩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于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稽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戰或不勝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闕之勢至時遣使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和約大河爲界我既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通京師何以爲計若京城堅完則戎河朔重兵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面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脩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于今京城之脩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矣七客定討伐之謀者彼幽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東乘勝北討

數州吏民望風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
來歲月緜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一昨盟好已搖
安保其往當訓兵養馬寄爲方畧以待其變未變則
我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次其收復使彼
思漢之俗復爲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
千古之耻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于無窮矣

富弼河北守禦十三策疏

宋仁宗慶曆四年樞密副使富弼上河北守禦十三
策疏曰臣伏以北虜自古爲中國患黃帝時謂之獯
鬻周時謂之玁狁秦時謂之胡漢時謂之匈奴唐時
謂之契丹其名雖異其實則一也有民人而不知教
化有土地而不出財貨寒無温麗之服饑無甘珍之
食凡百所欲率皆不足只知有射獵之事禽亟之獲
食其肉衣其皮而已矣於是見中國之盛萬物之富
愛而不可得學而不可及貪惏之性復有趫武則不
得不爲邊鄙侵掠之患也然爲患深淺係其强弱亦
係中國盛衰焉或暫而入寇或連歲擾邊或散處中
原或逐出漢北或費兵力而臣畜之或從權宜而亢
禮之伏叛相倚勝敗不常歷代帝王知其若此不欲
困百姓而外事四夷故有日比之蚕蛮歐之而已復

有日接以禮讓羈縻不絕而已又有或質其子或盟於天或陰之金帛以厭其欲或結之姻好以聒其心自古謀謨之臣運籌畫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者亦惟此數科而已國家初得天下震耀威武太祖待北虜若一族每與之戰未嘗不克太宗因親征之虜勢遂驕頻年寇邊勝敗相半真宗嗣位之始專用文德于時舊兵宿將往往論沒虜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騷乘輿北幸於是講金帛啗之之術以結懽好邑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遣差優然不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爲失策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議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縉紳慮患者謂之迂濶背時大率忌人談兵非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爲憂西北之寇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於是陰相交結乘虛有謀邊臣有奏敵中事宜則猶曰探候之人妄報所以希賞固未嘗聽也蕃使每到朝廷悖慢則尚曰夷狄之人無禮是非異事固不之恤也但只自謾赫佯爲包容其實偷安不肯爲國家忘私任責畫久長之遠經所以縱其姦謀養成深患是致寶元元

平元昊竊發數載用兵西人窮困未有勝算又至慶
曆二年契丹觀釁而動嫚書上聞中外倉黃不知爲
計者竟以金帛且苟一時之安此二邊所以敢然
肆志蓋國家向來輕敵怠戰不爲預備之所致也臣深
見二虜爲患卒未寧息西乏則北助北靜則西動必
欲舉事不難求釁過和則安享重弊交戰則必敗官
軍叛而復和孰敢不許擒縱自在去住無梗兩下牽
制困我中國有何大害而不爲邊患有何後悔而長
守懽盟渝盟擾邊我則遂困不幸凶荒相繼盜賊中
起則彼二虜所圖又甚大矣臣故曰二虜爲患卒未
寧息臣上之所陳西北形勢乃唐室以前夷狄之事
也其後契丹自得燕薊以北據踞自得靈夏以西所
生英豪皆爲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民稱中國
位號立中國家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
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虜所爲皆與中國等而又勁
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
國不及我當以中國勁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古
之夷狄待二虜邪前既輕敵妄戰不爲預備致二虜
結禍爲朝廷深憂今又欲以苟安之勢遂爲無事二
虜各獲厚利退而養勇不數年相應而起則無復以

金帛可啗而盟詛可約也臣向者累奉德音令韓琦范仲淹專管西事命臣專管北事臣才識無取濫膺擢任退自循省何以塞責然敢不强勉夙夜揣摩今輒得守策凡六事謹條策凡七事謹具如左

宋祁知定州上便宜奏

宋仁宗時翰林學士宋祁知定州上便宜奏曰右臣伏念行年五十有六素自寡悰不逮人宜內治一郡習刀筆簿領計校米鹽與佐吏爭課最以報萬分不意陛下過聽乃使守邊居真定不半年徙定武任過所能早夜震惶然常閒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爲國門戶且契丹揣尾五十年習不畏人狠態猶心不能無動今詆欺垂涎欲肆豔者惟定與鎮二軍不戰則進搏深超那洛咋脆撞虛血吻婪婪無有患矣臣所以日夜深計者以爲欲兵之强莫如多穀與財欲士之練莫如善擇將欲人敢勝樂鬬莫若賞重而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强夫耻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忌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厲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鬬猶負無穀與財雖鎮金城定湯壕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糧返以陝西河東爲先

河北爲後非計也夫西戎兵銳士寡能略邊不能深入河東天險虜憚爲寇惟河北不然失長城之防自薊而南直視千里賊鼓而前如莞荏上行故曰謀契丹患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定與鎮無可議矣故臣願先入救鎮定鎮定已充可入救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閒然聚霍然去雲奔飈馳抄後掠前此爲之長也强弩巨梃長矟利刀什什相聯伍伍相遮大呼薄戰此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蹙而去之及境則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以制騎矣臣聞兵貴神速則閒使我用其所長虜雖突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躰也勢不可離今爲二恐謀之未詳自先帝爲一道帥專而師不分故定棰其智則鎮撫其脅勢自然耳今其顯顯有害者屯寨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壘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臣請合鎮定爲一路願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爲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無苟且意策之上也惟陛下與中書樞密院當安慮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殆矣河東馬强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走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契丹之惰若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臣所論增步兵及入穀分兵隸裨將等諸條件目繁碎要待乃筆吏委曲可曉臣已便條言之輒別封上至擇善將多蓄財乞委樞密院三司條具以聞臣一諸生弗知軍旅事偶有所見不敢隱特以愛大恩思亟報也恐議涉迂暗有司疑誅臣更乞付臣令悉意條陳然後施行

宋祁進禦狄論表

至和二年祁又進禦狄論表曰臣以皇祐四年秋七月待罪成德軍五年二月改定武軍皆無本路安撫部署兩司此河北極選賢士大夫日夜所望立功名者也臣其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不省少服儒業幸得秉筆代天子制令奉職弗稱遂用外遷不謂尊號皇帝陛下擢自疎冗付以劇使俾專一面護諸將貴重體雄日靡皇寧出入三年無毫髮之報竊以持兵擁甲野戰乘城皆非臣所能勉加體力早衰年向六一謀不逮遠識不先事姑奉陛下經武之略根然汗發于背然所至詢疆埸事所以制賊大畧目見耳聞

非得臆揣輒次爲禦狄論七篇其語不文以便事也
弗泥於古從權宜也直取今日利害決爲可行也不
足示後時異則計有所不用也伏以中書樞密院皆
忠力大臣謨謀閎深奉承聖笇明燭萬里敵無遁情
臣今所上乃廟廊殘計策牘弃語猶敢胃昧上陳者
欲明邊臣思不出職亦上佐朝聽勞蒭千慮之一無也
干冒宸覽臣無任慨羞戰栗之至其論謹附表投獻
以聞臣某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篇之一

客問臣子爲陛下守中山直契丹西鄙天下精兵處
四面弓矢當面射最先漢戰自先帝咸平以來常以
重將鎮統子今出入三年頗知賊情僞乎臣應曰太
守本諸生朝廷不知臣愚謹護諸也未嘗履冒陣
又無橫縱之辯王霸之略能論賊乎雖然傳曰知
彼知已太守誠不省粗能奉其凡客曰願子無讓請
以今事言之竊聞西羌與北虜解仇申約復爲甥舅
信乎臣曰契丹使一介叩朝廷言夏人臣順事驅馬
羊納有司果信矣然則兩賊合而無隙彼將連衡以
擾二邊奈何臣曰合則有之隙未平也契丹地大兵
衆而很羌地狹卒寡而精以大臨狹則羌弗獲已而

合以精抗猥虜何敢安受其臣哉且虜酋與羌兒戰一不勝殺卒二萬餘虜主倦自脫北築威武金蕭等城跨河而守者五年矣訖無尺寸功是虜窮於侵而羌倦守矣故畢辭厚幣以休兵甲之勞羌非眞畏虜原本欠了女鹿金錢多故忍隙而連和以軋吾境欽劫係藥各飽其私安得不合臣曰不然如客所謂茲易與耳國家歲棄金帛五十萬與北狄以五萬與西羌彼有背盟爲不臣者我將五十五萬固不出境若陰以十萬許羌人赦其罪以撓之彼必與中國合還兵而抗虜海矣西擾且狼狽不敢前我又陰許還北虜三十萬與之平則二賊之仇結不解矣狄之怨必嫁于西羌西羌之怒且衛于北朝廷安覩其禍以虛饋粟二門重輕何所患哉客曰羌人自元昊以來勢始張國稱而兵寖離與合恐不足爲重輕對曰不然元昊善用兵其左右皆賢故數亂西番未嘗少衄焉雖挾勝而不敢不來臣知事大之體也既父子戕死而諸酋扶孀嫗抱嬰鴟南面而朝人惕息相與守舊君法無違德南抗中國東支契丹養馬按兵自如四隣不敢侵國中有年無疾疫死亡意者天假之幸是且將興烏得不爲重輕哉

篇之二

客曰子謂契丹與古孰強臣曰耶律一姓王二百年今其衰也歟客曰彼無奚黑水高麗達靼新羅數十國薄海而東南包燕薊肥腯之地擊養膘膘戰戰林林重穢北荒與中國爭長六十年今又得西夏而臣之何云衰耶臣曰客詎其表不責其裏請爲客道所聞虜主[illegible]其弟忤剌好戰木許傳國故盡以冥契丹兵屬之虜主有子且長更爲王以燕薊華人屬之然其弟常在帳卑漢數諫犯中國子常佐漢鄙狄願與中國和又寒老嫗在焉故虜主依違不能有所決

華人之轄政者皆以主與子年長之當國者附其勢是此虜一軀鎮爲二衰雖然有如君長亡日狗馬病猴爭鬬往往有焉能稱下爲君臣乎能爲君臣無疑忌乎華人之轄政者皆以主與子年長之當國者附其勢是此虜一軀鎮爲二衰雖然有如君長亡日狗馬病猴爭鬬往往有焉能稱下爲君臣乎能爲君臣無疑忌乎華人之轄政者皆以主與子年長之當國者附其勢是此虜一軀鎮爲二衰雖然有如君長亡日狗馬病猴爭鬬往往有焉能稱下爲君臣乎能爲君臣無疑忌乎華人之轄政者皆以主與子年長之當國者附其勢是此虜一軀鎮爲二衰雖然有如君長亡日狗馬病猴爭鬬往往有焉能稱下爲君臣乎能爲君臣無疑忌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辮褫裘慕爲華風時道詩書語竊問儒者禮樂等事爭貨紈綃織縟之麗楹茗辛馥之奇以相夸尚此貿誼所謂五餌壞其耳目腹心者也客曰五餌等誑班固誣以爲疎子何據之臣曰然誼於治體深故其言與其事久而効固俗觸也見誼不爲文帝用便以誼爲空言固則謂矣且自古戎狄所以強中國者隨水草無常居耐霜雪以鞍馬爲家此其勝也居城郭耕田織也善相攻殺人者取償而止有罪也射狐鹿免塵飲其血服其皮脯肉而襏之此其勝耕歌田鑿也善相攻殺人者取償而止有罪則陳兵而誅然皆集此其勝文檄簿領也生能挽弓傅矢帶刀劒搖妻弱子皆習熟此其勝營伍義督也不知道德仁義制度文物君臣並肱而踞情一而志通此其勝禮文親疏嫌疑等差也今則不然反殺而强仁反戰而崇和弃脽腊甘餐熟美衣食酣聲樂所以勝中國之具者一切喪矣是耳目腹心壞而不復完徒操虛强以搖中國太守知其無能爲也

篇之三

客曰景德契丹數寇河北我諸將謀必敗戰必走何耶虜既負勝由是鼓而前破五六城突魏觸澶蹻跿

無所畏子識所以然乎臣曰識之中國失虎北之隘
自幽而南地如衽席然何承矩始畜陂障建屯田勝
而畦之限賊馳突然東不盡海西薄常山數百里輒
止外無所阨故賊常掃穴廬而來厲壯馬走平地以
大衆加中國其時也馬適肥士適飽人人貪抄劫之
利氣適無前我諸將常迎其銳薄之又以寡抗衆故
虜常勝吾常負失所以制賊之術也曰然則何不待
其氣弱而後戰臣曰得已而然哉夫大將在外必有
責臣監軍責臣見賊至不課彼已强弱不待便利促
其將使關門而敗閉壘不敢出矣然後賊以數萬騎
繞虜信安莆二軍嬰保州則定武僅能自守賊精兵
猋瀛冀犯滹趙瀛冀自不支其穿西山而出者繞鎮
右行鎮兵雖急戰不能禁其入由是蹂邢蹦洛而睥
睨澶魏矣客曰策安出臣曰在擇將以閫外事付之
夫任一則權不分故外不見脅於中上不見狐於下
值隙而後攻逢利而後爲可而奮不可而止避其銳
間其墮邀其歸厭其所不能無促以功則功易成無
必其期則戰易勝此亦一端也客曰未也請衍而申
之臣曰虜人之來因糧於漢聞景德時大賊固營不
動而游騎四出發窖竇略馬牛係老弱劫樵採旦而

出夕而內之軍中仰以濟師當此時諸將熟視不出一卒以乘其斃賊由是肆然燔室廬殘邑聚逮於講和河北爲空此一失也又詔書勑諸將逐賊無深入及境則止故賊勝則驅而進不勝則不畏迫是時虜塞之人按堵而吾鄙不聊生矣此再失也夫戎虜安知道德仁義靦靦然其人面而狗腸也惟勁鏃遺胃長刀築脅乃怖耳當鈔騎之出我若以邊人邏士遨之或虜其左或亡其右或林伏垠掩所不防但令無所獲而走不過五日七日衆饑師老矣以吾飽乘賊饑何攻不破何擊不北耶賊之入塞掠吾老弱畜產若干我伺其便以五六月虜馬瘦弓弛勒偏將出塞虜其部族牛羊亦若干相當輒止虜所恃以爲富者特幽薊耳彼能奪我河北吾一支癰也我能殘其幽薊彼一軀廢也若是則虜懲艾計轍必不敢輕入而爲寇矣漢武帝使衛青霍去病深入塞闕斬匈奴首級最凡十四萬而已北虜遂衰此驗也曷質也故曰不殺不怖不傷不刈不得其當不止此上術也客曰太守計雖審然與嚴尤班固之說戾而不合何哉尤之言曰周秦漢三家征匈奴未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

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故天下稱明固之言曰
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此聖王制御蠻夷之
常道也臣對曰尤固皆中人俗儒不足與論天下計
彼特得皮忘髓齧肢遺臆而未知禹腴也唐牛僧孺嘗
詆尤以爲禦戎無上策秦爲無策非是世謂知言夫
戎虜隂以禽獸畜之盡固所宜是不可以道德仁
義化也道德仁義不可施無上策矣必以強武服
之所謂武未有不威之以武秦漢是已然秦
與漢自以他失爲後世證病於計罔奴不爲無功尤
盛焉宣王以及境則止爲明非也宣王與厲王之後
不能中興不美不追賊也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伐而克非道德可化章章矣故曰來則懲而御
去則備而守殊可曉惟必如此言是兵常在邊而弛
甲無期矣故曰尤固不足與論天下計

篇之四

客曰虜之來常因吾糧故朝廷以清野困之常獵吾
民故堅壁挫之今日北邊高城濬池樓櫓堅密比景
德有加焉一日契丹送腰領其可以制賊乎對曰能
得賊未足以制賊也吾野雖清吾壁雖堅若鎮定兵

不出賊猶敢負戍馬足直驅深入擣虛而奪人氣也
曰然則奈何曰虜中軍其大纛常白將我若使鎮定
兵從之與相上下吾常堅車四輿出輕騎援其側擊
其缺夜譟其營彼求戰不得欲不能下掠無所獲大
衆老而罷吾因其罷而擊之無不勝矣前日虜人
犯定軍夾唐河以陣虜不能勝因拾定攻瀧破其外
郭又不能克乃直走澶淵是爲定軍尚未出也由此
觀之吾失在不戰矣大守是以知今日邊臣專脩守
械不爲攻戰計本足以制賊也客曰然則今日樓櫓
城壁器械糧於其時臣曰不然祖宗時有北復燕易意

者不專於守今者專於守故敵益高壁益深勢自當
然非今人工非人也必欲以今日朝廷分河北爲四
路可以經制乎對曰甚善但無事時講師徙撫風俗便
事之宜治其偪近敵境者使能否點時而立其效過異
時遠甚一日軍興猶須自河北安撫爲大使統而一
之乃可責功又鎮定不可裂付二將宜及平時并爲
一路使將佐部分有脣指之勢輕重相權誰不曰宜
滄州東薄海南倚濮　界視淄青北與房接其間漢
房弃地各數百里土鹹鳥水泉不可食夏蚊如雲不
可居也至冬雀蕈際天敖細商賈未嘗行故朝廷輕

其戍列數堡而已景德之後守臣廣陂障蓄水接海又貫河限其南是以議者超然不以滄州爲劇地自河決橫壅商湖游波紆浸貝丘盪永靜環海而北破乾寧悠肆妄流以入于海凡游塞下陂水數百里皆爲平地則瀕　淄青失河之險未有以特也我未有時則啓戎心故賊不可不虞也是宜權建滄州爲一道以扞東鄙戎賊之謀然止十年計河復用道滄可廢矣客曰塘水之險可特乎若開議者或謂不然對曰塘水東西袤六百里南北其濶百里或五十里夏浪冬冰淺不可載舟深不可亂而濟足以挫虜騎突怒省亭堡之勝也然議或不同何哉蓋語塘之利者不列其害謂害者不該其利是以聽之似可用質之似無有也客曰其害奈何對曰若干地淺若干尺若干地掘而深之若干尺相錯如繡是謂深不可度馬淺不可載舟也後人忘向時之制者詆無涯之害因忘設險之利也客曰若何而可曰惟因霖潦時漲而廣之故壞民良田無有涯極而議邢鎮定皆西倚山水泉悉輸東北其地西高東下若建瓴於霤然昔之爲塘必掘而浚之所以留水也今若案舊法爲塘之限闊不過百里狹不下五十里隄

而限之亦足制北虜之入爲中國十二又得良田還與民則利害曉然判矣客曰可爲無窮利乎曰百年計耳水潦自高而注者必歲淤而月厥如今不掘而浚弗出百年爲平原矣

篇之五

客曰北虜貧其衆中國常爲之屈將天運乎亦人謀有未至耶臣曰儻者不可拾人而言天意者謀有未至耶臣曰儻者不可拾人而言天意者謀有未至耶臣曰儻者不可拾人而言天意者

邊何耶答曰奚丹君臣合謀以爲取二十萬于我爲無名謂我且嘗膽以圖其國刷恥取償焉是以歲閱馬料衆治橋路郵舍以自張大示將狼貪無厭者外又挾漢爲重制服諸戎太守固知虛憍而實衰也客曰如此何計而宜劉曰莫如自治所謂思患而預防者也今朝廷莫俊林立豈謂無人但莫適任患故功不立禮可廣入也而便雜曰改法下不信則塞下之倉庾空財可預積也而有司辭以用乏吝而不出則塞下之府庫空馬可孳養也議者吟阿曰推月引苟安其任終不肯盡力則塞下之牧廠空不止二空又有五可誚騎軍多馬少二分其人馬才居一士既不可爲步是畜無用之兵一可誚河決澶滑橫流不制壞陂陣破曹掾大民所恃以爲防者又破滄州歲貴七十萬朝廷玩之不爲塞二可誚舉河北義勇且三十萬著令歲一大習盡一月止用古一時講武之義而州縣避事或歲未稔民且困卽罷之又惜數萬碩之廩歲爲此言雖有教閱者不爲部伍行陣如小兒戲卽止又流亡物故皆不補十耗三四自謂便民民之便國之不便也三可誚緣邊守將輕授而重任之重任而輕易之衆皆知不肖而朝廷謂之能見教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狀而歷任累其年一日警急是輩異懷奔走敗軍損國者也若廼公忠材優猶靳然風采士不肯衰衰雷同欲卑爾自立時或有之但一失意於衙命小臣則飛奏朝廷毀使內不能自明上有以爲惑一紙詔移他路矣是以不材者在而材者去四可謂近年議邊臣公用錢尤急計校出入剖粒析毫監司督察急爲威峻至於探候間諜無所得貨寡名譽不能入賊境比蕭德吳湛等皆西人之和足及察衛尚未得其奉使意此廼所責小所失大五可謂故口三宥罪早實五謂宜速除宿安慮危之至計也然朝廷每得虜人一好言便釋然高枕至邊戍者罕復報下得一妄語焦心不終日督切邊臣宣勑紛然此似未盡其情夫用兵以狙詐爲本几不足示人以有餘強示人以弱兵家常策也景德時北虜簒兵深入豕突澶淵先時令王繼忠累表乞和兵益急表益來會伏弩射殺賊將虜母大懼因遂謂好先帝不窮其弊而與之盟此已驗之效也故得賊好言可聽而不可怠得賊惡言可防而不足懼不懼謂何自治有素矣

篇之六

客曰虜常籍諸戎兵虜卷來寇故河朔之勢不支子

何以禦之苟如子之策可決勝乎對曰大衆不足恃也貴取勝者在中軍而已中軍不振諸酋長且土崩瓦解衆何賴爲夫鎮定在河朔兵第一今使悉衆從賊中軍與相進退令瀛魏軍當酋長縱奇兵擊鈔騎河南列屯營謹守澶淵餘州皆清野以待不逾月賊必饑饑必求戰我畜銳不發以麾酋弱卒嘗之待其爭而置則整師犯之無不敗衆塗地矣然中國不用兵五十年軍有所未習先屈而後勝未可知用之數年習知委曲則士心倏而樂鬬矣士見所得財珍馬羊皆自取也所上首級原賞也死事者卹其後奔怯者

事寡寡必戮罰信而賞明則士氣銳將謀果人心定不止禦自來之賊可北圖燕薊矣夫燕薊契丹恃以爲强也故太宗已平河東而先取幽州聖謀深矣故不復慮北契丹不可爲時所臣咨曰予言太高恐不爲時所信且陛下爲四海屈已斥銀幣五十萬爲年賜使者賀正月慶誕曰廷勞答貺又十餘萬西夏亦十餘萬大底直百萬歲弃之二垂安天下元元德至厚也予欲輕動干戈爲國生事非策之宜對曰唯唯太守所云非謂欲朝廷舉兵討也直因其來寇而豫爲計耳賊之南牧必先犯鎮定邢趙瀛魏以地平戰易民富

有易擾而多獲也所在發掘鈔略終無顧巢窟意夫賊留吾境大衆不輕動吾可用奇矣若令輕騎挾半月糧出河東以殘雲應出雄州以襲幽燕治戰舸數千載半歲食出青萊浮海以動營州縱諜者告賊能安然不畏乎比賊之還吾輕騎戰舸歸矣故彼歸我出我出彼歸不數年賊山川險要無不宼則彼自保不暇矣朝廷又出寶貨募使者走間道賂新羅達靼黑水等諸戎以諜士隨說之許以重賞劒與之平使叛契丹彼不從必露言於賊賊且內相疑若聽吾命賊固失援矣此皆伐謀紓難可先計而後用者也

宋仁宗景祐元年歲得五十萬庫積充滿安肯自[illegible]之來不過[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朝廷坎不可必之勝[illegible]肖殆有是矣往十年爾答曰今者虜君臣皆不得之今若縱兵鈔略所得財皆散於下有功者君又將傾府庫以賞然則違盟而戰下得所欲上喪所蓄君但有勝負之虞將何事焉太守策之此北虜所以遷延自安未肯作反計昭昭矣

篇之七

客詰曰子策契丹不反然子之在中山所統九州軍脩樓櫓濬壕隍畜糧增馬勒部伍無日不討於兵何不自安對曰客言非也兵家有云無恃敵不攻恃吾所不可攻也賊雖未叛吾備何得弛乎常治所以待亂也不虞是其可虞也前所謂虜主房其子長也而分又內德一日虜主狗馬疾斜與子必爭其位爭而勢分有弱有強強者必我賊習知邊鄙怯懦之狀者怒不許弱者必我賊習知邊鄙怯懦漢地富有故攻所易攻自守雄不可不爲之備又其分得國必恣任悍兇剽劫于邊左右素不慊者將

主或雖不保終要有所忌朝廷尤須以兵鎮撫所謂亂也虜人貪而好利其主賜予皆自取衆胡喜日夜馳且從之約曰所獲人畜財貨盡歸汝等自取衆胡喜日夜馳且南向會與虜和各罷歸衆胡皆惠曰欺我使來因大掠幽薊間數十縣去契丹不能禁也今虜主再遣王綱約諸國僧師皆曰又欲如前欺我乎不肯出兵故去年八月遣使叩塞告與西夏絕正言甘而禮厚以反謀未成爲詭計詠朝廷之北虜耳異時能得諸戎兵即又尋隙責言肆其沓貪此謂可虜也故太守欲朝廷自治以待彼亂常備不虞奚待可虜也又況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出貲百萬賜二虜此寧無窮吾子孫計耶水旱疾疫古今代有假如萬分一中國遭三年之水旱數千里疾疫南方治課不登而上取無涯之財塡沙幕之北是自困天下者也天下窮則厚取於民厚取於民則怨怨而不亂者未之有也彼將乘吾之困民之怨吾所輸恚氣直辭歸曲於我此不謂倒太阿假賊以柄乎太守開畏時縣官歲與銀皆還入漢邊相貿易官得什六歲益三四則略足自慶曆後虜禁止銀不得復入邊州且十年此欲困中國非一日計也自和盟以來歲與三十萬者四十年五十萬者十年契丹所得銀幣凡七千百萬矣春秋許夷狄一而足有如他日賊仍歲又欲如慶曆時增歲入之物與之盟乎故其來也自必治其來物兵曰威武示之如前所陳者乳臭一夫耳其來也自必治其來物兵曰威武示之易臣有所賜與不遵馬番之後世而易遵馬

呂陶上慮邊疏

宋哲宗初殿中侍御史呂陶上慮邊五疏其五曰自周而下戎狄之勢稍抗於中國而朝廷時有遣將用師之役其見於載籍可得而擬議者在詩則有采

薇出車狀杜六月采芑江漢常武之類分別二雅而
采歌之至于齊桓以大國之資起爲盟主而衛王室
其於戎狄最疏有功雖春秋實予而孔子稱其一正
天下大旨事務攘除驅逐而不使之有損於中國亦
不以四夷爲重輕漢氏初興大亂甫定羣戎之患屢
起故其計議所施由於一時之不得已而以和親爲說
於是中國四夷之分始交而失其別及乎積久而國
家旦夕憤育處狄之爲患是以才謀智識之士探窮原
本而務爲遠遠之策志在力平邊鄙之難而不欲使
之一日輒犯於中國其思慮精審而規模恢廣雖時
異事變亦可倣而用焉欲時設一官以主蠻夷之
事使吾日理而彼日危矣衰衰乎二長互餌而係其頸
命予家爲一國而處之塞外此賈誼之術也夫欲徙
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勞塞下之民父子相保而
無係虜之患則與東方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
功相萬矣此鼂錯之議也夫欲度差虜故田及民所
不襲願罷兵分屯要害以農事益積畜省大費以
待寇之自斃此趙充國之計也夫欲令隴西以北定
安以西八郡之民罪非不赦者皆得輸粟於公以贖
其過且廣邊備而爲守戰之具此張敞之言也今二

虜之釁中國以爲大患而百官不尸其責疆埸之謀
日勞於吾君吾相之念慮而未聞成功天下之務或
委廢而不暇脩講則孰若特建一官以專其任使之
廣詢博聽竭其智力而辦之哉此貫誼之術可施於
今日也三邊之地嚴於折敵一夕不敢怠備而士兵
無幾聚四方兇悍不逞之徒坐食塞下如寄於逆旅
之中而督以殄寇則孰若募近塞願徙之民及以罪
而遷者一切寬假而命之久安於彼以爲樂衛哉此
鼂錯之議可施於今日也一方少警則四海有饋餉
之勞歲給月斂勞民以養不耕不戰之卒而勢
不可已則孰若募人爲屯以實塞下之閒田而助足
兵食之利哉此趙充國之計可施於今日也不惜國
家之公利召富商入穀而給之倍償以王官易民之
錢刀假浮屠法以度非類而爲僧邊之備則孰若貸
民之輕罪而命之以粟贖遁且有紓於急貫哉此張
敞之言可施於今日也臣竊惟方今之敝蓋危而後
爲之謀及乎暫安則置而不議皆苟於一時之利而
不若古人經營之久以圖其功於永世故也惟吾君
吾相深思極慮參求古今之宜而慎其施設則四子
之策孰云無補於朝廷乎勿謂其區區既往之陳迹

而不之考也

李綱上言高宗

宋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於野者必盛僮僕勵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爲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亡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以畀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兵可用者今日舉以報今日之恥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嚴虞害防患之計不可暫輟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

皇老六宮而北之矣遍名列邦昌僭位號其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于外必爲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爲中國變端其意不難知也請日輟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及者留彙以爲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爲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脩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

禦其齊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脩軍政吾無患矣臣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爲兩道由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川陝由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爲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畧之辟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絶之不然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已惟陛下熟計而

幸察

募兵論防江利害劄子

宋高宗紹興八年募兵論防江利害劄子

使又論防江利害劄子

無必勝之道孔子曰我戰則克夫以至仁伐不仁孰敢與爲敵此理之必然猶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不貴盡用其勇者是無必勝之道也故堯舜伐有苗而至于三成王周公征淮夷而至于西雖終至於克服殄滅然其初猶有待而後成者蓋不以所可勝決其所必勝聖王之功也伏見黠虜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盟罪惡已盈天地所不能庇覆鬼神所不能容忍墜下諫槙寬慈包藏涵養之久至使溢而自覆玩而自狹今猖蹶以來攻城無所得掠地無所據兀术親敗亡而去諸將偏師所指捷奏交上是誠滅亡送死之日也秋期已至我所可勝者雖其埋甚明然犬羊姦詐用意不測其爲必勝者亦不可不審臣誤蒙聖恩總帥一道留鑰所寄王室是賴敢不思効其職竊惟今日之計不過有三其大曰過河次曰戍淮又次曰保江日者既命四大帥以三京兩河招撫招討矣若乘此屢勝之後虜果沮撓我師分道並進直抵京師

江步多畫作漲落之江中使魏人遥望知畏者權之策也畫險不能自固古之爲守者豈無奇秘不可及之事我之人力勝而彼不能奪彼之人力勝則我不勝守而所謂人力勝不勝者在其所施設用意不用意之間而已故臣竊不自揆妄意今過河之策朝廷已付之將帥而長江守禦參古驗今使州縣協力講脩其職預爲萬一之備者臣之職也敢不以身先之其道不必便有興作但措置

有定議控扼有定所上下知所戒而不敢忽遠近知所恃而不敢怠正使賊即掃蕩猶足外爲聲援以佐大軍設有緩急皆無逃吾之術內則吾拱手以待其斃而也是以輒敢先事有言昔曹丕既退孫權以情語蜀使曰孤土地邊外閒隙萬端長江巨海皆當防守所有防守職事朝廷前後方略所知也而況於今日乎所有防守職事朝廷前後方畧約束案籍具在臣已撿會擇其所當施行者畫一條劃別具奏陳而迂疎之見淺陋之誠復以冒達天

伏惟聖慈俯賜詳覽

李光乞措置防江劄子

宋高宗紹興十二年

臣伏觀建康古號帝都非獨取其形勢之勝而已蓋大江天險可以限隔虜騎戰不足而守有餘也自六朝以來歷年數百雖元魏北齊之强竊據中原橫行天下而不能加兵窺境者豈其力不足哉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紀陟使魏晉文王問吳之戍備道里甚遠難爲堅固陟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不過數四猶

人雖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不過數處耳
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孟子亦以天時不如地利
今濁河長淮已入敵境所恃者獨大江耳若又不守
專主避狄之謀可謂無策矣陛下駐蹕會稽江浙今
爲根本之地進足以戰退可以守者莫如建康臣不
敢遠及上流姑以目所經江南所當守者言之自
建康至姑孰纔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
寧鎮曰銅陵夾口采石曰大信口其下則有蕪湖繁
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篠之場或碕岸斗絶水
勢湍悍難施舟楫爲今之計莫若於諸隘屯兵積
粟各命將吏使各總地分調發儻近鄉夫使州縣各
自部轄併力守御參以屯田之法隨地之宜置砲架遇有警急殲
弓勁弩矢石俱發田畝之事力以老其衆勞
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如此者臣愚伏
望聖慈更下臣章付三省樞密院大臣參稽衆議或以
爲可行乞精選大使那移將兵就建康屯駐據險守
要衛護王室經畧淮楚庶幾緩急之際不至仰貽君
父之憂人心固而士氣振矣實天下幸甚

張守論防秋利害劄子

殿中侍御史張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曰臣準本

臺牒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雖已措畫尚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臺諫事官條具利害實可施行事聞者臣伏覩朝廷措畫防江利害止是江南一岸事宜臣以謂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何以言之江北諸州類經殘破無兵可用無糧可食他日賊若自京西進則賊據城市修器械具船筏與我對壘磨以歲月爲惠實大臣按曰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也然而江流綿遠南自荆南而至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當國家傷殘之餘兵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寇攘未靜誠亦難矣今日之計當併力招捕淮南之寇一面措置防江以爲門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民爲可棄也置度外也夫江流雖遠古人以鴨鴈之一身當其衝受病而備禦風塞不過數處最急處所隨所緩急使賊由襄陽荆南順流而來則南岸之兵及水軍戰船如今所畫之策可以禦之矣若由京東而來則當禦於[illegible]西而來則當禦於[illegible]和以斷其渡此皆所急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錢糧付兩路制置使同守倅監司帥以民兵相地形之險易隨宜措置務要明遠斥堠預知[illegible]

之計可行矣古之都江南者豈專阻大江之險而能
卻敵哉亦必有制勝之道而强弱衆寡蓋不論也苻
堅以百萬之師而窺晉室自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可謂强矣晉令謝玄兵纔八萬乃絶淝水決戰而勝
之今使賊由京東西淮南爲南渡之計則當効東晉
之距苻堅然後爲得也曹操入荆州得船步兵數十
萬而下會水陸俱進可謂强矣吳遣周瑜纔精兵
三萬迎戰於赤壁而勝之今使賊由漢江荆南上流
爲南下之計則當効孫權之距曹操然後爲得也若
區區自守江岸不爲進取之謀竊恐未爲得策又

方今人長技唯是鞍馬彼捨鞍馬從舟楫已非所利
我汎舟師樂之則以我所易攻彼所難擊於上流誠
爲全計若廬壽光楚泗新黄舒和不能防遏或不幸
而渡江則亦當急擊於中流使不得濟若其及岸則
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
洶湧而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江亦
未易渡也所可深慮者將驕卒惰望風畏敵人未
至曳兵而走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恃也今必上自
御營使下委制置使督厲將士三令五申上下連接
左右應援一有逃避不問大小衆寡必正軍法然後

此獘庶可去也且以前日諸處郡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皆當正典刑也今雖至甚者不過貶官二等極止放罷編恐他日賊至皆不復固守矣前日所遣將帥或不戰而遽返於中途或無功而徘徊於他路皆當正典刑也今既置而不問又從而超加爵秩極於尊崇竊恐他日遣將亦不復拒戰矣此在今日最爲可憂臣愚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論以前日逃遁失守逗遛無功之人蓋緣朝廷已前號令不明失於申警聊示寬恩以責後効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玩法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於此狂愚之言惟陛下裁擇

翟汝文條具虜退利害狀

高宗時聞知政事同提舉修政局翟汝文應詔條具虜退利害以聞臣伏見皇帝陛下駿發德音咨訪群臣憤金賊之狂狡悼中原之頓覆使羣臣各效計策又恐臣愚不得盡言也復詔之曰君臣之間期於無隱豈非悔東隅之已失念覆車之當戒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用心也顧臣敢無辭而對

謹啾死上三策恭惟朝廷已事之失無遠畧無定論無腹心三者國之大事其餘不足陳也臣聞自古及今狄之亂未有如今日之酷昔西晉之亂元帝建都江左復興晉社雖荷堅石勒數雄之强不能睥睨以守長江設險之固用一時人物之傑故能保有疆土傳祚累世自金人渡江飲馬以至于海蹯躪中國肆意所欲乘輿遠狩越在秦隴其禍亦云極矣改元至德收復兩都不二年間相繼底定自建炎於今九年矣頻師南方卑濕之域唯恐深入遠引之未至陵夷以至今日豈唐安史之亂六七年間而天下已定乎此每歲防秋則相顧失擾謀避狄之地至於此哉宜乎論臣聞古之爲國者必先有役一世之術秦人欲并六國則悉國人趨於耕戰秦人非耕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是故國以富强卒并諸侯且非獨秦也勾踐之取吳陳文帝之取陳必勝之計已定料敵之謀已審以次而行之自建炎以來天下日苦於兵生人塗炭而朝廷無一定之論禦戎無堅決之策乞盟於猾虜者冠蓋相望已甚

屈辱矣而裝糧坐甲兵未嘗得釋養兵數十萬竭民力以供億可謂困矣而每歲講和兵未嘗出戰攻守之計紛然未決事之殊甚曾不得免臣故曰無定論謂是也又其次曰無腹心之臣相與朝夕論議圖事揆策如出一心如左右手昔唐武帝平吳舉朝以爲不可唯張華羊祜贊成其計夫舉天下不可而不能易三人之可則所謀與所聽審也唐憲宗伐淮蔡舉朝以爲不可而憲宗所恃以裴度武元衡澤潞舉朝以爲不可而武宗所恃以李德裕裕朝廷苟有腹心謀慮之臣人主得以爲固天下恃以不恐自兵興以來陛下之所取計者誰也所任事誰也所與朝夕進見而納誨者誰也前此非不委任將相矣敵至與衆同懼敵退與衆同喜如斯而已臣聞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必欲爲天下得人此前世之君所以日夜焦心勞思而求也今群臣泛泛如河中之水則陛下孰與圖今日之事乎臣故曰無腹心謂是也陛下誠能選任大臣責以恢復拔用能將隨所指顧誰敢不力合天下英豪之智力以誅腥膻島夷之小醜豈其難哉伏讀詔語虜勢既屈潛師遁逃念茲郤敵之功圖爲善

後之計臣愚以此知陛下未嘗一日忘經畧也向非陛下赫然獨斷親出總戎指授諸將控扼江表則虜人徑卷甲渡江如往歲久矣此上天助順而宗社之福也然臣聞今者虜騎之退以國主之亡非諸將力戰而勝虜騎折北而逃也向使虜主不亡使劉豫蹈山東之禍以專制諸盜敵人濟師驅犬羊之衆以分守淮甸百姓之財竭於供饋敵力已窮矣諸將之兵久於暴露師已老矣欲進不能何後之善哉此臣之所甚懼而憂也臣料今日之廷臣必因賊虜自退而訟言戰討因詔旨詢訪而爭言用兵夫善後之計莫急於兵將財三者先有一定之論必然之畫付之得人而後可爲也臣愚不識忌諱謹昧死上封事惟陛下

蔡戡乞脩江陵府城奏

孝宗時蔡戡乞脩江陵府城上奏曰臣竊謂南北既分荆州最爲重鎮自古必爭之地北得之則據襄漢要地以圖北方故上流以制南土南得之則據襄漢要地以圖北方故曹操平荆州於是乎有陸口之師晉桓玄長江之心乃多脩舡舫孫吾孫權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及周瑜鎮江陵於是乎有長驅中原之志乃說權

取蜀得蜀固守其地北與馬超結援瑜與將軍還據
襄陽以蹙曹操北方可圖也權嘗以荊州資劉備而
周瑜力爭操聞大懼爲之墜筆備果請以取蜀遂成
鼎峙之勢其地自古不輕而重明矣粵自鑾輿南渡
以來號爲衿喉之地陛下聖謨神畧經理淮漢規圖
中原餘二十年朝廷之上帷幄之中朝講夕論左計
右畫慮之熟矣向者城襄陽而戍之所以爲江陵之
蔽壁之人聽襄陽手足也江陵衿喉也京師腹心也
手足所以爲一身之衛若執其手是則衿喉何恃扼
其衿喉則腹心危矣今襄陽有城可守有糧可資有
器甲士民各厭兵不過萬人況自隨郢間道可以直
趨江陵厥以一軍牽制襄陽而輕兵取江陵襄陽之
戍自分兵而爲之援又不得乘間而揣其虛僅
足嬰城自保而已江陵城兵寡弱將何以
禦之是不戰而自屈不攻而自斷也江陵失利吳蜀
斷而爲二長江與我共之順流而下如高堂之建瓴
水豈不殆哉蓋自辛巳北虜敗盟逆亮狂悖視長江
猶衿帶之水直欲長驅而來但遣偏師劉萼以十萬
衆耀兵江漢以疑爲師初無意於荊襄荊襄遠於兩
淮輦運難於轉漕故敵人去難而即易舍遠而就近

今既不利於兩淮矣豈無謀臣策士爲之畫計而改圖此不可不憂者也故善守者恃我有以待之無恃其不來恃我有所不可攻無恃其不攻爲今日之計莫若脩江陵之城增襄陽之戍扼險不過移東實西哀多益寡在陛下一顧盼之頃耳則無益守禦大脩則不免勞費天下之事當計其利害之輕重無問其工役之多寡而有利於國有補於民雖傾國脩理民力可也如其不然雖役十夫費百金亦有所不可今也城要害之地爲悠久之圖小費而大利斬勞而永逸亦何憚而不爲乎臣嘗計之竹木取於山埠灰取於窯工役取於軍費可省半不過萬二千緡耳萬二千人更休日役六千人用工不過百萬半年可成臣區區之愚欲望聖慈斷自宸衷給降行下令于三十萬道擇將帥之材者委之工役材料則責之戎司錢穀出入則付之總司事干州縣者則屬之帥司使之互察而協濟自今以始預辦竹木埠灰應用之物一一備足來歲十月鳩工次年三月可以訖事凡樓櫓雉堞高下闊狹與夫防守之具悉如襄陽之制庶幾可以堅久荆襄二城巋然相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足以壯上游形勝之地絶敵人窺伺之心不特陛下高枕而無西顧之憂抑亦國家萬世之利也若夫玩歲惕日循常守故憚勞惜費因陋就簡以苟目前之安事至而圖之何嗟及矣臣冒貢狂言罪當萬死惟陛下留神省察不以人廢言天下幸甚臣無任惓惓憂國之至

辛棄疾論江淮疏

辛棄疾論江爲險須備兩淮上疏曰臣竊惟孝宗時辛棄疾論阻江爲險須備兩淮上疏曰臣竊惟陛自中興以來駐蹕臨安陛江爲險然江之爲險須藉之陰蓋未有無淮而能保江者自古論北分雖不一唯陛下宜聽蓋兩淮緜亘數千里勢如張弓若虜南來東趨楊楚西走和廬荷吾兵無以斷隔其中則彼東西往來其路徑直如走弦上蕩然無慮若吾兵斷隔其中則彼淮東之兵不能救淮西而淮西之兵亦不能應淮東設使勢窮力蹙之際復由淮北而來則走弓之背其路迂遠懸隔千里勢不相及入五吾重地兵分爲二其敗可立而待古之爲兵者謂其勢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者然則兩淮形勢在今日豈不重哉臣伏惟陛下垂意邊防相機緩急事物慮無遺策然臣偶有管見慮之甚熟謹條畫以聞一曰守淮

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然後其兵立於不敗之地今以兩淮地形言之則淮東爲首而淮西爲尾淮之中則其身也斷其身則首尾不能救明矣三國之時吳人以兆梁堰爲身築壘而守之而魏終不能勝吳者吳保其身而魏徒能擊淮西之地也五代之時南唐慮周師之來蓋嘗求吳人救而守之功未成而周兵至然猶遣皇甫暉姚鳳以精兵十五萬柜定遂驟召清流關而守淮宗亦以藝祖皇帝神武之兵當之虜騎之來也常先以精騎由濠梁破滁州然後淮東之兵方敢入寇其去也唯滁之兵爲最後由此觀之自古及今南兵之守淮北兵之攻淮未嘗不先以精兵斷其中也況今虜人之勢　犯吾境其有兵以出其後耳一出其後則淮北之城亦可乘間而取如向之海泗唐鄧是也今陛下城楚城楊於東城廬城和於西金湯屹然所以爲守者具矣然臣以謂兩淮之中猶未有積甲儲粟形格勢禁可以裁然分斷虜人首尾之處以臣愚見當取淮之地而三分之建爲三大鎮擇沈鷙有謀文武兼具之人假以歲月寬其繩墨以守之而居中者得節制東西二鎮緩急之

際虜攻淮東中鎮赦之而西鎮出兵淮北臨陳蔡以撓之虜攻淮西中鎮赦之而東鎮出兵淮北臨海泗以撓之虜攻中鎮則建康悉兵以赦之而東西鎮俱出兵淮北以撓之東西鎮俱受兵則彼兵分力寡中鎮悉兵淮北臨宿亳以撓之此蘇秦弱六國之所以爲守而秦人閒之所以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也比之紛紛紜紜自戰其地者利害亦倖矣伏願睿斷宸衷下兩府大臣并知兵將帥詳議建立三鎮去處措置施行

陸游上孝宗奏

孝宗時陸游上奏曰臣聞天下有無窮之變而有必然之理惟默觀陰察能得其理則事變之來雖千態萬狀可以坐制而無虞矣天下之變最幽耿倉卒不可測知者莫如雷霆冬伏而春作鬼物晝隱而夜見則其理之必然有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朝廷內無權家世臣外無強藩悍將所慮之變惟金虜禽獸也譎詐反覆雖其族類有不能測而臣竊以謂是亦有可必知者夫何故寬猛之相繼如寒暑晝夜之必相代也故自金虜猖獗以來靖康建炎之間窮凶極暴則有紹興之和通和既久則有辛

已之寇寇而敗亡則又有隆興之和今邊陲晏然袍
鼓不作逾二十年與紹興通和之歲月略相若矣不
知此虜終守和約至數十百年而終不變耶將如晝
夜寒暑必相代也且虜非中國比也無君臣之禮無
骨肉之恩惟制之以力劫之以威則粗能少定今力
憊勢削有亂而已其亂不起於骨肉相殘則起於權
臣專命又不然則姦雄襲而取之耳三者有一焉反
虜酋之政以悅其國人且何爲哉雖陛下聰明英睿
自有所處然臣竊觀士大夫之私論則往往幸虜之
亂以爲安不知通和已二十餘年如歲且秋矣而謂
衰爲不必備豈不殆哉大抵邊境之備方無
覩之事事常若有餘一旦有變乃知不足伏望陛
才明號令信賞罰常如羽書狎至兵鋒已交之日使
虜果有變大則掃清燕代復列聖之讐次則平定河
洛慰父老之望豈可復如辛已倉卒之際斂兵保江
凜然更以宗社爲憂耶臣世食君祿且蒙陛下省錄
姓名已二十餘年念無以報天地父母之大恩故其
陳於陛下者惟懼不盡而不知狂愚之爲大罪也

吳昌裔上理宗奏

宋理宗時監察御史吳昌裔上奏曰準御史臺牒輪當十二月一日視朝轉對有已見下項事須至奏聞者

一臣比以一介孤愚待罪分察每於時政空廬盡言旁忤宰臣幾負大譴尚賴聖恩天廣曲賜存全疊拜命卿又兼史事自知無以稱塞屬當轉對其敢隱情惜已而有愧於初心哉臣聞天之所以職覆君之所以司牧不過曰仁而已天之仁在於與民物以爲生君之仁在於承天心之所生故好生惡殺三代之所以得人心也大兵大狄漢唐之所以殄國麻也洪惟本朝以仁立國其得天下也不妄殺一不若其謹刑獄也不誤入一有罪其模迹人以思不加以侮慢不恭之沫其體近臣以禮不坐以暧昧不明之過漢以王恢首邊釁兵連不解者踰三十年而本朝謀臣務存大體不曰滇滇御敵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則曰陛下即位之初二十年不可道用兵不曰首兵必有宜謫則曰用兵不是好事蓋恐干戈一啟有貽根本之憂唐以林甫陷善良羅織被罪者幾數百家而本朝議論務從忠厚不

以女奴之僞書而誣正人不以秦邸之倣歌而
網名士不以詠檜之詩而終棄奇才不以興甲
之語而深罪舊弼蓋恐刑獄一興有以開刺棘
之路此皆列聖仁厚之德大臣深遠之慮所以
培護元氣而祈天永命於無疆也不幸其間小
人相繼用事以深入之說而啟兵端以陰中之
術而造黨禍然仁聖相傳神武未衰一墮
其姦故應河之師王韶實倡之而嘗宁歎息
永徐廷臣之不言深原之築李憲實經之而中
[illegible]乃痛邊民之疲敝河湟之復朝廷初無
堅垘之謀而童貫造釁師敗者數十萬人燕雲
之取聖訓嘗有全師之戒而蔡京首謀兵潰者
五十萬衆是皆厲者之罪也而何足以傷祖宗
之仁華亭之獄安石之子穀爲之會士察其誣
而事遂寢同文之鞫蔡確之子渭爲之會事無
其證而詰不行元祐之猶等定者三百九人天
示其威而卒仆不立矣趙汾之案根連者五十
三家天奪其魄而款具不書矣是執讒者之過
也而何足以累祖宗之聖上天有祚我宋之心
祖宗無佛人心之事故雖王室屢經多難而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勢安若泰山蓋其所以貽謀者至深且長也陛
下蹈規祖武祇事天明小心抑畏惟恐傷乎民
生盛德溫恭惟恐咈乎物論咨儒臣以講學未
嘗不盡下之情導諫臣以敢言未嘗有拒人之
色中更大化庶事厲精思欲取濁亂之政習而
一新之天下翕然莫不有升平之望矣獨惟宰
揆非人不能仰承聖意方其始也輕躁寡謀而
首興京洛之師及其久也猜忌深中而陰造緹
紳之謗佳兵之禍至于甲辛喪亡寧血沾漬有
目者所得而見也而申傷士大之窮則猶隱而

不彰迨調之苦至于室家離散哭聲流傳有耳
者所得而聞也而偃蹇善類之罪則幾發而幸
免若非陛下翻然悔悟其非則大兵之後
又將釀成衣冠之禍矣夫有司失一死罪貴尚
不輕今以無罪而驅民於兵凡不附己者謀中
以危法安知嚮夕雷雨之興非其處心積慮之
慘有以上干至和乎邇者德音一播丁寧罪己
而三邊莫不屬心廷制一揚奮發拜罷而多士
爲之吐氣所謂兵獄三事皆自惠卿發之者今
已昭昭暴白於天下矣然而仁足以回震霆之

怒而不能以華夷狄之侮心明足以開積瘵之陰而未能以釋中外之疑慮豈可不求其故乎

孟子曰是乃仁術也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不殺羔小善爾我真宗推之至於家富人足聿成景德和平之風不戕犧微事爾我哲宗推之至於復滅刑清坐幃元祐安靜之福今陛下有悔過之大德有洗寃之盛心蓋不以其隱之於中者而推之庶政百度耶由是而體行葦之厚以篤兄弟之戚拔棠棣之蔚以懷死喪之威則親親之仁也由是而復胎養之令以培元良之本立

內學之教以選宗藩之英則幼幼之仁也召用衆正勿以好名之嫌而絕善之路則敬賢之仁也優容言者勿以約關之說而杜敢諫之門則好善之仁也舊染宿愿莫使蘊崇勿使是殖是長則惡惡之仁也僑户流民還定安集毋使廢室廢家則愛人之仁也念一覺悟而天下無寃民心一惻怛而萬物皆生意則陛下之仁實與天地同其大彼以暴吾以仁彼以嗜殺吾以好生雖草地窮漠之夷亦不能干中國正朔之所在矣先儒程顥有曰文拓得去則天地變化

草木蕃充垢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惟願陛下
善推而力行之臣不勝拳拳

夷狄

晉江統徙戎論

晉惠帝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山陰令江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雖曰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貴賤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嶆嵁嶇嶮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illegible]之中戎狄爲甚弱則服強則侵叛疆有事之[illegible]大德之君咸表能以通化率導而以夷狄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二帝而猶開關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疆暴爲

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無小轉相殘滅封疆
不固侵伐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
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遏興姜
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涇渭陰戎處伊
洛之間卽鄙之屬害及濟東侵入潁淮陵虐那衛南
竟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線雖攘之弃去繼絕
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救邢存衛桓公之力卻狄狄之
功施至春秋之末戰國方強蠻氏晉剪陸渾趙
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

并天下也南舉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戍卒億計
雖時或暫息然一世之功戎虜奔邦當時
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
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
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
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
爲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
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輒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得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樂者之無方將并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伏終於覆敗段熲臨衙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減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敗氐阿貴千萬等後因叛

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圉捍禦羣房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引渠灌浸相通秉稷之饒畆號一鍾百姓謳誦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敝延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憾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

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
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
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
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
廣其道路之權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及其舊土使屬
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古今即
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
警朗絶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
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
軍獨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
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
今闕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戈之勞老師十萬疾旱之
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熾悔惡初
附且欲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聖宰息
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
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
無穀之人遷之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
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荅曰
羌戎狡猾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
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

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尚挾餘資悔
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衆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
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
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
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
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迫其死
亡散流離邊末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讐故可選遷
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大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
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若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
轉禍爲福因敗爲功使團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數

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
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之糗粒不繼者故當傾
關中之教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
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
贍而泰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
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
終年之益若憚暫勞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
月之頃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
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

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臺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覩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梁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令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曩時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之變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榮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

唐太宗詔羣臣議突厥降唐區處

唐太宗貞觀四年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附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閒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爲農民顏師古請置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散不能抗衡中國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爲之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之准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令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故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剿絶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萬姓冤讐陛下以其爲降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强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此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其河南以爲

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之下脫有風塵之警爲後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之温彦博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來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郭欽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彦博又曰臣聞王者心腹之疾將

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長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於內郡以爲漢藩翰終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竟從其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拓化長四州都督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十二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利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并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衆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

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附用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

五代晉桑維翰上高祖疏

晉高祖天福六年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稱臣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陁各帥部衆歸附黨項等亦納契丹告朅言爲虜所陵暴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陛下厚撫之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大抵戾晉主父事契丹謀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爲書遺朝貴云已勒兵必

契丹決戰晉主患之趙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太梁奏寧節度使桑維翰曰虜自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契丹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契丹士馬精彊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灾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可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烝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

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縑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庸劣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都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頗懲不決今見卿矣如釋重負

宋張齊賢上太宗奏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左拾遺張齊賢上奏曰臣竊惟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薊未下轉運爲勞以生靈爲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

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漫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待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帥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邊鄙寧則轉運減轉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益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靡處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地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嘗不先中夏而後夷狄未嘗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赸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僞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謀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
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上
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戴陛
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窮地之醜沙
漠倫生之虜捐之與屈膝在術爾

張方平上仁宗劄子

仁宗慶曆元年方平知諫院請固邊禋肆赦招懷西
賊劄子曰伏以前景祐五年有事於圜丘西戎貢職
不至始發嚴端次年春遂搆兵犯邊殺掠吏民邊將
備禦無策賊數入寇輒以勝歸濟其兇謀氣燄益盛

今自陝西四路河東麟府遠近屯戍輸輓供給天下
爲之勞弊而解嚴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臣嘗問自
邊來者詢賊中事蓋今羌戎乃漢唐郡縣非以逐水
草射獵爲生皆待耕穫而食賊每點集資糧器用人
自爲備須歲年爲計乃能一大舉雖破城寨不能有
我寸土也而又絶其俸賜禁其關市賊中尺布直錢
三數百邊防守禦備繕完益固賊情見勢屈自當改
圖然猶騎虎不可復下雖有悔心亦何由自通誠款
朝廷雖欲招來若非時無名事亦難舉儻因今來郊
禮覃慶之時特開曠蕩之恩示以綏懷之意或特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詔或著之赦書其辭意大畧則曰夫王者以天下爲度含生之類罔不亭育況朔方靈武河西三郡聲教所暨莫非王民頃自德明已來克保外臣之節朝廷春待恩禮至隆去年元昊遣使人來稱爲本蕃推戴緣其附順三十餘年忽此奏陳不無疑駭見情未審遂至興兵使邊人不寧師徒暴露今親郊上帝盛禮告成慶賜大行囚繫盡釋乃眷西顧惻然軫念虧於撫育吾甚傷之今後更州或有使人至者候人不得過境絶或有願通於朝廷之意即令邊臣受而上聞且沿告邊臣以謹守封畧罔或生事令榜而揭諸塞

邊臣之有威望者遣單使以朝旨往爲開諭足辨陛下德義之厚無損朝廷威重之體且賊妄自尊大於巢窟中久矣王者罔宜以鳥獸畜之豈足與之辨名器等威之分哉賊若有悔禍之心稱蕃納貢陛下優爲封爵名號以服擾之出府庫之餘以歲時豢餌之使天下知陛下深識遠慮爲生靈計至於天地鬼神亦當助仁而佑順仁者無敵於天下況一賊歟若賊悍然自恃凶愎不移亦足以驕怠彼心激怒我衆邊臣必曰天子之恩意如此賊無華心我不可以不奮身而爲國致討矣戰士必曰天子不以賊之不

義而必窮誅是哀吾屬之久戍也今賊無革心吾屬
不可以不效命圖戰矣自邊之人至於天下之民必
曰天子所以赦賊蓋念賊役煩擾吾人之困勞今賊
無革心吾人不得不竭力以奉邊矣賊黨必曰天子
幸加恩而不我誅也而其主荷不思焉是驅我於鋒
及之下以濟其欲而已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使
我怒彼怨賊有自焚之勢則亡敗有所分矣今議者
閣臣之說必難臣曰賊自入邊無不赴何困之有今
留使使之徒示國之弱賊肯革心乎臣請對曰昔遷
賊之爲邊患也屢爲驍悍有謀略者陷朔方靈武國
家地且千里而其衆亦未爾時繼遷雖不爲六
合所殺勢亦不支矣況其死耶戎德明曰爾當傾心
歸順朝廷加一命秦一命晉但連上封章以祈見
聽故德明款附畢世不渝今賊非遷比也不幸自其
初叛而我守邊匪人是故賊黨得志而其衆嗜爲寇
之利向使我無大敗彼無大得而以賊之虐用其下
尋應疲潰矣今朝廷處畫邊事守遏益固將卒用命
財用不乏雖未能大殘其衆姑使來無所掠獲即賊
自窮蹙今先開其歸路以爲後圖縱賊未懷於國何
損必又難臣曰賊雖致款戎心可保乎即有其實邊

備得以徹之乎臣請對曰昔景德初契丹大入河朔
先帝親駕北狩于澶淵虜主始遣使議通和好俄又
其統軍撻覽中伏弩以死和議遂定于時邊陲可保
戎心徹警備而謂繼好至今之堅乎在朝廷所以撫
納控馭而已今事邊之費歲且千萬用師以來係累
殺戮幾十萬人故自古以來論邊事者莫不以和戎
爲利征戍爲害蓋深念此也伏願陛下延召二府大
臣試詳此議儻蒙採聽則生民之福實所緊賴臣不
勝區區之懇

宋昭論女直疏

宋宣和四年童貫蔡攸等師旣行卽降旨妄議北事
者必罰無赦廷臣皆無一言獨朝散郎宋昭論女真
失先敗盟上疏曰臣聞夫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
來無定叛服不常雖成周盛世尤有獫狁之難故自
古禦戎未見上策漢唐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
禦之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爲聖世道故畧而不論
迄我有宋寰區之內靡不歸順而景德中亦有澶淵
之役真宗皇帝天威一震賊勢旋解當是時乘勝逐
北則腥膻之種無噍類矣真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
生靈爲念故推天地之量貸螻蟻之命啖以厚利與

之議和爲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虜人謹守
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
也自爾聖聖相承明明繼照雖睿智神武堯仁湯德
足以懷柔然實亦恃此以爲長城神宗皇帝熙豐之
間銳意北伐選將練卒積穀理財葺城郭修器械十
九年間倉廩實府庫充貔貅之士無不一當百當是
時鼓噪而前則自燕以北其人皆俎上肉矣亦以河
朔祖宗興王之地不忍驟動安可快一時之忿失百
年之好故終莫之舉也陛下即位以來禦戎之術實
守上策虜使之來宴犒賜予恩數曲盡故懷德畏威
自風慕義稽首稱藩介胄之士橐弓偃息黔黎之民
鼓腹謌歌歷觀三代以來傾心悅服至誠面內莫如
今日實太平希世之盛事也比者王黼童貫力引狂
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興邊事致煩宸慮遣大臣提
重兵久屯塞上倉廩府庫爲之一空官卒民兵死亡
無數前所奏陳悉皆誕妄財用尚可復全死者何由
更生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罪不容誅臣願斷此數人
頭以令天下不唯慰安虜人之心使明知陛下德意
無復猜忌謹守盟好庶幾奸臣賊子欺君罔聖妄興
邊事僥覬功賞者有所懲戒臣固知陛下聖慈不忍

誅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虜人猜忌之心未易可
解臣願陛下勿以馭賢臣之禮馭此姦賊則不勝幸
甚臣聞虜中頻歲不登斗米千錢雖或請和恐非本
心特出於不得已耳萬一養銳數年歲穀小稔秋高
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時而已較
其利害輕重則姦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況李良
嗣董才皆北虜叛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
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讐耳實兩朝之姦賊豈復
忠義之可望哉臣切料議者謂歲賜浩瀚虜廼用
是不知祖宗建立摧場之本意也蓋祖宗朝賜予之
國家無事也比年以來摧場之法寖壞遂耗內
帑臣嘗遣健吏講究摧場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
則歲用之費不足慮也或者又謂九州中國之地皆
上饒帝腹之田歲得甚厚是曾不慮屯戍守禦之備
戰鬬犒賞之費歲幾百萬計耶貪其所得既不足以
償所失而又戰鬬死亡老弱之士橫被屠戮之民幾人也
哉徒有闢國之虛名而無補國之實利或者又謂山
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誠欲歸順此尤誕妄之易見
者不唯北虜爲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

日唐未至於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
[illegible]歲蕃種豈復九州中國舊民哉皆由邊臣用人無
[illegible]致探報者利於所得恣爲誕謾帥臣庸暗更加緣
飾妄議邊事仇覬功賞或者又謂北虜比年以來爲
女真所困侵城掠地橫亘千里勢以迫蹙願與女真
合從腹背攻射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
甚也滅一弱虜而與强虜爲隣恐非中國之福徒爲
女真之利耳且北虜雖夷狄然久漸聖化粗知禮義
故百餘年間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
渝也今女真性剛狠善戰鬬茹毛飲血殆非人類北
虜以夷狄相攻尚不能勝儻與之隣則將何術以禦
之不過脩盟誓以結鄰國之外好而已本朝與北虜
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真果能信其不渝乎異
日女真決先敗盟爲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
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之
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
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致河北之民於
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切謂凡今之人臣不
負陛下諏訪之意愛君憂國論奏忠赤者間亦有之
其希承意旨背公營私苟求勝陛下富貴者不可勝數

遂使忠赤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悶犯顏逆鱗以蹈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實係安危下情壅遏不得上達今而不言其如後患何譬猶人之一身中氣痞隔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脉不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作奮肖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疾在肩膝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爲陛下出疆說諭虜人去兵固虜中亦失虜主深慮援護之時疆埸不戒奚人作過邊臣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果有舉處安託北朝驚却邊民雖降處分不得殺戮止隊北界緊行捕捉切慮尚懷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真依前不已力不能勝則許求援於中國報使使復來厚加恩禮以釋其疑使之外扞女真內屏中國則陛下寬衣無憂於北顧百姓安業得盡力於南畝實天下謹甲兵年無窮之利古人謂戎狄相攻中國之福正謂是矣臣固知疎遠微賤輒以狂瞽冒犯天威難逃誅戮然臣聞忠臣徇義志士徇名故忠義發於內則鼎鑊忘於外愛君之心切則庶患之志深也況頑石五色尚有補天之功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廢言留神聽察則撮土之微尚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增山嶽不厭之高燭火之光尚可裨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任陜州靈寶知縣日因論列陜右錢法蒙恩召對面奉德音欲除監司旋致煩言猶叨貳郡未到任間復蒙聖恩除臣提舉江南茶鹽事以歲課增衍又蒙特轉一官臣每以未能仰報天地爲憾今者伏覩姦賊敢爾欺君義當竭節圖報涓埃是敢越職輒貢芻蕘萬一臣言可采乞不降出庶使天下皆知斷自宸衷不由人言定以疏勢神靈激勵士類北虜聞之恩歸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儻或上誤聖聰置諸鼎鑊亦臣之所甘心也惟陛下擇而處之

問金上高宗疏

宋高宗紹興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樞密院編脩官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

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穉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哨陛下哉然而卒

盡一屈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

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餔其醢海陸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耶檜之遂非拔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今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益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勿與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陋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件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當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

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
其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樂侮耶臣竊謂
皇朝採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
天地區之心願陛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
修好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
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胡銓上孝宗疏

宋孝宗隆興二年胡銓上疏曰臣聞讀商書伊尹作
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也其初曰皇天眷
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其中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
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又曰終始惟一
時乃日新又曰惟和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其終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說者謂一
德之言故曰大能一德則一心臣謹案是篇言一字
凡九蓋明人主德與心不可二三何則二三則方寸
亂矣竊嘗譬之稽天之藻不能終朝而泰山之溜可
以達石一與不一故也側行之蟲無爪牙之利上食
槁壤下飲黃泉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鱓之穴無所寄
託者顓與不顓故也一則顓二三則不顓此必至之

理也顧則成不顧則敗亦必至之理也大凡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以其用志不分顧且一也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振志分故也陛下初登寶位以剛健之資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嘗語臣朕決不與虜和一日侍從之臣同班上殿葉顒等首啓和議之請陛下面折之曰卿等不知主辱臣死之義乎暗嗚流涕顒等益縮而退臣是時親聆玉音服膺歎息知陛下眞發亂興衰之主是年冬臣被旨措置海道以禦虜寇纔出北關而和議之使已在道矣和議既講夫羊無厭之欲難塞日務求釁或蕩搖我邊鄙或憑陵我城邑和雖在口禍實藏心陛下見幾於未萌況之先慨然有恢復之志四海之內皆引領而望曰吾君果撥亂興衰之主也然臣竊有疑焉何也以和議之使未絕而恢復之言日彰也夫和議未絕則吾歲幣之害無時弭也恢復之言日彰則彼講和之議必不堅也然而陛下持兩端之說無一定之論爲陛下謀主者豈不曰姑與之和而密圖恢復之計乎臣竊以爲大不然也夫不費歲幣姑與之和議猶不可況哀民膏血以爲歲幣而和議不堅是無益也和而無益是舉生靈之膏血委之溝壑也而忍乎難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則曰安知和議之不堅曰召公戒成王以祈天成湯詰萬方曰請命祈請二字乃人主所以尊敬天命也陛下爲陵寢遣使以祈請爲名是尊之敬之與天等也彼乃謂我妄有僥求夫以尊之敬之爲妄則和議之不堅彰彰矣議者必曰彼强我弱彼衆我寡彼實我虛彼大我小彼盛我羸吾安得不出其下吾又安得計校生靈之膏血也哉臣又以爲不然臣聞秦以傑顓徐由邈綿可以强弱論乎紂臣億萬周士三千可以衆寡論乎隋洛陽倉唐資以興可以虛實論乎魯雞不期蜀雞不支可以大小論乎庶羸致壽盛壯暴亾可以羸壯論乎然則亦顧吾自治之道如何爾苟能自治彼又何足畏耶臣雖愚竊謂陛下有高世之行九醜虜有取滅之理三是我能自治而彼不能也請索言之臣聞陛下愛敬盡於事親高世之行一也友于兄弟二也九族以睦三也平章百姓四也任賢勿貳五也克勤于邦六也克儉于家七也樂善不倦八也惠鮮鰥寡九也醜虜虐用其民取滅之理一也阻兵安忍二也惡直醜正三也以彼取滅之理當吾高世之行已不戰而勝矣臣謂亦顧吾自治之道如何者此也然則焉用以民膏血委溝壑之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快哉臣願陛下一德一心應天順民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罔俾衛專美有商臣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惟聖神少加意焉

真德秀上寧宗奏

宋寧宗嘉定四年著作佐郎真德秀奏曰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爲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憂變者也女真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黠罕之徒興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鳥散用夷狄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九十年豢養之餘鮮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達靼小夷欻起而乘之千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之女真即昔之北遼而今之達靼即鄉之女真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攜離亡一敢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尾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

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禾黍生之有志之士思欲一洗久矣而曩者病於機會之難逢間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陷危而臣復以爲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追夫聘覜交馳遽已狃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illegible]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戎得志遊我[illegible]

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爲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爲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爲夷狄之衰迺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跋氏河南之警顧反爲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脩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盛疆尚當賓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

寇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閱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乘人之敝以徼幸萬一之功哉繇是觀之使今日能爲漢宣之所爲則虜存亾俱不足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羨之故而謂譬喻可忘勿爲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天命敦仁政以結民心獎忠貫以作興天下之材省欲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其人可將其兵可用其器當修無日不討于朝而事詢之庶幾國家日蕃敵人自盡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終